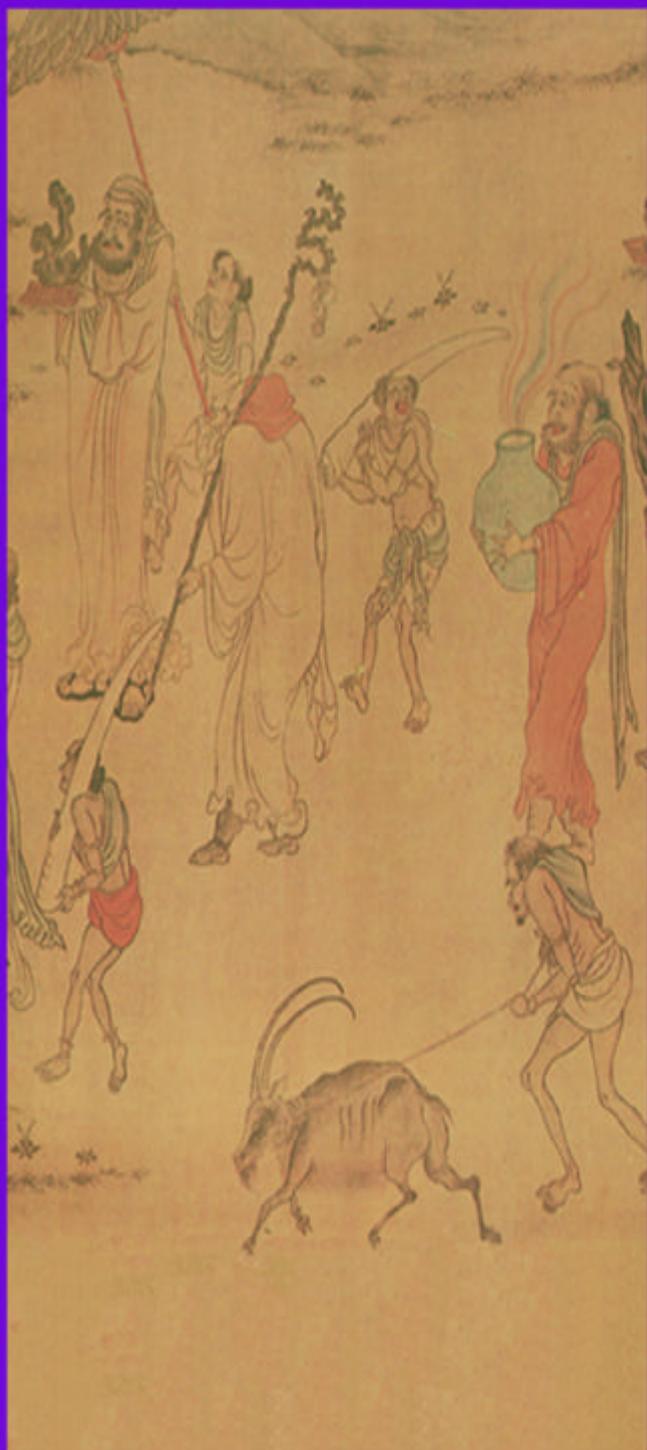


九尾龟



二

清·张春帆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九尾龟

第二部

(清)张春帆 著

第四十三回 章秋谷痛骂无耻奴 王佩兰暗吃山西醋

且说贡春树同辛修甫走到一品香门口，见停着一辆包车，却不晓得是何人吵闹，便急急的走出门外看时，只见一个少年车夫，十分精壮，头上戴着一顶极细的外国窄边草帽，身上穿一件玄色拷绸号衣，四围用湖色金绉纱滚着灵芝如意，品蓝生丝裤子，玄色夹纱快靴，靴上也用绿皮镶成如意头的样子，那样儿甚是时髦。春树暗想：不知是那里的车夫，打扮得这般邪气。又见那车夫揎拳掬背的，揪着一个衣裳破碎的老头儿，白须白发，已有七十多岁光景。只听得那车夫口中骂道：“我把你这个瞎眼的乌龟！好好的自家走路，怎么撞到别人身上？几乎把我撞了一交，还把我的衣裳扯破。你好好的赔了我的衣裳便罢，若说一声不肯，我就请出我们的老爷来，一张名片，把你送到巡捕房锁押起来，看你走路还撞人不撞？”

那老头儿听了这一派利害的话儿，早把他吓得浑身乱抖，面容失色，没口子的求告那个车夫道：“我一时自不留心，把你撞了一撞，可怜我是个穷人，那里赔得起你的衣服？只求你行个方便，放我去罢。”那车夫那里肯听，圆睁两眼，大声说道：“你这个老死囚，谁叫你走路这般乱撞，你赔不起难道就算了么？”那老头儿听了更加着急，再三哀告，车夫只是不依，拉住不放，却看着他自己身上穿的一身衣服，扬扬得意的样儿，

摇头晃脑的向旁边看的人说道：“我这一身号衣穿了还不多几次，偏偏今天遇着这老乌龟，走路就如逃命一般，没命的撞过来，把我簇新的衣裳拉了一道口子，你想可恼不可恼？”说着，便提起那拉破的地方给众人瞧瞧。

春树看时，原来是那衣裳叉口里头，少微脱了些儿线缝，并不是要紧地方，明是这车夫倚着主人的势焰，狐假虎威，在那里欺压良善。春树见车夫满面得意的样儿，挺胸凸肚手指划脚的揪着那老头儿的衣领，定要赔了衣裳才罢，气势汹汹，像要打他的样子。这老头儿本来是个老实乡愚，又不会说话，被那车夫讹住，急得他无可如何，看他那个样子，像要哭出来的光景，不住口的认错，说：“我是个苦人，那里赔偿得起，只算放了一个生罢。”旁观的人听了，都甚可怜那老头儿，争着上前劝解。那车夫那里肯听，不觉心中焦躁起来，顺手把那老头儿着力一拖，听得“哈”的一声，早把那老头子领口撕破，直豁到背脊上来。老头子没有防备，站立不稳，扑地跌了一交，扒起来不敢开口，还在那里央求。

春树见此光景，心中十分忿恨，打算要替那老头儿抱个不平，便抢步上前，分开众人，向那车夫说道：“你的衣服虽然破了些儿，却是脱了线缝，算不得什么损伤！你一定要他赔你的衣服，你看这老头儿的样儿可是赔得起衣服的人么？况且他不过撞你一下，你就要他赔还衣服，你把他的衣裳撕破，难道是不要赔的么？据我看来，还是两边扯直，放他去罢，你就是和他闹到明天，他也赔不出你的衣服，何必要这般的倚势横行？”

贡春树说这一番话儿，自以为是极和平的了，那车夫料无不听之理。不料那车夫听了把脸一沉，睁着一双贼眼冷笑一声道：“先生，你走你的路儿，不要来多管我们的闲事！你不晓

得我家老爷的利害，一身新做的号衣给我穿了出来，如今破了一块，给他看见他肯答应么？这个老乌龟如若定不肯赔，管教他到巡捕房里坐上几天，吃些眼前的苦楚，他才晓得利害呢！

”几句话，把一个贡春树气得发昏。

辛修甫在后边听得也是心中不忍，走上来向车夫说道：“这老头儿虽然穷苦，却总是我们四万万国民内的同胞，你不能照应他些，已经不能尽同类的义务了，为什么倒反施着野蛮的手段，用压力去禁制他，你难道没有一些儿国民思想的么？”那车夫听了，那里懂得他讲的是什么东西，满口叽哩咕噜的说不清楚，只认辛修甫说的是外国话，倒也不敢得罪他，只向修甫摇了摇头，似乎是不懂得他话说的意思。修甫自家也觉好笑，便向他讲了一句平话道：“你放那老头儿去罢，他穷到这个样儿，你难道没有一些恻隐之心么？”那车夫听得明白，方知他刚才的说并不是外国话儿，又翻起那一张势利面孔恶狠狠的瞪了修甫一眼，竟不理睬于他，却只顾朝着老头儿暴跳如雷的道：“怎么样，你延捱一会子就不要你赔不成？我没有多大的工夫在这里等你，我可要喊巡捕去了。”气得个辛修甫走了开去，不忍看他，向着贡春树叹口气道：“你看他穿着一身奴隶的衣服，不晓得一些惭愧，反觉得一面孔的得意非常，靠着主人的势力，糟蹋自己的同胞。就和现在的一班朝廷大老一般，见了外国人侧目而视，侧耳而听，你就叫他出妻献子，他还觉得荣幸非常，仗着外国人的势头，拼命的欺凌同种，你道可气不可气？怪不得外国人把我们中国的人种比作南非洲的黑人，这真是天地生成的奴隶性质，无可挽回。你想我们中国，上自中堂督抚，下至皂隶车夫，都是这般性质，那里还讲得到什么变法自强？只好同三两岁的孩子一般，说几句梦话罢了。”

春树道：“这个车夫实在的可恶，怪不得激出你平日的牢

骚。但不知这个时候秋谷恰恰走到那里去了，若得他来解劝，这车夫若是不知风色，不免就要吃亏。偏偏我们两人都是个弄笔书生，没有一些气力，到了这些地方，可见平日懂些拳棒也有用处。刚才只要我有些气力，我便不管他什么捕房的规矩、租界的章程，且先将这车夫痛打一顿，出出这一口不平的恶气，只当做陈琳的一篇草檄，祢衡的三挝渔阳。”

贡春树正还要说将下去，不料章秋谷早已随后下来，见门口有人吵闹，不知何事，便也挤出来。看时，见贡春树正在和那车夫说话，秋谷暗笑春树这样斯斯文文的话儿，这班山精野兽一般的人，那里肯听他的说话？果然那车夫非但不听，反把贡春树抢白了两句。又见辛修甫抢上前去，和车夫背了一大套的新名词，秋谷更加好笑，跟在二人的后面，听他们再说什么。那车夫闹事，他们两人劝解的情形，一一被他看得明白，听得分明，此刻再忍不住，在他们二人背后直跳出来，大笑道：“你用这些说话去劝这种绝无意识的畜生，真真是对牛弹琴，枉费了多少功夫，他却一毫不懂。你想一个拉包车的蠢物，他有这样高的人格么？”修甫听了，也不觉自家好笑起来。秋谷又道：“要打发他们这些禽兽一点不难，自然另有一番说法，不信你看我来。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那车夫扭着老头儿的衣服，高声叫起巡捕来。那老头儿急得战抖抖的涕泪俱下。幸而叫了一声，巡捕尚未听见，秋谷急忙走上前去，两手一拦，说一声：“且慢！”就这一拦里，早把那车夫的手松开，两人一齐倒退了几步。车夫见秋谷的手势来的利害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又见秋谷人才轩爽，衣服鲜华，凤眼含瞋，双眉微竖，带着一团怒气，未曾开口，先觉得有些怕他。秋谷拦开了他们两个，向那车夫喝道：“你的主人是何等样人？现做什么生意？与我叫他出来！”

你不过是他的一个车夫，连个奴才也不如的脚色，居然就敢在马路之上这样的欺人。你可知租界的章程，相打相骂都是犯规。你在马路上边和他揪扭，你自己先犯了捕房的规矩，还要呼吓别人，满口混说。我劝你赶紧放他去了，还是你的便宜，否则我叫巡捕到来，把你们两人一同送到捕房，有话明天再说。只怕问明白了，你还要赔他的衣服呢！你当巡捕房内的捕头，就是你主人做的么？好个不要脸的奴才，还不与我快滚！”那车夫听章秋谷的话头利害，想一想果是不差，摸不着秋谷是何等人物，想着要叫他的主人出来说话，一定是个大大的来头，那敢得罪？被秋谷骂得诺诺连声，低头倒退。那老头儿正是着急，无意之中倒遇着了章秋谷这个救星，千恩万谢的走了。

秋谷回过头来，向着修甫和春树二人笑道：“何如？”修甫道：“这却实在亏你，装得真像。”春树忽诧异道：“小宝他们那里去了？”秋谷道：“还等得你来查问，你们劝架的时候，他们早已回去的了。我们也快些走罢！”说着，便邀二人同到王佩兰家去打个茶围。二人应允，便从四马路穿过石路，径进兆贵里来。春树问他陈文仙处可去，秋谷摇头。

三人联步行来，寻着了王佩兰的牌子，走进客堂，问王佩兰房间。相帮说在楼上。秋谷当先走上楼去，早有王佩兰的大姐走出来招呼进去。佩兰刚刚出局回来，含笑叫了一声：“章大少！”秋谷笑道：“我排行第二，堂子里头都赶着我叫老二，你以后也不必叫什么大少爷、二少爷，竟直直捷捷的叫我一声老二就完了。”佩兰把眼一瞟，笑道：“阿唷！格末倪叫差哉，二少勿要动气。”秋谷拍手道：“刚刚一句说话，叫你不要叫我什么大少爷、二少爷，你又叫我二少。”佩兰带笑说道：“别人家勿叫二少爷，叫耐老二，格是有道理格哧，像倪该搭二少难得赏赏倪格光，生来总要客气点，倪阿好去跟仔别人叫耐

啥格老二？倪也无拨格号交情哝。”说罢，又向秋谷飞了一眼，道：“二少爷阿对？”修甫、春树见了，不约而同齐齐的叫一声“好”。秋谷笑道：“我同别人家有什么交情？你倒要说说我听。”佩兰又笑道：“阿唷！格是倪勿晓得格哝。耐二少爷搭俚笃格交情，倪陆里会晓得？不过倪想起来，拿仔客人格排行当仔称呼，实梗格窝心，还说无拨交情，说拨随便啥人听听看，阿肯相信？”秋谷走上一步，低声说道：“如今说来，定要有了交情，方好把排行当作称呼的了。”佩兰道：“格是自然嘍，无拨交情也办勿到哝。”秋谷道：“自此以后，你就叫我老二何如？”王佩兰把嘴一披，道：“倪阿有格好福气？拨陈文仙晓得仔，是反得来好白相煞哉。”秋谷道：“陈文仙倒向来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不要混冤枉他。”王佩兰道：“阿唷！倒会帮笃哝，阿是说仔耐格相好，耐来浪帮俚哉。”说得大家笑了。

秋谷暗想：王佩兰面貌虽然不错，说起话来着实有点醋意，只怕性情不好，比不上陈文仙的阔大和平。这种人做了他，恐怕没有什么趣味，便觉得心上冷了好些。又转一个念头想道：虽然如此，但是做个把信人，不过是逢场作戏的勾当，合着脾气的多走两次，性情不好的少去两趟，又不是要娶他回去，何必拣得这样顶真？这般一想，便决计想要做他，要想把陈文仙和王佩兰做个一箭双雕，方才满意。

闲话休提。只说秋谷等三人随意坐下，见房间甚是宽阔，陈设极精，房内一个娘姨、一个大姐也甚是伶俐，应酬得颇为周到。秋谷坐了一会，因修甫有事要走，便也走了。自此秋谷在王佩兰院中连吃了几台酒，接连碰了两场和，倒着实的报效了几天。秋谷和佩兰两人，差不多都有些意思。

有一天，秋谷独自一人到佩兰家来打茶围，佩兰恰好在家，

亲手替他脱了长衫挂在衣架上，请他坐下。自己坐在旁边，用一把雕翎扇轻轻的与他扇风，笑道：“今朝一干仔来，清清爽爽倒无啥。”又低声说道：“耐要来末一干仔来好哉，啥事体同仔几花朋友闹得一塌糊涂，倪要说两声闲话才无拨空，格末叫讨气。”秋谷听了甚喜，问他有什么说话？佩兰笑道：“倪想仔闲话，要问耐末耐倒勿来；故歇耐来仔，倪格闲话倒又忘记脱格哉。”秋谷一笑，明知他是一句随口应酬的话，也不追问。佩兰忽问秋谷道：“格两日耐陈文仙搭阿去？”秋谷道：“不去。”佩兰把指头在秋谷额上推了一下，道：“耐末再要瞞倪，唔笃老相好阿有勿去格道理？耐格鬼话也说得勿像碗。”秋谷也笑了，两人谈了一回，无意之中谈到如今堂子里的倌人，做起客人来也有许多难处。王佩兰道：“故歇格客人划一来得讨气，做起倌人来，东边做这一个，西边再做一个，旣拨一定格地方，做到仔后来，做来做去，总归旣拨要好格倌人。耐想客人脾气勿好，东做做，西做做，倌人阿会搭俚要好？”正是：

消受莺花之妒，梅子含酸；
欲争邢尹之妍，蛾眉暗画。

欲知后来何事，请看下回，便知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 有情人都成新眷属 懊恼记重仿玉台文

且说章秋谷听了王佩兰的说话，不觉对他笑道：“你的说话虽是不差，也看信人的脾气。碰着个会吃醋的信人，就要把客人吃住，不放他到别处去再做别人；也有性气好些的，做了客人，却也并不是这个样儿。就如陈文仙，我做他将及两年，虽不见得十分要好，却是大家客客气气的，从没有看见他和人吃醋。不像你这般脾气，就和山西老表一般，一身儿都是酸气。”王佩兰听了，不好意思起来，洋洋的走了开去，道：“耐格两声闲话倒诧异笃碗。倪啥辰光搭陈文仙吃醋？耐倒说拨倪听听看。耐欢喜陈文仙末，只顾到俚搭去末哉，倪阿好叫耐勿去？为啥要牵牵连连，拿倪一淘说？倪末搭俚吃啥格醋？耐自家想想看，勿要缠错仔人。”秋谷晓得堂子里信人最犯忌的是说他吃醋，况秋谷和王佩兰没有落过相好，自然更加避讳的了，因此笑了一笑，便也不提。

两人谈了一会，秋谷叫娘姨取过长衫要着，王佩兰一把拦住道：“耐着仔长衫，要紧到啥场化去？”秋谷佯笑道：“我不到别处去，要回栈去睡了。”王佩兰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似笑非笑的道：“耐末要紧到陈文仙搭去，阿怕倪勿晓得，今朝倪定规勿许耐去，看你有啥格法子？”秋谷却故意笑道：“你不许我去，把我留在此间做甚？”佩兰面上一红，假作没有听见，

口中说道：“勿然是倪也勿来叫耐勿去，故歇耐再要瞞倪末，倪定规勿成功。”说着，半真半假的趁势往秋谷身上一坐，撒娇道：“倪勿来，耐下转阿要实梗？”秋谷也随随便便的和佩兰鬼混一回。看看钟上已经两点多钟，秋谷故意立起身来像是要走的样子，佩兰嗔道：“耐阿是咦要去哉？”秋谷低声笑着学他的话道：“勿去末无啥事体碗，倪两家头来碰对对和阿好？”佩兰呖的啐了秋谷一口，羞得别转头去，面上发起烧来。秋谷兀自假意要起，佩兰一手拉着秋谷的衣袖，道：“勿要来浪假痴假呆哉，搭我去坐来浪。”秋谷问他可有什么话说？佩兰说不出来，只把秋谷瞪了半日，不声不响。娘姨在旁说道：“二少爷勿要去哉，倪先生从来勸自家留过歇客人，挨着耐格二少爷还是头一转来碗。”秋谷方才一笑无言。

娘姨开上稀饭来吃了，伏侍佩兰卸过头面，掩上房门，大家退出。这里章秋谷和王佩兰，一个是敷粉欺朱，平叔莲花之面。一个是飘烟抱雨，小蛮杨柳之腰。自然是人面田田，脂香满满，不消说是一双两好的了。

只说秋谷一连在王佩兰家住了几天，陈文仙院中竟绝迹不去。王佩兰又说陈文仙的品行如何不好，娘姨门的应酬更不讲究，叫秋谷不要再去做他。秋谷口中含糊答应，心上虽然不信，却就此陈文仙家的踪迹疏了好些。

忽一日，王佩兰竟鼓起章秋谷的竹杠来，要他打一支十五两重的金水烟袋。秋谷大为诧异。欲待不答应他，恐怕当面受他的奚落；若要当真去和他打造，不但对不住陈文仙，连自己也对不住。回想自家在花城香界之内整整混了五年，也颇颇的有些名气，就是一等再时髦的倌人从没有这样的大敲竹杠，所以挥霍的都是面子上的银钱，自家其实所费不多。旁人看了他的豪华气概，差不多就像个有名的阔客一般。每每见那一班曲

辫子的客人和信人去买这样办那样，鞠躬尽瘁的一种光景，笑他是个大大的瘟生。不料如今轮到自家身上，也被王佩兰当作瘟生看待，敲起大注的竹杠来。懊悔当初不该钻头觅缝的去做他，如今却弄得这般结局，觉得王佩兰这个人势利异常，全没有一些情义。便又想着陈文仙，做了多时，从没有敲过他的竹杠，可见如今世上都是王佩兰一路的人；要如陈文仙这个样儿，已经难得的了。当下笼笼统统的答应了他一声。王佩兰便正色道：“耐答应仔是要去拿得来格捏，勿要故歇未答应，歇仔两日绰倪格烂污，是倪勿来格嘎。”秋谷见王佩兰惟利是图，含着一腔怒意，面上却不露出来，故意笑道：“我既然答应了，停两日自然拿来，难道我是哄你的么？”王佩兰听了，见秋谷说得斩钉截铁，料想不是假的，方才满心欢喜，喜孜孜的放出满面春风。又问他几时打好。秋谷道：“这却我也不知，要去问那银楼里头方得明白。大约一礼拜，只怕也差不多了。”佩兰屈着指头算道：“今朝是礼拜一，耐礼拜日仔拿得来阿好？”秋谷勉强点一点头。坐了一会，觉得没有什么意思，起身要走。佩兰送到楼门，又千叮万嘱的叫秋谷不要忘了。

秋谷出了王佩兰家，心想王佩兰这般可恶，想要把他处置一番，一时又想不出什么主意，只好到了礼拜日慢慢的耽搁他，叫他自家晓得，不来开这口儿，也就罢了。一面想着，脚下随便乱走，低着头只往前撞，不知不觉早出兆贵里的弄堂。只听得迎面有人叫了他一声，秋谷抬起头来一看，却是贡春树，手中拿着一卷不知是什么东西，正要举步进弄，恰见秋谷低头急走出来，故而叫了一声。秋谷立住了脚，含笑问道：“你到兆贵里，可是去寻我的么？”春树笑着点头。秋谷又问他手内是什么东西？春树道：“就是要给你看的那个手卷。我一连几天不得工夫看你，今天特地带着手卷前来看你一趟，一来要请教

你的珠玉，二来请你看看这个手卷的笔意画得如何？”秋谷道：“我刚在王佩兰家出来，要想回去，此间立谈不便，还是回栈去坐一回儿罢。”春树应允，两人同到吉升栈来。

到了栈内，走进房坐下，秋谷就把贡春树手内的手卷取了过来打开细看。只见那一幅纸儿约有二尺余长，绫锦装潢，十分华丽。上面画着一座工细楼台，纱窗半掩，青琐横斜，高高的吊起一挂湘帘，栏杆屈曲，映衬着楼外边几树垂杨，随风飘拂。重杨之下便是一湾流水，停泊着几只画船。那楼窗内倚着一个美人，露着半身，凭栏凝睇，春山敛恨，秋水含颦，微微的带着病容，丰神酸楚，那一双眼光紧紧的注在楼下一只船上。船头上也立着一个少年，玉立亭亭，丰仪整洁，和春树甚是相像，呆呆的仰望高楼，四目相视，神气之间画得甚是活泼，发纹衣褐，工细异常，大有赵子昂的笔意。

秋谷看了一回，赞道：“这一个手卷居然画得不差，却像个近时名家的手笔，可是吴友如画的么？”春树道：“不是，吴友如听说已经死了几年，这个手卷是我们常州一个画家名叫黄松寿画的。”秋谷不语，只点点头。春树便接入手卷，把后面放开，见后面空着丈余长的素纸，摊在台上，道：“就请你的大笔一挥何如？”秋谷摇头道：“这些事儿我素来没有弄过，我还是和你做一篇四六序文，这题的一层，你赶紧去请教别人，我却不能破例。”春树见他不肯，也只得罢了。把手卷收起，向秋谷笑道：“你既然一定不肯，我也不能勉强，只把那一篇序文快快做来，好待我开开眼界。”秋谷笑道：“你还是这般性急，待我慢慢的想起来，你却不要在旁打岔。”说着，便立起来在房内走了几步，不到一刻钟，腹稿已经打好，却笑向春树道：“我想做一篇短短的四六，题目就叫《懊恼记》；你那一个手卷，索性也叫他做《懊恼图》，何如？”春树拍手叫好。

当下秋谷取了一张冷金笺铺在案上，提起笔来飏飏的便写。一笔赵松雪的行草就如兔起鹘落的一般，写得满纸上龙蛇飞舞。春树见他写得神速，差不多就是个再生的曹子建，转世的温八叉，暗暗的心中佩服。不一会，秋谷已是写完，把笔一掷，立起身笑道：“虽然潦草文成，幸而还没有什么不通之处，你来看看，如有不妥的地方，我们大家酌改。”春树笑道：“你又来说违心之论了。老实说，我们做出来的文字，无论再是不通，总还比近来名士文章高了几倍。况且你的四六也极好的了，我们一班同辈之中，那里赶你得上？”秋谷一笑无言。

春树便走近案前看时，只见写着道：

琵琶沦落，商妇工愁，小玉多情，十郎薄幸。所以情天不老，韩寿圆割臂之盟；密约难忘，徐令合惊闺之镜。彩鸾已嫁，嗟绿叶之成阴；飞燕重来，笑花枝之独照。未还珠于合浦，先种玉于蓝田。扬州杜牧之狂，太白西川之痛。桃花易老，银汉难通，此《懊恼记》之所由作也。则有门承通德，家庆弹冠。刘晏七龄，能为正字；邺侯四岁，解赋方圆。少登北海之堂，长有羊车之誉。而且何郎怀袖，春留十日之香；李泌丰神，夜抱九仙之骨。长卿善病，叔宝多愁。未逢绿绮于临邛，先得倾城于吴会。罗敷相见，遗玉佩以归来；卓氏私奔，脱貂裘而换酒。天上双星之会，碧落团圆；人间倩女之魂，红绡惆怅。盖飘萧华发，依然卫玠之姿；落拓江湖，未改潘安之度。三生慧业，一见倾心。蚌已含珠，人难化鹤。海天蜃气，辨幻影于楼台；情海生波，更惊心于风雨。匆匆归去，歌残白练之裙；好好题诗，剔破桃花之纸。花开造次，心未死而先灰；莺苦丁宁，泪将流而未敢。公河莫渡，指白水以为盟；比翼相期，愿青天之作证。从此相思刻骨，远梦惊心。丁香之眉结难开，莲子之

心期终苦。押衙已死，叱拨何来；碧血招魂，黄衫安在？使君打鸭，可怜花底之鸳鸯；公子思乡，谁解笼中之鹦鹉？愁如春水，不解西流；泪似大江，还期东去。嗟乎！冯京宅里，何来金带之招？温峤堂前，未有玉台之聘。当年相遇，愿为连理之枝；他日重逢，长作相思之树。

春树看了又看，爱不释手，朗吟了几遍方才放下，向秋谷道：“这一篇四六做得香云缭绕，花雨缤纷，词意缠绵，文情宛转，真个是鹿锦风绫之艳，珊瑚玉树之珍。我们实在望尘不及，甘拜下风。但是一样，把我却抬举的过分了些。虽然一字之褒，荣于华袞。我自家心上却总觉有些过意不去，当不起这样的揄扬。”秋谷大笑道：“文字中的褒贬，扬之可使上天，抑之可使入地，有什么一定的讲究？你果然自家过意不去，只把我这一篇文章当作是说的别人，何必要这般呆实？”说得春树也笑了。春树又道：“我把你这一篇草稿带去给修甫他们大家看看，明天在密采里请你们吃顿大菜，你可有工夫到么？”秋谷道：“你请我吃大菜，那怕再没有功夫也要到的。”春树大喜，丁宁而别。

到了明天晚上，春树果然亲到栈中，邀着秋谷到密采里。坐了不多一会，修甫等大家都已到来，又有几个常州乡亲，秋谷素不认识，一一的招呼过了。末后又走进一个人来，一进房间就向主人作了一个大揖，众人觉得甚是好笑。原来不是别人，就是那有名饭桶，第一瘟生的金汉良。秋谷不觉格声一笑。金汉良抬头一看，见是章秋谷，心上就吃了一惊，暗想今天真是倒运，恰恰又遇着了这个冤家。勉强大家入座。这一席是章秋谷倡议不要叫局，为的是大家好细细的谈心，若一叫了局来，众人个心，便一齐移到馆人身上，没有说话的功夫。

当下坐定之后，贡春树便取出秋谷做的那一篇《懊恼记》来，给修甫、小屏等大家传看。修甫等看了一遍，一个个极口称扬，秋谷不免谦让几句。春树又把那一个手卷交与修甫，要请他们大家题些什么。修甫、小屏齐声说道：“我们构思颇差，那里赶得上你们的这般神速，万不能即席挥毫。你一定要我们当场献丑，只好把这个手卷我们带了回去，慢慢的构思起来可好？”春树拱手应允。

这一席因没有叫局，大家谈得十分热闹。只有金汉良一人坐在席上，没有人去理他，呆呆的听着众人讲话，却又不了解他们说的是什么东西，自家觉得没趣起来。四边一看，见章秋谷的那一张草稿，众人看过之后没有收起，还在那桌子中间。金汉良伸手取了过来，约略看了一遍，也有懂的，也有不懂的，因要卖弄他自家的才情，假充通品，便闭着眼睛，摇头拍手的做出许多丑态，竟高声朗诵起来，不知不觉的念出多少骑马句子，还有无数的白字。这一来，早把众人的话头打断，都看着金汉良暗暗的好笑。金汉良还是一毫不觉。正是：

浣花笺纸，凄凉金缕之歌；杨柳楼台，懊恼王钩之梦。

欲知后事，请听下回。

第四十五回

说官话小子无知 困春悉萧娘多病

且说章秋谷等听得金汉良念出许多白字，甚是好笑。章秋谷便埋怨贡春树道：“今天我们一班朋友都是性命之交，正好趁此良宵快谈风月，为什么偏要带着这一个蠢货，被他搅得满坐不欢？难道这样的一身俗骨的畜生，你还要和他来往么？”春树听了，也觉有些懊悔，忽又笑道：“他这样混混沌沌的人物，正好给你做一味下酒的佳肴，比到用《汉书》下酒，还胜强百倍呢！”秋谷听了，忍不住狂笑起来。修甫等在旁听得分明，一个个放声大笑。

金汉良正在那里念得出神，那里去管他们是笑的什么？也万想不到笑的就是自家，还在那里提起了毛竹一般的喉咙，念得十分得意。众人虽然惹厌，也只得由他。好容易一会儿的工夫才算念毕，方才咳嗽一声，吐了一口浓浓的涎沫，抬起眼睛打量众人时，见秋谷等还是笑容满面，心中暗想：幸而我今天显了一显才情，他们就登时瞧得起我起来。又见章秋谷今天没有开口取笑着他，心上更是欢喜。不料这一阵欢喜，顿时忘了平时的顾忌，不觉露了他的本来面目出来，便张牙舞爪的立起来，打着那不三不四的官话，对着众人说道：“像这样的文章，兄弟小时也曾读过。记得还是十九岁的时候，先生叫兄弟念了一部古文。后来又出了几个什么论题，要兄弟做什么策论，兄

弟却也狠费了些工夫。可惜现在荒了多年，只怕做出来没有这般的顺口了。”

众人听他打着一口京腔，南腔北调的十分可笑。章秋谷忍不住问金汉良道：“金汉兄是什么贵班？想就要到省的了。果然你们官场中人毕竟有些儿气派，不要说是别，就是你这一口京腔，也说得十分圆熟，比那戏子唱的京调，信人说的苏白，觉得还要好听些。”

金汉良听章秋谷问到他的功名，这是他生平第一件快心得意的事情，正要逢人卖弄，只把他得意的身子摇子两摇，好像一个身体都没有放处的一般。只见他满面精神的说道：“兄弟是个尽先候选的知县，现在已经指了直隶的省分。不瞒你老哥说，兄弟报捐这个知县，倒也狠费了一笔大钱，如今打算就要到省去，领了制台的咨文，再进京去引见，早些到省，或者当个什么差使，也好捞转两个本钱。到底这做官的赚起钱来，比到那做生意容易多子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

章秋谷听到此际，实在忍不住，便驳他道：“你既然是个候选班，该应归部铨选，怎么又平空的指起省来？况且向来的章程，大凡各省报捐的候补人员，都要先行引见，领了部里的文凭方能到省。你金汉兄才说要先去领了制台的咨文再去引见，请问这制台的咨文可是给皇上的么？”金汉良听了，知道自家说错了，面上红了一阵，老着面皮说道：“这是他们引见过的人员出来说的。他们是过来的人，说的话儿料想不错，只怕还是你章秋翁记错了罢。”秋谷忍住了笑。又道：“想必是你金汉兄做了吏部，和他们改了章程。我本来没有捐过什么功名，那里晓得这里头的规矩？”说得金汉良面上一红一白好不难过，还亏得他的脸皮甚厚，挨了一回也就罢了，便不和秋谷说话，又同贡春树谈心起来。

秋谷见他不知羞耻，真是天下无难事，只怕老画皮，竟奈何他不得。想了一会，便又向众人笑道：“我有一个笑话，讲给你们大家听听何如？”众人估料一定又是骂着金汉良的笑话，都要听他又编出什么故事来，大众齐声说好。秋谷含笑说道：“那公冶长不是会听鸟语的么？你们却不晓得公冶长还有一个兄弟，叫作公冶短。”春树等听了公冶短的名字，已忍不住先笑起来。秋谷又道：“那公冶长能解禽言，不料这公冶短也有一般绝技，能通兽语。公冶短的住房间壁，是个磨豆腐的磨房，养着一个驴子，每天四更起来，把这驴子上了笼头叫他磨麦。不想有一天，这驴子忽然带着笼头乱进乱跳，高声大叫起来，叫得驴主人恼了，把鞭子狠狠的打他。谁知打者自打，叫者自叫，凭你怎样的乱抽，他还是叫个不停。这驴主人诧异得了不得，连忙过隔壁去请了公冶短来，和他说了，要他听听这驴子说的是什么话儿。公冶短走到驴子身边仔细听了一会，驴子还在那里昂头掉尾的嘶鸣，似有得意之状。公冶短听了，把头摇了一摇，侧耳再听一回，依然不懂。公冶短焦躁起来，抢过一根鞭子。”秋谷说到这里，走过来把手在金汉良肩上一拍，道：“把那驴子狠狠抽了一鞭，口中骂道：‘你这个不要脸的畜生，放着好好的话儿不说，偏要学起蓝青官话来。你这样的畜生，人格还没有完全，配说什么官话，难道你也想学着他们一班捐官的人，报捐了什么州县，去到省候补么？’”众人听了，这一阵笑声就如那春雷震耳，一个个笑得话都说不出来。贡春树笑到极处，一个不留神，竟连人连椅望后一仰，滚在地下，还在那里大笑。众人正在笑得有趣，猛然听见“扑通”一声，急急的看时，见贡春树跌在地下，一张椅子也倒在一旁。众人更加好笑，秋谷连忙过去把春树拉了起来。

金汉良被章秋谷的一场笑话说得他满面通红，又被众人这

一阵笑声笑得浑身汗出。待他认真发作起来，料想他们口众人多，那里说他得过？只得勉强忍住了，觉得自家面上一阵阵的热气直升上来，直把他气得坐立不安，好生难过，坐在席上如坐针毡一般。巴得他们吃完了，立起身来，金汉良急急的穿好长衫，就如那笼中鸟雀，网内鱼虾，连忙别了主人飞一般的逃了出去。这里众人说说笑笑，一路回去，又去打了几个茶围，方才分手。

到了礼拜的那一天，王佩兰因秋谷几天不去，晓得事情有些不妙，起了一个绝早，梳好了头，竟到吉升栈内来看秋谷。其时约有十点多钟光景，秋谷尚未起来。当差的进来叫醒秋谷，睁眼一看，见王佩兰扶着一个小大姐，婷婷袅袅的进来，就坐在秋谷床上，向秋谷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耐到好格，几日天勿到倪搭去，倪牵记得来！”秋谷也作苏白答道：“好哉好哉，勿要来浪生意经哉。”佩兰“嗤”的一笑，把秋谷拧了一把。秋谷披衣坐起，问他为什么来得这般早法，佩兰道：“为仔耐几日勿去，常恐耐有啥格勿舒齐，所以倪来看看耐呀！”秋谷含笑道：“多谢多谢，看是不敢当的。你有什么事情，只顾请说。”佩兰道：“倪也无啥别样事体，就是格支烟筒，耐今朝好去拿得来哉呢？”秋谷假作失惊道：“该死该死，我竟忘了，没有到银楼去定，只好等回儿再去的了。”王佩兰见说，不依道：“耐前日仔搭倪说得明明白白，今朝啥格假痴假呆，说忘记脱哉。耐吃饭困觉阿会忘记？倪勿要，耐豪燥点去搭倪拿得来！”秋谷只是笑，也不说拿，也不说不拿。王佩兰见秋谷不肯，焦躁起来，拉着秋谷的手着紧问道：“耐到底阿去搭倪拿介？”连问几声，秋谷并不开口。王佩兰更加着急，把秋谷乱推，道：“耐说哩，啥一声勿响哉呀？”秋谷方开口笑道：“你也不要拿什么烟筒了，倒是我去拿一把斧头来送你用用罢。

”王佩兰听了，跳起来嚷道：“唔笃听听看，说出来格闲话，阿要气煞仔人！耐自家绰仔倪格烂污，倒说倪敲耐格竹杠。耐格人阿有良心？”秋谷笑道：“有了良心，还肯敲客人的竹杠么？”

王佩兰听秋谷的话一句紧似一句，更觉生气，冷笑一声，一言不发。秋谷也不理会，跨下床来洗脸嗽口。诸事完毕，回身仍旧坐在床沿，向佩兰笑道：“为什么半天并不开口，可是没有和你去拿烟袋，所以生了气么？”佩兰冷冷的答道：“倪未陆里敢生气？只要耐二少爷勿生仔气未是哉。”停了一停，又道：“倪要耐拿一只烟筒，也勿算敲耐格竹杠。耐勿情愿未，好好里说未哉，倪也无啥希奇。勿壳张耐当时未来浪答应，骗得倪欢喜煞，到仔故歇原是放仔倪个生，还要说倪敲耐格竹杠，耐倒直头好意思格。”说着就低下头去，眼波溶溶，好像要流下泪来的样子。又道：“故歇倪房间里格排娘姨，才晓得耐来浪搭倪打金烟筒，连搭仔楼下底格本家才晓得哉，停歇歇俚笃问起倪来，耐是生来无啥要紧，倪阿好意思说得？”

秋谷听他说到此间，不觉已是几分怒意，又听他说道：“耐故歇歇就是拿拨仔倪，一塌刮了几百洋钱格事体，耐二少爷实梗格场面，也勿在乎此。老实说，推板点格客人，送仔倪两付金钏臂，倪理也勿去理，勿要说落啥格相好哉，耐未……”说到此，口中顿了一顿道：“再要说倪敲竹杠？”秋谷不觉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反是我得了便宜了。”王佩兰面上也红了一红，星眼流波，蛾眉半锁，瞅了秋谷一眼，又道：“耐是有名气格客人，故歇为仔一只烟筒放倪格生，倪是就不过坍仔点台未哉。耐为仔格点点小事体，倒卖脱仔自家格牌子。倪搭耐想起来啥犯着嘎？”

秋谷听王佩兰说得十分尖刻，不觉勃然大怒，面上已经红

了，勉强捺住了怒气，冷笑道：“我不过和你说句玩话罢了，难道真要掉你的烂污么？此刻我就同你一同到银楼去何如？”佩兰听了方才大喜，顿时眼笑眉开的道：“倪也晓得耐勿是格排滑头码子，推扳点客人，倪也勿肯做俚呢。”秋谷不待说完，截住了道：“不用说了，我叫人去雇部马车，我们一同就去。”

恰好那一天，阴沉沉的没有日光，甚是凉爽。佩兰此时心满意足，再不多言。一会儿马车放在门前，佩兰叫跟来的大姐先自回去，同着秋谷坐上马车。马夫问明去向，加上一鞭，直向杨庆和门前停下。秋谷因和那杨庆和的老班杨宝宝素来相识，向有往来，便同着佩兰下车进内，和那柜内管帐的先生说明，要打一只金水烟筒，大约十四五两的光景，明天就要来拿。管帐的听说明天就要，踌躇道：“明天恐怕打造不来，可好略停两日？”秋谷和那管帐的再三商量，央他连夜赶做。管帐的却情不过，只得点头。秋谷略坐一会，拱手辞别。王佩兰不肯放他回栈，便直到兆贵里来。王佩兰欢天喜地的同着秋谷进去，那一种要好巴结的情形竟比往常时加了几倍，难以尽述。

留秋谷吃过了饭，王佩兰要坐马车到张园去，秋谷也同王佩兰坐在一马车上。到张园泡了一碗茶，坐得不多一刻，只见一个馆人从上首转了过来，态度温存，风姿淡雅，走到秋谷面前朝他点一点头，停住脚步微微含笑，似欲有言。秋谷看时，见是陈文仙同院住的馆人金湘娥，也朝他笑了一笑。湘娥悄问秋谷道：“耐阿晓得文仙来浪生病呀？”秋谷吃了一惊道：“我几天不去，不晓得院内的事情，他为什么又生起病来？”湘娥道：“为仔耐几日勿去，认仔耐动气勿来哉，难末心浪一径勿舒齐。格两日局才勿出，才是倪搭俚代格。耐今朝阿去看看俚呀？”秋谷点了一点头道：“我停回晚间就去，托你回去和

他先说一声。”湘娥应允，也不坐下，姗姗的去了。

王佩兰虽坐在秋谷对面，却并未留神，不去理会，只认做金湘娥也是秋谷做的相好。候他去了，方向秋谷笑道：“耐格相好倒多笃呢？”秋谷笑而不辨，心上却狠记忆着陈文仙，要想张园出来就去看他，王佩兰死命的拉住，那肯放松？撒娇撒痴的定要秋谷送他回来。秋谷摆脱不来，只得把佩兰送到院中，一同进去。佩兰提起了全副的精神应酬秋谷，无如秋谷心上想着陈文仙，总有些无精打采的样子。佩兰也猜不着他有什么心事，只是伴住了不肯放他。

到得差不多十二点钟，秋谷立起身来，一定要走。佩兰拦阻不住，发起急来，喊道：“唔笃豪燥点来喂，二少爷要去哉！”就这一声喊里，后房外跑进四五个大姐娘姨，一齐拥上，竟是打了一个拷拷圈儿，把一个章秋谷团团围住，好像那杨国忠的肉屏风，石季伦的锦步障，一些儿水泄不通，七张八嘴的挽留，七手八脚的乱扯。秋谷见此光景暗中好笑，料想走不脱身，只好安心住下。

这一夜，王佩兰尽力应酬，倾心巴结；双钩抱月，半面偎云；花飞锦帐之春，水满蓝桥之路。若换了差不多些的客人，早已被他迷得丧心失志，当不得章秋谷歌场酒阵阅历多年，那一样事儿没有见过？近数年来，更是结束铅华，屏除丝竹，差不多就有些杜司勋梦觉扬州、王摩诘西风禅榻的光景，不过是借着这载酒看花，消遣那牢骚郁勃，所以凭着那王佩兰如何做作，只是淡淡的勉强应酬。看看佩兰的一片虚情假意，反觉得有些惹厌起来，越发把一个陈文仙深深的印入脑筋，竟有些儿丢撒不下。正是：

疑云怨雨，缠绵宋玉之情；金枕银环，辜负丁娘之索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

争闲气怒掷缠头 恶跳槽气伤名妓

却说章秋谷在王佩兰院中住了一夜，明天不到九点钟时候，秋谷已自起来，佩兰也便惊醒，见秋谷起身，连忙也揉一揉眼睛，跨下床来，不肯再睡。秋谷暗暗的好笑，便披上长衣匆匆要走。王佩兰一手拉住，道：“故歇辰光，耐要紧到啥场化去”就是要去看唔笃格相好，晏歇点也正好勒碗。耐看耐格辫子，啥格毛得来实梗样式，阿要倪来搭耐打条辫子，吃仔点心，慢慢交去未哉。”

秋谷本要径到陈文仙院内去看他的病，看看钟上还不到十点钟，也觉得似乎太早，料想他们还没有起来，便点头应允，就在窗口藤椅上坐下。王佩兰取了牙梳发篦过来。立在秋谷身后，替他慢慢的拆开，先疏通了头发，又用发篦编了一会，然后编起辫子来。编好之后，又用刨花水刷了又刷，直把秋谷的一条辫发刷得没有一根乱丝，黑漆漆的宝光如镜，方才完事。又问秋谷要吃什么点心。秋谷道：“还是去叫碗面来的好。”佩兰晓得他平日爱吃九华楼鸡丝面，便叫相帮到九华楼去，叫了一碗钱六分的生川鸡丝面来。秋谷吃了，王佩兰便坐在秋谷旁边，对镜梳洗，却把一个身子斜倚在秋谷身上，低声笑道：“倪搭耐打格辫子阿好？勿是倪来里说，别人阿肯实梗呀？”

秋谷见王佩兰睡态未消，余香犹腻，娇波流慧，顾盼生妍，

不由的心中一动，暗想：“王佩兰这般姿态，也算蛾眉队里一个出色的人材，可惜他看待客人没有一些儿良心，只晓得一味的混敲竹杠，将来一定没有好好的收成。”想了一会，方才立起身来。王佩兰挽留不住，又咬着耳朵叮嘱了一番，叫他晚间务必要把金水烟筒带来。秋谷微笑答应，出了王佩兰家门口，径到陈文仙家来。

走上扶梯，相帮高叫一声，只见陈文仙的娘姨宝珠姐蓬着头走了出来，正和秋谷打个照面，登时满面上堆下笑来，道：“咦，二少爷多日勿来哉，倪先生牵记得耐来勒浪生病，房里向去坐嘍。”推着秋谷的背，进房坐下。

陈文仙本来尚未起身，被宝珠姐在外间说话惊醒，听得秋谷到来，心中大喜，便坐起身来。秋谷见文仙已经坐起，一直到床沿坐下，握着文仙的手正要问时，只听得文仙先说道：“二少爷，耐一径勿来，倒好意思格？”说到此际便顿住了，不说下去。秋谷看他云鬓恹恹，不施脂粉，果然消瘦了好些，心上好生怜惜；要想几句安慰他的说话，却急切里一时想不出来，只紧紧握住他的手，彼此默然。文仙又道：“倪是一径勤待差歇耐，耐别地方去做仔相好，倪搭勿来末，只要凭耐格良心未哉。倪做客人总不过实梗样式，既拨啥格别样花头，勿像别人有多花迷人格功架。”说着又低下头去，玉容寂寞，眉黛含颦，大有凄凉之态。秋谷觉得甚是过意不去，只得着意温存了一会，文仙方才有点笑容。

秋谷问他可有什么不快，文仙道：“倪人是倒也无啥，就是心浪向勿舒齐，勿晓得啥格道理。”一面说着，便走下床来。秋谷直候他梳洗完了，方把王佩兰敲竹杠的一层情事，细细的告诉了陈文仙。文仙听了，心上自是畅快，面上却冷冷的道：“唔笃两家头实梗格要好，耐去搭俚打一支金水烟筒也无啥要

紧呢。”章秋谷知他醋意未消，便抱着文仙坐在膝上，密密的说了一回。文仙面有喜色，故意说道：“格是耐自家情愿格，勿半得倪啥事，勿要隔仔两日，再要说倪敲耐格竹杠。”秋谷连连摇手道：“你只管放心，我难道肯说这样的话么？”文仙方才不说。

秋谷到得天晚，便到杨庆和银楼去了一趟，把那昨天定打的金水烟筒取了回来，共是十四两金子，连工钱在内，合要七百三十块钱。秋谷带了金水烟筒，却不到兆贵里去，一直到吉升栈来，把烟筒交代当差的，又教了几句说话，方到兆贵里来。

王佩兰见秋谷进来，仍是一双空手，不觉登时变了面色，连忙问道：“金水烟筒啥勿搭倪拿得来？”秋谷道：“我刚刚去了一趟，要停一会儿方有，我叫当差的在那里坐等，一直拿到你这里来。今天决不掉你的烂污，你放心就是了。”佩兰听了，方才转过面皮，笑逐颜开，春风满面。这一刻时候，王佩兰恨不得要把章秋谷心坎温存，眼皮供养，要哄他这一支金水烟筒。

秋谷坐了一会，向佩兰道：“我今天本想要请几个客人，就此刻吃了一台罢。”佩兰更是欢喜，连忙关照下去。秋谷一面写票请客，一面叫摆起台面来。不多时，请客已经来了，写好局票交与相帮，大家入席。秋谷却添叫了一个陈文仙。王佩兰看见，连忙伸手过去，把那一局票抢了过来，撕得粉碎，口中咕嚅道：“耐说陈文仙搭勿去哉，故歇为啥要去叫俚格局？”秋谷笑道：“你不用这般着急，我为今天客人太少，叫的局又不多，所以多叫一个，台面上热闹些儿，并不是要再去做他。”王佩兰嗔道：“倪勿要呀，耐末总是实梗。”秋谷暗暗好笑，便把王佩兰拉了过来，低低的说了几句，佩兰方才依了。秋谷又重写一张局票交代下去。不多时，陈文仙已经来了，走

进房内叫了一声，便默然坐下，一言不发。秋谷只顾应酬客人，并不理会。王佩兰见此光景，心中暗喜，倒与陈文仙问答几句。秋谷摆了二十杯庄，要人代酒，方回头过去，将两杯酒递与陈文仙。文仙一气饮干，王佩兰也代了几杯。

这一席酒，不觉已吃到十点多钟，将近散席。王佩兰等来等去，候了多时，不见当差的到来，便伏在秋谷肩上，悄悄的问他：“为什么金水烟筒还不送来？”秋谷故意诧异道：“这奴才真是没要紧，为什么还不赶紧送来？此刻已经十点多钟，大约也差不多了。”说着，早搬上干稀饭来，大家随意吃了些儿，起身散座。其时叫来的局已经散尽，惟有陈文仙催了几趟转局，兀自坐着不走。王佩兰看看陈文仙的面孔，着实诧异，连那班客人也奇怪起来。

王佩兰正和秋谷在那里附耳密谈，陈文仙立起身来要走，秋谷一把拦住道：“慢些儿，我还有话说。”文仙佯嗔道：“台面也散哉，独剩仔倪一干仔，坐来浪算啥嘎？”秋谷道：“你为什么这般性急，难道说一句话的功夫都没有么？”文仙方立住了脚，问道：“有啥格闲话，豪燥点说噶。”秋谷尚未开口，只见门帘一起，当差的高福走了进来，手中拿着一支金水烟筒，黄澄澄的辉煌夺目。王佩兰一见，喜得娇含杏靥，笑晕梨涡，那搓酥捏粉的脸上，喜孜孜现出两朵红云，粉融融添了一团春色。轻移莲步，走近前来正要伸手去接，高福把身子往后一退，载过身来交在秋谷手中。王佩兰觉得有些没趣，见秋谷把金水烟筒接在手中，王佩兰的一双俊眼，就跟着秋谷的金水烟筒周围乱转，心上早突突的跳起来，眼花撩乱的看不清楚。定了一定心神，方才看见秋谷手内的那一支金水烟筒，打造得十分工细，雕镂精巧，光彩照人。修甫等也走近前来一同观看，都说果然打得不差，大家心上都觉得章秋谷此举有些瘟气。只

有贡春树心中暗想：“秋谷平日时常说别人是个瘟生，如今轮到自家身上，也做起瘟生来了。可见得‘色’之一字最易迷人，章秋谷这样的花丛老手，都受了他的圈套，其余的人可想而知，更不必说的了。”

正在彼此疑惑之际，只见秋谷笑问王佩兰道：“你看这一支烟筒何如？”王佩兰此际得意已极，并不言语，只笑着点点头。秋谷又回过脸来问陈文仙，陈文仙道：“打工倒没啥，倪看也无啥希奇。”秋谷一笑。王佩兰却瞅了陈文仙一眼，微微冷笑，大有看不起他的样子。不提防秋谷把那一支水烟筒，竟自递在文仙手内，向他说道：“我自从做你，将及两年，从来没有敲过我的竹杠。我如今送你一支金水烟筒，好等那一班专爱银钱、死敲竹杠的倌人看个样儿，我姓章的并不是不肯出钱的客人。”文仙把金水烟筒接在手中，笑迷迷的道：“谢谢耐，晏歇请过来。”说罢也不作别，往外便走，三脚两步的去了。

王佩兰万料不到章秋谷使出这一着棋子来，见了这般光景，这一来，就是那石破天惊，云垂海立，也没有这样的惊奇。这一气非同小可，真似那冷水淋头，闷雷击顶一般，直把一个王佩兰气得来脸泛秋霜，眼流珠泪，面青唇白，半晌不言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方才懊悔自家差了主意，不该一味的混敲竹杠，做出那一付神情，恰恰的钉头碰着铁头，遇着了个花柳惯家、温柔名手的章秋谷。竹杠没有敲成还在其次，偏偏的章秋谷把陈文仙叫了过来，千不给，万不给，单单的给了陈文仙，还带着把王佩兰骂了几句，燥燥他的脾胃，叫他在房看着，心上已自难过，当着这大庭广众之中，彼此相形之下，你叫那王佩兰的面上怎生的下得来？

辛修甫等大家看了章秋谷这样的作为，一个个方才心服，未免众人的视线一齐逼到王佩兰身上，看得佩兰愈加惭愧，满

面飞红。待要和秋谷不依，却又不好怎样。那一时的神景实在好看。秋谷本意原要待陈文仙走后，对着众人尽情把他数落一番，好叫他自家懊悔；现在见王佩兰这般模样，面红头胀，珠泪双垂，又觉得有些不忍起来。想着那定情之顷，山盟海誓，何等缠绵，毕竟有些怜惜，便也不去合他多话，把手招招众人，起身便走。又似笑非笑的向王佩兰道：“但愿你以后多做几个阔客，不要像我一般。我留心看你就是了。”佩兰正在气得发昏，听了也没有什么说话。秋谷便同着一班朋友走了出来，一直就走到陈文仙院内。文仙接进房中，自是欢喜。

贡春树说：“秋谷这件事情未免太过些儿。王佩兰虽是不该混敲竹杠，你也不应这样的反面无情，究竟你和他总算有过交情。凡事须要将就些儿，为什么这般刻薄？”秋谷听了也有些自悔孟浪，便道：“我生平作事，无论什么事情，专要取那一时的快意，过后也觉得过分了些。”众人谈了一会各自散去，按下这边。

且说方子衡回去之后，留下家人刘贵住在陆兰芬院中，痴心妄想陆兰芬过了中秋，还清债项，便好和刘贵同到常州，一心一意的嫁他了。那晓得上海的红馆人，不是轻易招惹得的，何况是金刚队里坐第一把交椅的陆兰芬。枇杷花下，车马如云，三千选佛之场，十万缠头之锦，那一班坠鞭公子、走马王孙，落了他的圈套，要娶他回去的人，也不知多多少少，那里把一个方子衡这样的曲辫子客人放在心上？大凡上海馆人的外交政策，差不多都是一般，无论见了什么客人，只要一有交情，就满口的山盟海誓，定要嫁他。及至客人被他灌了迷汤，入了他的圈套，他却只要银钱到手，就登时翻转面皮，把那以前的被底风情、枕边盟誓一笔勾销，好似素不相识的一般，也不管客人的死活。其实馆人见了客人，起初也不是有意奉承，后来也

不是负心背约，总而言之，都是堂子里头照例的事儿，算不得什么丧心负义。你想他做了妓女，吃的本来就是这碗饭儿，不骗客人的钱，却骗那个的钱，难道要他自己赔钱不成？所以堂子里的馆人做了客人，那馆人的说话行为千篇一律，就如一个模子里头印出来的一般，跳不出这个圈子。

依着在下的意见想来，馆人们哄骗客人，却也怪他不得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既做了这行生意，自然就要指着生意开销，若要对着客人说起真话来，那里还有什么生意？这哄骗客人，岂不是他们应尽的义务么？最可恶的是那一种嫁人之后，复又出来重做生意的人。你想既已嫁人，便是良家妇女，如何又要下堂求去，重新做起生意来？这便是他生成贱骨，爱落风尘，拔超不出的了。在下这一番议论，原是凭着自家的意见，一时拟议之谈，未知看官们以为然否？

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只说方子衡把刘贵留在上海，住在兰芬院中，一天到晚没有一些事情，正是两餐老米饭，一枕黑甜乡。不觉过了几天，那刘贵实在无聊到极处，便和那些相帮随口闲谈，说到他主人方子衡要娶陆兰芬，两下已经说定，所以主人把他留在此间，好同兰芬回去的一层说话。那班相帮听了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，大家冷笑一声不来理会。刘贵看见这般光景，免不得疑惑起来，便向那班相帮追问。相帮等那肯说明，只是不住的冷笑。刘贵打听不出，晓得事有蹊跷，暗想方子衡临走的时候曾经分付过他，要他一过中秋便把陆兰芬同回家去。现在这个样儿看着有些不像，心中着实慌忙。正是：

惆怅温郎之镜，天上人间；重寻渔父之津，落花流水。

未知陆兰芬后来究竟肯嫁方子衡与否，试听下回。

第四十七回

负心郎黄衫求作合 薄命女紫玉竟成姻

却说刘贵见兰芬的样儿不像，未见得肯嫁人，心上不免着急起来，只得候陆兰芬起来之后，正在对镜梳头，一步步的趑上楼梯，走到房内，立在一旁。正要开口，兰芬早已看见，故作不知，问道：“耐是啥场化来格？倒倪搭阿有啥格事体？耐有啥闲话，到帐房里去说噶，啥格一直跑到仔房间里向来？”刘贵听了兰芬的话，不觉呆了一呆，心上明知不好，只得说道：“我就是方大人留在这里的家人，怎么又不认得起来？”兰芬听了，方才笑道：“噢，原来耐就是方大人搭格管家，倪倒像煞勿认得哉。”娘姨在旁边插口道：“俚耐住来浪倪搭呀，住仔好几日哉。”兰芬听了点一点头。又向如贵道：“唔笃大人阿要几时出来，倪倒牵记煞来里？”刘贵听兰芬的话不是头路，更加慌了，便道：“我们大人临走的时候把我留在此间，叫我过了中秋就要把先生送回家去，难道他没有说明么？”兰芬故意摇头道：“倪陆里有功夫到常州去？俚耐走格辰光，也勔搭倪说过歇碗，就是实梗妈妈虎虎要叫耐同倪转去？”说得这一句，就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回头向背后梳头的娘姨道：“阿要一厢情愿？”刘贵听陆兰芬说出来的话愈加不对起来，把一个刘贵说得急了，便直说出来道：“我们大人没有动身的时候，你自家亲口答应定要嫁他，还要我们大人替你还债，所以才把

我留在上海，要把你同转常州。说得明明白白的，怎么现在又忽然变卦起来？”兰芬听了D D嗤”的笑了一声道：“阿是我陆兰芬嫁拨唔笃大人实梗容易？老实对耐说仔罢，倪堂子里向见仔客人，生来才是实梗样式，无啥稀奇。倪吃仔格碗把势饭，碰碰就要嫁起人来，也唔拨几化客人来浪嫁碗。唔笃格大人阿，勿是倪勒浪说俚，直头是格伧大，一句闲话就要当倪格真。耐想倪堂子里说出来格应酬闲话，阿好作准？倪就是要嫁人，也唔拨实梗容易碗！”兰芬说毕，不觉又好笑起来。

刘贵听了这一番言语，好似顶门上浇了一桶雪水下来，方知果然是自己主人入了陆兰芬的圈套，无可奈何，又勉强争道：“你既然不肯，为什么要满口应承，有心哄骗？何不早些回复了他？”兰芬又冷笑道：“倪做仔生意，生来要应酬客人。俚一团高兴，要付倪转去，倪阿好勿答应，坍俚格台？老实说，倪嫁起人来，像唔笃大人格号客人，勿见得靠得住。耐去想哩，唔笃大人一塌刮仔几十万银子格家当，也勿算啥格大家私。再说起功名来，一个候补知府，加二挨俚勿着。倪搭格客人，比仔唔笃大人再要阔点，想讨倪转去格多煞来浪，倪眼睛角落里向稍也勔稍着，勿要说啥唔笃格大人哉。”

这几句，把刘贵说得哑口无言，又急又气，只得说道：“我原是奉上差遣，没有我的事情。但是你既已当面应承，现在又是这般变卦，叫我们当家人的回去怎样的销差？你也要替我想想才是。”兰芬道：“格号事体啥格销差勿销差？希奇勿煞！耐转去搭俚说，有啥闲话末，叫俚自家来搭倪说好哉，勿关得耐啥事，倪总勿见得怕仔俚勒逃走，耐只顾放心转去未哉。”说着，又叫娘姨去衣橱内搬出一只小拜匣来。兰芬开了盒盖，检出六张十元的银行钱票，递与刘贵道：“格点小意思，请耐吃顿点心，耐转去就拿倪格闲话搭唔笃大人说未哉。”刘贵待

要不接，明知无奈他何，只得伸手过来接了钞票，快快的走下楼去，心中暗想：住在此间无益，只可赶早动身回去，禀了主人再作道理。又想：方子衡平日最敬重的是章秋谷，姑且去和他商议，或者有什么法儿也未可定。主意已定，便急急的走到吉升栈来寻章秋谷。

不料秋谷已经两夜不回，寻了几处地方，直到陈文仙院中方才寻着，见秋谷在房中正与陈文仙说笑。刘贵走进房去，请了一个安，垂手侍立。秋谷见刘贵进来，似乎有些认识，却模模糊糊的记不清，问道：“你可是在方大人那里当差的么？”刘贵走上一步，答应了一声：“是。”秋谷问他可有什么事情，刘贵就把方子衡留他在此，并陆兰芬忽然变卦的缘由诉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主人把家人留在此间，原叫家人要同着陆兰芬回去。现在他忽然变了口风，家人回去怎好销差？可好请章老爷想个法儿，家人实在不得主意。”说着又请了一个安。

秋谷听了，大笑道：“我早就料到这件事儿定有一番口舌。你们贵上那时正在迷惑之际，劝他一定不依，反要失了我们的和气。依我看去，陆兰芬忽然改悔起来，还是你们贵上的运气。他们堂子出身的人，那里受得人家的规矩？与其将来闹出什么笑话，坏了你们贵上名声，不如现在听他反悔的为是。你回去同你贵上请安，就说我劝他不必放在心上，痴心妄想的还想娶他。上海的倌人，不是轻轻松松的就可以娶回家去，万一将来闹出事来，那时就懊悔嫌迟了。你住在上海，也没有什么事情，莫若早些回去，免得你贵上等得心焦。”刘贵听了不敢多言，只好连声答应。辞了秋谷，出得门来，想着章秋谷的话儿实在不错，只得到陆兰芬家取了铺盖，急急的回常州告诉方子衡去了。

闲话休提。只说章秋谷见刘贵去了，向陈文仙笑道：“天

下竟有这般痴子，上了陆兰芬的恶当，花掉了银钱不算，还要把自己一个家人留在上海，想要把陆兰芬同到常州。在上海滩上要讨一个堂子里的馆人，那有这般容易？真是个世界之上有一无二的瘟生！”陈文仙也笑了一会。

不觉又过了几日，其时已是七月中旬，桂魄初生，金风未动，已经凉快了好些。秋谷因离家已久，家中又连次信来催他回去。穷年索寞，旅舍萧条，虽然酒阵歌场，尽有温柔之梦，却是十年一觉，偏多落魄之悲，前路苍茫，华年似水，不免便有些张季鹰秋风莼菜之思。想要暂时回去一趟，随后再来上海，却又有些迟迟疑疑的自家作不定主意。

这一天正在栈内检点朋友往来的信札，已经聚了一大堆来信，多没有写回书，便拣那要紧的先写了几封。正要叫人去送，忽见贡春树闯了进来，形景仓惶，面有忧色，走进来一屁股坐下，也不言语，皱着双眉，好像有什么心事一般。秋谷觉得有些诧异，便追问贡春树到底为着什么事情这般着急，春树叹了一口气，走至秋谷身旁，附耳朵说了几句。秋谷笑道：“这也不算什么大事，我早已知道了，何用急得这个样儿？”春树顿足道：“在你看来，原没有什么希奇，只在旁边说两句现成话儿，可有什么用处？你不晓得这件事儿的关系，万一闹了出来，我怎的对人得起？你以前答应我的话儿到底怎样，可有什么法子么？”秋谷冷笑道：“你既晓得对人不起，为什么一到上海，就拚命的乱吊膀子，混轧姘头？难道你这般胡闹，就对得起人么？”春树听了哑口无言，想秋谷的话果然不错，一时脸上红红的竟说不出话来。呆了半晌，见秋谷装着冷面不去理他，只得立起来走到秋谷面前，深深的打了一拱，道：“你向来是个极有血性的人，这件事儿总得替我想个法子，除了你，别人也没有这样的担当。”

秋谷起初推托不肯，当不起贡春树再三再四苦苦的求告，推辞不得，只得应了。便道：“这件事儿我虽然应了下来，却又鲁莽不得，须得我自己赶到苏州方有把握。但是你自己闹了乱子，却无缘无故的要我来替你张罗。你的朋友甚多，为什么单要寻我，不去照顾别人，这是什么讲究？”春树怕他又要改口，再三央告，急得几乎要流下泪来。秋谷方笑道：“论起理来，我们读书子弟不应去做这样事情。但是据你说来，若不趁早想个法儿，一定要闹乱子，这也只好急则治标，从权些儿的了。”春树听了大喜，举手称谢。秋谷又道：“我既然应了，也不必耽误日期，明天就好动身同你一同前去。但想个什么主意，也要预先商量方好。”

正在打算，见茶房又传了一封信进来。秋谷看封面时，见是方子衡在常州寄来的。拆开封袋看，倒是方子衡的亲笔，写得歪歪斜斜的，白字连篇，那文理又似通非通的十分费解。秋谷甚是好笑，仔细摹拟了一回，方才略略懂得他的大意。

原来方子衡赶到家中，他父亲的病居然好了些儿。这方子衡虽然是勉强在家，却一心一意的记念着陆兰芬，一刻也放他不下，觉得那陆兰芬声容笑貌没有一天不在他心目之中，差不多竟是害了单思病，恨不能一刻儿飞到上海来，好和那意中人会面。无奈他父亲有病，不得脱身，只把个方子衡恨得咬着牙齿，咒骂不已。正在那梦魂颠倒、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不料那刘贵赶了回来，一五一十的把陆兰芬的说话直言拜上，不曾掉了一些，说到高兴的地方还要添些枝叶。这一下不打紧，把方子衡气了一个发昏，想来想去没有什么法儿，叹了几口冷气，只得罢了。却又痴心不断，自己写一封信给章秋谷，要请他去问那陆兰芬为什么无故变卦。

章秋谷看了他的来信，微笑一笑，把信递与贡春树道：“

你看竟有这样到死不悟的瘟生，我那有功夫去碰陆兰芬的钉子？”春树把信接在手中，还没有到眼，听见秋谷说到陆兰芬三字，不及看信，连忙向秋谷道：“说到陆兰芬，你可晓得陆兰芬已经死了么？”秋谷吃了一惊，急问道：“那有这般奇事，可是真的么？不要是外头的瞎话，为什么我这里没有风声？”春树道：“确而又确，还是昨天半夜的事情，我今天早上听小宝家的相帮传说，方才知，断断不是传来的谣言。并且我还听见相帮们自家议论，说兰芬身上的亏空倒有两万多些，听得兰芬死了，一齐赶到，有的还去投报捕房，现在不知怎么样了。”秋谷听了，料想是真，因子日间兰芬和他虽然没有交情，却是相待甚好，现在听他死了，不觉有些心中酸酸的不忍起来，便又问春树道：“你可晓得他是什么毛病，就死得这般快当？”春树道：“我也弄不清楚。好像听他们说发痧刚好，夜间留了一个客人，登时反复，霍乱吐泻的发作起来，不到一天功夫便断了气，却不晓得究竟如何？”

秋谷听了，便拉贡春树作伴，要同到兰芬院内去看看那班债主怎样的开销。春树应允，立刻同出栈门，到兰芬住的大洋房来。走到门口，只见有一个印度巡捕立在门内，那出进的人纷纷不绝。秋谷便同着春树纵步登楼。往日间走上楼梯，便有娘姨应客，雏婢呼茶，青琐回灯，湘帘卷月，真个是桃花门巷，杨柳楼台。如今章秋谷走上楼来，那些旧日的娘姨大姐一个不见，鼻观之中，只闻得一股纸钱灰气直逼进来，那里还有什么花香人气？正是：

风月依然，倾城何处？惆怅昙花之影，燕子楼空；凄凉倩女之魂，华清梦醒。

秋谷忍不住一阵心酸，勉强忍住了，走到房内，见大床上的帐子已经卸去，直挺挺的躺着陆兰芬，那生前如花如玉的丰神，宜喜宜嗔的态度，不知往那里去了，只觉得口开目闭，形状怕人，身上直穿着一身半旧的竹布衫裤。秋谷别转头去不忍再看。房内的衣橱、箱子一齐贴着封皮，客堂内有一簇人在那里纷纷议论。有一个人把一本账簿摊在桌上，在那里不知写的什么，想就是兰芬生前的债户了。

秋谷正在徘徊感慨之际，忽见人丛内挤出一个人来，把秋谷一把拉住，大哭道：“二少，耐看看难末叫我那哼？”秋谷吃了一惊，急看时，原来就是陆兰芬的亲娘，泪流满面，头发蓬松。秋谷见了也不禁恻然，只好将就安慰他几句。兰芬的娘哭道：“俚耐刚刚死得勿多辰光，就有几化格债户同仔巡捕房里向格人赶得来，一塌刮仔格物事，才上仔封皮，动也勿许倪动，说是要拍卖仔洋钱替俚还债。故歇洋钱末呀拨，借也无借处，叫我那哼弄法？”说罢又大哭起来。秋谷心上十分酸楚，只得对他说道：“兰芬生前虽有许多亏空，要拿他的衣裳首饰拍卖抵偿，却照例要另外留出一分作为治丧的费用。事已如此，你也不必这样伤心，我们一班和兰芬素来要好的人，只要可以帮忙的地方，没有不尽力的。”说着便向身边取出一卷钞票，点了一点；又问贡春树身边可有钞票，春树连声说：“有。”便也取出一卷来递与秋谷。秋谷接过来看一看，检了几张，和自己的合成一百块钱，把余多的仍旧还了春树。正是：

红颜薄命，伤心天宝之歌；黄土埋香，肠断真娘之墓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但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

章秋谷惊散野鸳鸯 霍春荣排演花蝴蝶

却说章秋谷闻得兰芬病死，甚是凄然，拉着贡春树同去看他。遇见了陆兰芬的亲生娘，拉住秋谷放声大哭，秋谷十分不忍，给了他一百块钞票，叫他凑着使用。兰芬的娘千恩万谢的接了，又道：“倪囡件活浪格辰光，客人笃来来去去，格末叫忙；故歇俚死仔是，格排勿要面孔格客人，勿要说啥帮倪格忙，连搭仔欠来浪格局账，一塌刮仔漂脱。像耐二少实梗好人，故歇陆里再有呀！”秋谷听了，转觉心酸，痛紫玉之成烟，感华年之似水，彩云易散，情海难填。再想起自家的际遇来，身世飘零，江湖落拓，阮步兵驱车痛哭，李谪仙酒肆逃名，登广武而歔歔，望中原而叹息，易求骏足，难遇孙阳，把自己的一腔抑塞一齐都提上心来，再也存身不住，急急的同着春树下楼。

兰芬的娘还想挽留，秋谷那里肯住，一路出了大门，对着春树叹口气道：“这就是他们名妓的下场，真是不堪回首。想那陆兰芬在生时节何等锋镞，差不多些的客人倒反要仰承他的颜色。他的枇杷门巷差不多竟像个督抚衙门，车马如云，往来不绝。只为他吃惯了堂子饭儿，做不来良家妇女，倚仗自家的色技不肯嫁人。这般的一个有名妓女，今日之下却弄得这等的收场，真是可怕！”说着不觉得言下怆然，春树也叹息不已。

一面走着，顺路到迎春坊金小宝家，和他说明要去苏州的

缘故，一礼拜就可回来。金小宝初时不肯，后来经秋谷帮着解说，方勉强应了，但向春树道：“耐去仔要豪燥点来格嘍。倪也无啥闲话，来勿来听耐自家格良心。”春树连连答应。

秋谷又讲到兰芬死后的情形。金小宝免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免不得挥下几点泪来。秋谷又道：“他若趁着方子衡没有回去的时候，安安稳稳的嫁了他，不要一味地乱敲竹杠，如今死了倒也博得些儿死后的风光，不至于弄到这般地位。可见你们吃堂子饭的人总以嫁人为是，只看陆兰芬这样的收场，也该觉悟回头，惊心动魄。你想做男人的沉迷不醒，尚且每每弄得荡产倾家、身名扫地，何况你们是个倌人？”金小宝不等说完，便截住道：“耐格闲话自然勿错，不过倪想起来，各人有各人格打算，倒勿在乎嫁人勿嫁人，只要自家有点主意好哉。倪格排人要嫁起人来，格末叫讨气。唔笃去想哩，好好交格人家，啥人肯讨格倌人转去做大老母？推扳点格人家，倪又勿肯嫁俚。就算嫁仔一格好好里格人家，也不过一个小老母，总归有多化勿称心格地方，阿是也呀啥趣势？”

秋谷听了，觉得他的道理倒也不差，便问道：“依着你的意见，不嫁人便怎么样呢？”小宝道：“倪从小头里吃仔格碗堂子饭，身体散淡惯哉，再要去做格人家人，像煞受勿来俚笃格规矩。只要自家有点主意，生意浪多点洋钱下来，勿要去贴啥格马夫、戏子，像俚笃实梗欠得一塌糊涂，自家阿有啥格好处？现在格世界，只要有仔铜钱，样式才办得到。倪有仔钱铜，就是勿做生意也无啥希奇碗。再要做起客人来，老老实实点，勿要去拨俚笃吃啥格空心汤团，到仔着未完结，总归原要出来，拨别人叫声老枪，也无啥好听碗。二少耐说阿对？”章秋谷听了不住的点头，道：“你这个主意倒也不差，真是有些阅历，并不是同他们一样一味的哄骗客人。想不到你竟有这般

见识，也算是庸中佼佼的了。”

秋谷说罢又向春树道：“你既要同去，赶紧去雇一只中号快船，好叫轮船拖带；到了苏州便好住在船上，省得住岸上，露了风声不是玩的。”春树诺诺连声。

秋谷便到兆贵里去坐了一回。陈文仙出局未回，觉得无趣。起身出院，想到新马路辛修甫公馆内去看他，并和他说一声要暂去苏州耽搁。因修甫这几日有些小恙，知他在家养病，并不出门，便坐上包车径到新马路昌寿里来。

修甫在家正是独坐无聊，见秋谷来了心中甚喜，留他吃了晚饭，又谈了一回。秋谷把要去苏州的话向他说了，修甫问几时回来，秋谷道：“说不定，或者一礼拜内就可回头。”说着，听见自鸣钟当当的已敲了十二下，便辞了修甫坐车回去。

那车夫因时已不早，拉着车子飞一般的向前直走。刚到新马路转弯之处，秋谷坐在车上，见有两三个人在跑马厅迎面走来。一个个不着长衫，都是官纱短衫裤，也有生丝裤衫，一齐散着裤腿，走起路来摇摇摆摆，凸肚挺胸。秋谷看得明白，晓得定是一班流氓，不去理会。那车夫拉着包车，腾云驾雾的一般跑过头去。秋谷忽听得背后那班流氓，口中高高的打了一个哨子，又把掌心击了一下。秋谷分明听见，疑惑起来，低低的叫车夫停下车子，从黑影里绕过头去看时，只见那几个流氓正立在转弯角上，对着一座洋楼。那洋楼本是个姓王的铁路委员租的公馆，沿着马路，两间楼面，湘帘不卷，隐隐的露出灯光。秋谷看了，恍然大悟，晓得那班流氓方才的哨子是个吊膀子的暗号。秋谷平日本来爱管闲事，索性立住了看他究竟如何。又见那班流氓等了一会不见动静，悄悄的说道：“咦，倒诧异笃呢。”便又打了一声哨子，比先前高了好些。秋谷一声不响，隐在黑影里偷看他们。这班流氓那里晓得有人窥探，只眼睁睁

的看着楼上，目不转睛。

不多一会，果然那湘帘里面影影绰绰的映着灯光，露出一个人影，揭起帘缝，倚着栏杆，往下张看。秋谷在暗处看得真切，是个二十余岁的妇人，那身材态度，觉得甚是苗条，面目虽不甚清楚，却也红腻桃腮，绿堆云鬓。约略看去，不是什么粗蠢的人材。秋谷正在细看，又听得呀的一声，那两扇大门轻轻的开了一扇，走出一个小大姐来，看来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，低低的说道：“里向去哩。”那流氓之内便有一个正要举步进门。秋谷看了多时，早已心中忿忿，暗想这班流氓引诱良家妇女，真是死有余辜。便忍不住咳嗽一声，在黑影里急抢出来，喝一声：“且慢！”那班流氓出其不意，大吃一惊。那个开门的小大姐更是吃吓，急急的把大门关上，也顾不得那班流氓，七跌八铤的逃了进去，连那楼上的妇人，也吓得回身进去，连忙把两盏点着自来火的灯一齐集灭。一霎时玉钩全下，帘影沉沉。秋谷看了十分畅快。

那班流氓见破了他的道儿，心中大怒，一齐回过身来要与秋谷寻事；及见秋谷身上衣裳穿得甚是齐整，不觉呆了一呆。一个流氓便开口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为什么鬼头鬼脑的掩在黑影里头？”秋谷未及答应，又一个流氓插口道：“看他这个样儿，深更半夜不声不响的掩在这里，一定不是个好人。”说着七手八脚的齐赶上来。看着秋谷的一身衣服华丽非常，又有金边眼镜，钻石戒指，着实值几个钱，众流氓看得垂涎起来，倚着新马路地方冷静，大有攫取的意思。还未动手，早听得章秋谷哈哈冷笑道：“你们这班不知进退的流氓，我还没有盘问你们的来历，你倒反过来问我起来。我正要问你，你们这班不三不四的人，半夜三更在人家公馆门前探头探脑，口内还打暗号，做的什么事儿？你们可懂得租界的章程么？况且我走我的路，

与你们什么相干，要你们来多嘴？你们趁早的与我走开便罢，不然，把你们送到捕房，问你们一个引诱妇女的罪名，看你们可吃得起吃不起？”

众流氓不听犹可，一听章秋谷这番说话，一个个顿时大怒起来，嚷道：“你倒说得这般容易，要把我们送到捕房，真是你自己不知进退。你既说这般大话，我们且叫你吃些眼下的现亏，先打你一顿再说。”说着不由分说，两三个人一齐拥上。一个身材高大的流氓抢上前来，先把秋谷劈胸一拳，秋谷不慌不忙，霍地闪过，扑的一个箭步早已跳在旁边。那流氓那里肯舍，当先赶上，照着秋谷的脑袋又是一拳下来。秋谷把左手轻轻一格，觉得也似乎有些力量，便顺着他的来势，右手劈胸一拳。这一下来得势猛，那流氓站脚不住，踉踉跄跄的直跌出去。又有一个流氓上来，想要扭住秋谷的胸前衣服。秋谷也不躲闪，趁势把他胁下一掌，也便滚在一旁。这一来，把后面第三个流氓吓得不敢动手，眼睁睁的看着他。秋谷甚是好笑，正拔步要走时，不防那抢先动手的流氓却也懂得些儿拳棒，见秋谷手势伶俐，知是惯家，便在地下一溜烟爬起身来，趁着秋谷走过身旁不及提防之际，把身子一伏，俯身下去，就想要挤秋谷的肾囊。果然秋谷轻看他们，毫不防备，见他来挤肾囊，吃了一惊，招架不及，把左足腾开一步，就地飞起右腿，正踢在那流氓肩窠之上。用得力猛，把那流氓踢得直掼开去有四五步远近，觉得好似踢折了肩骨一般，这一痛直钻入心窝里去，那里挣扎得住？由不得高声喊叫起来。

秋谷见他喊叫，倒吃了一惊，恐怕巡捕到来。马路上的规矩，同人相打，两造都要同入捕房，岂不失了体面？急急的四边一看，幸而还好，正是十二下钟巡捕换班的时候，落班的已经去了，接班的尚未到来。暗暗的叫了一声“惭愧”，急忙三

脚两步跳上车去。那班流氓已经被他打怕了的，谁敢上前拦阻？眼睁睁的看着秋谷车子飞也似的跑了，转眼之间不见踪影，也是这些流氓的一个小小报应，只好自认晦气，被他白打了一场罢了。

且说章秋谷坐在车上，沿路喝叫车夫快走，一直到陈文仙家，心上甚是高兴。陈文仙见他这般快活，问他为什么事情。秋谷把方才的事告诉了他一遍，倒把个陈文仙吓得粉面通红，埋怨他道：“耐未总是实梗，呒拨仔格清头。俚笃来浪吊膀子，关耐啥事？要耐去管俚笃格闲帐。结仔冤家还勿算数。倘忙真格拨巡捕拉仔巡捕房里去，阿要坍台？”咕咕噜噜的埋怨一个不住。秋谷始而大笑，笑他的胆子忒小；后来仔细一想，他的说话倒也不差，倘然真被巡捕拉到捕房，等到问明白了，连忙释放出来，已是失了自家的体统，何苦把自家的名气去拚那班不要脸的流氓？如此一想，便觉有些后悔起来。又兼陈文仙坐在秋谷身上，挽着他的手，不住的揉搓，口内埋怨道：“倪勿来格，难下转勿要实梗，闯仔穷祸，呒啥人来替耐，阿晓得？”秋谷见陈文仙一片天真，深情缱绻，转着实安慰了他一番，又答应他此后不去闹事，文仙方才罢了。一夜无话。

明日秋谷起来，要回栈去检点行李。文仙叮嘱他早去早回，秋谷答应。刚刚起身要走，文仙叫住道：“慢点去看嘍，倪有闲话说呀。”秋谷又回来坐下，问他有什么说话，文仙看着秋谷的面孔，看了半晌却说不出什么话来。彼此相对了一会，文仙道：“倪像煞有几几化格闲话来浪心浪，要搭耐说，不过好像心浪横七竖八格勿好过，勿知说仔陆里一句格好，故歇直头一句也说不出，耐总归豪燥点转来就是哉。”秋谷听了，似觉得也有些儿惆怅，又吩咐了文仙几句，方才走了。

秋谷回到栈内收拾带去的行李，因为天热，只带一个皮包，

装着几件替换的衣服，一条番席，一个气枕，都塞在皮包里头；又带一只考篮，放些笔墨书本。又恐人多口杂，把两个当差的高福、顾升都留在栈中，叫他们小心照应。刚刚收拾停妥，贡春树早已到来，把物件发下船去。二人随后登舟，径往苏州去了。

看官且慢，贡春树要求秋谷和他设法同到苏州，到底是什么事情？自《九尾龟》初集之内，就是一个闷葫芦，直到如今尚未打破，这是什么体格呢？看官们且休性急，只把那《九尾龟》第三集第三卷内的一篇《懊恼记》细细的追寻，便有了七八分影子。且待在下做到四集，把这件事情的下落演说出来，好叫看官们心中明白，如今且说些时下编书的俗套，待看官们自家慢慢的揣摩。

闲话休提。且说章秋谷和贡春树二人到了苏州，把船便开到南壕，紧靠着一家水阁下边停泊。秋谷进城去访方小松。小松见了，故友相逢，十分欢喜，便一起同出阊门，到船上去见了春树。小松和春树都是一般的裙屐少年，见面自然投合。小松便邀秋谷、春树一同上岸，到新开的一家堂子高桂宝家小坐。

原来章秋谷自在苏州回去，不到半年，阊门开了马路，渐渐的热闹起来，那盘门青阳地的生意就登时冷落，所有的戏园堂子一齐搬到阊门外来。那先前的丹桂戏园因为折了本钱关了，现在新开了一家丽华。那盘门外的马路依然是景象荒凉，人烟冷落，只有上海轮船到了埠头，还有些儿市面，真个是盛衰一瞬，沧海桑田。秋谷打听分明，心上不由的顿生感慨；又问花云香、许宝琴的踪迹，方知许宝琴早已嫁人，花云香也回无锡，更觉怅然。

小松见他也不乐，便请他就在桂宝家吃酒，好让他提些兴会出来。秋谷看高桂宝时，姿容娇小，态度玲珑，颇觉得动人怜

爱，便欣然应允。小松又道：“你既到苏州，可晓得丽华园内新到了一个武小生霍春荣么？”秋谷喜道：“原来霍春荣到了苏州。此人我前在上海看见过他的戏，相貌既好，武功更是讲究，恰算是武行内一个出色的人材，但不知他今天唱什么戏。现在天已不早，我们先去看戏，再来吃酒何如？”小松道：“先去看戏也好，我们略坐一回便去。”桂宝听了，也要同去看戏。小松应了，叫他快些打扮。等得桂宝换了衣裳，重施脂粉，便一同坐了马车，同到戏园门口。下车进去，检一张正桌坐下，案目送上戏单。秋谷看时，恰好是霍春荣的《花蝴蝶》。小松也看了戏单，向秋谷道：“你可晓得这霍春荣的来历么？他还是中堂的门婿呢！”有分教：

多情蝴蝶，春留枕上之香；懊恼鸳鸯，惊起花间之梦。

还有下文贝小姐包厢、霍春荣被捉、章秋谷夜盗红绡、王云生再拖骗局等许多节目，都在四集书中，请看续回，便知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

方小松演说风流案 贝夫人看戏丽华园

且说前回书中章秋谷同着贡春树、方小松，并带了高桂宝，同到丽华戏馆，要看霍春荣的戏。章秋谷坐定之后，检看戏单，见今天霍春荣排的恰好是《花蝴蝶》。方小松向章秋谷说道：“你可晓得霍春荣的历史么？他还是中堂的门婿呢！”章秋谷和贡春树听了不觉大为诧异，章秋谷便问小松道：“怎么说霍春荣是中堂的门婿？这句话儿我却有些不信，那里有这样的事儿？他既是中堂的门婿，为什么不去做官？只要拿了他丈人的一封八行，那一省不好去当差署缺，还肯在苏州唱戏，做这种卑贱的勾当么？”方小松听了哈哈的笑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这般老实，难道真个中堂的门婿肯来唱戏么？”秋谷也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你又要这样说呢？”

刘、松道：“这件事儿，说也话长，真是江苏省内独一无二的新闻。待我慢慢儿的和你细说。”一面说着，就回过眼光两旁一看，把手指着一间包厢内道：“你看这里头坐的却是真的真真中堂的小姐、翰苑的夫人，这个新闻就出在他们府上，你在上海难道没有一点风声？”秋谷听了，不及回答小松，连忙转过眼光，跟着方小松手指的包厢里面仔细看去，只见包厢内坐着一位服御辉煌的中年妇人，旁边还坐着一个少妇。那中年妇人约莫有四十余岁，面上却还不甚看得出来，看着只像个

三十多岁的样子。徐娘年纪，未褪娇红；中妇风情，犹传眉妩。那两只秋波水汪汪的十分活泼，就像那秋月无尘，春星照彩，明显着一付娇娆的态度出来。这样的妇人，若在少年时可想而知一定是个尤物。再看那旁坐的少妇时，更是冰雪为肌，琼瑶作骨，芙蓉如面，杨柳为腰。太真红玉之香，洛浦凌波之影，低鬟顾影，媚态横生。真是宝月祥云，明珠仙露，把个章秋谷竟看得呆了多时。又见他珠翠满头，纱罗被体，那头上的簪饰映着保险灯的光彩，珠光宝气，泫泫照人，背后更有许多俊俏青衣成群围列。那包厢之外，立着几个家人垂手侍立，肃然无声。

章秋谷看罢：方才向方小松道：“看他们这个样儿，一定是个贵家内眷。不过那神情意态，觉得甚是飞扬，眉目之间隐隐有些荡意。你怎么说他们府内出的什么新闻，快些把这件新闻的原委细细讲来，好待我们静听。”春树也异口同声的叫小松快讲。方小松微笑一笑，方才附耳低声，把这件故事细细的讲说出来。

看官，在下做到此间，只好把章秋谷一边按下，且把这件新闻一一的演说出来，好叫看官们不至茫无头绪。

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你道那厢房内的妇女究竟是何等人家的内眷？说将起来，来历却也不小。原来这中年妇人的母家姓余，他父亲名叫余颂南，翰苑出身，历任京秩，后来熬炼得资格深了，辈数老了，就荐升了刑部尚书，并在军机处赞画枢务，居然就是一位中堂。这余中堂生平只有一个女儿，十分溺爱。嫁与苏州贝太史为室，丰姿虽是娇娆，情性却甚为悍戾。偏偏这位贝太史又是个惧内庸夫，到了外边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儿，一到进了自己的房门，看见了床头的这尊菩萨，便由不得神魂飞越，毛骨悚然。久而久之，这位贝太史便不知不觉的做

了重生的陈季堂，再世的裴御史。贝太史自从点了庶常，也放了一任主考，不知怎的，外间物议沸腾，声名甚是狼籍，都说他出卖举人。至于这件事儿的有无，在下做书的当时并不在场，隔着一个省分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，在下没有亲知灼见，却也不敢一定下什么断语。

只说贝太史的口碑传入都中，就被一个御史参了一本。那班京城里头的都老爷照例是这个样儿。若遇着那势焰薰天、威权炙手的人，凭着他怎样的卖官纳贿、枉法徇私，这班都老爷在一旁看着听着，都是袖手旁观，罚咒也不敢去动他一动。若有一个御史参动了头，还要窥测天颜的喜怒，要是皇上看了御史的参本果然震怒起来，免不得要传旨查办，这班都老爷得着了这个消息，一个个都发起狠来，你参一本，我参一本，大家都去射那死老虎。称想这个人既经参奏，已属是个待罪人员，何苦趁别人的热闹再去参他？这位贝太史就吃了这个苦头，给这班都老爷横参一本，竖参一本。那本上说的话儿，什么“似此败坏科场，贿通关节，若不从严查办，何以正士气而肃官方”。皇上看了这许多参本，从来说众口成城，自然也要震怒起来，便将原折发交浙江巡抚认真查办。

幸亏这位余中堂晓得这件事儿，心上虽然恨着女婿不该做出这样事儿，削他的颜面，却又看着女儿面上，不得不替他嘱托弥缝。这科场贿通关节的事儿，闹了出来不是顽的，就是从轻办理，也要问一个边远充军。余中堂无可奈何，只得替他上上嘱托，安顿了那几个原参的御史，又自己亲笔切切实实的写了一封信，托那浙江抚台替他辩护，方才把这一桩天字第一号的风波平了下来。浙江巡抚果然上了一个折子，替贝太史竭力辩护，无非是查无实据、合无仰恳天恩、免其议处的这些话头。这个折子到了军机，又有余中堂在里头照应，方得从轻发落，

把贝太史议了一个回籍闲住的处分。

贝太史回得苏州，刚刚进门，就被这位夫人指着脸儿痛骂了一顿，说：“你这样不要脸的东西，怎么竟敢这般大胆，连举人也卖起来？若不亏我父亲在京城里头同你竭力想法，这个时候只怕你这个狗头早已滚下来了。像你这样不争气的人儿受了王法，让我做了寡妇，到也干净些儿，省得你活在世上现眼！”把这位贝太史骂得满面羞惭，满心惶恐，低着头屏息而立，连哼都不敢哼一声。贝夫人骂了多时，见他不敢开口，也就消了几分怒气，到了晚间，贝太史少不得也要奴颜婢膝，陪着无数小心，方才哄得夫人欢喜。

自此之后，贝太史时常想起丈人的救命之恩，见了夫人越发怕得神出鬼入。更兼贝太史本来是个寒士出身，他封翁虽曾做过几年道台，家中却没有什积蓄。你想一个当穷翰林的人，那里挣得起家产？刚刚巴得放了一任试差，又被那班不近人情的御史参了回来，依旧是两袖清风、一肩行李，渐渐的就有些支持不住起来。幸亏这位余中堂的小姐嫁过门来奁资丰富，足足的二三十万；他又善于居积，数年之内又赚了无数的利钱出来。他见贝太史手中竭蹶，金尽囊空，不免又要将他谩骂一场；骂过之后，索性不要他管了，自己拿出钱来供给贝太史的用度。贝太史乐得坐享其成，随意挥霍。但是贝太史现在的身家性命都是从老婆身上得来，家庭之内不得不曲意承颜，格外又加了二十四分恭顺。贝夫人的性气一天狠是一天，贝太史的惧内却一日甚于一日，怕老婆怕到极处。这贝夫人自然就趾高气扬、飞扬跋扈起来。

贝夫人将近中年，止生了一个女儿，却生得似玉如花，千娇百媚。贝夫人溺爱这个女儿，一言难尽，总而言之，也和余中堂的溺爱贝夫人差不多。

贝小姐到十九岁上，就嫁了一个常熟人姓彭的，也是一位太史公，家道十分寒素，相貌又甚不扬，更兼生性不羁，疏狂放荡，骄态逼人。贝夫人听了贝太史的话儿，又被媒人撺掇，便把一个心爱的女儿轻轻松松的许了这位彭太史，说定招赘进门，择了吉期，就把彭太史赘了进来。

贝夫人只道彭太史少年翰苑，定是个风流佳婿，蕴藉才郎。不料新郎官进得门来，贝夫人见他面目不扬，身材短小。说也奇怪，贝小姐倒还没有什么，把一个做丈母的贝夫人气得个发昏，默默无言。当夜就使出他那一种野蛮手段，硬硬的把贝小姐叫了进来，和自己同床睡觉，不许他出去和彭太史成婚。一连三天都是如此，把彭太史气得目瞪口呆。待要和他讲个明白，却又是已觉得有些碍口，说不出来，只得放在心中隐忍不发。那贝小姐年幼娇痴，毕竟和彭太史有些夫妻的情愫，也只好偷寒送暖，暗地关情。见贝夫人这样作为，不晓得他究竟是怎么一个意见，又不好意思去问他。久而久之，这贝小姐受了专制的压力，不知不觉把从前心上的夫妇爱情都消入东洋大海去了。

看官且住，从来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做父母的见那女儿出阁，自然要指望他“琴瑟和鸣，夫妻好合”才是道理，怎么这位贝夫人用着野蛮手段禁制了自己的女儿，不许他夫妇合婚成礼，天地之内那有这样怪怪的事情？若果然竟有这样人儿，那也可算得宇宙之大，无所不有的了。你们试想，贝夫人究竟是怎样一个心思？原来他仗着自己是中堂之女、翰苑之妻，更兼门第清华，家财百万，女儿的面貌又生得珠圆玉润，柳媚花娇，算计自家这样的女儿，那般的声势，一定要配一个风流熨贴的如意郎君，方不辜负他女儿的才貌。见了彭太史这般模样，气到极处，便想出一个极糊涂的主见来，忘了那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”的两句俗语，倚着那一往无前的气势，竟想替贝小

姐于正门之外另辟一个便门，好任他拣选入才，评量面目，差不多有那山阴公主面首三十人的样子。你想这贝夫人的意见，糊涂到怎么一个田地！而且贝夫人虽然将近中年，却是意气飞扬，神情荡越，绝不像贵家命妇的规模。贝太史虽然晓得，心中也有些不以为然，却那里敢来问他一问？随着这贝夫人带领了小姐各处烧香随喜，看戏游园，渐渐的风声不雅起来。贝太史也只好眼开眼闭，装作痴聋。贝小姐更是个少年女子，有什么定见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跟着贝夫人这样的一个尤物，今天看戏，明日烧香，到处卖弄风骚，招蜂引蝶。贝小姐看了这种样子，慢慢也便乐此不疲。那苏州城内，贝家太太的名声，却是通国皆知的了。

有一天，贝夫人带了贝小姐到城外丽华戏馆包了一个包厢，一同看戏。恰恰的霍春荣新自上海到苏，演得不多几日。那一天霍春荣排的戏正是《白水滩》。霍春荣的面貌本来不错，加以浑身结束伶俐非常，衣服鲜明，声情激越。那几步抬步的身段，更觉得气概高华，丰仪出众。刚刚出得场门，只听得一片喝彩之声轰然震耳。到得打翻青面虎的一场，霍春荣本来武功纯熟，一路棍法，使得旋转如风，虽然傀儡登场，却也有些惊心动魄。贝夫人仔细看那霍春荣时，只见他蜂腰猿臂，英武过人，而眼媚横波，眉含黛色，眉目之间却又有些媚态。贝夫人看得出神，贝小姐也眼波澄澄，只注在霍春荣一人身上。那霍春荣是个著名吊膀子的都头，一见了标致些儿的女人，便要百计千方钻头觅缝的谋他到手，何况今夜是送上门的买卖？又见贝夫人等衣装炫耀，仆从如云，料想是个大家内眷，吊上了他们的膀子一定有些好处，不比寻常，便也越发的在台上卖弄精神，把眼光注定在贝夫人包厢之内，一连飞了他们几个眼风，把贝夫人母女二人看得心旌摇摇，六神无主。

贝夫人忽然想出一个主意，叫了包厢的案目上来，指名要点霍春荣的戏，点了一出《义旗令》。霍春荣见他们点戏，晓得已经入彀，甚是欢喜，便进去换了衣服，重扮了黄天霸出来。这一出戏唱得更是认真。贝夫人叫家人放了一封赏洋，只听得“锵唧唧”一声，那雪白的洋钱就如雨点一般在台上四周乱滚。霍春荣见了十分得意，做到吃紧之际，贝夫人放出那绝娇必脆的喉咙高叫一声：“好呀！”这一声喝彩，惊动了合园看戏的人，一个个回头张望。有分教：

狼腰猿臂，惊回蝴蝶之魂；
燕颌虎头，飞入鸳鸯之队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

巧姻缘良夜渡银河 杀风景三更飞黑索

且说贝夫人看到得意之时，不觉一声喝彩，早惊动了合园看戏的人。大家回过头看时，早看见贝夫人母女二人坐在包厢看戏，看得眉飞色舞，壹志凝神，如承丈人之螭，如射大夫之雉。看的人也有认得的，也有不认得的，见了这个样儿，免不得一个个暗中好笑，却也不去管他。

这贝夫人坐在包厢，只顾和台上的霍春荣眉来眼去，及至《义旗令》做完之后，霍春荣换了一身簇新的纱罗衣服，故意走到包厢，向着贝夫人请安谢赏。贝夫人眉花眼笑，慌忙叫他不要多礼，便搭讪着和霍春荣问答起来，那一对眼光就如电光石火一般，忽来忽往，飘疾如风。贝小姐坐在贝夫人背后，羞怯怯的低下头去，再也抬不起来，红晕腮痕，绿凝眉妩，却时时在暗中飞过眼风，偷看霍春荣的面貌，一汪秋水，漠漠含情。一班仆婢侍立在旁，虽然也都看见，只是素来畏惧这位夫人，连贝太史尚且怕他，不敢去管他的帐，何况这班小人？可想而知是怕他的了。当下贝夫人和霍春荣缠绵情话，直到散了戏场，方才回去。

自这一天之后，贝夫人每夜带着小姐出来看戏，又时常把霍春荣叫到公馆中去。每每晚上十二点钟进去，直至明天午后方才出来，也不晓得他们在内干的什么事儿，这却在下没有看

见，不敢乱说。但是霍春荣有时拿出绝精致的扇袋荷包给旁人观看，说是贝夫人母女亲手制造送给他的。这样去看起来，只怕霍春荣在贝府中一箭双雕，恩情美满，也未可知。只苦了两位太史公，担了惧内的名头，还要受这般的糟蹋，在下虽然是个旁人，却也免不得有些气愤。

这一件事儿，苏州省内把他当作新闻，茶坊酒肆，三三两两，谈的都是贝府的新闻。方小松久在苏州，那有不知之理？恰值章秋谷同贡春树到了苏州，要到丽华去看霍春荣的戏，方小松同着秋谷、春树走进戏园，一眼先看见了贝夫人母女二人早已端端正正的坐在包厢里面，不觉暗中好笑，方向秋谷说出一句顽话儿来，说：“你不要轻看了霍春荣，他还是中堂的门婿呢！”章秋谷听了十分疑怪，似信不信的追问他，究竟这里头怎么一回事儿，方小松方才把贝夫人和霍春荣的故事一一的演说出来。

秋谷听了甚是气愤，道：“不信天下竟有这般奇事，这贝太史难道是没有血气的么？怎么任着老婆这样的出来胡闹！”小松大笑道：“岂敢。他果然有了血气，也不至于怕老婆怕到这种样儿。我们多是旁人，何必去管他们的闲事？落得看看他们的情形。”正在说话，台上早换了筱荣祥的《文昭关》上来。这筱荣祥台容甚好，嗓音也还不差，唱过了《文昭关》，就是霍春荣的《花蝴蝶》了。

霍春荣出得台来，秋谷定睛凝视，只见他穿一件织金云缎玄色夹衣，内衬绣花短袄，绣花叉裤，浑身钉着水钻，行动时光华照目，映着那台上保险灯的影儿，分外精莹。品貌果然甚好，丰姿不减当年，更兼口白清亮，身段圆融，煞是可爱。只见包厢内的贝夫人母女，两双眼睛钉在霍春荣身上，目不转睛只顾呆呆的观看。到了交手的一场，霍春荣的一把单刀旋转如

飞，满身围绕，但觉得刀光闪烁，灯影迷离，浑身上下，但见一线寒光，丝毫不漏。连秋谷在台下看着，也不觉高声喝起彩来。再做到《水战鸳鸯桥》的一场，霍春荣扑那两交斤斗，更是十分快捷。台下看戏诸人，叫好之声哄然不绝。

秋谷暗想：霍春荣的面貌着实不差，又有这一身本领，也算得梨园角色之内一个出色的人材，怪不得这班妇女见了他就要把持不定。正在心中转念，霍春荣早已走进戏房，换了衣服走下台来，竟到贝夫人坐的包厢里面，坐在贝夫人背后，贝夫人和他说说笑笑，甚是亲热。章秋谷看了，气愤非常，向方小松道：“怎么如今世上竟有这样无耻的妇人！”小松笑道：“你真是少见多怪，可晓得如今风气不比从前，还有什么讲究么？”秋谷听了不觉一声太息，默默无言。又坐了一会，因看不惯贝夫人和霍春荣那种肉麻样子，便拉了方小松和贡春树先自走了出来，高桂宝也同出戏园，方小松同着秋谷、春树仍到桂宝院中。

方小松摆酒接风，荐了两个馆人给秋谷、春树二人，一个叫金媛媛，一个叫朱素卿。秋谷便叫了金媛媛，春树便叫了朱素卿。不多时，两人一齐到了。秋谷看金媛媛时，身材袅娜，骨格轻盈，虽然赶不上陈文仙，也还罢了。再看朱素卿，面貌也和金媛媛仿佛，都是中上之材。秋谷虽叫了金媛媛的局，却并不在意，倒是金媛媛和朱素卿见他们举止豪华，风仪秀美，格外的巴结起来，秋谷也只得略略应酬。这一席直到了三点多钟方才散席。秋谷同春树一起回到船上歇息，方小松不必说起，自然就是住在高桂宝家的了。

按下秋谷一边，只说丽华戏园。那一天章秋谷等走后，闹了一场风波，你道是什么事情？原来贝夫人在丽华看戏，恰好包厢对面另有一个看戏客人，这人姓郭，是个广东的候补道，

苏州人氏，和贝太史狠有交情，为人任侠，喜抱不平，气概高华，性情慷爽。只是有一桩坏处，性如烈火，急躁非常，向和贝太史诗酒往来，互相爱敬。这贝太史原是一个诗酒名家，风流才子，若单看他的表面，那里晓得他是个惧内的都头、怕老婆的领袖！这位郭观察虽是和他要好，却一向不晓得他的家事，只道贝夫人是个名门闺秀，自然是贝太史的内助，三从俱备、四德兼全的了。

有一天，郭观察在亲戚家中听见了贝夫人这些笑话，郭观察那里肯信！反说那亲戚不该污蔑闺门。那亲戚向他力辨道：“这件事儿并不是我一人知道，苏州城内到处皆知，你只顾去细加察访就是了。我和贝府上又没有什么仇恨，为什么要捏造这些说话呢！”郭道台听了，觉得他亲戚的话甚是有理，然而终是半疑半信的，不肯当真。隔了几天，郭道台自家出去细细的打听了一回，果然众口相同，大家都把贝夫人姘戏子的事儿当作新闻传说。

郭道台打听得实，直气得他气涌心头，双眉倒竖，一时忍耐不住，一口气直走到贝太史家来，要见了贝太史和他当面说明，叫他以后当心防范。那知事有凑巧，贝太史刚刚不知为了什么事情，两天之前往上海去了。郭道台见不着贝太史，恨得他擦掌摩拳，气无可出。暗想：“贝太史这样一个人，也算有些名气，怎么娶着这般妇女？怎不叫人和他代抱不平？”气了一会，忽又转一个念头，想道：“天下的事情，眼见是实，耳闻是虚。虽然众口一辞，我却究竟没有看见，难保不是他人捏造的话儿。我何不到丽华去看几天戏，一则解了自家的疑惑，二则看看他们情形，岂不是好？”主意已定，便到丽华戏馆一连看了几天，把贝夫人和霍春荣的情事一齐看在眼里，十分愤恨，无计可施。

这郭道台和江苏臬台朱竹君交情极好，并且是结拜弟兄。这一天见了朱臬台，偶然提起这件事情，还气得咬牙切齿的，问朱臬台可有什么法儿？朱臬台也诧异道：“天下竟有这般恶棍，难道贝太史竟是丝毫不觉，也不约束约束的么？”郭道台又把贝太史家事，怎样的惧内，如何的情形，把近来听见的话儿和盘托出。朱臬台想了一回道：“这件事儿，要办他也甚容易，只要办他个外来流棍，把贝府的这些事情隐过不提，料想贝夫人也没有什么法子庇护着他，你道这个办法如何？”郭道台听了大喜，道：“这样办法果然甚好。像这样的淫棍，把他留在苏州，真是害人不浅的东西，办掉了他，也是你的一件德政。”说着，立起来打了一躬，朱臬台笑道：“究竟你和他有什么冤仇，要你这般着急？”当下又谈了一回，定了主意，郭道台就走了。

朱臬台次日上院，把这件事细细的禀了抚台，抚台勃然大怒，便叫他下去立刻飭县提人，从严究办。朱臬台答应下来，恐怕飭县提人漏了信息，被他逃走；或者霍春荣得了这个消息，竟去躲在贝府里头，又不好去派人搜捉，岂不便宜了这个棍徒？当下不露风声，密密的下了一个密札给那马路工程局的委员李兰生，札内还附了一个访牌，话头说得十分利害，叫他立刻会同捕房连夜拿人。

原来苏州马路止有一个捕房，没有会审公廨。凡有马路讼案以及华洋交涉这些事情，都是工程局委员兼管，所以工程局在马路极是有权。李兰生接到这角公文，不敢怠慢，连忙叫上四个能干差役吩咐一番，又去知照捕房，派了两个巡捕协同拿捉。这班差捕到得戏园，霍春荣正在台上唱戏，不便去拿；及至唱完了戏下台，又在贝夫人包厢里面谈谈说说，甚是开心。此时丽华园主已经知道，再三央恳廨差巡捕不要在园内拿人，

待他出了戏园再行拿捉。差人等初时不肯，又送了他们一笔差钱，方才答应守在戏园门口，等他出去顺手擒拿，不怕他飞上天去。

那贝夫人等到戏场将散，便上轿进城，霍春荣慢吞吞跟在轿子后头，想要跟进城内。不提防刚刚一脚跨出园门，早有一个差人走上前来，就是劈胸一把。霍春荣梦里也不晓得朱臬台叫人捉他，只认做或者是他的仇家，要想同他拚命；那时止不住心头火发，用了一个解手法儿，左手把廨差的手托开，霍地将身子闪过，右手向廨差的额下随手一叉。这个廨差不曾防备他要动手，招架不及，早被他叉得仰面一交，直跌得有四五步远近。两旁的人一齐吃惊。还有三个差人、两个巡捕见了这般光景，一个个心中大怒，便一拥上前，高声喊道：“我们是臬台朱大人派来拿你。你这个东西，好生大胆，竟敢动手殴差！你还不好好的跟了我们前去，直要自讨苦吃么？”霍春荣听得臬台拿他，这一惊却也非同小可，那里还敢动手？又见巡捕把号叫放在手中，预备着要吹的样子，越发不敢怎样。凭着他们四五人把他横拖倒曳，扭辫子的扭辫子，揪胸脯的揪胸脯。差人又在身边取出铁链来，哗啷一声将他锁上。

正拖着要走，前面贝夫人坐在轿中听得后边喧嚷，不晓得什么事情，叫一个家人回来打听。那家人见霍春荣被他们一班差人、巡捕锁了起来，连忙走到贝夫人轿前说知备细。贝夫人大惊失色，急急的又叫两个家人回去问那差人：霍春荣犯的是什么案情；可好暂时交保，到了过堂的时候不妨竟到贝府提人。又大大的许他们重酬差费。在贝夫人的意思，想着如今世上只重银钱，凭你再是天大的官司，只要用银钱承抵，料想没有办不到的事情，万想不到霍春荣的案情就是为他自己。那些差人听得贝府许他银子，心上虽然欢喜——从来公门中人，见了银

钱就似苍蝇见血一般，那肯轻轻的放过？无奈霍春荣的案情甚重，怎敢受他们的贿赂？正是：

三更怪雨，摧残并蒂之花；
一夜罡风，惊散同心之鸟。

欲知后事，请看下回。

第五十一回 美优伶驳翻堂上官 懦太史不问河东吼

却说廨差和巡捕在戏园门口锁了霍春荣，正要走时，见贝府的家人急急的赶来询问，并重重的许了谢仪。若是换了别人，只要案情犯得轻些，这班差人便好得钱买放，怎奈这霍春荣是臬台的公事提人，更兼犯的案情甚重。若要买放了他，就是工程局委员也耽不起这个处分，何况这班差人，那敢怠慢？一个差人便冷笑一声道：“我们是奉上差遣，概不由己。这霍春荣是臬台朱大人立等提案的人，我们耽不起这个干系。你想，朱大人的性情何等利害！我们若把他放走，我们自己还要性命么？倒是请你们太太回去，叫贝大人写封信到朱大人那里和他说个情儿，料想朱大人没有不答应的。此刻向我们话说，却是没用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把霍春荣前推后拥径自去了。

贝夫人在轿子里头看得分明，听得真切，见霍春荣铁索钉铛的被一班差人拉着，脚不点地的走了过去。贝夫人看了这般光景，止不住一阵心酸，早流下泪来。想来霍春荣的案情犯得重了，所以臬台立刻提人。自家想来想，想不出一个搭救的法儿，只得要依着差人的说话，叫贝太史写信去保他出来。偏偏的贝太史又到上海去了，不在苏州，一时不得回来。只得自行回去，在轿中跺脚恨道：“平日间用他不着的时候，他偏要挨在家中，这个当儿要用着他起来，却又走到上海去了。”

贝夫人回到家中，母女二人十分懊恼。贝小姐红着眼圈，含了一汪珠泪，默然不语。贝夫人也背过脸儿暗中流泪，口内却还在那里安慰着贝小姐道：“你不要心慌，待我慢慢儿的想法。好在你父亲也就要回来。等他回来之后，叫他写信，或者亲去见那朱臬台。难道咱们这等一分人家，要保一个人人都保不下来么？”贝小姐听了，略略心上安了些儿，却终是满心不快，便也睡了。

一夜之中，一个半老徐娘，一个卢家少妇，不知流掉了许多眼泪。锦帏虚掩，宝枕横陈；蜡泪未消，春痕犹腻。红愁绿怨，凄凉斗帐之春；冰簟银床，辜负华清之梦。好容易盼到次日，贝夫人一早起来，便叫一个家人到电报局去，打个急电到上海去，要叫贝太史立刻回来；又叫两个家人去到臬台衙门打听霍春荣的消息。那知这件事儿异常机密，再也打听不出来。

这一天工夫，贝夫人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茶饭无心，坐立不定。又过一天，贝太史在上海接着了家中一个急电，叫他立时回去，不晓得家中出了什么事情，倒大大的吃了一惊，果然立刻趁了轮船回到苏州。贝夫人见丈夫回来了，略觉放心。这个时候，正是用得着他的时候，免不得也要放些笑面出来，便叫他写信给朱臬台，保那霍春荣出来。贝太史听了，呆了一呆，不敢开口。

原来贝夫人和霍春荣的事实，贝太史也有点风声，虽然心中愤恨，却也无可如何，又不敢把霍春荣怎样。现在听得朱臬台访拿他，正在心中快活，不提防他这位夫人竟堂堂皇皇的叫他写信，要把霍春荣取保出来，不觉呆了半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贝夫人见他并不开口，已经有些怒意，便问道：“怎样样，为什么一句口都不开？难道我烦你这点事儿，你都不答应么？”

”贝太史见他夫人发怒，粉面生红，蛾眉微竖，又吓得手足慌忙，满心里想要教训他几句，无奈见了他的影子，听了他的声音，更觉得筋酥骨软。此刻见夫人发起火来，那里还敢驳回，挣了半晌方才挣出一句话来道：“我不晓得他犯的是什么案情，怎么就好写信？况且朱竹君也不是遇事生风的人，这件事儿一定内中有一个道理。若是冒冒失失的写封信去就要保人，他答应了还好；若不答应，可不是落了一个下风？你也要替我想想才是。”贝夫人怒道：“我不管他犯的是什么案情，横竖是冤枉的就是了。你不肯写信，难道就罢了不成？”说着把一对秋波狠狠的瞪着贝太史，差不多又要发作。若是贝太史是个有些性气的人，把正言责备夫人几句，就是贝夫人再要凶悍些儿，也不能把贝太史当真怎样。无奈贝太史向来惧内，真是闻风胆落，望影惊心。现在见他夫人倒竖双眉，又将发作，就吓得诺诺连声的道：“我也没有说一定不肯写信，不过问问他的案情，好像被他们看了，说你连他犯的什么案情也没有弄得清楚，还要来保什么人？所以我和你商量一回儿，并不是不肯听你的话，你休要这般动气。”

贝夫人听了贝太史一番说话，方才收了怒容，却又冷笑一声道：“他犯的什么案情，我知道么？你一个做男子的，这点事儿打听不出，反来问起我来，可不是个笑话？”

贝太史又碰这个钉子，也只好低头忍受，便向贝夫人道：“你既然一定要去保他，我就去写信就是了。”贝夫人听他肯写，立刻换了一面的笑容，向贝太史笑道：“我不过叫你写一封信儿，你就装腔做势的不肯答应，一定要呕上我的气来才肯去写，我真不懂你是个什么性情。”说着，又笑了。又问道：“你清早进城，可曾吃过点心？”贝太史道：“我接了你的电报，不知家中有什么事情，急得我一夜没有合眼。轮船一到码

头。我就忙着上岸赶紧回来，这早晚何曾吃过什么点心？”贝夫人听了，慌忙替他张罗点心。一会儿来了，贝夫人即向他笑道：“你今天没有吃过点心，想是有些饿了，快些吃罢！吃饱了好去写信。”贝太史这一刻儿的快活，真是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受过他夫人这般优待，只把他乐得抓耳挠腮，不知怎样才好，把方才那一肚皮的怨气早消化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吃了点心，急匆匆的往外便走。贝夫人叫住他问道：“可是去写信么？”贝太史连连答应，果然走到书房内，顺着他夫人的意思，实实结结的写了一封信，拿进来给贝夫人看了。贝夫人甚是欢喜，叫他快些送去。贝太史又在信中加盖了一方名字图章，叫了一个能干家人，当面吩咐了几句说话，叫他把这一封信送到臬台衙门，面见朱臬台，要讨一个回信。家人答应去了。

不料家人去了一会，空手回来，也没有回信。贝太史甚是诧异，急问：“怎么没有回信，可是没有见着朱大人吗？”家人道：“见是见着的。朱大人正在签押房着公事，家人把老爷的信呈上，并说要求大人赏封回信，好待家人回去销差。不想朱大人拆开了信看了一回，冷笑一声，问道：“这霍春荣这案情，难道你家大人竟不晓得么？”家人回道：“小的主人初从上海回来，实在不知备细，总求大人开恩准他取保，小的主人就感激不尽了。”朱大人听了不但不肯答应，反又冷笑两声，对家人说：“你回去上复你们贵上，这霍春荣是抚台的访牌，不干我事，况且犯的案情十分暧昧，你们贵上就不管这件事情也罢。”家人无法，只得回来，听老爷的示下。”

贝太史听了，尚在沉吟，贝夫人早急得手足如冰，花容失色，急向贝太史道：“他既是这般说法，你最好径去拜会他一趟，打听打听究竟是怎样一个道理，或者再写封信给那抚台，料想讨了情儿也还使得。不然像咱们这样人家，一个戏子都保

不下来，以后还要想办得了事么？”贝太史听了贝夫人一派一厢情愿的话头，虽是心中狠不愿意，又不敢推辞，只得说道：“这个抚台我和他没有来往，写信去也是枉然，还是朱臬台和我的交情还好，或者到他那里问了个明白，和他商议一个法儿。只是朱臬台答应了，叫他取保，料想抚台也没有什么不肯。你道何如？”贝夫人听见丈夫肯去，又欢喜起来，立刻替他取出衣冠，亲手和他穿带。这又是向来没有的事情，破题儿第一次。贝太史受了这般恩宠，不觉的有些感激涕零起来，自然尽心竭力的和他办事。

不料轿子到了臬台衙门，投进贴子，隔了半天也不叫请。贝太史呆呆的坐在轿内，等得好不心焦；又等了好一会，方见一个家人拿着名贴慢吞吞的走了出来，走到轿子面前说声“挡驾”，请一个安。贝太史十分疑惑，连忙把来的家人叫住，细细问他为什么今天不见。那家人把眼看着贝太史的面上，嘻的笑了一声，方才答道：“大人有公事，不能见客。”说了这一句，竟自走了进去。

贝太史看了这般光景，只得回来向贝夫人说了。贝夫人也无计可施，只同着小姐无情无绪的暗中流泪。贝太史看在眼中也不敢问。

贝夫人想了一天，忽然想了一个主意出来，心中大喜。你道他想的是什么主意？他忽然想起父亲现在军机声名赫奕，只要打个电报给他父亲，请他父亲在京里一个电报打给江苏巡抚，和霍春荣说个情儿。料想外省督抚一个个都要巴结军机处的人员；就是一个军机章京，他也不肯得罪，何况他父亲做了相国十年，那有办不到的事情？想定了主意，便逼着贝太史和他拟了一个极长的电稿，约有二百多字，说了无数的谎话，也不晓得怎样措辞，做书的人当初没有看见他的底稿，也只好付之阙

如的了。

当下拟好了电报，叫家人到电报局内打了一个三等商电，这一个电报却就花了一百四五十块钱，立时立刻发了出去。

贝夫人自从发了这个电报，指望余中堂听了他的说话，打个电报给苏州抚台，眼见得霍春荣不日便可放出狴犴，重圆绮梦，眼睁睁的只望霍春荣出来。那知过了两天，余中堂外来了一回电，电报局翻好号码送了过来。贝夫人见了余中堂回电，心中大喜，只道霍春荣的事情有些指望，谁知拆开来一看，那电码端端正正的不多几个字儿，除了住处、姓名之外，只有八个大字，是“事涉优伶，毋庸过问”。贝夫人看了，气得他把一张电报撕得粉碎，掼在地上，又把他父亲咒骂了一场。自此之后，贝夫人无可奈何，只得死心塌地的，暗暗的叫人去看了霍春荣几次，花了好些使费，因此霍春荣虽然拘禁县监，倒也并不吃苦。

贝夫人一边的事情按下不提，只说霍春荣被差人拿去，在巡捕房关了一夜，工程局委员问了一堂，霍春荣自己也昏天黑地的说不出为了什么事情。工程局委员道：“你的事情本来是上宪提人，我也不来问你，只把你解到臬台那里，看你的运气罢了。”说着就叫廨差押下去，备了文书，将他申解到臬台衙门。臬台朱竹君看了文书，也不提讯，把霍春荣发到元和县来，叫他问供。

元和县大老爷接到了臬台的公事不敢怠慢，立刻升堂，把霍春荣带上堂来。那霍春荣到了县堂，跪在地下，不等县大老爷开口，先是高声问道：“小的究竟犯了什么罪犯，要朱大人这样的费心搜捉？”县大老爷见他这般强项，不由也动起火来，把惊堂一拍道：“你这个该死的棍徒，你引诱贝大人的妻女，夜入人家，还说没有罪么？本县看你还是好好的招成，免受刑

罚。”霍春荣见县大老爷这般问法，胆又放大了几分，定一定神，又高声答道：“戏子唱戏为生，向来安分，不敢做这样的事情，求大老爷明鉴。”县大老爷又拍着惊堂道：“现在有真赃实据，你还要希图抵赖么？”霍春荣心中暗想：“事到如今，左右难逃公道，落得索性把他挺撞一番。”便又高声道：“大老爷既说现有真赃实据，请问大老爷是个什么赃据呢？”县大老爷又喝道：“你时常自己拿着什么扇袋、荷包给人观看，说是贝夫人母女亲手制造送给你的，难道还不算真赃实据不成？”

霍春荣听到此处，竟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满堂差役相顾失色。县大老爷又羞又怒，高声喝道：“你笑的什么！”难道本县问错了么？”霍春荣笑了一会方才回道：“就是这荷包、扇袋，就算做引诱的凭据么？不瞒你大老爷说，戏子在京城里头唱戏，那些王爷、中堂的太太、小姐们说戏子唱得好戏，时常叫到府中说说闲话，不算什么希奇。再说起荷包、扇袋来，戏子在京城里，常有太太们赏些活计，更算不了什么事情。大老爷说戏子引诱贝大人家的妻女，戏子唱戏为生，那有这般大胆？不过贝大人的太太常到戏园看戏，贝大人又是个头等乡绅，点了戏子的戏，戏子不能不唱。贝太太放了赏钱，戏子不能不上去谢赏。谢赏的时候，贝太太叫住戏子，问几句话儿，戏子不敢不应。贝太太一团好意，和戏子说句话儿，难道戏子就好跑掉了么？至于大老爷说戏子夜入人家，戏子一个唱戏的人那敢向人家混走？都是贝太太几次叫人来叫戏子进城，戏子方敢进去。况且贝大人家是何等的规矩，那样的门墙，就凭着戏子这样一个人儿，里边没有招呼，就走进得去么？这样的事情，大老爷要说是戏子的罪名，戏子就死也不服。大老爷若是不信，只顾叫人到贝府上去打听，若有一定虚言，听凭大老爷怎生惩

罚。”正是：

一夕公庭之供，口利如风；
三千堂上之刑，鞭飞碧血。

欲知后事，且看下回。

第五十二回 霍春荣利口受官刑 宋子英丧心施骗局

且说霍春荣在元和县堂上侃侃凿凿的说出一番口供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在贝夫人身上，自家却卸得干干净净的，好像与他无涉一般。这位元和县大老爷听了他一番口供，竟被他顶得目瞪口呆，那里敢再问下去？怕他再要说出别家闺阁的事来，得罪了苏州城内的乡绅不是顽的。当下坐在公堂上面，一句话都问不出来，停了一回方才说道：“你方才说的话儿都是胡闹，难道贝大人的太太和你有什么交涉不成？”霍春荣听了又冷笑道：“大老爷不是方才问着戏子，说是戏子引诱了贝大人的妻女，戏子才敢从实供招；此刻怎么又说这般说话，可是大老爷忘记了么？”这几句话，说得两旁差役都好笑起来，虽然不敢喧嚷，却已一个个掩口葫芦。县大老爷听了大怒道：“你这大胆的棍徒，这般可恶！连本县都顶撞起来。”吩咐左右掌嘴。差人答应一声，喊了一声堂威，正要上前，霍春荣两手一拦道：“且慢，戏子若是说错了什么活儿，或是真犯了什么罪名，才好领大老爷的刑法，戏子到底在大老爷案下犯的何等事情？还请大老爷明鉴。”

县大老爷被霍春荣这一顶，竟是无言可答。呆了一刻，方才咬牙大怒道：“你仗着这般利口顶撞本县，本县今天偏要打你一遭。”说着，又喝差役快些动手。差役见本官发怒，不敢

怠慢，不由分说，上来了几个差人，把霍春荣按住，一五一十的打了四十，打完了放他起来。县大老爷又道：“你既然不肯供招，本县一天到晚的公事甚多，那有工夫问你？浑深你是臬宪解来的人，且待本县去禀复了朱大人再来问你。”说完这几句话，便喝叫差人带他下去。

霍春荣被差人带了下來，仰着脸儿冷笑道：“我自己的罪名通没有晓得，倒打了四十个嘴巴，岂不可笑！”一面说着，一面挺着胸脯，大踏步走了下去。

这里县大老爷完了堂事，一径便到臬台衙门禀见。朱臬台慢慢的踱了出来，说了几句闲话，便问：“霍春荣的案子问得怎么样了？”元和县便从袖中取出一纸供单，鞠躬献上。朱臬台看了一遍，就冷笑一声，问那元和县道：“我不懂你的问案为什么这样的糊涂？你想这个事情关涉人家内眷，怎么好和他当面说明？惹得他牵牵连连的说了这么一大篇儿，还是听他的好呢，还是不听他的好呢？将来传扬出来，得罪了绅士还在其次，何苦去坏人家闺闼的名声？”说得元和县面红耳赤，踟躇不安，连忙立起身来请了一个安，道：“大人明鉴，这都是卑职糊涂，没有想到这层道理。卑职下去再问就是了。”朱臬台又冷笑道：“不敢劳动，还时老兄下去，仍旧将霍春荣申解上来，我自己来问罢。”元和县听了，满面羞惭，只得诺诺连声的退了下去，果然仍把霍春荣解了上来。

朱臬台听得霍春荣解到，便传呼伺候，立刻升堂。臬台升坐大堂，不比州县，那两旁伺候的吏书兵役黑压压的站了一堂，甚是威武。朱臬台踱出大堂，端然正坐。两旁吏役齐齐的喊了一声。霍春荣提到堂上，却也有些心惊，偷眼看那朱臬台时，只觉得满面霜威，棱棱可畏。他还当是昨日在元和县堂上一般，朱臬台还没有开口问他，霍春荣倒反跪上了一步，高声问道：

“蒙大人赏提，戏子不知犯了什么案情，要求大人的明示。”臬台听了微微的冷笑道：“你这个利口刁徒，到了本司这里还敢巧言狡展，本司只问：你既是唱戏为生，平日就该安分，为什么拆梢打架，遇事生风，学那流氓的行径？本司久已访闻，你是一个不安本分的棍徒，你还不晓得自己的罪名么”你可知本司这个地方，比不得元和县堂上，不准你开口多言！”说着把惊堂一拍，喝一声打：“打！”

霍春荣正要分辩，无奈臬台衙门的差人十分凶狠，况是朱臬台预先分付下的，一声喝打，立时就拥了七八个人上来，凭着霍春荣高声叫冤，众人只是不理。鹰拿燕雀的一般，把霍春荣揪翻在地，剥去背上的衣服，露出脊梁，两个行刑的皂隶手中拿着一对藤鞭，一起一落的向着霍春荣背上便打。霍春荣大叫道：“话还没有说得明白，怎么就这般混打起来？”朱臬台只当作不听见的，只是敲着旗鼓，喝叫重重的打这狗头。原来刑杖之中惟有藤鞭最是利害，京津一带惩治青皮都用这个藤鞭，仿佛就和站笼一般。

当下打了二百多鞭，霍春荣的背上已是条条见血，打到五百更是血肉模糊。好个霍春荣，咬定了牙齿一声不哼；痛到极处，反高声大叫道：“我到底犯了何等重罪，要受这样的刑罚？不说一个明白，就把我打死也是枉然！”朱臬台冷笑道：“你要问你的罪名，本司就是办你外来的流棍……”霍春荣不等朱臬台说完，又喊道：“就是外来的棍徒，也没有这般的打法。”朱臬台向着旁边站的书吏说道：“你们看他这个样儿，真是目无官长，他在本司这里尚且这样的咆哮公堂，平日之间可想而知，一定不是个安守本分的了。”说着又喝叫结实再打。打到后来，一鞭下来，那背上的血四围乱溅，打得浑身上下真是一个血人，差不多气咽声嘶，只有一丝游气，朱臬台方才喝住。

那时霍春荣已打得和死人一般，热血攻心，眼睛倒插，四个差人把他扛下堂去。

朱臬台见霍春荣打得这个样儿，心上十分畅快，当下叠成文卷，定罪申详，把霍春荣当作个著名流棍，定了五年的监禁罪名。从此霍春荣收在县监，鞭痕利害，沉重非常，这也是他到处贪欢的风流业报。幸亏贝夫人暗暗的叫人进监看视，花了许多使费，又按月接济他的用度，所以霍春荣虽在监中，倒也并不吃苦。只苦的是贝夫人母女二人，哑吃黄连，无从诉说。最恨的萧郎咫尺，门外天涯；对月伤心，背灯弹泪。这相思病儿，也不知害到何时方能了结。真是心期凄惋，宝髻慵梳，睡思惺忪，熏笼愁倚。春蚕半死，犹留未尽之丝；蜡炬成灰，尚有将燃之泪。贝夫人更是恹恹牵牵的大病了一场，医了多时才全愈，这也不去管他。如今且把霍春荣和贝太史的新闻一齐按下，再说起章秋谷、贡春树的正文来。

且说章秋谷和贡春树在船上住了一夜。次日，小松出城看望，说起霍春荣被臬台拿去的事情，秋谷拊掌称快。小松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但是苏州戏馆却少一个人材。”三人谈了一会，秋谷便同着小松进城，看了几家亲友。有一位陆侍郎的公子叫做陆仲文，请秋谷游了一天虎丘，坐的是小陈家双开门的船，酒菜甚是洁清。陆公子带的一个局，叫做王小宝，面貌也在中上之间，应酬却甚是周到。秋谷看他云鬟腻绿，杏靛浮红，香辅微开，星眸低敛，和陆公子不住的咬着耳朵，凭肩私语。秋谷看了，想起花云香和许宝琴二人，不觉微微叹息，停杯不饮。幸亏金媛媛十分要好，见秋谷有些不乐的样儿，想些说话和他解闷。接着主人陆仲文摆起拳庄来，要找秋谷陪拳，方把秋谷的心事混了过去。

过了几天，陆仲文又请章秋谷、贡春树二人在王小宝家吃

酒，却只有章秋谷一人到来。陆仲文诧异问：“春树那里去了，为什么不来？”秋谷微笑道：“春树么，他有一件切己的事情，今天料理去了。”仲文又问：“春树有什么切己的事情？”秋谷笑而不答。

这一席酒，却是秋谷叫的金媛媛第一个先来，到了台面上，先用一对秋波四围飞了一转，然后对着秋谷低鬟一笑，方才坐了下来。坐定之后，张开了折扇遮着面孔，和秋谷密密切切的谈得甚是投机。却被陆仲文一眼看见，先自笑着嚷道：“唔笃两家头啥要好得来，到仔台面浪还是格付架形。就是有啥闲话末，晏歇点到仔被头里向也好说格碗。”说得秋谷一笑，回转头来。金媛媛涨得粉面通红的道：“陆大少末，总是实梗瞎三话四。倪搭章二少客客气气，无啥交关，耐勿要来浪说得像煞有介事。”陆仲文拍手笑道：“章二少故歇末客客气气，停歇歇到仔床浪就勿客气哉，阿怕倪勿晓得？”金媛媛无言可笑，只得也笑了。一座客人都笑起来。

忽见娘姨传过一张请客票头来，递在陆仲文手内，陆仲文接过看时，众人也都要看，只见一张票头写着：

飞请

陆仲文少老爷，至如意里王黛玉房酒叙，千万勿却。座客无多，乞代邀数位。至要。此请

冶安 英订

陆仲文看了道：“原来是他请客。”便叫娘姨关照下去“少刻就来”，便向秋谷、小松道：“这人姓宋，号子英，却是个狠爱朋友的人，和我的交情很好，你们可肯一同前去，赏赏他的光么？”章秋谷和方小松的意思，原是不肯同往。禁不得

陆仲文再三苦邀，只得允了同去。

散席之后，陆仲文便拉了二人，径到如意里来。好得是王小宝家离如意里只有一箭多路，不多几步已经到了。陆仲文是认得的，便当先走进踏上扶梯，刚刚走得一半，早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走至楼口相迎，王黛玉也跟在后面。秋谷、小松素不相识，免不得大家一揖，通过名姓，方知就是宋子英。子英问了秋谷、小松的名姓，满面堆下笑来道：“今天兄弟托了陆仲翁的福，居然二位都肯赏光，真是幸会！”又竭力把秋谷恭维了一番。秋谷听他的谈吐也还不俗，抬起眼来看时，见他面貌也还清秀，身上的衣服甚是时新，觉得这个人也还不甚可厌，便也应酬了他几句。

当下等了一会，又来了两个客个，秋谷并不认得，却都是陆仲文的旧交。宋子英见客人已经到齐，便叫快摆台面。陆仲文道：“一席酒，宾主止有六人，可不觉得寂寞么？”宋子英道：“客人虽然少些，我们多叫几个局来，叫他们凑个热闹也好。”仲文听了，点头称是。宋子英便取过局票来，央陆仲文和他代写。仲文叫的是王小宝、王二宝、沈芸仙；小松叫的是高桂宝、洪彩珍；秋谷没有别人可叫，就叫了金媛媛和朱素卿。那两个客人每人也叫两个来，宋子英自己也叫了一个吴小卿。陆仲文一一写好，点了一点共是十二张局票，交与娘姨去发。房间里人早绞上手巾，起过手巾大家入座。宋子英便请秋谷首坐。秋谷不肯，要让别人时，宋子英抵死不肯，只得坐了。小松坐了第二，其余以次坐定。不多一会，叫的局陆续到来，一时柳舞花飞，钗摇钏动。这一席直吃到十二点钟方才散席。

秋谷起身别过主人，径回船内，只见贡春树先已回来，坐在床上尚未睡下，呆着脸儿好像有万分心事一般。秋谷见春树这个样儿，知道不妙，急问事情怎样。春树叹一口气道：“不

必说他，这事情真个有些不妙。”便附着秋谷耳朵说了一回，秋谷呆了一会。

看官且住，这贡春树的事情在《九尾龟》初集中间已经提起，不过没有说破，有心叫看官猜个闷葫芦，到底是件什么事儿。章秋谷此次到苏何事，究竟没有说明，这个闷葫芦一直闷到如今，看官们始终没有明白。列位休得心慌，待在下慢慢的表白出来。正是：

桃花人面，空怀合浦之珠；
杨柳春风，先种蓝田之玉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

弱书生几成薄幸郎 老学究怒责亲生女

且说前回书内；章秋谷和贡春树同到苏州，究竟所为何事，且听在下说来。

原来贡春树住在常州，本来寄籍苏州城内，狠有些儿房产，还有几处住房。春树每年必到苏州两次，为的是收取房租。另有一所极大的住房，坐落在观前宫巷，却赁与春树自家的亲戚潘玉峰居住。每到苏州收取房租，春树就住在潘玉峰家内。今年正月春树到了苏州，在潘家住了一月有余，正想要动身回去，不期事有凑巧，无意之中撞着了一个风流孽障，欢喜冤家。潘玉峰有一个干亲家，姓吴，叫做幼勋，教读为生，南濠人氏，只有一个女儿，从幼时就与潘玉峰的内眷往来。潘玉峰就把程幼勋的女儿认为继女。这程小姐长到十六岁上，生得妩媚出，丰姿绝世，齐齐整整，袅袅婷婷。汉宫飞燕之腰，洛浦惊鸿之影，真是十全十美、倾城倾国的佳人。潘玉峰的太太以及上下人等，没有一个不欢喜他。

这一天也是合当有事，程小姐要到潘玉峰家看看干娘，刚刚走进中门，恰恰的贡春树在里边走出，和程小姐擦肩走过，彼此定睛一看，大家吃了一惊。春树只觉得程小姐蛾眉淡扫，星眼流波，肩若削成，腰如束素。内家装束，穿一套缟素衣裳；时样梳妆，挽一个轻盈鬟髻。见了春树，不觉面上一红，低下

头去，那一付娇羞的态度画也画不出来，走的那几步儿更是杨柳随风，春云出岫，一步步的移将过来。贡春树自有生以来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女儿，不觉得神魂飞越，心花怒开。最可恨的是一边进去，一边出来，那一个花娇柳媚的影儿只在眼前一闪，已经走进中门，只得立定了回过头来看他的背影。不想春树回头之际，那女子恰恰也回过头来，一对水汪汪的俊眼正和贡春树的眼光射个正着。只见他红晕梨涡，春融杏靥，低头一笑，就扶着随来的侍婢急急的走了进去。春树被他回头一看，只看得骨节皆酥，暗想不知是何等人家的女子，竟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人材。且不要管他是谁，回过身来，闯进房去，好再看他一个仔细。原来苏州规矩，内眷见客甚是大方，并不做那小家的样子，乱逃乱躬的神情。

当下贡春树重又闯进房内，见刚才这个女儿正和潘太太坐在一起，拉着手儿有说有笑的甚是亲热。见了春树进去，假意立起身来含羞欲避，却被潘太太一把拉住道：“这是我娘家的侄儿，为人甚是诚实，不必避他。”又向贡春树道：“这是我的干女儿，你来见个礼儿，日常也好见面。”贡春树听了大喜，便向程小姐深深打了一拱。程小姐红着脸儿回个万福。潘太太拉他坐下道：“我这个侄儿就如儿子一般，你不必同他客气。”春树也在一旁坐下，搭讪着寻些闲话和他扳谈。程小姐十句之中，也回他四五句。

看官，你想程小姐年当及笄，情窦已开，又是个千伶百俐的性情，不免就有些秋恨春愁的心事。看着贡春树这样的一个翩翩公子，浊世才郎，更兼举止温存，仪容俊爽，那有不动心的道理？向来这位程小姐到潘玉峰家来探望干娘，必要留他住在家中，隔了几天或是半月方肯放他回去。自此程小姐住在潘家，天天与春树见面，偏偏贡春树的卧房就在潘太太对面，不

多几日，贡春树放出偷香的手段，不知怎的竟和程小姐暗中成了这件事儿。

眷属疑仙，姻缘美满，贡春树的得意自不必说。潘太太慢慢的也有些晓得风声，背地里着实埋怨了贡春树几次，说他怎样做出这种事情。“你是已经娶亲的人，又不能娶他回去，将来你却怎样对得住他？”贡春树见事已败露，对着潘太太赌神设誓的，说将来必要想个法儿娶他回去。潘太太见他们木已成舟，也没有什么话说。

程家因此回住得久了，屡次叫了人来要接程小姐回去，都是贡春树怂恿潘太太出头留住不放。潘太太心上虽然不愿，为的是娘家只有一个侄儿，平日甚是疼他，拦阻不住，也只得随他胡闹。

不觉一连就是两月有余，不想程小姐和春树暗度春风，腹内已经留了一个种子。蓝田玉茁，合浦珠芽，渐渐的程小姐怀酸呕食，竟是病妊起来。春树急了，要求潘太太到程府和他做媒。潘太太那里肯去说？”你是已经娶过的人，我怎好到那边去说？将来闹了什么事儿，我耽不住这个干系。”

贡春树见潘太太不肯去说，更加着急，再三求告。求得个潘太太推辞不得，只得坐了轿子去到程家，要和他女儿说亲。不料程幼勋这个老头儿自从小中了书毒的人，情性十分古拙，一口回绝。只是只有一个女儿，要把他许在苏州本城，舍不得嫁到别处。潘太太碰了一个顶子，没有什么话说，只得回来。

贡春树无计可施，程小姐更加急得要死，晓得他父亲的性情不好，若回到家中，知道了这桩丑事，就是性命交关。更兼程小姐的肚子一天大似一天起来，那里遮掩得住？急得只要寻死。

贡春树忽然想起章秋谷现在上海，便想前去找他，和秋谷

商议一个计较。平日间贡春树最是佩服秋谷精明练达，应变多才，更兼为人任侠，喜抱不平。倘能寻着他，或者有个主意也未可知。想来想去，只有这一个计较，更想不出别的法儿。到了这山穷水尽的地方，也只得姑且试他一度。打定主意，硬着头皮和程小姐说了，一直径到上海访寻秋谷。一见面的时候，就把这件事儿恳他。

秋谷虽然答应了他，却打算直到上海的正事完毕之后，顺路回到苏州，再行替他设法。不料章秋谷在上海耽搁住了，不能动身，贡春树也有些迷恋烟花，乐而忘返。直到七月里头，贡春树接了潘玉峰的一封来信，说程小姐回去之后，肚皮渐渐大了，隐藏不住，被程老头儿看了出来，气得个发昏半死，便盘问女儿究竟与谁人苟合，做出这样不要脸的事情。程小姐那里肯说，只推是停经鼓胀，并没有什么私情。程老头儿虽然不信，却也有些疑心，便把他女儿关在后面一间楼上，要等他当真分娩，然后问他。信上边并且责备了春树几句，说他到了上海，既然朋友已经寻着，为什么不赶紧回来？若再不回来想个法儿，大家计较，直到他月足临盆，可不枉害了程小姐的一条性命？

春树接到了这封急信方才当真发起极来，千求万告的央着秋谷同到苏州。秋谷虽是当时答应，但仔细想来，这件事儿没有一些门路，怎好下得手来？一到苏州，便叫春树先到潘家打听消息，依着春树的意思，还想要叫潘太太到程小姐家去看看他到底怎生光景。那晓得程老头儿道是潘家引诱了他的女儿干了这般丑事，又不能当面和他理论，却恨得咬牙切齿的，差不多彼此成了不共戴天之仇，如何还肯与潘家来往？春树听了焦急非常，想要寻一个同程家素来认识的人，进去和程小姐通个线索。好容易寻了几日，才寻着一个程家数年前用过的一个粗

做娘姨，许了他的谢仪，又教于他许多说话，指望叫他进去见着了程小姐，做一个传消递息的红娘。

那知娘姨去了半晌，垂头丧气的回来道：“这件事儿是办不到的，我也不想赚你们的谢仪。”说着转身就走。春树连忙把他叫回，要问他一个底细。娘姨叹口气道：“我到了他家，见过奶奶，坐了一回，问起小姐为何不见。我刚刚问得一句，还没有说出什么别的话儿，就被那老头子突出了眼睛，挠起了胡须，叱喝了两声，说：‘这个贱人，我家已当他是死过的了，你还来提他做甚？’那个样儿好像人都吃得的，把我倒吓了一跳。后来我打听他们用的小大姐，方晓得小姐被他们关在后楼，不许他下楼一步，连楼门都锁了起来。您想别人还见得着他么？”春树听了十分叹息，只得给了那娘姨几块洋钱，让他去了。这些事儿，都是三五天之内的事情。

春树等那粗做娘姨去了，奔出阊门，径到船上，要和章秋谷商议。岂知到得船上，秋谷尚未回来，春树十分焦躁，却又无处去寻，直等到一点多钟，秋谷方才回来。见春树神色仓皇，晓得事情尴尬，急急的问他事情怎么样，春树便把方才粗做娘姨的话照样说了一回。秋谷听了，皱着眉头想了一会，想着这件事儿十分棘手，便说：“此刻我也打不出什么主意，最好明天你把昨日的粗做娘姨叫来，待我细细的问他，或者想得出什么法子，也未可知。”春树听了，虽然少觉放心，终觉得满心忐忑，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再也不得合眼。

勉强过了一夜，约莫不到六点钟时候，春树已经起身，秋谷却还在沉睡。春树胡乱洗了个面，把秋谷叫醒了，嘱咐他：“在船老等，切不可到别处耽迟，我去了立刻就来。”说着，便急急的上岸去了。秋谷等春树走了，便也起来洗面，并吃些点心，等到十点钟左右，果然春树回来，背后跟着一个四十岁

上下的娘姨，跑得满头是汗，同上船来。

秋谷盘问了那娘姨一会，也想不出什么计较来，便又问那娘姨道：“你既然在他家做过娘姨，他家共有几间房子，你自然是晓得的了，可晓得他家小姐究竟关锁在什么地方？”那娘姨指手画脚的说道：“程家的房屋就在前面桥边，离此没有多远。他家共有两厅正屋；后面还有两间水阁，却是临着河滩。他家小姐就锁在后面的两间楼上。你想外边有人进去，怎的见得到他？”秋谷听了，猛然双眉一皱，计上心来，暗想必须如此这般，方能成事。若这件事儿办他不到，我章秋谷还算什么当今侠客，说什么当世奇才？当下打定主意，不觉面有喜色，急问娘姨道：“那两间水阁既是沿河，立在船头上可看得见么？”娘姨用手望东边一指道：“那不是程家的房子么？”秋谷连忙跨出船头，把那娘姨也叫了出来，顺着他手指的地方向东看去，果然见酱园隔壁有两间水阁，门窗紧闭，人影全无，估量着也不甚高大。秋谷疑惑这两间水阁不像有人住在里边的样子，又细细的问了娘姨一回，问得确实实的一毫不错，便在身上取出一张十元钞票赏与那粗做娘姨，对他说：“现在没有什么事儿，你且先行回去，将来有用你的地方再来叫你。”那娘姨接了钞票，欢天喜地，千恩万谢的去了。

秋谷回身走进中舱，贡春树慌问：“怎么？”秋谷笑而不答。春树见秋谷这般模样，知道他一定是想着了什么法儿，再三追问。秋谷笑道：“法子是想了一个，至于办得成办不成，却要听你自家运气。我总尽心竭力的为你代谋。倘若真做不成，那就不干我事了。”春树急问他：“是甚法儿？”秋谷含着笑，附耳和他说了一遍。春树喜得满心奇痒，满面笑容，连说：“这个招儿甚是稳妥，一定是手到功成。”秋谷道：“要说我这个主意是一个稳妥的法儿，却也未必，不过事到如今，不得不

这般做法，叫做尽我们的人事罢了。”春树点头称是。秋谷忽又跌足道：“这件家伙我都掉在常熟，现在一时却无从置备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正是：

窥帘贾午，春留韩寿之香；
曲院红绡，夜试昆仑主持。

欲知章秋谷究竟如何设法，请看下回。

第五十四回 拍马屁流氓讨好 抱春愁侠客传书

且说章秋谷盘问了粗做娘姨一会，忽然心中得了个主意，想起从前大金月兰嫁与黄大军机的长孙公子，后来逃走出来，是预先设法买通了船户，在水阁上边用腰带吊着身子吊下来的。现在听那娘姨数说，程小姐关锁在水阁后头，不觉登时得计。又细细的想了一会：这件事儿却又与大金月兰不同。一边是金月兰有心逃走，一边程小姐却无意私奔。最好是要和程小姐彼此说通，方能下手。无奈程小姐关锁楼中，无从见面，这个消息怎的传递得通？想了一会，无计可施。偶然想起自己幼年间投师习武的时候，学过一种袖箭，是用右手中指抻发出去，二三十步之内可以暗地伤人。不过是如今时局迁移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只好把他当做顽耍的事儿一般。但是秋谷寻常习练的几枝毛竹箭儿，一齐掉在家中，不觉跌足自悔。

春树慌问：“究竟是什么东西掉在常熟，说得这般郑重？”秋谷和他说了。春树呆了一会，道：“这个时候，你还想着这不要紧的东西有甚用处？”秋谷又附了他的耳朵说了几句，春树方才恍然大悟，眉开眼笑的道：“几枝毛竹箭儿值得什么，我们难道不好重做几枝么？”秋谷道：“你是个外行，晓得什么？袖箭的做法不是单用毛竹，并且不是一天工夫做得成的。先要认准了粗细长短，用细竹削做竹签，却还要配着分两，熔

些铅锡或是铜铁灌在竹节里头，须要分两配得停匀，发出去方才有劲。若单是一支竹签，那里有这般力量？你难道这点关节都不懂的么？”春树道：“我又没有学过这个东西，那里晓得这里头还有这许多讲究？如今只好立刻赶造。你先画个图样出来。”

秋谷听了摇一摇头，一言不发；想了一回，方才立起身来开了船上台子的抽屉，取出一枝带着铜笔套的水笔，放在手中试了一试轻重。又把这支水笔放平在右手掌中，用大指、无名指捺住了中间的笔管，中指伸着笔头做了一个手势，便觉面有喜色。向春树笑道：“这支水笔大是可用，就不必去重新赶造了。”春树听了也甚是欢喜。

秋谷便叫船户进来，叫把船移到酱园码头停泊。船户道：“那边的码头甚是拥挤，况且上岸起来没有此间便当，我看还是就在此间的好。”秋谷道：“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叫你开船只顾开就是了，为什么要这样的噜苏？”船户听了不好再说，答应一声，便把船移到那边停下，打好了桩，系上缆绳，搭好跳板。秋谷因见时候尚早，在船上不免等得心焦，便吩咐春树在船坐守，并叫他留心看那上面楼窗到底开与不开。秋谷便上岸去了，想想没有什么正事，便到高桂宝家去看方小松。

不料小松不在桂宝院中，秋谷却扑了一个空，便又走到王小宝院中，打算要问陆仲文。恰好陆仲文昨夜因闹得晚了，没有进城，就住在小宝那边，这时候刚刚起来梳洗。见秋谷来了，大喜，便拉他坐下，谈了一回。仲文留他就在小宝院中吃饭，秋谷答应。因秋谷爱吃京菜，仲文叫相帮到德花楼去叫了几样菜来，两人小酌。饭毕，仲文觉得枯坐无聊，要拉秋谷出去兜个圈子，秋谷道：“兜个圈子也没有什么味儿，还是我们再去请两个客人，今天在这里碰一场和可好？”陆仲文尚未答应，

其时王小宝新妆已竟，走进来坐在旁边，听得秋谷说要碰和，慌忙接口道：“章二少有心照应倪点蛮好，阿要就去请起客来？”仲文沉吟道：“请什么人的好呢？若要到城里头去请客碰和，实在相离太远，马路左近又没有什么熟人。”

正在踌躇，忽听得楼下相帮叫了一声：“客人上来！”楼梯上脚步响处，早走进一个客人，不是别人，原来就是方小松。他出城之后，先到桂宝院中，晓得秋谷已经去过，又想他没有别处地方，一定是到王小宝家去寻陆仲文去了，所以急急的赶来。陆仲文见了方小松，大喜，便道：“我们正要请客碰和，你来得正好，只要再请一个客人便可入局。”仲文说罢想了一想，便取过一张请客票来，到石路长安栈去请宋子英。

相帮去了不多一会，果然宋子英来了，彼此寒温了几句，便大家入位扳庄。子英便问仲文多少底码。仲文道：“我们相好弟兄，难道谁想赢钱不成？不过是寻个消遣罢了。但是底码打得太小了也没有什么味儿，我看打二十块底二四，说大不大，说小却也不小，你们众位的心上如何？”众人听了点头道好。扳好了庄，定了座位，便碰起和来。碰了几付，章秋谷的牌风甚好，连和了几付大牌。及至碰完结账，方小松没有进出，陆仲文输了二十元，宋子英大输，输了四十余元，多是章秋谷一人赢的，给了八块和钱，其余的一齐收下。

原来苏州堂子与上海规矩不同。上海地方是吃酒碰和都是十二块钱，并且客人吃酒，房间里人没有什么好处，不过是绷个外场。若遇客人碰和，房间里人方有些些好处。这是花柳场中人人都晓得的。苏州堂子却又不然。本来只有吃酒，没有碰和，偶而遇着客人高兴，约些朋友碰一场和，那和钱随便开销，也有四块，也有六块，没有一定。到得后来，有一班爱算小钱的人，只去碰和不去吃酒，虽然没有和钱，倒是烟茶酒饭闹得

一塌糊涂。本家同馆人吃亏不起，方才也学着上海堂子一般，行出碰和的名目，却每场和只要八块洋钱。至于客人吃酒，更比上海的情形大是不同，每一台酒虽然也只十二块钱，却另有许多名目。吃酒的无论主客，却要出什么台面洋钱，每人两元，却要现开销的。叫来的局又要出什么坐场洋钱，每人一元，也要当场开发。若是台面上八个客人，每人叫一个局，就要开销十六块台面洋钱，八块坐场洋钱，多在正价十二块钱之外。这便是馆人的好处。所以上海的堂子只愿碰和，不愿吃酒；苏州的堂子却是只巴吃酒，不愿碰和。这也是上海、苏州彼此不同的风气。再如苏州地方，在堂子里头摆酒请客，那请的客人必定是和主人家向来要好方肯到来。因为开销台面，要自家拿出钱，不比上海地方没有这些名目，就是客人叫局，也要和信人素来相识方肯应酬，为的是客人局账，倒要逢节开销；信人出局的坐场洋钱，先要自家垫出。这些情形，在下初集书中已经说过，不过没有说得这般详细。看官们有欢场阅历的人，料也晓得这些规矩的，并不是在下的信口胡言。

如今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章秋谷和陆仲文等在王小宝家碰了一场和。碰完之后，差不多已有七点多钟，娘姨们捧上碰和饭菜，摆好杯箸，王小宝过来斟了一巡酒，陪着坐在旁边，四人谈谈说说，甚是投机。那宋子英的应酬甚好，谈笑生风，把章秋谷、方小松二人恭维得十分欢喜。你想如今世上，那有不爱巴结的人？凭你章秋谷这样的高明，免不得着了道儿，险些上了第二次倒脱靴的恶当。

当下宋子英和三人谈了一回，忽地回过头来问陆仲文道：“前天我托你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昨日接到一封来信，我们舍亲已经进京引见，只要完结了正事，立时径到苏州，先派了他家里头一个账房来此和他办事，只怕差不多将要到了。你那边的

事可有什么眉目么？”陆仲文皱皱眉头和宋子英说道：“我已经替你问过几家，多是不甚凑巧，我那里有功夫和你们办这样的事情，或者我替你再去托托别人倒还可以。”说着便回过头来向秋谷、小松二人说道：“这位宋子翁的亲戚邹介卿，他是安徽有名的富户，现在捐了个候补道，已经分发江苏，引见之后就要出来到省，要在城内买一所大些的住房，屋价不拘多少。宋子翁几次托我，要我和他寻找，你想我那里有这样的工夫？你可晓得那里有出卖的住房么？”

秋谷听了，不觉接口道：“若说住房，春树就有好几所房子，也有大的，也有小的，只不知他可肯出卖，这却要与他商量。”宋子英听了大喜，连忙立起来朝着秋谷深深一揖道：“贡春翁当真有几所房子，那是再好没有的了，只是还要费秋翁的心，前去同他商议。”秋谷连称不敢，道：“这点事儿值得什么，也要这般多礼，我回去问他就是。”宋子英又谆谆嘱咐了一番。

秋谷因记念着春树的事情，不知在船上怎生光景，便别了三人先自走了。到得船上，见春树伏在船上假寐，秋谷唤了他一声，春树失忙张致的跳起身来，两边张望，见是秋谷回来，方才坐下。秋谷问春树可曾看见那两间水阁开过楼窗，春树摇头叹道：“我在船头上等了半天，望得眼睛都有些酸溜溜的，那里见他开甚楼窗？并且连人声都一毫没有，不要是上了那妇人的当罢。”秋谷道：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不管他是假是真，姑且试他一试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掏出表来一看，已是十点十五分，秋谷便取一张东洋纸信笺铺在桌上，提起笔来不知要写什么。忽然一想道：“坏了，坏了。”急问春树：“程小姐可能识字？”春树道：“眼前的几个字儿尚还认得，就是粗浅些的小说或是信札，也都懂得意思。”秋谷喜道：“这

便还好。若是一个不识字的，便又要另想法儿。”说罢，取过笔来向笺纸上一挥而就，写了几个字儿。春树倚在案头，看他写的是“贡春树到明日早十点钟”。就是这十个字儿。春树迟疑道：“何不写得明白些儿，却要这般含混？”秋谷把春树吓了一口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糊涂！这不过预先问个信儿，我自己也保不定十分把稳。若依着你的意思，写些私情话儿，万一射到楼中被第二个人拾去，还了得么？所以我只写这几个字儿，就使被旁人拾去，也想不出这里头再有什么机关，你还嫌我写得少么？”几句话说得贡春树又羞又喜，暗想章秋谷这人真是精细，我此番央他同来，也不枉了我一番跋涉。如今世上那里还有这样的好人，为着朋友的事情肯这样尽心竭力？心上这般着想，却感激到万分。

只见秋谷把方才写好一张信笺，折了一个方胜，取一条麻线，结结实实的扎在笔梗中间，把手招招春树，走出舱去。春树也随后出来，到船头上立定。

正是那七月中旬的时候，玉宇无尘，银河倒影；纤云四卷，清风吹空。一轮明月高高的挂在天中，照得水面上十分澄澈，万籁无声，那景物甚是凄楚。

秋谷走出船舱，举头仰望，见那上面的楼窗依然紧闭，月光照着，好像里面隐隐有灯火一般。秋谷把那一支袖箭放在手中，又仔细打量了一会，见那楼窗的样子都用竹纸糊在外边。秋谷翻身走到船边，离开数步，放出眼力觑得较亲，用尽平生之力发了一箭。只听得“呼”的一声，那支袖箭竟穿入楼窗里面去了。秋谷大喜，春树倒吃了一惊，低低的赞了几声“好箭”。秋谷见那支袖箭一直穿入楼窗，便同春树两人在船上坐了一会。冷露无声，西风拂面，虽是新秋天气，却也有些凉回枕簟，露冷罗衣的光景，便拉着春树进去睡了。

春树睡在床上，千思万想的，这一夜又不知转了多少念头。好容易巴到天明，叫醒了秋谷一同起来，吃过点心，说些闲话。差不多十点钟，秋谷又取一张东洋信笺写了一回，却不许春树近前来看，只叫他到船头上去等候。一面仍旧折成方胜，又寻了一枝笔，照依昨日一般，如法炮制的制备定当，藏在袖中，走出船头立定，目不转眼的看着那上面的楼窗。不多一会，果然只听得“呀”的一声，楼窗开了一扇。秋谷眼力最尖，早看见一个丽人，腰肢袅娜，骨格轻盈；眼含秋水之波，眉锁春山之恨；云鬟半卸，脂粉不施，娇怯怯的倚在楼窗向着下边张望。面上好像带着几分病态，越显得弱不胜衣；更兼泪眼惺忪，愁容寂寞，那一付带病含愁的丰格煞是动人，仿佛是一树带雨梨花，娇柔欲坠。秋谷见了暗暗喝彩，想怪不得春树这般着急，果然面貌不差。那丽人开了楼窗，探出半身往下看时，恰恰的和春树打了一个照面，一时又惊又喜，心上边也不知是什么味儿，好像有多少的酸甜苦辣，一霎时并在一堆。一个楼上，一个船头，彼此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看了半晌。春树只觉得一阵心酸，忍不住泪珠欲滴。程小姐更是蹙着双眉，含情欲泣。男女两人虽然对面，却不能说一句话儿。

正在彼此相看之际，秋谷猛然把春树推开数步。春树刚刚回过头来，只见他翻身舒臂，轻轻的把右手一扬，听得“呼”的一声，秋谷手内的一枝袖箭早飞入楼上窗中，在程小姐耳边擦过。程小姐大吃一惊，一连倒退几步，几乎跌倒。秋谷早拉着贡春树走进舱中去了。程小姐定一定神，方才看那飞进来的是什么东西。只见原是一支水笔，套着一个白铜笔管，有一个红纸方胜系在中间，和方才拾着的差不多的样子。程小姐连忙拾起，拆开看时，见上面写得明明白白的，叫他怎样脱身，如何走法，自有人在下边接应，叫他不用心慌，就是这几句说话。

程小姐看了虽然欢喜，却终久是个年轻女子，不免有些胆战心惊，只得大着胆子，硬了头皮，悄悄的收拾了一回。喜得是程小姐被他们锁在后楼，就是送饭与他，也在壁间开个一尺见方的小门，叫人传递。这两间屋内，竟是个个人迹不到的地方，所以凭你如何做作，也没有看见的人。

直等到晚上十一点钟，月明如水。照进纱窗。程小姐把楼窗开了两扇月光之下，已看见春树立在船头，秋谷立在春树身后。船头上叠了一张茶几，茶几上边又叠了两张椅子，就和楼窗的高低差得不多，只低了四五尺光景。程小姐见他们已经预备，满心欢喜，放大了胆，把两条绉纱腰带接做一条，一头系在自己腰间，一头系在楼窗柱上，系得十分结实。章秋谷在船头上已经看见，两下打了一个照会，便叫春树立上椅子去接他一接。那知春树向来胆小，刚刚上得茶几，两只脚早索索的抖个不住，急得章秋谷悄悄的顿足，埋怨他道：“现在这一刻儿的时候正是要紧，怎么你这般胆小，不被你误了大事么？”春树连连摇手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正是：

黄衫挟弹，暗传青鸟之书；
红粉衔恩，合受花枝之拜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但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

一封书琴心通绿绮 百尺楼黑夜盗红绡

且说章秋谷立在船头，见程小姐将腰带拴好两边，正要跨出窗棂，急叫贡春树上去接他一接。那晓得贡春树上了茶几，两足发起抖来，再也跨不上去，急得秋谷连连顿足，埋怨他为甚这般无用。春树正在心慌之际，回过头来要与秋谷说话，不提防脚下软了一软，一个鹞子翻身，早扑通的跌了一交。幸而秋谷立在旁边，眼明手快，一把将他扶住，好的是船头阔大，没有跌在河中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秋谷眼见楼上的程小姐全身探出，坐在窗棂上边，两手紧紧的拉着腰带，却是战战兢兢的看着下边不敢放手。你想一个未出闺门的少女，那里有这般大胆？看了一会，终久不敢下来，要想船上有人上前去接。秋谷见了这般光景，着急非常；回头看春树时，跌了一交，还在那里叫痛；远远的又听见摇橹之声，想是有船来了，秋谷更加着急。这个时候，顾不得什么嫌疑，把春树推过一边，飞身而上，立在椅子上面，恰恰的够近楼窗，不由分说，竟把程小姐抱在怀中，轻轻的下了椅子，一跃而下。急忙将程小姐放在船头，招手叫春树过来，替他解下了腰间的绉纱腰带，叫春树赶紧将他扶进船舱。早听得后面欵乃之声渐来渐近，秋谷急了，手忙脚乱的把两张椅子一齐掇了下来，又把程小姐吊下来的腰带打个结儿，

用力往一丢，恰好仍旧的丢进楼窗去了。

秋谷见事情已经停当，回围一看，除了上面的两扇楼窗之外，没有什么形迹可寻。后边早来了一只小船，船梢上有两人摇橹，正在秋谷大船旁边掠过。那小船上的人，见大船上这个时候还有人在船头张望，又有茶几、椅子排在船头，不免有些诧异。但是他们摇船度日的人，那有工夫来管你这般闲事？擦肩的摇过去了，把个章秋谷吓了一身冷汗出来。暗想今天真是十分侥幸，后先之际，只争一刻儿的工夫，几乎被那小船撞破。弄出事来，被程老头儿告到当官，说是奸拐了他的女儿，还当了得！一面心中盘算，便也移步进舱。只见贡春树和程小姐两人手对手儿坐在旁边榻上。程小姐云鬓不整，玉体横斜，珠泪半含，蛾眉深锁。春树也眼圈儿红红的，眼中含着泪痕，正在那里噉噉喳喳的不知讲些什么。见了秋谷进来，男女二人一齐立起；程小姐免不得有些惭愧的样儿，眉黛低颦，红潮上颊，若前若却，脉脉含情。

春树不待秋谷开口，指着秋谷向程小姐说道：“这便是章家伯伯，你我的事情不污他出力帮扶，那有今日这般团聚？真是我们的一个大大的恩人，你快些过去行个礼儿，谢谢他一片热肠，一腔热血。”程小姐听了春树这般说话，那当时感激心绪也不晓得从何说起，感激到极处便又流下泪来，不等春树说完，早花飞柳舞的一般朝着秋谷行下礼去。春树立在一旁，想着这样良朋如今难得，若不是他这般出力，这件事儿怎得收场？白白的送了程小姐的性命。想到此处，不因不由的也推金山倒玉柱的跪在一旁。男女二人一齐拜倒在地，忙得个章秋谷还礼不迭。急忙把春树一把拉住，又把程小姐扶了起来，不觉哈哈大笑。章秋谷这一会儿的得意，差不多就是洞房花烛见了个绝代佳人，金榜题名却又是传胪第一，任是什么事儿，也赶不

上他那一番得意。

当下秋谷笑向春树道：“这点事儿算得什么，也要行起礼来？我虽然费了一片心机，却成就了你们的两桩好事，总算不枉我姓章的和你们出力一场。但是还有一句话儿，你却也要自家裁度：你是娶过正室的人，将来把这位小姐同到家中，能否相安无事？再者，你过了三年五载，保不定要秋风团扇，弃旧怜新，那时岂不是依旧误了他的终身，却叫他如何结局？这些事情，虽是不干我事，却不是不替他虚到这层；况且今天这样一来，将来这位小姐自然是无家可归的了，你又不得不格外体贴他些。你道我这层说话何如？”程小姐在旁听了秋谷的说话，觉得句句入情入理，没有有一个字儿不是打入心脾，并且还替他虑日后的仳离，将来的结局，如今世上那有这般精细的好人？又听他说到自己日后无家可归的一层说话，不觉牵动伤心，忍不住泪流满面，呜咽起来。又听春树向他说道：“你的说话虽已虚得不差，但我却断断不是这般人物，你只顾放心就是了。若万一将来有甚差池，凭你怎生理论，你可信得过么？”秋谷听了方才微笑点头。程小姐此时感激秋谷直到二十四分，因又走近前来，向秋谷行了一个全礼。秋谷不及提防，搀扶不迭，忙叫春树扶他起来。程小姐起来，低低的叫了一声“伯伯”。秋谷请他坐在旁边榻上，自和春树也坐下来，商议以后怎生安置。

程小姐此刻方才抬起头来，偷转秋波，暗回粉头，细细的偷看秋谷。见秋谷坐在灯下，面如冠玉，奕奕有光；目若朗星，英英露爽；长身玉立，猿臂蜂腰；气概昂藏，丰神俊美。真个是素腰压沈，粉面欺何；春留荀令之香，夜抱邺侯之骨。和贡春树坐在一处，觉得章秋谷光芒外露，华彩照人，两人比并，还是章秋谷较胜些儿。程小姐不觉吃了一惊，暗想春间初见春

树的时候，觉得他丰调过人；现在见了秋谷这般仪表，和春树两边比较，春树不免逊了一筹，不信世界中间竟有这般人物！”程小姐看了一会，不觉粉面微红。这边章秋谷坐在一旁，也在那里仔仔细细的评量姿态，只见他叙辔香肩，半欹云髻；长眉掩鬓，笑靥承颧；春融却月之姿，红上春风之面，真是宜嗔宜喜，如玉如花。

秋谷也看得呆了一会，方才开口向春树道：“现在事情已经办妥，此刻却就要和你商量善后的事宜。这个地方也不是久居之地，我想你只好把他送回家内，然后再到苏州。我在客栈里头暂住几天，等你回来，一同再到上海。你想我这个主意如何？”春树听了，便问程小姐打算怎样。程小姐低低答道：“我是个没有主意的人，况且既已……”程小姐说到此际，面上不由的起了一阵红云，顿了一顿，接下去说道：“自然和你一同回去，依着章家伯伯的说话罢了。”贡春树问明了程小姐的口风，便道：“你的主意甚好，一准明天动身回去便了。”

秋谷道：“但是还有一件事情，我们大家计较。程小姐虽然走了出来，那程老头儿失了女儿，怎肯轻轻罢手？自然要报官追捕，招贴寻人。我们这个船家又不是我们一党，他明天起来见忽然多了一个女人，定要心中疑忌；那时不得不把真话和他说明，一时露了风声，知道他心迹是好是坏？万一他说出口来，被人晓得，我们那里耽得起个拐逃的罪名？据我想来，我们明人不做暗事，索性等到明天亲自到他家内，见了第头儿和他一一说明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一则如今木已成舟，二则恐怕风声传播，免不得忍气吞声，卫顾自家，你道何如？”春树听了，连忙摇手道：“这个不好，那里有拐了他家的人口私逃还自己上门承认的道理？倘被他翻转面来，吃在你的身上，要交还他的女儿，或者竟和你打起官司来，如何了得？”秋谷笑道：“

你终是见理不明，所以这样胆小，我却料定这件事儿起不出什么风波。你只顾放心，不要替人着急。若我没有这样口才，那里敢去自家承认？难道我是不怕王法的么？”春树听了，不好拦阴，心上终是觉得不甚妥当，但也只好由他。

秋谷见时候不早，便立起身来道：“今天我到外舱安息，让你们说说话儿，天明了再打主意。”春树一把拉住道：“怎么还要这般客气，避的是什么嫌疑，难道我们还有这些过节不成？”秋谷一定不肯，道：“大凡男女嫌疑，到了无可如何之际，自然也只好从权。现在还不是从权的时候。”说着，回身向着外舱便走。春树苦苦的拉住，程小姐也说道：“伯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何必要避什么嫌疑？这个样儿叫我们心上如何过意得去？”秋谷还不肯依。后来春树急了，赌神发咒起来，秋谷方才依了，暂时和春树同在一床睡下。春树的床便让与程小姐睡了。三人辛苦了一夜，和衣略睡，一入睡乡。

直睡到明天十一点钟，还是秋谷先醒，还有些睡眼模糊，见窗缝内日光射入，知道迟了，连忙唤了春树几声。程小姐先自惊醒，急急的坐了起来。春树也自醒了，一同起来。外面船家听得秋谷起身，舀了两盆脸水走进舱来。见多了一个少年女子，不觉呆了一呆，却又不敢多问，只是站在一旁，做嘴做脸的做出许多怪相。秋谷却正颜厉色的把船家唤近前来，约略把这件事情和他说了几句，又向箱子内取出一封洋钱，约有二十余块，一齐赏了船家，叫他不许外边漏泄。船家得了这意外横财，不胜之喜，连连的答应几声，接了洋钱又谢了几句退了出去。

秋谷也起身上岸，又叫贡春树也上岸去置办些妇女服用的东西，自己却径向程家去了。春树拦他不住，眼睁睁的看他敲门进去，心上鹑鹑突突的怀着一肚子鬼胎，只得上去买了些镜

子梳具、胭脂洋粉等零件送上船来，看着程小姐对镜梳头，等候章秋谷的信息不提。

再说章秋谷上得岸来，走到酱园隔壁，认准了门户，轻轻的把门敲了两下。早听得呀的一声，两扇门开了一扇，门内有人道：“是什么人敲门？”秋谷不及答应，一脚跨进门来，刚刚和门内的人打个照面。秋谷停住脚步，举目看时，只见开门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，拱肩缩颈，曲背弯腰，面皮起了皱纹，须发已经花白，那形状甚是可笑，却满面带着怒容，还有些气喘吁吁的样子。秋谷看了心中暗想：这个老头儿神色这般呆滞，一定就是程小姐的父亲，便开口问道：“这位老先生就是程幼翁么？”

原来程幼勋今天早起不见了女儿，气得他暴跳如雷，大骂不止。待要报官追捉，又怕坏了自家一世的名声。嚷闹了一回，没有法想。此刻正在家中纳闷，忽听见外面敲门，叫了几声小大姐，没人答应，赌气立起身来自家出去把门开了。见章秋谷撞将进来，开口第一句就问他的名字，又见他衣裳楚楚，相貌堂堂，却也不敢怠慢，忍着怒气，请秋谷进堂坐下，方才说道：“这位老兄尊姓，有何贵干，打听小弟的贱名？”秋谷听了，立起来把手一拱道：“原来就是程老先生，兄弟不知，多多得罪。”说着随又通了自己的名姓，大家坐下。

程幼勋便问秋谷：“有甚事情降临寒舍？”秋谷微笑答道：“府上可有走失的内眷么？”这一句话把个程幼勋说得好像当心打了一拳，面上的神色登时一红一白的不定起来，硬着头皮回道：“你这话儿来得奇怪，我们这里好好的世代清门，那里有什么人走失，你这个人可是有些痰气的么？”口内这般说着，心中却暗想：“这个人来得蹊跷，我家中出了这件事儿，并没别人晓得，怎么他突然开口就问这样的话儿？”又听得秋

谷笑道：“我是好意前来报信，怎么你竟出口伤人？既是没有这件事儿也就是了。依我看来，劝你不必这般遮掩，和我说了真话，或者有些消息也未可知。”正是：

瘦损香桃之骨，小玉多情；
荒唐割臂之盟，十郎薄幸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但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 真大胆登门报信 假小心曲意邀欢

且说章秋谷见了程幼勋，劈头就问他可有家人走失。程幼勋虽然觉得秋谷说话希奇，却还口中胡赖，不肯承认。后见秋谷说出这一番说话，方才着实的有些怪异，又把秋谷打量了一回，料道他不是个来历不明的骗子，便倒反问着秋谷道：“就算我家中有人走失，却是外边没有风声。你一个素不相识的人，怎么倒说得这般清楚，究竟可有什么消息呢？”

秋谷微微笑道：“我不说一个明白，料你那里得知？但是和你讲明，你却不可动气。”程幼勋听了这样话风，更加疑惑，急急的逼着秋谷要他说明。秋谷便把自己坐的椅子挪前一步，附着耳朵，把当初贡春树和程小姐怎样私通，如何怀孕，贡春树如何着急，赶到上海要求他想个法儿，自己念着朋友之情，如何答应，如何同到苏州，怎样叫人打听，又如何自己暗中通信，把程小姐救出牢宠，现在程小姐还在自家船上，一五一十的好像背书一般，滔滔滚滚说了一遍。又说：“这件事儿，多要怪你自家不好。从来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你误了他的標梅之候，怪不得要闹出事来。我虽然是个旁人，却不忍见死不救，眼睁睁看着你女儿一条性命生生丢在水中，所以我想个权宜之计，将他救了出来。如今事已如此，本来也不消和你说明，但是我明人不作暗事，特来和你讲个明白，好叫你自家心上分明。

”

秋谷一面说，一面看那里老头儿的面色。只见他初起时低头不语，听到一半，早气得他满面通红，满头流汗，那颈顶上的青筋都一根根的爆将起来，就有些忍耐不住的光景。再听得后来许多说话，直把他气得七窍生烟，双睛出火，浑身乱抖，一口冷气塞住了咽喉，几乎透不转来。不等秋谷说完，再也按捺不住跳起身来，把秋谷胸前衣服一把扭住，大骂道：“你这个人好生大胆，你拐了我的女儿，还敢前来送信！你好好的把我女儿送出，万事全休；如若不然，我把你扭到当官，这拐逃的罪名看你可吃得起吃不起？”

秋谷见了这个样儿，甚是好笑，只是哈哈冷笑道：“你不用这样野蛮，有话只管请说。你家女儿好好的现在船上，又没有逃出苏州。我好意前来送个信儿，要和你商量个善后事宜，免得坏了两家的名气，你倒这样的横跳一丈、竖跳八尺起来，也不想个情理。你想天下那有这样大胆的棍徒，拐了你的女儿还敢自己上门送信，好等你送到当官，自寻烦恼，可有这样的痴子么？我劝你暂时放手，我倒有句话儿和你商量。我若怕你送官，也不自己跑到你家来了，难道我既然来了，又肯跑掉了么？”

程幼勋虽然愤恨，却听着秋谷的一番说话实是不差，又怕这个事儿闹了出来，自家平日极是个言规行矩的人，生了这样的女儿不能管束，还有什么脸面见人？不如听着他的话儿，还好暂时遮掩。想到此间，那一扭着秋谷胸膛的手，早不知不觉的缩了进来，长叹一声，重新坐下，却还是上气不接下气，张开大口，气喘吁吁，对秋谷道：“你...你有...有...有什么说...说话，和我...我...我商量，快些说来，说说你...你...你把我...我女儿，拐到那...那...那里去了。”

秋谷见那老头儿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忍不住要笑出来，勉强忍住了，正色和他说道：“你是个读书明理的人，怎么全不懂事情的轻重”你家女儿既已失足在前，你不叫他嫁姓贡的，却叫他去嫁那个？难道还好再嫁别人么？至于我，本来是个旁人，与我丝毫无涉，原犯不着来管你们的闲事，但我替你仔细想来，这件事儿已经如此，不如将错就错，彼此认了亲家，凭着姓贡的把你女儿带回家内，只当没有这件事儿。到了明年二三月内，暗暗的把你女儿送回。那时叫姓贡的堂堂皇皇的托人说亲，圆成好事，一则掩了旁观的耳目，二则全了自己名声。若是你一定不肯通融，定要送官究办，我是旁人，自然只好由你。姓贡的和你女儿都安安稳稳的现在船中，凭你去将他怎样。但想姓贡的既然送到当官，你令爱也不免当场出丑，就是你老先生自己也免不得匍伏公堂。姓贡的犯的罪名不过是一个和奸，又不是什么谋反叛逆，将来这件事儿张扬开去，你却怎的见人？况且就是把姓贡的办了一个罪名，于你有什么益处？你家令爱又不能重嫁别人，就算是堂上官员秉公判断，也是只有断合，没有断离，那有叫你家令爱重去嫁人之理？照这样的想起来，你那方才的盛气自然而然的一齐消化。还是听了我的解劝，做个半截汉子，落一个好好的收场。请你自家斟酌一番，到底如何办法，官私两样，凭你怎样便了。”

程幼勋起先听了章秋谷解劝的话儿，还是咆哮不服，不料听到后来，越听越是有理，更兼章秋谷的梨花妙舌，说得来八面玲珑，没有一句话儿不是入情入理。真是那黄河九曲，层出不穷；三峡春泉，倒倾瀑布。就是再顽钝些的顽石，听了这般说法也要点头，何况程幼勋虽然闭塞不通，毕竟还是个人类，这些利害岂有不知？听了这番说话，好似暗室逢灯，旱苗得雨，一霎时心地光明，觉得章秋谷的说话当真不错，渐渐的面上的

气色也回了过来，沉吟了一回，叹口气道：“只是便宜了姓贡的这个畜生，实在有些不服。他引诱了我的女儿不算，还想要把他拐着同逃，难道就是这么让他过去不成？”秋谷笑道：“你不要这样糊涂。你令爱既然嫁了姓贡的，姓贡的就是你的东床。你若要把他送到当官照例惩办，非但伤了你家令爱的心，就是你老先生的面子上边又有什么好看？况且这件事儿原是万不得已，方才不顾危险，做这样干犯名教的事情。这正是姓贡的一片血诚，不肯负心的好处。若是换了将就些儿的人物，早把这件事儿撇在一边，那里还管别人的死活，却叫你家令爱将来怎的收场？如此看来，姓贡的也算不得什么坏人，不过是犯了些儿风流罪过，没有什么天大的事情。俗语说得好：‘毛厕越掏越臭。’我看还是将就些儿，凭他去了的好。”

程幼勋听了，想想实在不差，虽然有些强词夺理的地方，却是想不出一句驳他的说话。左思右想了一会，实实的无计可施，只得长叹一声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我就听了你的说话，便宜了这个畜生。我也只当没有这个女儿，也不用遮人耳目。那以后的话儿再也不消提起，这样掩耳盗铃的事情尽可不必。”秋谷道：“这却你又错了。我今天的来意，原是卫顾你们的府上的名声，你怎的倒是这般说话？”说着，又附了程幼勋的耳朵说了几句不知什么话儿，随后又道：“到了这个时候，仍旧把你们令爱暗暗的送到苏州，那时一样的央媒说合，一般的迎娶过门，那些不知细底的人那里看得出什么破绽？岂不把先前的这件事儿一齐都盖过了么？”

秋谷说毕，程幼勋正在沉吟，秋谷突然见屏门背后走出一个半老的妇人，约有五十多岁，走出屏门便向秋谷深深万福。秋谷连忙回礼。这妇人一屁股回身坐下，便对程幼勋道：“适才这位先生的话，我在后面已听得明明白白，真是再好没有的

了。难得这位先生这样费心，顾全我们的面子，你还不快些答应，难道还想什么念头么？”程幼勋忽然被他的老婆走出来夹七夹八的说了一阵，想想除了这般办法，实在也没有别的法儿，只得勉强应允。

秋谷见他已经答应，立起身来便想要走，却被这妇人拦住道：“这位先生不要性急，且请坐下，我还有话说呢。”秋谷只得重又回身坐下，问他有什么话儿，叫他快说。妇人便唠唠叨叨的盘问起贡春树的家世来，秋谷一一的回答。妇人又问可曾娶过正妻，秋谷一想，这倒不好瞒他，便答道：“这个不好隐瞒，实在已经娶过的了。”妇人听了呆了半晌：眼中便流下泪来。秋谷明晓得他的意思，便接着说道：“他虽然室有正妻，府上的小姐过去，一定是姊妹称呼，决不亏待，这倒我可以和他做个保人。”那妇人又道：“现在事已这般，也说得不得了。只是他将来要是亏待了我的女儿，我却要和他们说话的。”秋谷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但请放心就是。”

秋谷因费了半天口舌，说得他舌敝唇焦，巴不得要立时回去。只听那妇人道：“你们的船停在那里，我还要到你们船上看看女儿，还有他的衣箱、镜箱随身动用的东西，让他带去。”一句话还未说完，程幼勋睁起眼珠，向那妇人说道：“这样不要脸的东西，你还去看他做甚？难道台还给他坍得不够么？”他老婆听了正要和他争论，章秋谷因急于要走，便打断他的话头道：“程老先生的话儿却是不错，此刻正要遮人耳目，还是不要去的为是。就是衣服、镜箱也都不必拿去，免得露了风声。这些物件自有姓贡的和他置备，不消费心。”说着立起来把手一拱，急急的走出门去。任那妇人在后边呼唤，秋谷只作不闻，飞也似的回到自家船上。见春树已经回来，置买了多少服用之物，正和程小姐在那里挑看衣服。

秋谷看程小姐已经梳洗，梳了一个懒妆髻，薄施脂粉，又换了一件衣服，出落得别样风流，千般袅娜。昨天晚上还是粗服乱头，花枝寂寞，如今却已是明妆丽服，环佩凌波，小蛮杨柳之腰，樊素樱桃之口，双涡晕酒，二笑倾城，比起昨夜好像换了一个人的一般。见了秋谷回来，一齐立起。春树连忙问道：“到底怎么样，没有碰到钉子么？我倒狠狠的替你耽心，幸而还没有怎样。你想那有拐了人家内眷，还自己送上门去告诉他？虽然没有闹什么乱子，这个胆量也就佩服你了。”秋谷笑道：“你只是一味的胆小，晓得什么！我是看准了这件事儿准定闹不出什么乱子，所以才这般胆大。你想我章秋谷要是没有这般胆量，那里担当得起这样的事情？”说着，便把刚才的说话一一说了一遍，又笑道：“这一本戏文，生、旦、净、丑都是我一人独唱，作成你做一个现成快婿、自在东床，你还不要好好的谢谢媒人么？”春树听了，也无别话可说，不住的点头痛赞，佩服秋谷的辩才智慧直到二十四分，感激秋谷的侠骨热肠更是五体投地。连程小姐在旁听着，也是感激万分，那心上的感情深深的印入脑筋，竟是个留了终身纪念。这也不去说他。

只说秋谷和春树商量，叫他坐着原船和程小姐一同回去，秋谷便在苏州城外暂落客栈，等贡春树到了苏州，一同再到上海。计议已定，秋谷忽又想起一件事来，便问春树苏州的几所住房那一处最大些，可肯出卖。春树道：“我的房子只有宫巷的一所住屋最是大些，只要有人肯出价钱，那有不肯出卖之理？”秋谷便把宋子英和亲戚代寻房屋的事同他说了，并道：“你既然肯卖，不妨找了子英，同他去看，好在你今天不能动身，我们就同去一趟可好？”

春树答应了，一同上岸，先到王小宝院中寻着了陆仲文，再托陆仲文写张条子，当场把宋子英约来，和他说了。子英大

喜，便要立刻去看。当时由院内相帮雇到三乘轿子，章秋谷和春树同宋子英三人同坐，一直到宫巷潘玉峰家。春树请秋谷、子英暂在大厅少坐，自己进去了一会方才出来。有分教：

画舫笙歌之夜，檀板金尊；
呼卢喝雉之场，悬崖勒马。

要知后事，且看下回。

第五十七回

贡春树一棹载名花 章秋谷良宵圆好梦

再说贡春树同宋子英、章秋谷到潘玉峰家，暂请他二人在客厅坐下，自己进去了。一会出来，便请宋子英和章秋谷二人同到里边，春树陪着在前领路。宋子英前前后后各处看了一回。那一所房屋一共有五开间五进，头门进去，便是五间大厅，第三进是三间花厅，两旁另有两间书室，花厅背后有一座月亮门，一个大大的院落，有几处鱼池山石，松阴藤架，花木萧疏，布置得十分幽雅，再往后边两进便是上房。宋子英看了一遍甚是合式，口中不住的赞好，重新回到大厅坐下。那大厅的前进便是头门，大门却开在偏左一边，进了大门向右转湾，却还有三间轿厅，头门左首便是门房，宋子英也去看了一遍，便向春树请问价钱。春树道：“我们既是要好弟兄，我也不说虚价，老实和子翁说，你们令亲果然要买，叫他出一万银子。这还是你老哥来说，又有章秋翁一力作成，要是换了别人，他就是多出些儿，我也未必肯卖。”

宋子英听了，道：“一万银子并不算贵。既承你春翁答应肯卖，我便竟是斗胆代我们舍亲定了下来。但是还有一件事儿要和你春翁商酌。如今的规矩，置备什么产业都要先付定洋，这所房子既然兄弟答应下来，理应先付些儿定洋才是，无奈兄弟到此已经日久，旅费有限，一时凑不出大注银钱。好在前日

接着安徽来信，说舍亲已经进京，先派一个姓箫的账房到此替他料理事物，大约总在这几天可到。等他到了之后再付定银，不知你春翁可能相信得过？”贡春树连忙一口答应道：“定银不定银尽管随便，你我既然相识，何必要这样拘泥？况且有章秋翁在里头经手，难道我还有什么不放心么？”宋子英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也要预先说明，既承你春翁看得起我，那是再好没有的了。”说着便仍旧同着秋谷，春树坐轿出城，宋子英便拉着秋谷二人到王黛玉家小坐。

王黛玉要叫宋子英吃酒，宋子英起头不甚愿意，没有爽爽快快的答应。王黛玉见他不肯，便走过来和他不依，坐在宋子英身上，一手勾着他的颈项，一手揪着他的耳朵，两人滚作一团。王黛玉更伸出一只玉笋一般的纤手，在宋子英两边脸上“D D 劈劈拍拍”的不住乱打，打的那声音好像知县堂上打着犯人的一般。章秋谷和贡春树坐在一旁，看见这般怪相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王黛玉只当没有听见，更加力的去拧宋子英的大腿，拧得个宋子英抱着头苦苦的告饶。王黛玉只是不理，直到了宋子英答应了他吃一台酒，方才放他起来，却还口中咕嘈道：“耐阿敢勿答应呀，勿答应未，晏歇点办耐格生活。”宋子英刚刚坐起身来，听见了，把舌头一伸，打着苏白“嗤”的笑道：“耐格生活，倪昨日仔夜里向已经吃着格哉；今朝再要办倪格生活，是倪吃勿消格哩。”一句话说得秋谷等又笑起来。王黛玉急了，又要走过来拧他的嘴。宋子英连忙告饶，方才罢了。

王黛玉用一个手指头，用着气力在宋子英额上点了一点，道：“耐格人未勿知啥格骨头，敬酒勿吃要吃罚酒，倪恨得来！”宋子英正要回答，秋谷剪住他的话道：“算了罢，不用大家斗口，还是早些摆起台面来，我们吃了还要早些回去，今天

晚上还有些料理的事情。”宋子英依言，便写了几张请客票头，叫相帮快些去请。除了陆仲文、方小松之外，还有两个客人，一个姓顾，一个姓李，也都是城内有名的绅富。

相帮去了一会，方小松同陆仲文同来；又等了一回，顾、李两人也就到了。宋子英见客已到齐，发过局票，请客人席。那姓顾的名叫顾云卿，叫一个小清倌人，叫花二宝。姓李的名叫李子刚，叫的倌人叫金惠卿。当下坐了不多一会，又是金媛媛第一个先来。方小松见了先喝一声彩，众人也随声附和了几句，随后各人的局也都来了。宋子英酒量颇好，便抢着先要摆庄，众人因他是个主人，让他先摆。宋子英就独摆了五十杯，先和李子刚出手，五魁对手的乱喊起来。

秋谷本来是个爱静的人，不去理会他们，只回过头来和金媛媛密密的谈心。金媛媛道：“耐来仔好几日哉，阿要到倪搭去吃一台酒，请请客人？”秋谷一笑，尚未开口，金媛媛接着说道：“勿然是倪也勿是一定要耐吃酒，像煞俚笃说起来，总说倪搭仔耐两家头，做未做得蛮要好，为啥酒也勿吃一台？轧实倪做仔客人，搭客人要好起来，倒勿在乎吃酒勿吃酒。不过？俚笃格排人，总是实梗说法。耐阿好去吃仔一台，绷绷倪场面？”秋谷听了，不觉暗暗赞叹，便点头答应道：“你既然这般说法，我自然要绷绷你的场面，等回儿这边散席之后，翻台过去便了。”金媛媛听了大喜，加倍奉承。秋谷口内这般说着，心上却想着“金媛媛的应酬实在不差，不意苏州地方也有这般名妓”，便不觉也和金媛媛亲热起来。

这边席上，宋子英摆了五十杯庄，众人轮流交手，互有输赢。方小松等一个个一齐轮过，只有秋谷只顾和金媛媛说话，也不去管揶拳的输赢，直至宋子英要找他交手，方才打断了话头，两个便交起拳来。不料章秋谷意不在此，随便应酬，竟连

输了十几拳，喝了十余杯急酒，不觉就有些头晕眼花。金媛媛看了，便把台面上的两盆水果——一盆荸荠一盆甘蔗拿了过来，叫秋谷吃些过酒。又亲手取两个荸荠放在秋谷口中，秋谷吃了几个，方才觉得头目清凉。因为连输了十余拳，不肯伏输，攘肩而起，又和宋子英撙了十拳。这回秋谷不敢怠慢，用着十分的小心去对付他。果然宋子英被他捉住，也输了八九拳，方才把宋子英拳庄打掉。方小松连着又摆了三十杯，秋谷打了十拳，输了四杯。秋谷将四大杯拳酒折在一个玻璃缸内，正要叫金媛媛代吃，方小松嚷道：“不准代酒，代的要罚十大杯。”秋谷听了，只得仍把玻璃缸放在自己面前，却被金媛媛从肩上身伸过手来抢了过去，一口气咕嘟咕嘟的饮干，放下杯子，面上早添了一层红晕。方小松见金媛违例代酒，也不言语，自家取过酒壶，又叫娘姨取了三只大玻璃杯过来，放在桌上，斟了满满的三大杯酒，向金媛媛笑道：“你有心违令，定要罚你三杯。”秋谷和金媛媛讨情道：“他见我刚才多吃了几杯，有些醉意，怕我喝醉了，才和我代的，并不是有心违令，你不要这样顶真。”方小松那里肯听，一定要罚他三杯。金媛媛瞅了方小松一眼道：“方大少倪搭耐讲讲格个道理。看耐搭二少是要好朋友，不比啥格别人。二少吃醉仔酒末，只有耐方大少劝劝二少，叫俚少吃两杯，勿要吃坏仔自家格身体，格末像格要好朋友碗。阿有啥朋友吃醉仔酒，再要灌俚两杯，倪搭俚代仔，翻转来倒要罚倪格酒，唔笃想想看，阿有格道理？”金媛媛这几句话，把个方小松倒说得哑口无言，只得笑道：“晓得你们两个是恩相好，所以要在我们面上摆个样儿。”秋谷见方小松这般说法，知道他理屈词穷，乘势再和媛媛讨情，方小松也便依了。秋谷又约众人翻台到媛媛家去，众人一齐应允。散席之后，回到金媛媛家，一个个逸兴横飞，豪情迸发，直吃到晚上十点多钟，

方才大家散了。春树自回船上，秋谷便住在媛媛院中。

到了次日，因贡春树要送程小姐回去，午刻便要开船，秋谷便到船上，把自己的几件行李发上岸来，就在宋子英住的长安栈内暂住。叮嘱了春树一番说话，叫他快去快来。又问：“他房子的事情怎样，可要等你回来？”春树道：“你在这边也是一样，诸事听你如何调度。尚若那边付了定洋过来，你不妨和我代收。我们这样的交情，难道还分什么彼此么？”当下贡春树又交代了宋子英一番，叫他房子的事情只要去请问秋谷，定洋也交在秋谷手中。凡是他答应的什么事儿，我决不参差反悔。”说着，又和秋谷说了几句，匆匆的下船走了。

再说章秋谷住在苏州，专等贡春树到来同走，却没有什么事情，只天天和陆仲文、方小松在堂子里头打混。等了几天，贡春树还不见来，秋谷甚是焦躁。

那一天秋谷住在栈中，直睡到午后方才起身，略略吃些点膳，觉得甚是无聊，便走到宋子英房内，打算要和他谈谈。刚刚走进房门，只见子英房内挤了一房的人，坐得满满的，七张八嘴的不知在那里谈论些什么。秋谷觉得不便，缩住了脚，正待退出，早被宋子英看见，连忙立起身来招呼进内。秋谷见他房内人多，不愿意进去，对着子英摇摇头道：“你只顾招呼朋友，不必同我客气。我们停会在王黛玉那里见罢。”宋子英见他不愿进房，只得罢了，却再三嘱咐：“少停一定要到王黛玉家，我在那边等你。”秋谷答应了，便信步走出栈门，想到王小宝家去，问一声陆仲文可在哪里。

走得不多几步，劈面来了两担行李，十分沉重，看那挑夫样儿挑得甚是吃力，头上的汗就如珠子一般。行李后面跟着一个人，低头急走，身上衣服虽然华丽，却宽袍大袖的不合时样，看他那样子就是一个寿头。那人跟着两担行李，急急的转了一

个弯。不防章秋谷正在那转角上走来，正和他撞了一个对面，那人低着头儿，那里看见？竟是一直的向章秋谷怀里撞来。两边避让不及，躲闪不开，眼看着就要撞在一起，幸亏章秋谷眼明手快，伶俐非常，见对面有人直撞过来，急把身子略略一偏，趁着势儿就让了开去。对面的人来得势猛，那里收得住步儿，又被章秋谷把身子往左一偏，上面撞了一空，脚下绊了一绊，立脚不住，一个狗吃屎直扑下去，跌得他脊背朝天，胸膛着地。两旁走路的人看了这般光景，一齐大笑起来。秋谷也甚是好笑，反立定了脚看他。只见他跌在地下，扒了半天还扒不起。秋谷倒有些过意不去起来，走过去，轻轻一把握就把他拉了起来。看他的面貌时，獐头鼠目，缩嘴短腮，不像是本城人氏，果然听他开出口来，是安徽一带的声气。当下那人跌了一交，跌得他浑身生痛，正在扒不起来的时候，忽然秋谷过来把他扶起，不免倒谢了几句，便各自分头走了。

秋谷回头看时，见他跟着挑夫径到长安栈里去了。秋谷暗想：原来也是住栈的人，却也不去管他。一直就走到王小宝家，一问陆仲文不在那里，并连王小宝也不在家，和仲文一同去坐马车去了。娘姨要请秋谷进房略坐，秋谷不肯。走出王小宝的大门，见有几部马车停在道左，正在那里兜揽客人。还有几匹川马，一般的歇在路旁，锦辔雕鞍，昂头掉尾，形状甚是神骏。秋谷暗想：怎么马路上边也有这般好马”正要近前打量，不防马车上有两个马夫认得秋谷，晓得就是上半年余香阁点书、甘棠桥跑马的章老爷，便围将拢来，你言我语的兜搭，要想做秋谷的生意。秋谷正在纳闷，便拣了一部绣花靠枕、闪光纱车垫的马车。那两个马夫都穿着一身外国纱的号衣，精光射目。正是：

珠帘十里，谁家白面之郎；
玉漏三更，何处行云之路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

驰宝马争看绿衣郎 博泉庐埋冤曲辫子

且说章秋谷拣了一部最精致的马车，叫马夫放到石路口金媛媛家门口等候，自己却不坐马车，又拣了一匹小川马，把右手在马鞍略略的一搭，飞身而上，马夫递过丝鞭，秋谷加上一鞭，追上前面的马车。到了金媛媛门口，跳下马来急急的进去。不一刻，同了金媛媛出来，叫他坐上马车，自家依旧骑马相随。到了马路中间，秋谷骑在马上放出手段，带紧丝缰，马后股连加几鞭，那马放开四蹄，就如腾云驾雾一般往前跑去。秋谷扬鞭揽辔，意态自豪，一霎时早追过了几十辆马车，耳边只听得呼呼风响。那些马路两旁的住家馆人，到了三四点钟差不多夕照衔山的时候，一个个坐在洋台凭栏眺望，见秋谷骑在马上灵便非常，更兼衣服鲜华，形貌秀丽，那马飞一般的在马路上往来驰骤，风吹衣袂飘飘欲仙。那些馆人见了，不约而同齐声喝彩。秋谷在马上听见甚是得意，跑了几个圈子方才勒转马头，追上金媛媛的马车，慢慢的走。又跑了几趟，已经将近上灯，秋谷也觉兴尽，同着金媛媛回来，开发了马夫，把金媛媛送到楼上。想着宋子英约他在王黛玉家，恐他久等，便走到黛玉院中。一问宋子英已经来了一趟，有什么朋友约他出去说话，临走的时候，招呼房间里娘姨，请秋谷进房坐等。秋谷也无可不可的进房坐下，王黛玉陪着。

闲谈了一回，宋子英还不见来，秋谷觉得无味。正待立起身来要走，忽见门帘一起，走进一个人来。秋谷以为定是宋子英来了，岂知定睛一看，竟不是宋子英，就是方才在长安栈门口跌了一交的那个寿头码子，又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，后面还跟着一个人，匆匆的举步进房，正和章秋谷撞个正着。王黛玉见了两人，也不认得，还只认是和秋谷相识的熟人。秋谷当时摸不着头脑，见他们无缘无故的闯进房间，不觉怒从心起，竖起双眉，刚才开口骂了一句：“你这两个糊涂虫，怎么人也不认识，乱闯别人的房间？”正还要骂下去，猛见门外又走进一个人来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不要骂了，都是自己一家人。”秋谷听了，方才住口不骂，举眼看时，原来第三个进来的人便是宋子英。秋谷晓得自家性急了些，却又不肯认错，只得向宋子英笑道：“我一时失口，得罪了你的贵友，莫怪莫怪。但是还有一层道理，不能怪我出口伤人。为什么呢？这里王黛玉院内是你宋子翁做的地方，这两位既是初到此间，你却不该让他先走，自家倒反缩在后面。我看见了他们两位，只认是闯房间的客人，所以开口骂了几句。你想这件事儿可不是你的错处么？”宋子英不等说完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算了算了，就算是我的错处何如？你不晓得我们这位同乡，没有到过苏州、上海，老实说是个曲辫子儿，不懂堂子里头的规矩。他们刚刚走上楼梯，便三脚两步的走进房门，我那里追赶他们得上！恰恰的来迟一步，你已经在房里骂起来。你想想，叫我那里有这么的长脚？”秋谷听了不觉好笑起来，不再去和他说话。回过头来，便问那两人的姓名，彼此寒暄了一回。

原来那先走的叫萧静园，便是宋子英说的邹观察派来办事的账房；后随的叫汪慕苏，也是宋子英的亲戚，到苏州来顽的。当下一通名已毕，章秋谷留心打量二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。

看了半晌，觉得这两人的形景甚是好笑：身上的衣服虽然华丽，却真有些像曲辫子的样儿，坐在那里动也不敢动，头也不敢抬，低着头目不邪视，好像高僧入定一般。萧静园更是好笑，他听见宋子英说他们是曲辫子，他虽然不懂，却牢牢的记在心中，私自拉着宋子英问道：“你刚才说的‘曲辫子’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的辫子，是刚在栈房里头叫剃头的打得好好的，怎么一回儿就得弯呢？”宋子英不听此言犹可，听了他这般说法，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，拍手弯腰，眼泪都笑出来了。章秋谷更笑得蹲在地上立都立不直，气都透不过来。王黛玉也笑得“格格支支”的，把一方小手巾掩紧了口，兀自笑得伏在桌上，几乎要滚入宋子英怀中。房间里娘姨大姐等人，一个个都笑不可仰。好一会，才大家止住笑声。萧静园还不懂笑的是他，鼓着腮帮子，一付正经面孔，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这般好笑，说了些什么东西，怎么我一句也听不出来呢？”宋子英听了又笑起来，拍着萧静园的肩膀道：“老弟，你算了罢，不用恼人了，这里头的筋络，你那里一回儿就弄得清楚？下回我劝你少说些儿，省得给别人笑话。”萧静园听了，方知他们笑的是他，只把他羞得满面通红，一言不发；连汪慕苏听了，脸上也红起来。秋谷见了恐怕他们老羞成怒，大家不好看相，使用别的话儿岔了开去。

当夜宋子英和萧、汪二人接风，就在王黛玉家吃了一台。席间说起房子的事情，宋子英便向萧静园道：“前天我看了一所房子，甚是合式，但是还没有付得定洋，不知你带了多少钱来？”萧静园道：“我虽然带了些银子出来，要付定银只怕不够。”宋子英道：“定银不拘多少，就少些也不妨，明天我同你先去看一趟房子，再付定银可好？”萧静园点头应允。宋子英又和秋谷说明，要请他同进城去，秋谷也答应了。当下席终

之后各自散去。

到了明天，果然宋子英同着萧静园来约秋谷一同进城。萧静园看了房子也说甚好，便问秋谷要付多少定银。秋谷道：“这个不拘多少，听凭尊便就是了。”宋子英一口答应，先付一千银子定洋，约定日期照付，暂交秋谷代收，萧静园也就应了。三人仍旧一同出城，萧静园因要到钱庄去照验汇票，就在半路分头自去，秋谷只同了宋子英一起出城。

隔了两天，约付定银的日期到了，只见宋子英走来说道：“这两天那位萧公同着汪慕苏甚是奇怪，看他心神不定，好像一刻都坐不住的一般。昨天晚上没有回来，临走的时候我还问他，应付的定洋明天怎样，他说已经预备，只要去划好了票子送来。今天到这个时候还不回来，我倒狠替他们耽着心事，不要他们两个土地码子到各处混跑，闹了什么乱子出来，这可不是顽的。”秋谷道：“他们虽然初到苏州，料还闹不出什么乱子，你只顾放心。”

正说着，已见萧静园走了进来，子英埋怨他道：“你怎么这样的忙法？昨天没有回来，今天直到这个时候方才回栈。不知你在那里耽搁了一夜工夫？如今也不必说了，前天说的定洋怎样，票子可曾带来？”萧静园听了，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宋子英连问了几遍，不见萧静园答应，十分诧异起来。秋谷也觉得不解。宋子英立起身来，逼近萧静园的身旁再三追问，方见他无精打彩，丧气垂头，一付不高兴的样子。宋子英看了，明知事有蹊跷，越发逼住了问他。萧静园起初还不肯说，后来被宋子英追得急了，方才叹一口气道：“不必说了，总是我自家不好。忽然一时高兴，和他们赌起钱来。一夜工夫，输了一千九百多两银子，把带来的两张汇票一齐输掉，定钱是付不成的了，只好随后再想法儿。”宋子英还没有听他说完，直

跳起来道：“怎么说，你一夜工夫输了一千九百两银子，你在此间没有认得的朋友，怎就有人合你赌钱，又怎的会输这许多？你且说说我听。”此时秋谷在傍听了，也不觉惊心，便侧着耳朵听他说些什么。萧静园料想隐瞒不过，只得实说道：“我原不认得这一班人，多是汪慕苏的朋友，还有几个是钱庄上人。昨日他们雇了一号灯船，请汪慕苏去游虎丘，连我请在里头。他们一班人闹到晚上，高兴起来，便约我们二人同赌，我同汪慕苏不合一时答应了他，胡乱入局。起先原是想赢的，不料入局之后，有输无赢，输到后来，大家发起火来，便一百两、二百两的重打，不到半夜，把两张汇票一齐输得精光。你想这件事儿如何是好？若是我自家的钱，输掉了也还罢了，偏偏都是东家的银子，叫我带到苏州和他办事，如今输得两手空空，叫我怎生设法？”萧静园一头诉说，急得满头是汗，那面上的形景做得甚是为难。宋子英听了，连连顿足道：“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？如今银子已经输得精光，还有什么法儿可想！你自家想想，可怎的对得起人？”萧静园听了，那里答应得出来，默默无言，逼得面红颈赤。

宋子英又想了一回，问萧静园道：“你们还是赌的牌九，还是赌的摇摊？怎会输这许多，不要你寿头寿脑的去上了别人的当罢？”萧静园道：“赌的不是牌九，也不是摇摊，他们说起来叫做什么‘抓摊’，是用一把棋子盖在茶碗里头，叫人打的。”宋子英道：“做庄的人可是随意抓一把棋子，把茶碗合在上边，那茶碗上横搁一只筷子，等你们大家打定，再把茶碗移开，用筷子拨着棋子的多少，可是这样的赌注么？”萧静园道：“一些不错，正是这个样儿。”宋子英把桌子一拍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果真上了别人的当，冤冤枉枉的去送掉这许多的钱，真是糊涂到极处的了。”萧静园听了，有些疑疑惑惑的，

不肯相信道：“据我看来，这个抓摊里头，不见得做得出什么手脚。况且这一班人都是汪慕苏的朋友，料想不至于做弄着他，若说是汪慕苏串同了别人前来哄我，我看慕苏虽不是一定什么正人君子，但他是个有钱的人，决不肯做这样的事情。更兼他昨天晚上比我输得更多，那里做得出什么花样？我劝你不必疑心，不过我的运气不好，所以输这许多罢了。”宋子英冷笑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二十四分的糊涂，自己输了银钱还说没有上当，天下那有这般痴子！你还当汪慕苏的一班朋友都是好人么？他们遇着了你们这一对寿头码子，不弄你们的钱，却弄那个的钱？难道他们做了这行翻戏的生意，喝西北风不成？”

萧静园听了似乎觉得有理，便有些半疑半信起来。还未开口，宋子英又道：“说起那汪慕苏来，自然不是有心做你，但他的为人比你更加无用，自己已经输得一塌糊涂，还能来照顾你么？你说抓摊里头做不出什么手脚，待我细细的说与你听。他不是做庄的时候，要拿一只筷子搁在茶碗的底面么？这就是他们的暗号：用一个指头拈那一根筷子，便是做的幺门；两个指头，便是二门；三门，四门都是一样。他们一班同伙的人在旁看了，自然领会得来。这里头的弊病真是说他不尽，怎的你还这样的糊涂？”萧静园听他说得抓摊的毛病，方才恍然大悟，自家懊悔万分。宋子英又道：“如今事已过去，追悔他也是枉然，倒是你自己的事情要紧，输了二千两银子，一时那里弥补得来？最好今天你先想个法儿，把房子上的定银付了，其余的或者我再替你慢慢的弥缝，若叫我们舍亲晓得，你这碗账房的饭那里还吃得成？”萧静园道：“我正要请你和我想个法儿，你在此间认得的人多了，或者有些法想，也未可知。”宋子英皱着眉头道：“我虽然有些认得的朋友，却没有通融钱债的交情，你何不到汪慕苏那边暂借一二千银子，救了如今的燃眉之

急，随后便好慢慢商量。”正是：

欲擒故纵，淮阴背水之兵；
一掷千金，刘毅呼卢之技。

欲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

萧静园输钱重约赌 王云生设计报前仇

且说萧静园听了宋子英的话，皱着眉头连连摇手道：“你还要提起汪慕苏，还当他是什么慷慨人物么？我不然也不至于到此刻回来，就是在汪慕苏那里坐了半天和他商量，要向他暂借一千银子凑着付今天的定钱，慢慢的再设法还他。谁知他非但分文不借，反把我数说了一场，说我不应这样的荒唐，刚刚到得苏州，便把带来的银子一齐输掉。又说他现在虽有几千银子，因为昨天输多了，要做翻本的本钱，那有多余的钱出借。唠唠叨叨的说了一大篇儿，我被他气得昏了，一句也没有回答他，只得跑回栈房向你设法。你还没有晓得汪慕苏的脾气，输起来一千八百，三千五千，不以为奇。越是输得利害，越是赌得利害。若是有个朋友要问他设法借钱，他就立刻翻转面皮，回答得斩钉截铁，真猜不出他是个什么性情。”

宋子英听了，沉吟中语，停了一回方又问道：“昨天晚上慕苏输了多少，可曾拿来现钱来么？”萧静园道：“慕苏输得比我更多，输了三千一百多两银子。见他拿了一张三千两的庄票出来，其余的多是现洋。”宋子英诧异道：“你们总算是书房赌，怎么会输这许多？”萧静园道：“我是输到后来发了火性，打得大了，所以输了这些。慕苏自己虽然打得不大，却专爱移吃别人的注目，把别人压的不论多少，通通吃到自己一门，

开出来偏偏又被庄家吃了，慕苏却要照数赔人，所以上家虽然赢钱，下风却个个不输，单单的输了我们两个。你想这不是性气么？”

宋子英扑嗤的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明明是你们两个寿头去上了他们的圈套，却还在这里糊涂。如今钱已输掉，追也追不转来，你做了这一笔亏空，总要想个法儿才好，难道凭他这样么？”萧静园听了，呆了一回方开口道：“你想我初到此间，有什么法儿好想？不比你在此地长来长往，无论如何总有几个熟人，这件事情总要仰仗你的大力替我想个法儿，料理开了我自然日后也有补报得着你的地方，千万不要推诿。”说着，就立起身来朝宋子英作了一个揖。宋子英摇头道：“我如今是个客边，和你一样，怎么一刻儿工夫就借得出这许多银子？就是借起钱来，只好二三百银子，多至四五百银子，还好和你转转手儿，那里凑得出一千银子？”萧静园听了宋子英真无法想，不觉双眉紧锁，满面愁容。又附着宋子英的耳朵说了半晌，仿佛都是央恳他的话儿，看那萧静园的神气，十分着急，脸上边显出为难的样子来。

秋谷在旁听了半天，觉得自己又不进话去，便立起身来要想出去，却被宋子英拦住道：“章秋翁且请坐下，兄弟还有事情要和秋翁计议。”秋谷听了只好坐下。只见宋子英听了萧静园的话，一会儿点，一回儿摇头，不知他心上想些什么。直到萧静园把话说完，宋子英也不言语，默然半晌，好像心上在那里打算什么事情，约有两刻钟的工夫。秋谷看着心焦，又不好走了出去。又等了一回，宋子英方向萧静园道：“法子是替你想了一个在此，只是我不犯着为你的事，做出这样事情，如今也说不得了，要救你的一时之急，只好这般办法，拿他来顶个缸儿的了。”这几句话儿，不但萧静园听了摸不着头脑，连

章秋谷也不懂起来，急急的要听他说下去。萧静园更是眼睁睁的看着宋子英的脸上发怔。宋子英看了笑道：“我不说个明白，你们自然不懂，在我的主意，要把你昨天晚上输掉的钱一齐在汪慕苏身上拿他回来。好在你输的钱，都是汪慕苏的朋友赢了进去，你本来不认得这一班人，算起来总算是他连累你的；况且他眼见你输了二千银子，方才问他开口借钱，他竟是一毛不拔，还要把你数说一番。像他这样的苛刻，也不是什么有肝胆的好人，我们就是算计了他，也算不得伤天害理。”

宋子英这一番说话说得没头没脑的，萧静园更不知他说的什么。章秋谷素来是一个性急的人，这一下子的闷葫芦可把他呕得急了，立起来向宋子英道：“你说了半天的话，牵枝带叶的一大套儿，我听了半天听不出你是什么意思，不知你说的到底是那一路的话儿？真是京戏里头《翠屏山》潘老丈说的：‘你不说我还点明白，给你这么一说，我可更糊涂了。’你方才的一篇说话可真把我搅糊涂了。”宋子英听了，自己也觉好笑道：“这是我自家不好，没有说得明白，难怪你们不懂。待我慢慢的说出缘故来，你们就晓得了。”说罢，便问萧静园道：“你不是说那汪慕苏的赌品十分利害么？”萧静园道：“怎么不是！”这个赌法我从来没有见过，可真是少少儿的。并且他还有一种脾气，不懂他是个什么性情，你们压着么门，他偏要吃到三门上去；你们压在四上，他偏要吃到二门上来；你们越是压得多，他越是吃得高兴，凭你压得再大些儿，他也总是要吃。若是他本来压的进门，只要见别人跟了他一记进门，他就赌气把自己的注目连别人的注目，移的移，吃的吃，一齐放到出门去了。一刻儿的时候，输了一千二千，他却毫不放在心上，你想这般赌法，不是有意和银钱作对么？”宋子英听了大喜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这是再好没有的了。我想他既然爱赌，只

要有人约他赌钱，他一定没有不到的。我们何不约几个人，凑些本钱，去把他约到此间和他赌上一赌，彼此打个暗号，齐心捉弄着他，怕他不输掉三千二千银子么？那时把你输掉的钱在他身上翻了回来，可不是个稳稳当当的主意？虽然论起理来，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们做的，但是你输了这一笔钱，事体十分尴尬，也叫作出于无奈，不得不这样的腾挪。况且他是个有钱的人，也不在乎这几千银子，与其叫他去输给别人，落得补补你的亏空，你想我的主意可还不差？”

萧静园不等宋子英说完，连连的点头道好道：“你这个主意想得真是聪明。一时除了这个从权的法儿也想不出什么道路，顾不得他平日的交情，只得是要这般一做的了。”宋了英道：“还讲什么朋友的交情！他若还念着平日交情，见你这样为难，就该和你想个法子才是，难道他是拿不出银子的人么？”萧静园听了连声道是。

宋子英又向章秋谷道：“刚才兄弟的话儿，秋翁想已听得明白，不知可好屈尊些儿，到那约赌的一天请秋翁等一同到场。人多了，觉得好看些儿，总请秋翁枉驾帮帮静园的忙。”章秋谷起初听得宋子英忽然想出这个主意，要翻汪慕苏的钱，心上就有些觉得不以为然，却为的与自家无涉，不好去劝阻他们，后来又听得宋子英要约他同去，便想一口推辞。不料一刻之间又转了一个念头，想道：“这件事儿，不晓得他们究竟怎生做法？我却从来没有看过。到了那一天去看看热闹也是好的。”想罢，便高高兴兴的答应了一声。宋子英不胜之喜，拱手相谢，连那萧静园也说了无数的好看话儿。宋子英又细细的和秋谷说明关节：“只要看做庄的人拿筷子的时候是几个指头，倘或是一个指头，便是进门，赶紧先把自家的注目放到进门上去。汪慕苏既是这般公子哥儿的脾气，一定要把我们的注目吃到别门

上去，好显他的威风。你们只要压得大些，怕不赢他三千五千银子？只消把静园输的捞了转来，也就罢了，我们也不是做这样事情的人。”秋谷听了，只得也随口答应。

萧静园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却打算在什么地方呢？”宋子英道：“这个地方，却要想得稳当些儿，客栈里是不便的，堂子里更加耳目众多，给他们传说出来不是顽的。”想了一想道：“有了有了，你前日输钱，是他们请你坐灯船逛虎丘。如今七月天气，正是游虎丘的时候，我们不如也雇一号灯船，专请汪慕苏去游虎丘，索性连陆仲文、方小松都请里头，多几个人，也好壮壮我们的威势，你道这般可好？”萧静园听了连连点头，又恭维了宋子英几句，便也散了。

章秋谷回到自家房内，却不免心上有些疑惑起来，想着他们好好的忽然要赌起钱来，虽然他是想骗姓汪的银钱，原与别人无涉，但是同在一起的人，免不得总要小心防备，不要他们内中有甚圈套，上了他的钓钩，那时就懊悔嫌迟了。想了一会，觉得他们似乎有些形迹可疑的地方。忽又回头一想，断没有这个理儿，他们骗姓汪的，又不要我旁人拿出钱来，何必这样的瞎费心思，多疑多虑。况且姓汪的也是他们一帮，就是他们赢了他一千二千银子，又不是外帮的人，与我什么相干？再看萧静园的样子，一付土头土脑的神情，不像会什么假话，就算他竟是假的，我也要看看他们到底怎样的骗人，如何的下手，也算是我到苏州来阅历一番。不要说是他们这几个人儿，就是夏间在上海的时候，王云生做那仙人跳的勾当，被他拿着了真凭实据，尚且凭着我的嬉笑怒骂，竟是无可如何。这样冒险的事情我都不怕，难道到了今日之下，倒怕了他们这几个人么？想到此间，便不知不觉的放宽心事，看着宋子英、萧静园这般人物好像小孩子的一般。

看官，你道宋子英和萧、汪二人究竟是何样的人物？原来果然是一班倒脱靴的赌棍、翻天印的流氓，就是王云生的一班党羽。章秋谷梦里也想不到，他们和王云生都是一起的棍徒。王云生自从在上海吉升栈内被章秋谷说破机关，栈内存身不住，只得当时回转苏州。可怜花了多少本钱，费了许多心血，指望好把章秋谷当场讹住，诈一注大大的银钱，想不到章秋谷机警过人，精明出众，非但弄他不倒，反被他当场叫破，吃了一场天字第一号的大亏，从此上海地方不能再到。王云生回到苏州，把个章秋谷恨得咬牙切齿的，恨不得当时把他捉住通上几刀，方出这一口恶气。气到极处，只得会齐了一班流氓戏子、光棍马夫计议这件事情，要报这个仇恨。无奈章秋谷现在不在苏州，也不着他的什么花样，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法儿，只得大家叹一口气，认个晦气也就罢了。

近来王云生因合着一班流氓在租界上拆梢，被巡捕扭到捕房关了一夜，解到工程局来。工程局委员问了一堂，把他枷在青莲阁门口示众。伽到一月期满，责释出来。租界上犯了这件案情，出头不得，只得又去给了宋子英等一班赌棍，做那翻天印、倒脱靴的勾当。城里狠有几个初出茅庐的乡绅子弟吃了他们的亏。近来宋子英又看上了陆仲文，想着他滥赌狂嫖，一定有些油水，便要想个计较去交结他。有一天，陆仲文正在蔚南村大餐馆内请客，却只有主客二人。宋子英串同了细崽，叫他进去和陆仲文商量，说是客人拥挤，没有房间，有一个单身客人要和他拼个座儿。陆仲文是个公子出身，那肯答应，不想话犹未了，宋子英早已走了进来，对着陆仲文就是深深一揖道：“实在对不起尊驾，暂时拼个座儿。”陆仲文见他人品不俗，衣服风华，又是这样的谦恭客气，一时倒翻不转面来，只得说道：“一样多是客人，拼个座儿何妨，这间客座又不是我包下

来的，何必这般客气？”宋子英见他答应，心中大喜，趁势坐了下来。有分教：

看破樗蒲之战，五木无灵；
怒挥子路之拳，流氓丧胆。

欲知陆仲文怎样上他们的圈套，请看下回便知分晓。

第六十回

吃大菜贵绅中计 游虎丘画舫嬉春

且说宋子英见陆仲文答应和他拼座，欢喜非常，搭讪着就和陆仲文坐在一起，彼此问过了姓名。陆仲文心上虽然不甚舒服，却又没本事叫他出去，只得略略应酬。谁知不去理他还好，这一理他可就惹出事情来了。宋子英放出和身本事，十分巴结，满口恭维，把一个公子脾气的陆仲文应酬得甚是欢喜，渐渐的和宋子英知己起来。及至一顿番菜吃完，宋子英进门的时候预先把钱放在柜上，抢着和陆仲文一齐付了。陆仲文那里肯叫他破钞，自己拿出钱来交给侍者。无奈这个细崽早已受了宋子英的贿赂，死也不肯接他的钱。陆仲文无可奈何，只得罢了，脸上倒有些讪讪的样儿，向宋子英道：“怎么今天竟扰了你的，可不是笑话么？”宋子英连忙说道：“陆仲翁说那里的话，你们二位是请也请不到的，难得今天赏我的脸，作个小东，只要你仲翁不嫌简慢，我就承了你的情了。”说着哈哈的笑起来。陆仲文听他这般说法，倒不好再说什么，只得谢了一声，一同出去。宋子英又再三拉着他们二人，到王黛玉家去打茶围，陆仲文本是个无可不可的人，就答应了。只有陆仲文请的那个客人再三不肯同去，就先告辞进城去了。这里宋子英见他走了，乐得少一个人，免得他在旁碍眼，便同了陆仲文到王黛玉家来。又竭力的恭维了陆仲文一顿，那胁肩谄笑的样儿，一时那里形

容得出。

自此一连几天，宋子英都和陆仲文顽在一起，又请陆仲文吃了几台花酒，陆仲文少不得也要回请他。那消半个月的工夫，早把陆仲文骗得死心塌地，意服心输，觉得世界之内，朋友之中，只有一个宋子英是大大的好人，是知己的朋友，除了宋子英一个，再没有什么别人赶得上他们两个的交情。宋子英看着陆仲文的这般坚信，差不多已经水到渠成，若要动起手来，是拿得住千稳万当的了。

正要下手这个当儿，奇巧不巧，恰恰章秋谷同着贡春树也到苏州。陆仲文应酬秋谷，不免也耽误了两天工夫，却被王云生的党羽打听着了，便邀了宋子英一同商议，要想报上海的冤仇。大家斟酌了一回，斟酌不出个道理。他们晓得章秋谷世代簪缨，出身贵介，苏州地面自然总有相识的亲朋，要和他打起官司来，是万万打他不过的。这个念头也不用去转他。只有聚起一班光棍邀他个狭路相逢，或是把他羞辱一场，打他一顿，也算报了个冤仇。等到他明天送官究治，一则并无证据，二则不识姓名，料想他一定无从查访。但是又有一件难处：章秋谷自幼投师习武，技勇过人，等闲十个八个人儿近身不得。何况苏州这班流氓都是风吹得倒的烟鬼，那里禁得起秋谷的尊拳，谁敢轻身尝试？所以王云生和宋子英想了几天，终是奈何他不得。后来还是宋子英出了一个主意，说：“陆仲文既是与他认得，我们何不想个法儿，把他们两个打在一起，狠狠的翻他一场，只叫姓章的大大的输掉一注银钱，我们也算报了仇了。”众人听了，都说宋子英的主意不差。

当下宋子英和一班同党的人细细商议了一番，把诸事安排停妥，却故意写条子去请陆仲文吃酒，叫仲文代请几位客人。果然章秋谷被陆仲文拉着同来。他又拿出好巴结陆仲文的工夫

来巴结秋谷，果然章秋谷着了他们的圈套，把他当作好人。又假说个姓邹的亲戚要买房子，托仲文、秋谷二人代他留心寻觅。章秋谷并不疑心，和贡春树说了，同进城去看过房屋，就问价银。宋子英却故意一口允许，又说只要等姓萧的帐房一到就好先付定钱。这个道儿，凭你是个神仙化身的人也是参他不透，免不得要着了道儿，何况是一个目空一世的章秋谷，一个纨绔出身的陆仲文。为什么呢？你想大凡世上的骗局，总是骗着别人拿出钱来，那有做骗子的人倒反拿出钱来，买所住房之理？况且房屋这件东西是生根的产业，和那金珠宝贝不同，不是可以骗了人家的房子就好逃走的，有这几层道理，所以就是章秋谷那般利害，这样机灵，一时也被他们糊涂住了，想不出他们的鬼计来。

如今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且说宋子英见章秋谷已经上当，把他当作个老实商人，却绝口不提起“赌钱”两字。到了付定钱的时候，故意的把萧静园一挤，不知不觉的把萧静园赌输的一桩公案挤了出来，却慢慢的从萧静园设法借钱，再落到汪慕苏身上，好叫章秋谷在旁看着绝不疑心。这样的调度安排，真算得是韩信奇兵，陈平妙计，果然一毫马脚也没有露出来。不料，章秋谷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，虽然一时瞒过了他，那里防备得许多破绽？听他们说到“赌钱”两字，不觉起了一番疑心。又为他们要翻姓汪的钱，与自己并无干涉，又不要自己出钱，倚仗着自家胆大才高，不把这些放在心上。要看看他们如何的举动，怎样行为，也好自己长些见识，便只当没有这件事的一般。

过了一夜，果然宋子英雇了小陈家的灯船，把章秋谷、陆仲文一同请到，只有方小松有事不来。宋子英隔夜已经和陆仲文说得明明白白，要他帮帮萧静园的忙，赢了汪慕苏的钱，三

七开拆。陆仲文本来是个爱赌的人，又听得许他进款，自然乐得答应。

秋谷到得船上时，陆仲文已经来了，只有汪慕苏还没有来。宋子英又问秋谷可曾备些资本 D D 等少停入局之时，大家动手一齐重打，只要看着我的指头暗号，自然不差。汪慕苏既有这脾气，一定要把你们打的吃到别门，输出他的火来，定要记记重打。静园前天输掉的二千银子，不怕不在他身上回来，但总要你们二位帮他的忙才好。”陆仲文听了自然是一口答应。章秋谷却微微的笑道：“我虽然带了些本钱，却是旅资不够，所以带得少些。但是我兄弟向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为的是萧静翁输得多了，又是你宋子翁的意思，不得不勉强应酬，凑你们大家的兴，只是资本不多，恐怕赔不上你们的豪兴。”宋子英听了，就觉呆了一呆。陆仲文接着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多虑，本钱不够怕什么，放着我们这几个朋友，难道不和你想法不成？”章秋谷尚未开口，宋子英又道：“陆仲翁说的话儿一些不错，我们本来单是算计那汪慕苏，要想赢他的钱补静园的亏空。至于我们这几个人，暗中都是一起，大家可以通融，章秋翁不消多虑。况且我们这个法儿，原不用什么本钱，赢了下来，大家都有些儿好处，我晓得你们二位是不在乎此的，只算得个彩头罢了。”陆仲文听了，连连称是。

章秋谷此时已经起了疑心，差不多心上已有三分明白，面上却假作不知，依旧微微冷笑道：“宋子翁的说话自然不差，但我兄弟从来不要这样的钱。这三七对分的话再也休提。我不过看着你们二位的面情，今天和你装些幌子。若一定提起分拆的一层说话来，我却立刻就要告辞，不敢领教了。”宋子英和萧静园听得章秋谷的说话来得锋芒，晓得事体有些不妙，那面上顿时就变了颜色，发起楞来。章秋谷冷眼看他们的神气，心

中已猜着了五分，却又恐怕被他们看出，倒回过脸去，故意寻些闲话和陆仲文随口攀谈。

宋子英停了一刻方才回过面色来，立起来便向秋谷打了一躬，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也不敢勉强，但是承秋翁这般关切，义气过人，我和静园只好放在心上，随后补报的了。”萧静园在旁听着，也跟着宋子英打了一拱。章秋谷连忙还礼，不免又谦让了几句。陆仲文见了却大不为然，口中咕噜者道：“你这个人的脾气实在希奇，放着教你赢钱，你却自家不要，天下那有这般痴子！要晓得如今世上，凭这良心天理是万万行不去的。只好把你这个良心暂时收拾起来，或者将来还有得法的日子。”秋谷听了只是微笑，也不回言。

陆仲文正在说着，汪慕苏已经来了，坐了一乘簇新的蓝呢中轿，跟了两个年轻的俊俏跟班。轿子停在岸边，汪慕苏走出轿来，这里的船家早已搭好扶手，扶着汪慕苏慢慢的走上船头。宋子英和萧静园一齐迎到头舱，汪慕苏只朝着他们弯了一弯腰，就大摇大摆的走进中舱，那架子狠有些儿可厌。宋子英和萧静园跟在他的后边，进得中舱，秋谷和仲文，免不得立起招呼；汪慕苏却非常客气，他们本来认得，不免又要寒暄一番。宋子英便问汪慕苏船上可要带局，汪慕苏道：“大远的路去游虎丘，不带个把信人，有何趣味？”萧静园听了，便问船家要了笔砚，写起局票来。先写了汪慕苏的如意堂陆韵仙，又写了自己的翠凤堂金宝珠，宋子英仍叫王黛玉，陆仲文和章秋谷不用说自然是王小宝和金媛媛了。

秋谷趁他们正写局票，便把陆仲文拉了一把，立起来望船头上走了出去。陆仲文会意，随后也跟出来，问他有什么话说。秋谷道：“今天看他们的样儿不对，恐怕事有蹊跷。你不要去上了他们的圈套，只要跟着我的眼风行事，包你不差。停回儿

上起场来，你看我打得多，你也打得多些，我打得少，你也不要重打，总看着我就是了。”陆仲文听了那里肯信，况且他心上只把一个宋子英认作心腹之交，章秋谷那里说他得动。当下把眉头连皱几皱道：“你也太小心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多疑？依我看来，宋子英的为人甚好，一定不肯做这样的事情。你不要这般疑惑，我和他出个保单何如？”章秋谷还待和他细说，禁不得宋子英叫萧静园到船上来请秋谷内舱去坐，便把话头打断。秋谷和仲文一同进去。

坐了一回，各人的局陆续到了。宋子英便叫水手开船，水手们答应一声，抽起跳板把船拦开，点了一篙，那船便顺流而下。起先没有开船的时候，坐在舱中甚是燥热，开船之后，顿觉得清风徐起，水波不兴。秋谷等坐在舱内谈谈说说，甚觉开怀。不多时，那船已开到山塘左近，波平如镜，碧天无云，看着两边岸上的景致，不知不觉的立时间心地清凉。只见这一边画阁凌云，那一处垂杨拂面；这面是栏杆映水，那边是红袖凭栏，说不尽的许多景物。秋谷暗想，他们这一班俗不可耐的人，只晓得赌钱、吃酒，料想他们不懂这些，落得待我赏鉴赏鉴。正在倚着船窗留连凭眺，觉得背后一阵香风，一个人将秋谷肩背上拍了一下。秋谷急回头看时，原来就是金媛媛立在自家背后，清肤照彩，巧笑流波，含笑向他说道：“耐一干仔来浪看啥？让倪也来看看（口虐）！”秋谷便携着金媛媛的纤腕，一同倚在船窗向外观看。

恰好船已到了山塘，就在吉公祠前几株垂杨下边停泊，众人约了秋谷，并带了一班馆人，一齐步上岸来。鬢影撩人，和香扑面。到吉公祠内吃了一碗茶，徘徊一会，方才仍旧上船。

船家已在中舱摆起台面，果盘、小吃排得整整齐齐。宋子英便请众人入席。那些馆人都坐在客人身后，履舄交错，钗弁

纵横。那小陈家的船菜是苏州有名气的，比起上海堂子里头的菜来真是高了几倍。有分教：

破机关于顷刻，杯酒戈矛；
惊豪士之风神，黄衫挟弹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 倒脱靴两番骗局 破机关一怒挥拳

且说小陈家的船菜，是通省最精致的烹庖。端上菜来，十分精洁可口，众人极口称赞，秋谷倒饱餐了一顿。众人因饭后就要赌钱，都不吃酒，只略略的吃几杯酒，应个景儿，便请主人赐饭。一时间饭毕，船户递上手巾，收过台面，又泡上茶来，出舱自去。

这里众人喝了几口茶，便要商量上局。先是汪慕苏头一个答应，嚷着还叫快些。宋子英便把预备的一把围棋子、一只铜盘拿了出来，放在台上；又取了一只茶杯，再问船家要了一只象牙筷了。宋子英便让汪慕苏做庄。汪慕苏道：“我向来不做上家，你不必和我客气。”宋子英听了，又让秋谷、仲文二人上去做庄，两人一齐不肯。宋子英笑道：“既然你们大家不肯出手，只好待我自做庄家便了。”说着，便坦然高坐，把棋子抓在手中，看他在袖内做了一回，就把棋子放在盘中，用茶碗向上头一盖。仲文却呆了一呆道：“这个顽意，不要亮宝的么？”宋子英道：“亮宝是骰子摇摊，要看他的宝路，才要先亮三摊。这个抓摊却没有什宝路，凭着庄家的高兴随便去做，一些没有毛病，所以不用亮摊。”陆仲文听了方才明白，当下大家动手。秋谷又附着耳朵悄悄嘱付仲文，叫他不要重打。这个时候，见宋子英两个指头拈了筷子放在碗底上面，秋谷就取

出一张十元钞票打在二门上。陆仲文因是第一摊，也只打了十元。萧静园只打五块钱的一张钞票，只有汪慕苏打了五十块钱青龙，又把萧静园打的也吃到青龙上去。

看官且住，章秋谷既然心上有些疑惑，为什么还肯跟着他们一起赌钱，岂不是在下做书的人自相矛盾么？看官要晓得，章秋谷的心中虽有几分疑惑，却究竟揣摩不定他们的情形，也不过是个悬想之词罢了。况且他自恃才高胆大，一定不至吃亏，所以把自己的疑惑放在心中，面子上和他们混在一堆，究竟要看看他们怎样。这是章秋谷一生好奇冒险的性情，如今不在话下。

宋子英开出宝来一数，齐齐整整的十个棋子，恰恰是个白虎，应配秋谷和仲文的六十元，吃了青龙上慕苏的五十五元，宋子英照数配出。汪慕苏除了自己输的五十元之外，还要赔还萧静园的注目，连本二十元，输得汪慕苏有些发火起来。宋子英又做了一宝，那拿筷子的时候是用一个指头，这回汪慕苏压得大了，身边取出一张一千两的银票来，再扑一记青龙，就在银票上打了三百，又把章秋谷、陆仲文打在进门上的每人五十元一齐吃到青龙上去。开出来准是个进门，气得他目瞪口呆，只得向秋谷、仲文道：“我今天带的都是一千两的票子，我共该赔还你二位四百块钱，可好少停一刻再算？”秋谷听了并不开口，陆仲文却十分信他，连说：“不妨不妨，这几百块的事情，难道我们不相信你么？”汪慕苏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也要你们相信才好。”

说着，宋子英又做了一摊，汪慕苏仍旧扑了一记青龙，原在银票上打了四百，向秋谷说道：“你们两位为什么不多打些儿，就是赢了也好算些。”秋谷因接连赢了两摊，胆就放大了几分，因看宋子英做的暗号仍旧是个进门，便在进门上打了二

百。陆仲文跟上去也打四百，萧静园也打了五十块钱，汪慕苏看他们已经摆好，伸过手来，把他们摆的注目一注一注的都吃到青龙上去。秋谷暗暗心中好笑，想：“这个人真真是个赌痴。”及至开出宝来，宋子英把一只筷子分开数目，那知竟是二十粒棋子，端端正正的是个青龙。宋子英假作大惊失色，面上现出一付懊恼的神情来。陆仲文见了也觉有些诧异，章秋谷看了这般光景，陡的把一桩事儿提上心来，暗想方才好好的赢了两摊，怎么又忽然变局？顿时把那先前的几分疑虑直变到二十四分，不觉豁然大悟，果然是他们弄的玄虚，做那倒脱靴的勾当。正在心中委决不下，却见宋子英皱着眉头，也取出一张票子赔了汪慕苏，回头向秋谷和仲文使了一个眼色，假作解手，走出舱去。秋谷只当作没有看见一般，坐着兀然不动，只有陆仲文跟了出来。

到得船头，宋子英不等陆仲文开口，先自家说道：“我真是糊糊涂涂的鬼摸了头，不知怎么少数了一个棋子，把好好的进门变作青龙，连我自己也有些不信。如今也不必说了，总是我自家不好，带累你们赔钱，只好我用心些儿再做几摊，你们重重的加倍打上几记，让他吃了过去，加倍输钱。好在他是个有钱的人，输掉几千银子也不要紧，你想是么？”陆仲文听了深以为然，正待开口，却听得汪慕苏在里头嚷起来，叫着子英道：“怎么你解个手儿要这许多时候，可是你才输了一摊，就把你的胆子吓破了么？”宋子英听了，慌忙进去。陆仲文也随后进来。宋子英向汪慕苏道：“你说的什么话儿，可是瞧我不起么？老实说输这几个钱还不放在心上。你通共才赢了一摊，就要这般性急，不要停回输得多了，朝我讨起饶来。”

两人一面斗口，宋子英又做了一摊，却伸了三个指头。陆仲文趁着宋子英和汪慕苏说话，附着秋谷的耳朵，将宋子英的

话向秋谷说了一遍，又叫他这一下务必重打些儿，秋谷微笑不答。这一回汪慕苏打得更大，除了把自己的银票收回之外，就在宋子英的银票上打了六百。再扑一记青龙，又把一张赢的五百块一张的银票还了秋谷和陆仲文二人。秋谷到了这个时候已是十分明白，待要发作出来，又想且慢，我就依着他的说话再打一记出门，看那汪慕苏怎样。想着就把方才还来的银票一齐放在出门上边。陆仲文更在出门上打了一千，秋谷眼睁睁的看着汪慕苏，只见他果然又把出门上的注目，一齐吃了过来，放在自家一起。宋子英见已经打定，满心欢喜，心上想着，凭你姓章的这般利害，不由的也着了我的道儿，等到你心上边明白过来，已经输了千把银子，总算我和王云生报了上海的冤仇，一面想着，正要伸手揭去茶杯。就这个闪电穿针的时候，猛然章秋谷立起身来，长眉倒竖，凤目圆睁。何郎粉面，现出两朵红云；沉令丰姿，变作一团杀气。从宋子英肩上伸过一只手来，把桌上的茶杯按住，喝一声：“且慢！”这一声不打紧，在别人听见原也不算什么，无奈宋子英等三个都是贼人胆虚，听他一声呼喝，看他满面怒容，就好像青天起个霹雳一般，彼此相看，一个个大惊失色。宋子英只得勉强问道：“章秋翁这是为何？”陆仲文也觉不解，向秋谷道：“为什么这个样儿，可不是疯了么？”章秋谷冷笑一声，且不说破，只对着他们高声说道：“我晓得这摊棋子一定是个青龙，待我揭了茶杯大家观看，若是我说得错了，你们台上的注目，我情愿一概通赔。”宋子英听了，知道章秋谷已经识破机关，真是疾雷不及掩耳，只急得目定口呆，汗流体战。待要和他硬挺几句，又晓得章秋谷武艺精通，不是好惹的人物，况且王云生吃过他的亏苦，被他轻轻的随手一掌，就跌了一个鹞子翻身。俗语说的：“光棍不吃眼前亏。”若要和他硬挺，挺发他的火性，动起手来，那一个

是他的对手？可不是白白的吃了他一顿拳头，却上那里去喊冤枉？所以宋子英和萧静园面面相觑，不敢开口，只勉强挤出几句道：“章秋翁为甚这般生气？我们彼此客客气气的从不敢得罪秋翁，有什么开罪的地方，还请秋翁明讲。”说着又央告陆仲文，叫他劝解。陆仲文糊里糊涂的摸不着头脑，果然上去劝他道：“我们都是要好弟兄，何必这般的动火？他们又没有得罪着你，为什么要做这种样儿，快些放了手，有话好说。”陆仲文的话还未说完，早被章秋谷迎面狠狠的呸了一口，大声说道：“你这个糊涂虫，自家上了别人的当，一些儿不懂，还来替他们劝和！我也没有多大的工夫和你细说，只把这一摊亮给你们看看到底可是青龙，就晓得我的说话不差了。”说罢，正要翻转茶杯叫他细看，宋子英等此刻真是万分着急，无计可施。汪慕苏只得硬挺几句道：“我们几个人在一起顽耍，本来只算是个书房局，算不得什么赌钱，就是有些输赢也是常事。章秋翁也犯不着做出这个样儿。”秋谷听了更加大怒，厉声喝道：“好个无耻的棍徒，还敢多嘴！今天不教你，你也不认得我姓章的是何等样人！”就着就把左手向他胁下一叉，早把个汪慕苏叉得踉踉跄跄直跌出去。幸亏有船窗挡着，不然，几乎跌入河中。章秋谷把汪慕苏叉了一叉，不由分说，就把茶杯一翻了转来，也用一根筷子，细细的拨着，叫陆仲文在旁细看，数来数去，只有十六个棋子，不是青龙是个什么？陆仲文直到此际方才明白过来。章秋谷早把注目收回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你可明白了么？”陆仲文连连点头。当下宋子英见事情败露，急得满面通红，心头乱跳，口中却还在那里支支吾吾的不知说些什么，秋谷也不去理他。

汪慕苏吃了一交筋，自家扒了起来，口内却还不服道：“反了反了，到底为了什么事情这样的穷凶极恶，难道如今世上

没有王法的么？”秋谷冷笑一声，正要回答，忽回头见金媛媛立在自家身边，吓得花容惨淡，泪眼惶惶，那几个叫来的局都摸不着头脑，一个个急得愁蛾双锁，珠泪欲流。汪慕苏叫的陆韵仙，见汪慕苏跌了一交，恐怕连累到自家身上，更吓得面无人色，几乎要哭出来。秋谷见了这般光景，忍不住有些可怜他们的意思，便向金媛媛说道：“这事与你们无干，不必这般害怕，你同着他们到房舱去坐一回儿，免得在此碍手碍脚。”金媛媛巴不的这一声，连忙同着王小宝等一齐躲入后舱。这里秋谷向汪慕苏道：“你们这一班赌棍，平时做着那翻天印、倒脱靴的勾当，也不知被你们害了多少好人。今天在我面前还要装着糊涂，自家掩饰。你们未曾举意，也该打听打听我章秋谷可是受骗的人！上海的那一班赌棍何等的神通，尚且不敢在我跟前弄什么手脚，不要说你们这起无用的东西！”这几句话儿，把他们骂得十分惭愧，只有汪慕苏勉强回道：“就算我们是个赌棍，可有什么凭据被你拿住？这样无凭无据的事情，都好随口乱说的么？”秋谷又冷笑道：“你说你的赌棍没有凭据么？哼哼，我若要认真追究起来，只怕你们翻戏的罪名还在其次，那私刻钱庄图记、私造庄票的罪名，你们那里担承得起？我劝你不如听了我的说话当场认错，赔个礼儿，好在我们没有输钱，那有功夫来同你们作对，岂不还是你的便宜？若要一口咬定，不肯服输，那就莫怪了。”说着，手中拿出一张银票，朝他们扬了一扬道：“真赃现在，你们还能抵赖得过么？”原来方才秋谷收回注目之时，一并把汪慕苏打的一张银票取在手中，明晓得他们的银票都是假的，只有汪慕苏刚刚赔还秋谷、仲文的一张五百块钱的银票却是真的，不过把来摆个样儿。正是：

人情变幻，蜃楼海市之奇；

世界沧桑，石火电光之影。

欲知后事，请看下回。

第六十二回

讨局帐当场出丑 托微波名士多情

且说章秋谷拿着一张银票向他们扬了一扬，宋子英看了更加着急，又听得秋谷朗然说道：“论起理来，你们做了圈套到处害人，本该把你们送官究治；但是你们都是穷苦出身，总算出于无奈，我也不来和你们做这个冤家。不过我替你们想起来，你们年纪正轻，人品也还漂亮，不是那巴结不出的人；那一样事儿不好去做，却要做这样倒脱靴、翻天印的事情？将来总有一天被人看破，送到当官，从此犯了案情，没有出头之日，何苦把父母的遗体这般糟蹋？难道你们除了这行生意，就没有别的事情好做么？”秋谷说到此际，声音倒反和平了些。宋子英等听了秋谷这几句心平气和的说话，不由得也有些良心发现起来，又听得章秋谷好好的向他们说道：“现在我也不来难为你们，只要你们把自己的来踪去迹，以及受了何人的指使，一一说得分明，从此洗心革面，大家痛改前非，切不可再做这行生意，我便把你们当场

释放，免了你们这天字第一号的官司。若再是这般不肯认差，那时莫怪我送官究治。到了公堂之上，凭你人心似铁，当不起官法如炉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依然还要供招，可有什么趣味？”

宋子英听了，晓得秋谷的话虽然霸道些儿，却是实在不错，

待要直说出来，又实在觉得面上惭愧，回过头来看萧、汪二人时，也是面上一红一白，那个样子甚是为难。宋子英明知今天这个局面是抵赖不来的了，左思右想，跑是跑不了，打又打他不过，只得要从实供招，红着脸支吾半晌，说出一句话来道：“这件事儿，与我们这在座的三人全然无涉。”说到这里，又半吞半吐的不肯直说出来。偏偏的这个当儿，宋子英的舌头也不听他的呼唤起来，期期艾艾的说了一句，倒缩住了半句。章秋谷不懂得他的说话，焦躁起来，便向陆仲文说道：“他们既是不肯说明，我们也说不得了。我在这边船上守着他们，你赶紧上岸，到阊门去拜总巡，叫他派几个人来，把他们带去看押，再移县问他们的案情。好在这个事情是一面的官司，就是无人送办，也是他们巡察的责成。一定没有不准的。”陆仲文起初不知底细，真把宋子英当作好人，此刻被秋谷当场说破机关，他心上方才明白，由不得就恨起这班人来。听了秋谷的说话，答应一声，当真便要上去。

宋子英急了，心想也顾不得许多，只好直说出来，作个脱身之计罢了，便一一的向着秋谷、仲文从头细说：如何想了主意，本来只想去哄骗仲文；如何章秋谷到了苏州，被王云生的手下看见，他为了上海的事情结下了仇恨，要想个法子报仇；如何自己串同了萧、汪二人，要想把秋谷和仲文一齐打下水去，从头至尾一字不遗，细细的说了一遍。章秋谷恍然声道：“原来又是王云生这个奴才。”陆仲文不晓得这件事情，急问：“王云生是谁，和你有何嫌隙？”章秋谷约略把夏间的事情说了几句。陆仲文方才明白，却咬牙恨道：“原来他们是来算计我的，我还把他们当着好人。不亏你提醒了我，几乎上了他们的大当。”秋谷道：“如今也不必说了，他们既然认罪服输，我们又没有输什么钱，让他们走了罢。”宋子英等三人听了，好

像逢了郊天大赦一般，免不得谢了秋谷一声，穿好了衣裳就要上岸。秋谷又叫住他们道：“你把方才赢我们的钞票，仍旧彼此掉换，我也把银票还你。”说着，便把一真一假两张银票取了出来给还了他们，仍把自己钞票收回。

正在掉换，忽见房舱内走出三个倌人。原来就是宋子英等叫来的局王黛玉、陆韵仙和金宝珠。他们一班倌人坐在后舱，把前舱的说话听得明明白白，晓得宋子英等三人是个倒脱靴的赌棍，王黛玉等就吃了一惊，想着自家的局帐恐怕有些不妥，又听得秋谷要释放他们上岸，更加着急，一齐拥了出来，每人拉住一个不放。只听得王黛玉先开口道：“宋大少，倪一径当耐是个好客人，局帐洋钱拨耐欠仔几化，故歇勿壳张耐是实梗样式。唔笃赌铜钱勿赌铜钱，生来勿关倪事，倪也勿好来管唔笃格事体；不过倪搭格局帐洋钱，阿好请耐开销脱仔，省得倪叫人到栈房里来哉。”陆韵仙和金宝珠也是一般说法。宋子英满面通红，勉强说道：“现在又不是年，又不是节，收什么局帐！况且我又不是不来，停回到你院中再说。”王黛玉冷笑道：“宋大少，勿是倪来里说望门闲话。倪堂子里向名气要紧，耐宋大少阿好去照应仔别人罢，倪格局帐洋钱末，请耐开销脱仔，勿要晏歇点弄得大家难为情。”宋子英被他逼住了，开不出口来，待要发作，又怕章秋谷要帮着他们，待要赌气照数给他，又舍不得这许多的钱。正在迟疑不决，果然秋谷开口问王黛玉道：“他一共欠你多少局帐？”王黛玉急应道：“说起来是也无啥希奇，一塌刮仔勿到一百洋钱格事体。”秋谷听了道：“这也不多。”又问金宝珠和陆韵仙时，每处不到五十块钱，合来也只有二百块钱上下，秋谷便向宋子英道：“一共二百块不到，你们料想也还拿得出来。他们堂子里头吃亏不起，你拿一百六十块钱出来，待我和你们分派。”宋子英听了虽然心痛，

却是不敢不依。只得凑了一卷钞票出来，交与秋谷。秋谷接过，点了一点，分作三注，向王黛玉道：“你的局帐拿了八十块钱，他们两个合分八十，所差已是不多，也不必计较了。”王黛玉接了钞票，甚是感激，一同谢了又谢，方才放了宋子英等三人，回身坐下。宋子英满面羞惭，满心懊恨，同着萧静园、汪慕苏两个抱头鼠窜的上岸去了。这里船上的章秋谷同陆仲文叫船户把船回到阊门，分头登岸。

章秋谷倒贴了一天的船钱，又在苏州等了两天，贡春树已经来了。秋谷因他来得迟了，不免埋怨他一番，立刻收拾行李，发上上海轮船。章秋谷又到金媛媛处把局帐开销清楚，辞别了陆仲文和方小松。金媛媛却一直送到船上，嘱咐了无数的话儿，无非是要叫他就来的意思，直至将要开船，小火轮的气筒鸣鸣的连放了几遍，方才上去。正是：

未免有情，芳草天涯之路；
谁能遣此，销魂南浦之歌。

只说章秋谷和贡春树上了轮船，在船上没有什么消遣，把宋子英这件倒脱靴的公案细细的讲给贡春树听。春树抚掌称快，又道：“我正在疑惑，怎么不见宋子英，因为你匆匆促促的上船，没有工夫问你。原来我走了不多几日，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。但是那王云生吃了你两场亏苦，冤家结得更深了一层，以后倒要防备他些才是。”秋谷道：“这样酒囊饭桶的奴才，难道我章秋谷怕了他么？”春树道：“不是这般说法，蜂蜜有毒，那里防得尽许多？总是小心的为妙。”秋谷方点头称是。

过了一夜，不到七点钟，轮船已到码头。秋谷起身上岸，便拉了贡春树同住吉升栈，春树自然应允。秋谷到得栈房，当

差的接着，开了房间。秋谷进房坐下，恰好对面有个客人走了，空了一间禄字官房，秋谷便叫茶房把春树的行李搬到对房安放。坐不多一会，当差的送上一搭名片来，还有几封别处寄来的信，秋谷一一看过。当差又送上几张信人名片，秋谷看时，见也有陈文仙的，也有张书玉、陆畹香的，惟有林黛玉的名片最多，竟有七八张光景。秋谷诧异起来，问当差的：“怎么林黛玉的名片有这许多？”当差的回道：“这林黛玉自己来过两次，又天天叫人到栈内来打听少爷几时回来，说有要紧的事情要和少爷商议。再三再四的分付家人，少爷一到上海，立刻要请少爷过去。也不晓得有什么事情。”秋谷听了甚是疑惑。暗想：“黛玉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和我商议？少停且去看他一趟就晓得了。”

章秋谷离了上海已有十几天，少不得要出去拜拜客人，会会朋友，料理些未了的事情。又到辛修甫、王小屏等各处去了一转，倒整整的忙了一天。辛修甫见秋谷回来，心中大喜，急急的问他办的事情怎样？秋谷也不隐瞒，细细的向修甫说了一遍，修甫不胜叹服。当夜修甫请他在一品香晚膳，又请了小屏、春树作陪，宾主只有四人，小屏问修甫可要叫局，修甫笑道：“今天他们两位初到上海，自然要把他们的相好叫来，一则好让我们看看他们的情景，二则他们一日三秋，也好叙叙这十来天的阔别。”这几句，说得三人都笑了。当下修甫写了局票，叫侍者发了出去，不消说各人是叫的老相好了。发了局票，各人又点了一张菜单，交与侍者，随意闲谈。

秋谷正把苏州的事在那里告诉王小屏，不想第一道菜还没有上来，叫的局陈文仙已经来了，扶在娘姨的肩上款步进来。先向修甫等打了一个招呼，慢慢的回身坐下，方才似嗔似喜、含怨含颦的叫了一声“二少”，随接下去说道：“耐倒好格，

阿记得动身格辰光搭倪说一礼拜就转来，故歇耐算算看去仔几日，只怕三格礼拜要来快哉，倪未倒牵记煞耐。”秋谷听了，且不回答，抬起头来细细的打量他。见他穿一身白纱衫裤，头上只带着一排茉莉花条，趁着那杨柳纤腰，梨花白面，趁显得柔情似水，媚态如春。那头上的花香夹着些脂香粉气，一阵阵的透人鼻观中间，秋谷看得十分畅满。

看了一回，方向陈文仙道：“我到苏州去原为一件要紧事情，前几天事情没有办好，所以不得回来，并不是有心耽搁。”陈文仙不肯相信，把嘴一披道：“倪勿相信，耐有啥格要紧事体，倒说拨倪听听看。”秋谷因刚才和小屏说话，还未讲完，被陈文仙进来打断，王小屏又急于要听，秋谷便从头至尾把搭救程小姐的事情，看破宋子英的骗局，又一一说了一遍。王小屏也甚是佩服，不免称颂了一番。陈文仙却听得呆呆的，想了一会，好似想什么心事一般，回身把秋谷一推道：“耐格人未……”说了这一句，顿然闭了口说不下去，面上早红起来。秋谷听了他说了半句便不说了，摸不着他是说什么话儿，连忙问道：“我便怎么样，为什么不说下去？”陈文仙飞了秋谷一眼，默然主语，那两边颊上红得就如雨后桃花，娇妍可爱。秋谷见了愈加疑惑，再三追问，文仙只是说不出来。修甫等看着陈文仙的神情，不觉哈哈大笑。陈文仙被他们笑得愈加不好意思，只得又向章秋谷说道：“耐替别人家赶事体，倒起劲煞。”说了又顿住不言，索性低下头去。红上春风之面，笑晕梨涡；羞融却月之眉，春添媚妩。秋谷到此，方觉心中明白，就是辛修甫等也猜着了几分。

正待要大家追问，只见金小宝笑盈盈的走了进来，先叫了秋谷一声，不等坐下，就向贡春树笑道：“阿唷！我道仔耐勿来格哉，今朝啥格好风吹仔耐转来，耐倒直头有良心格。”春

树笑道：“我本来早想回来，无奈有些事体不得脱身。”金小宝不待说完，便问：“耐勒浪苏州有啥格事体？”春树笑而不答，小宝再三追问，王小屏听得不耐烦，正待说时，贡春树急使个眼风，王小屏便顿口不说。金小宝咕嚕道：“倪勿来，耐阿搭倪说？”春树笑道，附在小宝肩上悄悄的说了几句，金小宝方才罢了。章秋谷也和陈文仙咬着耳朵讲了半天，不知说些什么。辛修甫在旁看着，只是微笑，向王小屏道：“你看他们的形状要好非常。我们虽在花丛阅历多年，那里赶得上他的资格？”正是：

前度刘郎，重访天台之路；
巫山神女，空为朝暮之云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 会审官左袒黑心妇 金月兰不认薄情郎

且说章秋谷在一品香出来之后，少不得到陈文仙院内住了一宵，直睡到次日午间方才起身回栈。当差的上来回道：“昨天少爷出去之后，林黛玉那边又有娘姨过来打听，晓得少爷回来，说一定要请少爷过去。”秋谷听了并不言语，只点一点头，当差的便退了下去。秋谷略坐一回便到惠秀里来，刚刚走进弄堂，早见一个娘姨从弄内劈面走来。见了秋谷连忙一把拉住，叫一声：“二少，为啥昨日勿来？倪大小姐牵记得来。”秋谷看时，原来就是林黛玉用的娘姨，便跟着他举步进门，匆匆的走上楼去。那娘姨先就嚷道：“大小姐，二少来哉！”秋谷刚刚走上楼梯，早见林黛玉一身素服，满面春情，袅袅婷婷的从房内掀着门帘走了出来，一把挽着章秋谷的手，同进房中坐下。

黛玉就坐在秋谷身旁，笑盈盈的说道：“长远勿见哉，身体阿好？倪一径来浪牵记耐呀。”秋谷也含笑应酬了几句，黛玉又笑道：“耐是昨日仔转来格，转来仔为啥勿来？阿是先要去看看唔笃老相好，倪搭是想勿着来格哉？”说着，秋波斜睨，启齿嫣然。秋谷见了黛玉这般态度，如此风情，任是阅历再深些儿的人，也由不得心飞神荡。暗想林黛玉的一身功架着实不差，陈文仙的面貌虽然比他好些，那外面的应酬那里赶他得上？便不由也携着黛玉的手，低声笑道：“你难道不是我的老相

好么？我除了你，还有什么相好？”黛玉回眸一笑，答道：“阿唷，二少爷勿要客气，倪陆里有格号福气，只要耐二少长到倪搭坐坐，赏赏倪格光好哉，只怕倪搭小地方请耐格二少爷勿着咧。”

秋谷倚在榻上温存调笑了一回，方问林黛玉：“有什么事情要和我商议？”黛玉道：“耐阿晓得大金月兰吃仔官司，拨包打听捉得去哉。新衙门问仔一堂，故歇移到县里，耐啥还勤晓得介？”秋谷听了失惊道：“我昨日刚在苏州回来，那里就会晓得？月兰的性情本来不好，几次三番在人家逃走出来，我早料到 he 一定要吃了官司才罢；现在果不其然，闹了乱子出来，我也没有工夫管他这般闲事，你也不必管他。”黛玉听了，把秋谷手臂上拧了一把道：“耐格人生得实梗狠心，倒直头看耐勿出。月兰格脾气勿好，待耐总算勿差，千日格坏处末，也有一日格好处，耐总算看倪面浪，搭俚想想法子，也是唔笃两家头相好仔一场。”

秋谷起先还不肯答应，禁不得林黛玉向来和金月兰甚是要好，再三央告秋谷和他想个法子，又道：“月兰带信出来，叫倪托耐阿好搭俚想想法子。俚说上海地方无拨啥格熟客，只有章二少是格好人，总要托俚说句好话。谢谢耐格，耐总算看俚苦恼，去保仔俚出来罢。”秋谷听到这几句说话，不觉恻然。想起苏州初次相逢，自成心许，何等缠绵，春融蝴蝶之魂，帐暖鸳鸯之梦。不想到了上海，不满半年，金月兰又闹了这个乱子。想着黛玉的话倒也不差，心上便有几分活动；又被林黛玉撒娇撒痴的一定要他答应，秋谷乐得顺水推船的做一个现成人情，便答应了黛玉。却又说道：“我虽然答应了了你，却还没有晓得月兰犯了什么案情，怎么好替他说话？”黛玉就把金月兰的事情向秋谷说了一番，秋谷方才晓得，便去寻着了辛修甫，

托他出一封信到县里去和金月兰说情。如今且把章秋谷一边暂时按下，先把金月兰的情节细说一番。

只说大金月兰自从在潘吉卿家卷了许多金珠首饰逃走出来之后，到了上海，本来要到旧时姊妹的院中暂时借住。无奈他的那一班姊妹都晓得他本是黄中堂家的逃妾，现在又是从苏州逃走回来；你想这些堂子里的倌人个个怕事，那里担得起这般风火？所以一个个都支吾推托，不肯留他。月兰无奈，只得在四马路上一个栈房内暂时住下。不想潘吉卿因金月兰卷了金珠逃走，直把他气得一个发昏。潘吉卿向来吊膀子的工夫甚好，所以有些女人都肯倒贴银钱。潘吉卿历年积聚下来的私财，多是一班妇女倒贴他的，这一下子被金月兰卷了一个精光，丝毫不剩。潘吉卿一生精力仅仅乎博得这点金珠，如今被他卷得精光，潘吉卿如何不气？气到极处，发起恨来，连夜到轮船局单雇了一只小火轮，立时生火开船赶上前去，罚咒一定要寻到月兰和他算帐。那知小火轮虽然单放，却开船的时候已是十二点钟，依旧赶他不上。

潘吉卿到了上海，落了一家后马路的栈房，便托了许多朋友四处打听金月兰的消息。又叫了包探来，交给他一张月兰的照片并一张失物的清单，叫他用心杏访，寻到了从重酬谢。那包探接了照片和失单，自然明查暗访，格外当心。不到一礼拜，居然被他访缉出来，晓得金月兰住在鼎升栈内，立刻照会了潘吉卿，禀了捕头，带了几个探捕，径到四马路鼎升栈搜捉。

金月兰刚刚起来梳洗，正在簪花顾影，对镜梳头的时候，那里想得到有人捉他？几个包探巡捕一拥而入，自然是瓮中捉鳖，手到擒来。连金月兰的行李衣箱，一齐都带到捕房里面。金月兰免不得在巡捕房内关了一夜，明天九点钟解到公堂，会审官问了几句，便传了原告上来，当堂对质。金月兰听得潘吉

卿告他卷物私逃，并说他是自家的逃妾。金月兰虽然有些胆寒，到此也顾不得了，只得按定心神，细细的想了一会，方才供道：“俚耐格闲话，才是瞎说，大老爷勿要听俚。倪一径来浪天津做格生意，今年二月里向刚刚转到苏州，拨俚耐碰着仔一转，倒说看中仔倪哉，要包倪一节生意，叫倪同俚转去。勿壳张倪到仔俚耐屋里向住仔一节，洋钱末无拨，倒说勿肯放倪出来。倪也叫无说法，只好等俚出门格辰光，自家走仔出来，故歇俚耐顶倒说倪是俚格小老姆，还说倪拐仔俚格物事逃走。大老爷问俚，阿有逃走格凭据？阿有讨倪格婚书？格号冤枉，要求大老爷搭倪伸冤！”会审官听了金月兰的口供，觉得甚是有理，便又问了潘吉卿一回，果然没有婚书，也没有卷逃的凭据。会审官便有不直潘吉卿之意，无奈潘吉卿一口咬定金月兰卷逃是实，会审官道：“你既然没有婚书，这金月兰便算不得你的妻妾，怎么好说他卷物私逃？”

原来这位会审大老爷也是个风流人物，他见金月兰语言伶俐，丰态温存，不由的就存了一个开脱他的意思，所以语言之内有些偏护着他。潘吉卿见会审官不肯认真追究，便着了急，又上去回道：“不瞒老公祖说，他临走的时候委实卷了几千银子的东西，如今只求老公祖把他的脏物追了出来，别的事儿也就不必提起了。”当下会审官听了，只得正颜厉色的把金月兰叫到公案旁边认真追问。怎奈金月兰死也不肯认帐，只说：“实在没有卷他的什么东西。”会审官问了一回，又把金月兰的衣箱行李吊上公堂，一件一件的打开，当堂查看，却是些半旧不新的衣服，还有些香水、手巾、肥皂等妇女应用的东西，并没有潘吉卿失单上的物件。原来金月兰到得上海，把苏州卷出来的金珠，通通寄放在别人家内，预备潘吉卿万一访着了风声，只要没有真脏，便好和他白赖，你想金月兰的心思可利害不利

害？

只说当时会审官见并无赃证，便冷笑了两声，直把一个潘吉卿急得满心火发，七孔烟生。但是自家身在公堂，又不敢当真怎样，只得忍住了怒气，再三求那会审官要他追究赃物。会审官听得不耐烦道：“这样没头没脏的事情，又没有证人，叫本府怎生追究？况且会审公堂的案件，一天最少也有十余宗，都像你这样歪缠，本府那有工夫和你管这般闲事？”说着不由分说，叫了廨差过来，分付把金月兰取保释放。潘吉卿听了更加着急，此时顾不得利害，高声嚷道：“老公祖，不要这样糊涂，这金月兰放是万万放不得的。他就是黄大军机府中的逃妾，苏杭上海都存过案的，老公祖难道忘了么？”会审官听说金月兰就是黄中堂府中的逃妾，倒不觉吃了一惊；又听潘吉卿说他糊涂，登时大怒，把公案一拍道：“你既然晓得他是黄相国府中的逃妾，为什么要把他留在家中，难道你是不知法律的么？”那潘吉卿方才原是气愤头上，一个不防备脱口说了出来，被会审官一句话儿提醒，心中懊悔起来。暗想：我怎的这样糊涂，一时说了出来，我自己收留人家的逃妾，先有一个处分，这不是自寻苦吃么？又听得会审官向金月兰说道：“你既是黄府中的逃妾，我也不来问你，只把你们移到上海县去，听他发落就是了。”便叫廨差把金月兰押下堂去，又叫潘吉卿回寓候传，这且不表。

只说金月兰到了上海县中，暂时押在官媒家里，甚是心集，只得带信出来，叫林黛玉转请章秋谷替他设法。不料章秋谷又到苏州去了，好容易等得秋谷回来，被林黛玉缠绕不过，只得去和辛修甫商量，托他发信到县和金月兰说情。辛修甫本来和这位县大老爷的交情甚好，果然写了信去，不到十天，金月兰已经放了出来。你道金月兰的这场风波为何消化得这般容易

？原来金月兰在杭州逃走出来，这位黄大军机的长孙公子想着月兰虽然可恶，却又碍了自家相府的名声，不便追拿到案，只在上海、苏州两处存了一个县案，不准他到处为娼，原没有办他的意思。上海县接了新衙门的公事，只把他暂时收押，也没有问过一堂。凑巧辛修甫写信到县和他说话，上海县也乐得做个现成人情，立刻叫他取保。

金月兰出来之后，免不得到林黛玉家来见章秋谷。秋谷见他脂粉不施，花容瘦损，觉得他也甚可怜。金月兰见了秋谷，却是十分惭愧，满面通红，几乎要滚出珠泪来，勉强忍住了，默默无言。秋谷明知他的意思，只好反安慰他几句。从前的话一字不提，又恳恳切切的劝了他一番。金月兰也甚是感激，在黛玉处住了两天，想上海立脚不住，又不愿再入风尘，只得摒挡行李仍到天津去了。到得天津，搭了宝华班的班子，生意甚好，居然车马盈门。这是后话，不必提起。

只先苦了黄伯润，后苦了一个潘吉卿。黄伯润花了八千银子把他娶到家中，真是个心坎温存，眼皮供养。徐娘妮妮，正当碧玉之年；夫婿温柔，况有潘郎之貌。这也算得是一双两好，地久天长的了。谁知这金月兰得福嫌轻，自寻烦恼，不晓得他为了什么事儿，偏要想着方法一溜烟逃出来。可怜这位黄公子的爱情，那里一时就割舍得下？气得一个半死，醋得一个发昏，人财两空也还罢了，还落了一腔闷气发泄不来。遇着了那月夕花朝，免不了就要长吁短叹。这还不必说他，最苦是潘吉卿，他平日间千刁万恶，无所不为，专靠着信人倒贴的银钱，供给他日用起居的挥霍。他晓得金月兰是在中堂府内逃走出来，一定有些积蓄，便把生平吊膀子的手段施展出来，要想金月兰的倒贴。不想他运气不好，失了眼睛，非但倒贴不曾想着，反把自己的十余年积蓄贴在里头，被他卷得精光，还不说一个“谢

”字。正是：

当年渔父，难寻洞口之春；
旧日萧郎，肠断天涯之路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

章秋谷有必试名妓 玉太史临老入花丛

且说潘吉卿妄想痴心，要想月兰倒贴，不料非但不能如愿，反被金月兰卷了几千银子的金珠宝首饰逃走出来。潘吉卿历年以来的积蓄都被他一卷而空，自家想想，花了无数的精神，拚着自家的性命，去巴结那班妇女，方才得来的这点东西，一齐卷得干干净净，尺寸不留。看官，你道这潘吉卿如何不急？看着金月兰这般样子，你想这班倖人何等狠心，那般辣手，那里还有什么天良。所以堂子里的倖人万万娶他不得，这些说话都是在下阅历有得之言，并不是信口开河，有心捏造。

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只说章秋谷自从到了上海，便有辛修甫等一班好友，一个个轮流接风。不知不觉的过了几天，看看节近中秋，金风送爽。秋谷这一节的局帐，止有王佩兰和陈文仙两处多些，其余都不过七八个局，或是一两台酒，为数不多。王佩兰家自从为了金水烟筒跳槽之后，一直没有去过，算来也是有限。只有陈文仙院中有二十几台酒钱，八九十个局钱。秋谷约略算了一算，自家在常熟出来，带了几千银子，没有用掉多少，算起来尽够开销。局帐倒不过四百块钱的光景，倒是杨庆和银楼帐目有七百多些，就是拿了一支金水烟筒，也没有什么别的。秋谷一注一注的算了一回，大约连戏园、大菜馆、马车行这几处的零碎帐目并在一起，差不多也要一千五百块钱。

便开了皮包，取出一张一千二百两银子的汇票，到后马路钱庄上去兑了许多钞票回来，先到杨庆和去把帐算清，便回到兆贵里来。

这几天将近中秋，大家收帐，堂子里头的生意很是清淡。陈文仙恰好在家。秋谷进去坐了一回，忽然心上转了一个念头，暗想：上海的馆人只爱银钱，只要有了银钱，没有办不到的事体。就是馆人见了客人，装出多少假情假义，十分要好的样儿，这也是银钱买出来的，并不是馆人当真爱着这个客人。如今文仙的待我总算不差，但是他究竟心上如何，我却无从晓得，何不趁着开销局帐的时候，想个法儿试他一试？只说我盘缠用尽，家里的钱还没有寄出来，你们这些局帐只好一齐等到节后开销，现在却无从想法。看他听了我的说话，神色如何，那待我的心是真是假就看出来了。

想定主意，就向陈文仙招手，叫他过来，自家脸上故意装出一付气闷的样子。陈文仙见秋谷招手叫他，慢慢的走过来，坐在秋谷肩下，问道：“啥格事体，说哩。”秋谷假作皱着双眉，摇头不语，文仙连问了几声，见秋谷依然不答，发起急来道：“耐今朝啥格道理，跑得来阴阳怪气，一付勿高兴格面孔；问耐闲话末，一声勿响，阿是倪得罪仔耐哉？”秋谷听了，方才抬起头来，把文仙的纤手握在手中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也没有什么得罪我的地方，这会儿我有我自家的心事。”文仙听了章秋谷的说话，抬起秋波，向他注视，果然见秋谷双眉深锁，一付不高兴的神情。陈文仙不知为了何事，反着实吃了一惊，连忙问他为甚事情，秋谷却默然不语，呕得陈文仙急了，赌气立起身来。秋谷方又叹口气道：“我的事情和你说也没用。”便又顿住了不说下去，急得陈文仙媚眼微睨，金莲双顿的埋怨他道：“有啥格事体，豪燥点说哩，耐看格付架形，阿要讨气。

”

秋谷见陈文仙当真急了，暗暗好笑，方才附着他的耳朵悄悄的告诉他道：“我到了上海已经一节多些，家里带出来的钱差不多将要完了。前天我寄了一封家信回去带钱；还没有接到回信，恐怕节前是来不及的了。不瞒你说，我节边的开销帐目共要一千多些，勉强借贷了些，却还只有一半，还有堂子里头的局帐，也要差不多五百块钱，实在想不出个法儿，这个秋节如何过得下去？你想，现在已经逼近中秋，正是大家收帐的时候，那里一时想得到什么法儿？况且堂子里头的局帐，节边都要开销，更是有关场面，叫我心上怎生不急？”陈文仙听了方才明白，倒觉放下了心D D嗤”的一笑道：“倪当仔耐啥格事体实梗格发极，一塌刮子少仔几百洋钱，也用勿着实梗样式碗。倪搭格局帐是倒无啥希奇，耐有未开销仔点，无拨末也勿要紧。

秋谷听了心中暗暗欢喜，索性逼紧一步道：“你还没有晓得我的意思，你这里的局帐虽不要紧，但是这一班房间的娘姨、大姐，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势利心肠，我若是到了节边局帐都付不出来，以后还有什么脸儿再到你院中行走？”说着，脸上做出那懊恼万分的样子，又向文仙道：“我今天来了一趟，明天还要出去寻人设法。若是这几天之内借到了钱，还了你们局帐，我自然在你院中照旧往来；若是借不到钱，那就要直等家里的钱寄了出来，方能再到你院中走动。所以我今天特地到你这里来暗中和你说明，节前若是不来，你不必叫娘姨寻我。”说罢，又做出一付无奈的神情，对着陈文仙大有黯然销魂之意。陈文仙被秋谷这一番做作，不觉也把他的心事提了上来，蛾眉蹙黛，凤目含波，看着秋谷的样儿，也觉有些凄楚；便一把挽着秋谷的手，梨涡低熨，檀口斜偎，似笑不笑的对他说道：“耐慢慢交看撮，勿要实梗性急，就是局帐勿开销末，也无啥希奇碗。

”秋谷又附耳向他说道：“不是这般说法，这班带房间的相帮，掙带挡的娘姨、大姐，都不是什么好人，将来他们传说出去，还要说你做了恩客，所以连局帐都没有开销。你们做信人的名气要紧，那里禁得起这样的一个名声，你想我这句话可是不是？”陈文仙听了，觉得章秋谷的说话果然不差，便也觉得为难起来。

想了一会，忽然想着了一个主意，便咬着秋谷的耳朵说了一回。秋谷连连摇头道：“这个办法不妥，况且我也不是这样的人。”文仙听了皱着双眉，又向秋谷耳边说了一会，秋谷还不肯答应。文仙不由分说，支开了房里的娘姨，取出首饰匣来，捡了两件不知什么东西，忙忙的仍把首饰匣儿收好，跑过来就塞在章秋谷衣袖管内。秋谷看时，见是一只金刚钻戒指，一付蒜苗梗式的金镯头。暗想：陈文仙的为人果然不错，真是上海的平康队里数一数二的好人。

此时章秋谷的心上十分畅满，一时间心花大放，色舞眉飞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这一笑，笑得个陈文仙摸头不着，疑诧异常。外房间的娘姨人等听得秋谷放声大笑，不晓得他为什么，一齐赶了进来，见文仙呆呆的立在秋谷旁边，也不开口，宝珠姐便问秋谷道：“二少为啥实梗高兴，阿好说拨倪大家听听。”秋谷听了，把一只戒指，一付金镯在袖中掏了出来，放在桌上，陈文仙看了着急起来，连连的咳嗽几声，似乎叫他不要说出来的意思。秋谷虽然听见，那里管他，对着宝珠姐等把方才的说话讲了一遍，只把骂他的话掩过不提。又说自己要试试文仙的心到底是真是假，所以掉了一个枪花，撒了一番大谎。DD幸而你们先生果然是个好人，居然没有上当。要是换了一个势利些的馆人，说话中间得罪了我一句两句，哈哈，我姓章的今天就要对你们不起了。”宝珠姐等听了，倒大家呆了一回，

宝珠姐方才开口笑道：“阿唷，看耐二少爷勿来，倒直头来得利害，区得倪先生待耐二少是扎扎实实格一片真心，勿然是今朝推扳一点露仔马脚出来哉。”

陈文仙到此方才恍然大悟。暗想：这个人的心思实在很刻毒，今天险些儿被他试了出来。不觉的桃花敛恨，柳叶含颦，佯嗔薄怒的对秋谷瞪了个白眼道：“耐倒好格，倪啥格地方得罪仔耐，洛里一样事体倪待耐勿是真心，耐倒说拨倪听听看！”耐自从到仔倪搭直到故歇，说勿长久未也五六节哉，阿有啥两三年格老客人，勿晓得倪格脾气，想出格号挖掐心思来拨当倪上，阿要讨气？区得倪勿是格号坏人只认得铜钱勿认得人格脾气，勿然是拨耐说起来也好哉。耐自家想想看，两三年工夫倪阿曾待错歇耐，勿要说是故歇，总算有点……”文仙说到此间，说了半句就顿住了口，似乎有些说不出来，两颊微红，横波斜溜，向着秋谷掩口而笑，又在秋谷肩上打了一下道：“耐格人，就叫无拨良心。”说着又向宝珠姐等说道：“倪故歇想起来，上海滩浪格客人直头无拨良心！倪刚刚要是推扳仔俚一点，是只怕俚又要跳槽，跳到王佩兰搭去哉。”说得宝珠姐等大家笑了。

那秋谷此时满心欢喜，倒也说不出来什么话来，只是细细的看着文仙微微含笑。此时八月初旬，天气尚热，文仙穿着一身本色金闾纱衫裤，光艳照人。宝髻盘云，蛾眉掠月，真个是雪肤花貌，素口蛮腰。秋谷本来和文仙甚是要好，现在却凭空的添了几分爱情。文仙为了方才的事情，说是瞧不起他，不免还要咕噜几句。秋谷只得温存安慰了一番，文仙方才罢了。秋谷看着文仙十分清丽，十分快意，就十分的密爱幽欢。这一夜，秋谷自然不回栈房，就在文仙院中住下。正是：

鹊桥乍渡，蟾月刚圆；宝帐低垂，炉烟不动。春掩铜屏之影，鞋凤双翘；暗传膏沐之香，云鬟半卸。口脂微度，香融雀舌之酥；宝靛低偎，斜背春灯之影。嫣薰兰被，私语轻轻；冰簟银床，清宵细细。

真个是：

但为蝴蝶甘同梦，愿作鸳鸯不羡仙。

如今且把章秋谷一边暂时按下。提起一位前辈的太史公来。这位太史公姓王，号叫伯深，却是常熟人氏，同章秋谷总算是个同乡，还是他的父执。这位王太史本来是寒士出身，家中一无所有，直考到五十多岁才点了翰林。留馆之后，他想着在京城里头当这个穷翰林，也没有什么趣味，况且当翰林的就同那外省的候补人员一样，是要倒赔浇裹的。京城里米珠薪桂，他那里当得起这个翰林？想来想去，想着了一条道路，托了一个同乡的京官，把他荐到上海道幕中，差不多就算是这上海道的顾问官一样。那时维新的风气未开，八股还没有废掉，这位观察公也是个守旧家，同王太史谈论起来倒也意见相合，水乳交融，宾主之间甚是相得。那江海关道是关道中著名的好缺，所以王太史的束修每年竟有二千余金。王太史喜出望外，索性把家眷搬到上海，住在一起。手内有了束修银子，登时就花天酒地阔绰起来。

原来这班专读死书、专做八股的书呆子，往往少年时节不敢荒唐，一到中年以后，中了进士，点了翰林，自以为是功成名就的了，免不得就要嫖赌起来。却是不嫖则已，一经涉足花丛，定是那天字号的曲辫子；不赌则已，一经走到赌场，便是

那专输钱的冤大头。这位王太史少年寒素，没有中举人的时候，抱着一部直省闱墨，拚命揣摩；买了一部策府统宗，尽心摹仿。一天到晚只想着怎么好中进士，如何能点翰林，把那心地中间本来所有的一点平坦之气，早已磨灭得干干净净，那里还有工夫来想这样的事情！现在点了翰林，处着这般优馆，又住在上海这花营柳阵的地方，自然也要不安本分起来，天天在四马路堂子里头碰和吃酒，闹得一塌糊涂。却又实在是个外行，弄出许多笑话，他自己还扬扬得意的不以为奇。正是：

放着个玉堂学士，须发飘萧；
辜负他金雀丫鬟，风情旖旎。

还有王太史许多笑话，九尾龟出现新闻，都在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

老风流艳福难销 美少年名花独占

且说前回书中说起王太史的现状，免不得先把王太史的许多笑话一一的演说出来。只说王太史有一天，在人家席间看见了一个公阳里的姑苏金寓，不知怎的就十分倾倒起来。这金寓原是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人物，年纪已有二十五六的光景，虽然半老徐娘，却是尚饶丰致，更兼丰容盛鬋，皓齿明眸，应酬甚是圆融，谈吐也还不俗。只是有一件，脾气不好，爱做恩客，爱姘戏子、马夫，正经花钱的客人，反把他高高的搁一在旁，正眼儿也不去看他一看，往往惹得客人发起火来，从此绝迹。他却毫不放在心上，依然还是我行我素，不改丝毫。一连嫁过几回，都是贵家公子，殷实商人。嫁过去到一年，便拚命的百般吵闹，寻死觅活，闹得个不可开交。人家被他闹不过了，赌气放他出来，凭他怎样，他却安安稳稳的重落风尘，琵琶再抱。你想这样的人，那里有什么良心？王太史却偏偏的看中了他。当夜席上转了一个局，翻台过来，就吃了一台酒，又连着碰了一场和，从此就天天在金寓院中走动，尽心竭力的报效起来。

王太史每年的修金虽然也有二千多银子，那里禁得起他这样的狂嫖，免不得要向别人借贷。只要金寓说出来的说话，他无有不依：金寓说一声要上天，他就立刻去搬梯子；金寓说一声要入地，他就立刻去挖深坑。总而言之，王太史待承金寓的

这一番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光景，若用在父母家庭之内，便是那孝感动天的孝子；用在君臣纲纪之间，便是那精忠贯日的忠臣。

王太史这样的待承金寓，只指望有些情愫到他，谁知金寓的心思却大是不然。看着王太史腰驼背曲，又留了一嘴的胡须，这样的神情还要去勉强学那风流解数，嘻皮笑脸动手动脚的，心中甚是厌烦。凭着王太史万种温存，十分巴结，从没有一些儿笑面待他，只是冷冰冰的面孔，待理不理的样子。王太史那里晓得，还是在他身上拚命的花钱。依着金寓的意思，那里肯叫他沾着自家的身体！却被房间里娘姨苦苦相劝，为的生意起见，没奈何勉勉强强的留了王太史两夜。

王太史受了金寓的特别利益，自以为荣幸非常。看见了不论何人，见一个告诉一个，只说是自己这般年纪，居然也有和他相好的信人，这真是难得的奇缘，一生的知己。差不多就是西子太真之遇，瑶台月府之逢。别人听了他这般说法，都在背地里笑他，只不好当面说破罢了。王太史那里晓得，只是昏昏沉沉的，一天到晚除了办几件公事、拜几处客人之外，其余的工夫都是销磨在金寓那边。自从三月间做起，直到四月尽边，差不多也花了一千多两银子。在王太史的心上想来，可算得是和盘托出，竭尽绵薄的了。王太史的出身虽然本是宦家子弟，却是家世清贫，看得这一千多两银子的人情，真是天大地大，无大不大，出了一身臭汗，忍着满心难过，方才高高的捧了出来。这要是除了金寓，换了第二个人，未必想得动他这一千银子。怎奈在金寓眼中看了却是平淡无奇，看得他屁也不值一个。

有天晚上，这位王太史在金寓院中张筵请客，到了许多客人，金寓却只是冷冷的样子，酒也不斟，曲也不唱，只懒洋洋的在王太史背后坐了一回。恰好别处有人叫局，相帮传了局票

进来，金寓趁此霍地立起身来，换了衣服，也不招呼台面，竟是一言不发的翩然而去。台面上客人看了金寓这般慢客，一个个都有些代抱不平。王太史却是一毫不觉，只当没有这件事儿，依然高兴非常，春风满面。众客人看见主人这般的大度优容，倒不好意思开口，只得罢了。及至金寓出局回来，仍是默然坐下，没有一句话儿。房间里的娘姨替客人装水烟，一个个一齐装到，独独的空过了王太史一个主人。

众人看见这样情形，十分不忍。就有一位姓陆的客人，叫做陆云峰，少年口快，慷爽非常。他见了王太史瘟得利害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向着他冷笑一声道：“王伯翁真好耐性，真是十年养气，方有这样的忍耐工夫。要是换了我们这班少年，早已对他不起的了。”王太史听了，还不甚明白他的意思，连忙问他说的是那一路的话儿。陆云峰又冷笑道：“我们做客人的花钱吃酒，又不漂他的账，又不借他的光，为什么要受他们的这般闷气？”

王太史还未开口，金寓早瞅了陆云峰一眼，微微笑道：“陆大少勿要动气，倪是生来老老实实格脾气，无拨啥格多化瞎巴结，瞎应酬。刚刚碰着格王大人，搭倪一样格脾气，所以王大人到倪搭来，倪赛过当俚自家人，随随便便，总归是实梗样式，王大人也从来勦扳歇倪格差头格。像俚笃格排时髦信人，嘴里向未说得蛮好，轧实肚皮里向一肚皮才是格枪花，格号样式倪是生来勿会格，只好请唔笃各位大少包涵点倪格哉。”陆云峰听了金寓的一番花言巧语，一时竟说不出什么来，只好冷笑一声，也就罢了。只有王太史听了金寓的话，说是把他当作自家人一般看待，这一喜，喜得非同小可，霎时间手舞足蹈，眼笑眉开，好似那甘露人心，醍醐灌顶，甜迷迷的，不知不觉直望耳朵里钻了进来。便对着众人说道：“你们大家都说我是

个瘟生，那里晓得我们的要好！你想，信人做了客人，把客人当作自己家里的人一般看待，要好到这个分儿，还要打算叫他怎样呢？”大家听了虽觉好笑，却又不好当面驳他，只好放在肚里，勉强附和几声。

金寓坐在王太史身后，听见他这般说法，忍不住把嘴披了一披，背过脸去扑嗤一笑。偏偏的又被陆云峰看见，实在气他不过，对着王太史笑道：“王伯翁的话儿果然不错，金寓和你十分要好，竟把你当作自己家人，这才算得你王大人的颜色。要是换了别人，那里有这般资格？恭喜恭喜，指日你一定要发大财。”这几句话说得刻毒，把一个王太史说得满面通红，又不好当真发作，只得说道：“我们一向客客气气的，这是什么顽笑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众人听了陆云峰的说话已是要笑，再看了王太史面红耳赤的那种样儿愈加好笑，由不得一齐放声大笑起来。笑得个王太史认真又不是，不认真又不是，面上越发红了，坐在席上如坐针毡，好生难过。亏得有两个懂些事务的客人恐怕王太史恼羞变怒，连忙对着众人摇手，使一个眼风，止住了众人的笑声，又寻些别的话儿和王太史问答，方才把这一件事儿叉了开去。当下敷衍了一回，众人见时候已经不早，便请主人赐饭。王太史叫娘姨搬上干稀饭来，大家吃了些儿，谢过了扰，一哄而散。正是：

酒阑人散，灯回宝帐之春；
漏尽更残，烟袅金炉之篆。

王太史坐着不走，心上自然要想金寓留他。金寓却总是一付无精打彩的样子，好像心上有什么心事一般。王太史猜不出他的意思，只是陪着笑脸挨近金寓身旁，贼忒嘻嘻的问长问短，

金寓总不理他。

原来金寓新做了一个姓陈的客人，是现任通州知州的儿子，却是绮年玉貌，倜傥不群，顾影临风，风流自赏。这样的人物到了嫖界，不用说，自然到处沾光。从来鸨儿爱钞，姐儿爱俏。金寓自从做了这姓陈的客人，不多几天已经有了相好，要好异常。王太史那里赶他得上？况且王太史这般年貌，满面的晦气，一嘴有髭须，和姓陈的两边比较起来，一边就是那控鹤监的傅粉郎君，一边便是那终南山的虬髯进士；又好比那戏上的岑彭马武一般，相形之下，实在是玉石攸分，妍媸愈判。你想那金寓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名妹，眼中那里看他得上？又有个姓陈的和他比较，自然越发的厌恶起王太史来。

刚刚这一天晚上和姓陈的客人预先约定，叫他十二点钟之后一定要来。偏偏又撞着了王太史这个瘟生，也想在金寓院中住夜，只把个金寓恨得金莲暗顿，媚眼横睨，暗暗的心中咒骂。却又不好赶他出去，只得由坐着，不去理他。反自走到窗前坐下，取出一付牙牌，点了一支洋烛，倒定定心心的打起五关来。王太史觉得有些没趣，讪讪的走到烟榻上边和衣睡倒。金寓见王太史竟不肯走，也无可如何，只得由他睡着。直进到两点多钟，金寓心上甚是着急，恐怕姓陈的客人来了，看见有客在房，和他吃醋。想了一会忽然计上心来，暗想只好这般如此，方才遣得动他。想定主意，便走到榻旁坐下。

此时王太史已经有些迷迷糊糊的睡着，金寓把烟盘推过一边，软绵绵的和王太史并头睡下，脸贴脸的揉了一揉。王太史登时惊醒，金寓笑迷迷的低声问道：“辰光勿早哉，耐阿要转去罢，唔笃屋里向格太太，要骂倪格哩。”王太史起先见金寓睡在身旁，杨柳垂条，花枝低亚，又是香肩并倚，玉体轻偎，悄语低言的和他说话。这位王太史公自从和金寓落了相好，花

了无数银钱，受了许多冷淡，那里受过金寓的这般恩宠。现在见了他这样的一番做作，早把个王太史弄得好像雪狮子向火，融化了半边，不知不觉的心荡神摇，六神无主。及至听得金寓叫他回去，却不由的呆了一呆，便也低声说道：“这个时候你还要叫我回去么？我们又不是没有落过相好，就在你院中住了一夜也不算什么希奇。”金寓听了，皱着眉头勉强答道：“勿是呀，耐格个人啥格实梗多心！倪倒是一片好心，为仔耐身体勿好，恐怕淘坏仔耐格身体呀。耐自家想哩，连浪几日吃酒碰和，总要到啥格辰光，一格人洛里有实梗几化精神？耐自家末无拨清头，倪倒有点替耐放心勿落。今朝勿要住来浪倪搭哉，豪燥点转去，养仔日把再出来罢。倪倒勿比格排倌人，单晓得自家寻开心。”金寓说到这一句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，红晕两腮，娇羞满面，就顿住了口不说，用小手巾掩着樱唇，微微含笑。

王太史听了他这般说法，真是灵犀一点，沁人心脾。那一时心上的快活，在下做书的也说不出来。但是见了金寓这样的风神旖旎，情话温存，却又舍不得自家回去，便含笑向金寓道：“你的说话实是不错，我就听了你的话儿，在你这里借一夜干铺，明天回去如何？”金寓见王太史老着面皮只不肯走，登时就烦恼起来，面上却不露声色的仍旧向他笑道：“耐格人啥总是实梗介，倪搭耐讲格闲话，总归一句才勿肯听格，倪未来浪替耐发极，耐末倒杀死格糟蹋自家身体，阿要讨气，说起来像煞还是倪勿肯。”说着又微微的含笑。

王太史本来已是心神撩乱，也听不清他说的什么，只见他星眼微朦，云鬓半卸，口脂低度，兰气暗吹。忍不住心神荡漾，便把两手合抱拢来，把金寓搂入怀里肉麻了一会。金寓正色催他道：“格歇辰光耐好去哉呀，勿想等歇点路浪转去受仔风寒，

出起毛病来，倪倒耽当勿起。”王太史听得金寓连连的催他回去，虽然不敢不走，却免不得有些疑心，还是蝎蝎螫螫的不肯就走。惹得个金寓火冒起来，春山半蹙，秋水含嗔，似怒非怒的瞅着王太史道：“耐格种人直头少有出见格。倪是顾惜耐自家格身体呀，耐定规勿肯转去，像煞倪总归有点勿放心。耐勿肯听倪格闲话末，随便耐去那哼，本来勿关得倪啥事，倪阿好来管耐？”说着坐起身来，推开了王太史的双手，掠掠头发就要跑开。王太史见金寓翻起面来，便吓得他不敢开口，只得也洋洋的立了起来。正是：

何郎年少，独看上苑之花；
潘岳中年，仅有闲情之赋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六回

苦温柔太史多情 空缣绉秋娘薄幸

且说王太史听得金寓催他回去，虽是心中不愿，却又不死不依。原来王太史少年时节功名心切，拚命的萤窗雪案，苦志用功，那里晓得什么迷香洞里的风情，温柔乡中的况味？所以现在见了金寓这般模样，由不得骨软筋酥，那敢违背？只得满口答应。立起身来又叮嘱了金寓几句话儿，金寓只把头略点一点，秋气说道：“晓得哉，勿要多烦哉，豪燥点去罢！”王太史方才没情没趣的走了。

又过了不多几日，早已是蒲艾盈门，榴花照眼，薰风送暖，午节将临。王太史免不得要在金寓那里报效几个双台。除了照例开销之外，金寓还格外向他借了几百块钱。上海滩上的红信人是端阳节后照例要歇夏的，金寓也把公阳里的房子回了，在观盛里赁了两楼两底的房子，暂且收场，就搬到观盛里去。

金寓忽然转了一念头，要叫王太史替他开销用度。明晓得王太史是个头等瘟生，乐得骗他一骗，便立刻去请了王太史，和他说明了要在观盛里暂停一节；更兼自己做生意做得怕了，最好拣一个合意的客人嫁了他，从此跳出风尘，脱离苦海，只是一时没有娶他的客人。一面这般说着，却把一只媚眼注在王太史身上，目不转睛只顾呆看。那一种娇羞的态度，一付憨媚的神情，王太史不看犹可，一见他这般模样，早已神迷目眩，

魄魂魂销，不觉就要毛遂自荐起来。当下一口应允，替他开销门口，又露出些要娶他回去的话风。金寓不答应，也不回绝，只说：“格是倪一生一世格事体，勿是瞎来来格，慢慢里倪再商量。故歇除脱仔耐，倪总无拨啥第二格人，赛过就是耐格人哝。”王太史听了这几句说话，总算已经得了他的允许，就如捧了纶音凤旨一般，自然是感激涕零的了。

自此以后，金寓的开销日用，都是王太史一力承当。金寓还要拚命的敲他竹杠，今天要做衣裳，明天要打首饰，又要天天出去坐马车，吃吃大菜。看看一个多月，王太史已是所费不资。这金寓虽是出来歇夏，那观盛晨的房租日用却都是王太史出钱供给，差不多就是王太史包他一节一般。论理不该再和别的客人来往。金寓却只等王太史前脚走了，后脚便叫娘姨去寻了那姓陈的客人来，暗中双宿双飞，早已订了婚姻之约，只瞒着王太史一人。娘姨等虽然心上不以为然，却为的金寓本是自家身体，又不欠什么带挡，只好由他。可怜王太史那里晓得，还是妄想痴心打算要娶他回去，托了许多朋友去和金寓做媒。金寓不得不暂时答应，只说要王太史先付一千银子算做定钱，等到过了中秋再行择吉，讲定了身价四千，一切费用统通在内。那做媒的朋友听了，估量着不甚妥当，只得和王太史一一说明。那知王太史听了并不疑心，把他的说话当作千真万真，心上十分欢喜，果然先付了金寓一千银子。金寓收了他的定钱也不写张收票，落得安安稳稳的用着王太史不心痛的银钱。从此以后，这金寓就要算是王太史的人了。

王太史因要谢谢媒人，有天晚上约了几个客人，就在金寓那边吃酒。金寓心上老大的不愿意，却没有法子回他。王太史向来本与辛修甫相识，这一席酒也把辛修甫请在里头。辛修甫虽也有些风闻，却还不晓得他们的情节，接了王太史的请客条

子立刻就来。走进房间，恰恰与金寓打了一个照面，修甫把金寓打量了一回，暗想：“果然就是那公阳里的姑苏金寓。这是上海平康队里有名的辣手倌人，王太史那里是他的对手？”心上这般打算，不好竟说出来。王太史见辛修甫来了，连忙立起相迎。修甫进房，招呼了一会，见请客已经到齐，有几个不认得的，免不得彼此请教姓名，敷衍一回。王太史请客入坐，众人一齐坐下，齐修甫一面应酬众人，一面留心看那金寓的举动。觉得他落落寡寡的，面上明露着一付不高兴的神情，好像在那里想什么心事。王太史搭讪着和他说话，他也是待理不理的样儿。修甫看了甚是疑惑，却又不好问他。停了一会，那金寓忽然立起身来走到王太史身旁，附着耳朵说了几句，王太史连连点头。原来金寓对王太史说的话儿是心上烦热，要出去坐一回夜马车，王太史那敢拗他，就点头答应。

偏偏的事不凑巧，陆云峰の座位紧靠着王太史身旁，这几句话儿恰恰的被他听得明明白白。陆云峰的酒量本不甚高，今天多吃了几杯，已经有了七八分醉意，听得金寓要出去坐马车，明摆着是惹厌他们，要躲避出去的意思。不由得那腹中的酒直涌上来，按不住怒气，只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陆云峰把手内的酒杯向台上一放，冷笑道：“我们这样的吃酒，有什么趣味，吃出一肚子的气来。你要出去坐马车，那一天不好去坐，偏要拣着今天。我们在你院中吃酒，你就要去坐起马车来，这不是明明的惹厌我们这班人物，故意要躲了出去么？你要晓得这里的房子是王大人租的，我们是王大人请来的客人，与你什么相干，难道我们吵闹了你么？”金寓本来一肚子的没好气，正要发作，巴得有人引动他，听了陆云峰の说话，霎时间面泛浓霜，双眉倒竖，还没有开口，早听得王太史向陆云峰说道：“陆云翁不可这般动气，你不晓得内中的细情。他近来的身体着实有

些不好，一天到晚只是恹恹牵牵的没有舒服的时候，好似有些暑病一般。我恐怕他郁出病来，所以叫他出去闲散闲散，坐坐马车，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，你不要错怪了他。况且他现在是歇夏期内，又不做什么生意。他已经答应节后一定嫁我，总算已经是我的人，比不得先前挂着牌子，不能得罪客人，你们总要原谅他些才好。”陆云峰听了倒说不出什么来，只在鼻子眼里哼了一声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倒是我的不是了。”金寓还要开口，却被王太史拉了一把，金寓也乐得收篷，就立起身来开了衣厨，换了一身衣服，扶着一个大小姐，竟是头也不回姗姗的去了。

辛修甫一旁看着，也有些不忿起来，便向王太史道：“王伯翁，我说句不怕你见怪的说话，依我看来，这位贵相好却不是什么一定的好人，你这样的待他，他却这般的待你，那心地也就可想而知的了。”辛修甫的意思，原想要说出一番利害，把王太史劝醒转来，免得受了金寓的骗局，原是一片热心。岂知王太史听了，心上竟大大的不以为然，登时就露出不悦之色，冷冷的答道：“你们劝我的话儿虽然也是好话，但是我已经五十多岁的人，那里就会上了别人的当？况且我再三再四的和你们说了几回，他是个有病的人，总要体贴他些。他现在又不做生意，你们怪他的无非是说他目中无人，不肯应酬，殊不知他的不肯随便应酬，正是他的好处。你们众位见不到此，总是说他的坏话，又说他不是好人，真是‘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’了。”辛修甫听了王太史这一番糊里糊涂的说话，又好气又好笑，待要再和他争论几句，却想着别人的事与自家什么相干，劝他不听也就算了，何必这般起劲，做这个空头的冤家，想到此间，便佯笑了几声，不去和他分辩，大家闷闷的又饮了几杯。

忽然听得隔壁亭子间内有男女嬉笑之声，又像有人在那里

密密切切的说话，座中惟有辛修甫最是留心，就侧耳而听。听了一会，仿佛好像就是金寓的声音，心上已是明白，正要开口问时，恰恰的陆云峰也听见了。陆云峰本来已经大醉，听见了这般声音，霍的立起身来，脚步歪斜，踉踉跄跄的走出房去，众人也没有理会他。那晓得陆云峰走了出去，一直趑到亭子间门口，巴着门帘，在缝内留心张看，只见一个少年男子朝外坐着，生得长眉俊目，白面朱唇。金寓却坐在那少年男子的身上，两人搂作一团，脸偎脸的不知在那里说些什么。陆云峰见了气上心来，忍不住在房外大声说道：“哈哈，你坐马车坐到亭子间来了。”说了这一句，便仍旧回身进去。这一声不打紧，把亭子间里的男女二人齐齐的大吃一惊。那少年男子连忙把金寓推开，立起来高声问道：“什么人在这里窥探？”

这个时候陆云峰已经走进内房，没有听见，却酒气冲冲的把方才看见的情形对着大众诉说。王太史还不甚相信，道：“只怕你看错了罢，我看金寓总不是这样的人。”陆云峰听了气得目瞪口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一把拉了王太史的衣服，叫他同去看来。两人一同举步，刚刚走出房门，劈面撞着金寓进来，把王太史一把拦住道：“出去做啥，勿要瞎闯瞎闯碗，搭倪到里向去，好好里坐来浪。”说着就仍把王太史拉了进来，捺他向交椅上坐下。

好笑这位王太史虽然不信陆云峰的说话，却未免起了些疑心，原想要到亭子间去看看，究竟那少年男子是个什么样的客人。不料被金寓拉了一把就不知不觉的慢吞吞跟了进来，身不由己的软洋洋坐了下去。陆云峰看了这个样子，真是气破胸脯，却又无法可想，只得眼睁睁的看着他。

王太史坐了一会，免不得把那疑心又提了上来，吞吞吐吐的向着金寓问道：“刚才亭子间内的客人是谁？”金寓听了，

由不得面上一红，心头乱跳，定了一定神方才说道：“亭子间里格客人？”金寓说了这一句，又顿了一顿道：“耐也勿必去问俚。耐王大人是蛮明白格人，一径体贴倪格，阿有啥勿晓得倪格难处。倪做仔信人，吃仔格碗断命饭，总归有几化说勿出来格事体，像倪故歇实梗样式，阿好说是人家人，说出去别人阿肯相信倪？故歇想起来，顶好耐马上搭倪还清仔债，拿倪讨仔转去，依仔倪心浪越快越好，巴勿得明朝就跟耐转去，省得别人总归讲倪格丘话，说倪无拨真心。”说着双眉锁恨，杏靛凝愁，做出那一付幽怨不胜的样子。一双俊眼，水汪汪的剪水横波，好像是泪珠欲落。王太史听了这样的甜言蜜语，见了这般的弱态娇姿，禁不住魂魄齐飞，心神大乱，早把方才的一点疑心撇在不知何处去了。倒反着实的安慰了他一番，又回身对着众人说道：“何如？我早晓得他决不是这样的人，一定还有隐情在内，你们那里晓得这里头的细情！”众人虽然替他气愤，却是劝他不转，晓得无可如何，只得彼此默然不语，草草终席，也就散了。

又隔了一月有余，王太史正在家内和人代写寿屏，忽见陆云峰闯了进来，王太史因陆云峰几次要和金寓作对，心上有些怪他，又因陆云峰和他本有世谊，不能因此绝交，见他走进客堂，不免起身相见，谈谈的招呼几句。陆云峰不等让坐，劈头就问王太史道：“这两天你在金寓那里，可打听些什么新闻么？”王太史见他开口又提金寓，心上更加不乐，冷冷的说道：“金寓那里出了什么新闻，为什么要来问我？”陆云峰笑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料想你还没有晓得，我倒和你打听着件新闻，特地到你这边说个明白。你可晓得金寓和一个姓陈的恩客订了婚姻，今天就要动身回去么？”王太史听了那里肯信，只向陆云峰道：“你这个风声是那里去打听来的？真是虚无缥缈的事

情。我昨天晚上还在金寓那边，他正在那里发着肝气，睡在床上坐也坐不起来，那里今天就会跟着姓陈的动身回去？你这个慌话也说得太不像了。”陆云峰顿足道：“到了这步田地，你还是这样痴情，怪不得要上别人的当。如今也不必说别的话儿，竟算我是说的谎话，我和你到观盛里去看看他究竟如何。”这一来有分教：

隔断蓝桥之路，拥雨停云；
重寻白板之门，桃花人面。

不知王太史肯同陆云峰一同去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

桃花人面惆怅刘郎 细雨斜风重寻关盼

且说王太史正在家中写字，恰恰的陆云峰走了进来，把金寓要嫁陈姓客人，当夜就要动身回去的话和他说了。王太史那里肯信，只向陆云峰冷笑道：“你说是一厢情愿的话儿，不管事情的真假，你想金寓那边我天天过去，要真有这样的事情，我那有不晓得的道理。他嫁人不嫁人我不知道，难道你倒比我明白些么？”陆云峰听王太史只是一派的糊涂话，更加有气道：“现在不用说什么别的，我只要同你到观盛里去看他一趟，要是没有这件事情，凭你怎生罚我。我是一片好意，特地赶来给你一个信儿，你们的事与我有什么相干，难道我打了你们的破败，就有什么好处不成？”王太史听了只是不信，道：“无论你怎么说法，总而言之，他的病还没有全好，怎么就好嫁人，可不是笑话么？”这几句话把个陆云峰气得昏了，一把拉着王太史的衣裳，定要和他同去看个明白。王太史没奈何，只得勉强强的换了衣裳，一同出门。

那时已有掌灯的时候，陆云峰本来坐着包车来的，王太史就坐了自己的包车，一先一后，如飞的直往观盛里来。到了弄堂门口停下包车，王太史和陆云峰一同进弄，走到门口推门进去，王太史头一个进门，看那光景就觉有些不像。客堂里只点一盏壁灯，保险灯也不见了，楼上更是黑洞洞的没有灯光，更

没有一些声息。王太史见此光景，晓得事情不妙，口中只叫得一声“阿呀”，急急的奔上楼去。陆云峰跟在后边，一同走进房内，只见房内的木器家生都是横七竖八的堆得满地。窗前梳妆台上只点着一盏半明不灭的长颈灯台，结了一个大大的灯花，光焰摇摇，闪烁不定。大床上的被褥帐子已经不见，连金寓的四只衣箱也不知那里去了。衣厨的门开得壁直，内中也是空空的没有什么东西。王太史见了这般形景，只气得目瞪口呆，默然无语。陆云峰立在后面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何如？”

王太史此时心上千回万转，也不知是苦是甜，是酸是辣，辨不出自家心上是个什么味儿。呆了一回，想不出什么主意，还是陆云峰提醒他道：“金寓虽然逃走，一定还有未曾带去的人，或是粗做娘姨，或是厨子之类，方才我们进门的时候，看那样儿不像一人没有的。你姑且叫他们一声，把他们叫了上来问问他们，究竟是如何逃走，或者还可追得转来。”王太史听了方才醒悟，便高声在楼上叫了两声，听得楼下厨房间内隐隐的有人答应，却是厨子的声音。果然不多一会，就听得“登登登”的脚步声音走上扶梯，直到房内，见了王太史，不觉呆了一呆。王太史见了厨子上来，连忙问道：“他们那一班人那里去了，怎么一个人都不见呢？”厨子听了大为惊异，便从实说道：“我只晓得他们搬到归仁里去，不晓得什么别的事情。”王太史不等说完，急急的又问道：“他们既然搬去，为什么又单把你留在这边呢？”厨子道：“他们先把随身的箱子搬去，留下这些粗重的家具，叫我在这里看家，明天再来搬取，不晓得他们是到那里去的。”

王太史听了半晌并不开口，陆云峰却代他气愤道：“他们既是走了，料想一定是往通州一路去的，此刻轮船还没有开，我们赶到船上追问，一定寻得着他。”王太史一口气梗在胸口

透不出来，挣了半天方才抽出一口冷气，问陆云峰道：“你怎么晓得他们是往通州一路，难道他们和你说过的么？”云峰道：“我还没有和你细说，那姓陈的客人是通州知州的儿子，年纪甚轻，品貌也好，所以金寓一心一意的定要嫁他。你虽然是个太史公，却已是五旬开外的人了，那里赶得上他们这一班少年浪子，专在馆人面上用那修饰的工夫，你想我们那里做得出这般模样？你当初不肯信我的话儿，如今懊悔已是嫌迟的了。”

王太史听了也不回答，呆呆的想了一回。陆云峰催他道：“怎么样？要去追问却要快些，何必在此间耽搁？”王太史朝他摇摇手道：“我想这件事儿还是我自己认些晦气，不要提起的为妙。你想金寓虽然答应嫁我，不过是一句话儿，又没有什么凭据；付那一千银子定银的时候，是我自己亲手交给他的，又没有一人见证，没有一个收条。就是赶到船上寻着他，他若是老羞变怒，和我硬挺起来，也不能当真将他怎样，那时岂不是更觉坍台？所以我的意思，也不必再去追他，只算我瞎了双眼把他当作好人，上了他这样的一盘恶当。从今以后只当没有这件事儿，绝口不要提起，还要托你在朋友面前替我遮瞒一二，切不可逢人便说，弄得我没脸见人。”

陆云峰起初原是一团怒气，恨不得把王太史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情，寻见了金寓，不知要打算将他怎样。及至听了王太史的一番说话，回心一想觉得实是不差。金寓虽然口说嫁他，却自己又不是媒人，又不是见证，没有什么一定的凭据，那里说得过他？万一金寓翻转脸皮抢白几句，说他们霸阻从良，那时放手又不是，不放手又不是，难道真好不叫他嫁人不成？如此一想，便把那一腔烈火一时间瓦解冰销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罢了罢，虽然不是我的事情，却实在替你气愤不过。你的说话也是

不差，只是不去追他，就这般把他放走，却是便宜了这个良心丧尽的东西。”说着，又觉又埋怨王太史道：“都是你当初不肯听人说话，现在却弄到这个样儿。”王太史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不必提起，我也追悔不来的了。”说罢，回头见厨子还自痴痴呆呆的立在一旁听他们说话，王太史当时就分付了那厨子几句话儿。那些木器家伙本来都是租的，只消叫人搬去就是，又叫那厨子暂看一夜，明天叫人来搬，又把那房子退了，厨子也辞了自去。这且按下不提。

只说王太史自金寓逃走之后，心上虽然懊恼，那花柳场中的兴趣却是一毫不减，只想要再看一个比金寓好些的人。果然不到几天，又被他看中了一个东尚仁的花彩云，也是一个著名的老蟹。王太史却又偏偏的拣中了他，做了不多两日，吃过两三台酒，碰过三四场和。花彩云见王太史呆头蹉脑的不甚内行，明放着是一个土地码子，便想放出辣手弄他一注银钱，轻轻松松就和王太史做了相好。住过一夜，就撒娇撒痴的要嫁他。王太史见花彩云待他十分要好，不比金寓总是冷冷的样儿，心上就甚是欢喜，认定了花彩云是个好人，便请辛修甫和他做媒。辛修甫明晓得花彩云也不是个肯嫁王太史的人，又是一番骗局，恳恳切切的劝了他几次。怎奈王太史执意不从，口中只说：“花彩云决计不是金寓一般的人，你们不要胡说。你若是不肯和我做媒，我也不好勉强，只好待我去另请别人便了。”辛修甫听了无可奈何，只得和他去说，讲定五千身价，先付二千。这回的王太史却比前一回老到了许多，付定洋的时候叫辛修甫从中经手，还要花彩云写了一张收条，画了花押，又叫吴鉴光看了一个合婚的吉期。王太史自以为是千妥万当的了，不想到了吉期的前一天，又闹出花样来。

看官，你道是什么花样？原来花彩云接了王太史的定洋，

打算要想个法儿逃，不料事机不密，不知怎样的走了风声，被辛修甫打听了出来，不觉勃然大怒，好在付过定洋，立有婚书，不比金寓的逃走一毫把握没有，所以不能追他；这花彩云既然出过婚书，又有收银的字据，和他出起场来，不怕他飞上天去。当下辛修甫得了这个信息，便立刻报了捕房，先派了一个警察来守住了花彩云的门口，随后修甫自己赶到彩云院中，当面问他不应这般混帐。谁知花彩云不慌不忙，一口咬定并没有这样的事情，竟是赖得干干净净。修甫听了，也指不出个什么逃走的凭据来。花彩云倒逼住了辛修甫，问他这句话儿是那个同他说的，一定要修甫指出这个人来，倒说得修甫无言可答。花彩云又道：“倪堂子里向嫁人勿嫁人，总归全靠一个名气，格号说话倪陆里担当得起？之修甫想了一回，方开口冷笑道：“据我看来，你的说话还是老实些儿，不要大宽大转的远兜圈子。你既是不愿从良，这也不能勉强，这是一生一世的事情，勉强不来的。与其嫁了过去将来闹什么笑话出来，不如现在一刀两断，讲个明白的好。我看你把他付过的定洋还了出来，我到他那边说法，从此两不相关，免得你心中不愿，否则你今天这件事儿闹了出来，既有婚书，又有现成的收据，恐怕你到了公堂难逃公道，不知你心上如何？”

花彩云听了不觉红泛桃花，低头无语，半晌方说道：“倪堂子里向格嫁人，勿是好弄白相格。故歇倪嫁王大人，外势大家才晓得格哉，一排老客人听见说倪要嫁人，来也勿来，生意才无拨格哉。辛老拜托耐，去搭王大人说声，倪是打打算算嫁拨俚格，故歇俚翻过来说勿要末，只要俚摸摸良心，自家说仔一声末哉。”修甫道：“你不要认错了我的意思，这件事情王大人还没有晓得，这是我的主意，还要去同他商量起来。”花彩云道：“故歇也无啥话说，倪虽然做仔信人，也勿见得自家

挨上仔别人家格大门，老实说，要讨倪格客人也勿止王大人一千仔。俚耐勿要，倪也无啥希奇，只要俚自家想想，说未说仔一泡，弄到仔故歇，原是一场无结果，阿对倪得起？辛老倪格生意瞒耐勿过，耐看倪故歇阿有啥格生意，还要叫倪还俚二千洋钱，叫倪陆俚搭去变格二千洋钱出来？”辛修甫听了，也晓得花彩云的意思，无非想赖掉这一笔定洋不拿出来。当下说来说去说了半天，又呼吓了花彩云几句道：“你若一定不肯，巡捕现在门口，我便叫他进来，先把你解到捕房再说别的。”花彩云吃了这一惊，怕吃巡捕官司，方才勉强答应。

辛修甫便出了东尚仁，直到酱园弄王太史家，把花彩云要暗中逃走，自己叫了警察看住了他的大门；又把花彩云的说话、自己的主意，详详细细说了一遍。在辛修甫的意思，以为花彩云既要逃走，就是勉强把他娶回家去，也要闹出笑话来，只有这样的一个法儿，叫他还出定洋，从此一刀两断，庶几不至吃亏。辛修甫在王太史的身上，也可算得是尽心竭力。那晓得王太史这两天正在高高兴兴的准备着要做那芙蓉帐里的新郎、玉镜台旁的花侍。正是：

准备画眉之笔，京兆风流；
安排荀令之香，萧郎旖旎。

那心上的欢喜是不问可知的了。那里晓得辛修甫忽地跑来报了这个信息，好似青天霹雳，平地波涛，这一气直气得面青唇白，半晌无言。辛修甫又劝他道：“那花彩云本来是上海有名的辣手信人，你就是把他娶到家中，也是养他不起，不如还是听了我的说话，仍旧把定钱收了回来，还是你的运气。”王太史寻思了一会，却又舍他不得起来，似信不信的道：“既是

这般说法，我们两人同到彩云院中，看他怎生打算，我们再打主意便了。”辛修甫晓得王太史有些呆气，不肯舍他，却也无可如何，只好同着他径到东尚仁去。

花彩云见了王太史，登时做作起来，把眼睛挤得红红的，倒在王太史怀中。王太史见花彩云这般做作，娖光眇视，薄怒佯嗔，宝靥偎云，纤腰昵抱，又闻得一阵脂粉香水的味儿，早把个王太史弄得肢体皆酥，神魂欲化，头脑之内不由得有些浑淘淘的样儿，一点主意也没有了。再经花彩云把方才对着辛修甫的说话又对王太史说了一遍，更兼一手揪着他的胡须，一手扭牢他的耳朵，口中几哩咕罗的，倒把王太史抱怨了一个不了。正是：

雕笼押羽，池边共命之禽；
宝槛移花，墙外春风之恨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

花彩云有意骗痴郎 王太史两番逃爱宠

且说花彩云和王太史两人扭作一团，揉成一块。王太史年纪高大，那里禁得起他这等的揉搓，早已气喘吁吁，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：“你有话只顾好说，为什么要这般动手动脚？”我们读书人那有这般的力气。”花彩云见了也觉好笑，方才放松了他，口中咕嚕道：“别人家才来浪说倪逃走，倪好好里格人，为仔啥格事体要逃走？格号闲话勿知啥人格杀千刀，瞎三话四说出来格，连搭仔倪自家也勿懂。”辛修甫此时正坐在旁边，眼睁睁的只好由他去骂。花彩云又接着说道：“倪格嫁人是自家情愿格，也无拨啥人来吃牢仔倪嫁人，勿壳张里笃格挡码子，才来浪说倪格丘话，故歇索性说倪要逃走哉。耐去想噶，倪真格要逃走末，老早走脱格哉，陆里等到故歇？格号闲话，说得阿要勿色头？再有耐格饭桶，加二来得讨气，听仔别人家一句闲话，鸡毛当仔令箭，当仔真哉！说得明明白白格事体，耐故歇翻过来勿要。耐阿晓得别样事体末好搨白相，格个嫁人格事体勿是好弄白相格。一歇说要，一歇说勿要，才是耐一干仔格花头，也无拨实梗容易碗。虽然倪做仔信人，名气倒要紧格；耐勿要末，勿见得倪就勿嫁仔人，不过耐自家想想，格个辰光耐搭倪那哼说法，故歇为仔一句无拨对证格闲话，弄得实梗样式，倪也勿来说耐，耐问问自家格良心好哉。”

花彩云这一席话说得有开有合，面面皆圆。王太史听了，自己回心一想，果然觉得对不起他，暗想这都是辛修甫无缘无故的造言生事，几乎离间了我的一场美满姻缘。心上这般想，面上却又不好怪他，只得对着花彩云极力辩白，说这件事儿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，是别人告诉他的，又极意的温存慰劝了一回，花彩云方才罢了。把一个辛修甫气得满面通红，发作又发作不出，提醒又提醒不来，也只好怪着自家多事，按下不提。

只说王太史回去，过了几日果然清音彩轿，灯担堂名的把花彩云娶了进来，王太史的得意，自不必说。花彩云自从嫁了过来之后，真个是随心贴意，百顺千依，把王太史哄得个死心塌地。这个时候，就是叫他把自己的性命交给花彩云，大约他也没有什么不肯。

隔了半个月，花彩云忽向王太史道：“故歇倪嫁拨仔耐，总算是格人家人。倪嫁仔过来，承耐格情，待倪总算好格。倪屋里向有格妖姆来浪，倪想转去看看倪妖姆，叫里快活快活。说起来，总算是倪嫁耐一场，让倪转去绷绷场面，勿得如耐阿肯勿肯？”王太史此时已经被花彩云迷得神志昏迷，梦魂颠倒，把个花彩云恨不得一天到晚含在口中，擎在掌上，看得他就是神圣父母一般，那里敢违背他的说话？就连连的点头，一口应允。花彩云大喜。隔了一天，果然收拾了一个衣包，坐了马车，临走的时候还向王太史横波一笑，又分付他道：“倪今朝夜里向就转来格，耐勿要出去。”王太史诺诺连声的一直送出大门，看他上车自去。

原来花彩云未走之前，已向王太史说明，他的娘家住在新北门内，马车坐到城门口，再换了轿子进城。王太史还不放心，叫一个当差的跟去伺候。岂知去不多时，当差的一个人先自回来。王太史见了，急问他为什么不跟着奶奶进城，当差的回道

：“奶奶分付，恐怕家中有事，叫家人先自回来，到晚上十点钟再放马车去接。”王太史听了并不疑心，一直到了晚间，才慢慢吞吞的叫当差的配了马车到城门口去接那位新姨太太，王太史自坐在家中老等。那知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直等到两点多钟，连当差的也不回来了。王太史到了这个时候，方才觉得有些不妙，却还想不到花彩云竟是一去不来。看看将近天明，王太史十分着急，连忙自己坐着包车，也到新北门外探望花彩云的信息。到了城外河边，停下车子四处一寻，只见自己当差的正在那里和马夫吵闹。马夫嚷着不肯再等，说：“你们说的十二点钟卸载，现在将近三点钟了，等不着他的人，不回去可做什么？”王太史听了晓得不妥当，急得心头火发，毛发烟生，看着这花彩云竟是做了断线的风筝，出笼的黄鹞，那里还有一个影儿？王太史等到天明，没法儿只得打发马车回去。打开花彩云的箱笼看时，一只只都是空的，不多几件旧衣服，不值什么钱。

原来花彩云有心逃走，趁着王太史有时出去，暗暗的把衣裳首饰搬运一空。王太史那里想得他这般一着，花了五千银子不算，还惹了一肚子的腌臢。起初的时候，要是听了辛修甫的说话，也还不至吃亏。偏偏的王太史执迷不悟，拚命的和银钱做对，一定要多送几千银子入了他的圈套才罢。你想，王太史虽然是个翰林，一时要借这三五千银子也不是容易的事情，到后来只落得泡影无常，电光一瞬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从此王太史为了金寓、花彩云两个信人负了一身亏累，惹了无数牢骚，你想可有什么趣味？

看官且住，在下做书的做到此间，却有一言奉劝，一班花柳场中的坠鞭公子，走马王孙，且灰问柳之心，请听梨花之舌。大凡一班嫖界中人，必定要有嫖界的资格方才不至吃亏。什么

叫做资格呢？第一要身段风流，第二要少年都丽，第三要郭家的金穴，第四是要嫖毒的大阴。这四件事儿样样完全，桩桩不缺，方算得花柳从中的飞将，温柔队里的班头。在下说到此处，就是人来问着在下道：“从来说鸨儿爱钞，姐儿爱俏，你怎么把身段放第一，面貌倒放在第二呢？”在下就回答他道：这个话儿却不是这般说法，你且安心静听，待在下——的道来。

大抵堂子里的客人，只要有些阅历，自然随处占些便宜，那初出茅庐、一毫阅历没有的客人，自然到处要吃些亏苦。就是一味的少年美貌，也要有这一身功架帮衬着他，方才做得堂子里头上客。若是单靠着自家面貌，一些儿没有阅历，样样都是外行，那歌场酒阵的规模丝毫不懂，竟是个寿头码子、土地老儿，尽着在堂子里头呆头蹉脑的乱闯，枉可的生了一付面貌，那里占得着什么便宜？就如馆人的资格一般，相貌好了，还要看他的应酬；应酬好了，还要拣他的功架。若单是面貌好些，身段应酬一些没有，像了那虎丘山上的泥娃子，楚王宫里的息夫人，不言不语的默然相对，可有什么味儿？照这样的看起来，不得不把客人的功架推为第一，那面貌只好靠后些儿，算作第二的了。至於嫖客的银钱自然也是一件逢时利器，但尽有那些曲辫子的客人看中了一个馆人，转着他的念头，往往花了一千八百、三千二千，馆人的身体也没有碰着一碰。可见虽然钱可通神，也有办不到的事体，所以这银钱一道只好排在第三。再讲起那武则天的淫经，张昌宗的秘记，这却要先有了上面的这三桩资格，方才做得到这个分儿，不是和那馆人一见儿面就可以如此如此得的，那就不得不把这件事儿排到第四去了。这是讲那做客人的资格。

如今再提起馆人的现状来，馆人们的看待客人，本来都是虚情假意，这却不好怪他。为什么呢？他做的就是这个迎新送

旧的生涯，暮李朝张的本分，若要做了客人，一个个都把真心相待，不敲他的竹杠，不要他的银钱，信人的首饰衣服，动用开支，却叫他出在那里？难道要叫他倒贴了银钱，把自家的身体供给客人的顽笑么？从来说青楼妓女只爱银钱，没有情意，这句话却是大谬不然。他做着这行生意，不要银钱，可要什么？就是客人上了他们的当，也是客人们自家情愿，伏伏贴贴的把大把的金银双手奉送，不放一个屁儿。他们做信人的难道好做了强盗，硬抢客人的钱么？这样的平心和气细细想起来，信人们没有良心，实在怪他不得。只要做客人自家随处留心，不要上他们的圈套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栽了筋斗，埋怨地皮，可是懊悔不来的了。

最可怜的是一班大人先生，自家的年纪差不多将近中年，堂子的情形却又是一毫不懂，偏偏的要学那丝竹东山的谢太傅、戎装骏马的陈季常，一天到晚，尽着在堂子里头选舞征歌，追欢寻梦。提着那一身的精神气血，捏着那几根的八字胡须，在信人面前扮出了许多丑脸，做尽了无数戎腔。在上司面前做不出的奴颜婢膝，只要一见了信人，他就自然而然、不知不觉的没有一样不做出来。在他自己想来：“我这样的降心迁就，屈意温柔，信人面上可以告得无罪的了。”岂知信人们见了那班大老，面上虽然应酬着他，心上却在那里十分好笑。赵是大人们卖弄风流，越是信人们满心厌恶。见了他们那般动手动脚、嬉皮笑脸的丑态，不由得满身毛孔都皱了起来，成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这几句说话，实是在上海一个有名的信人口内演说出来，并不是在下自家杜撰。列位试想，这老人花丛可有什么趣味？

如今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只说王太史不见了姨太太，无可如何，只得把一肚皮的气一齐发作在家人身上，把当差的大

骂一场，说他为什么这般贪懒，先自回来，不跟着他们一起进城，以致闹出这般笑话。当差的一肚子的委屈，不敢回嘴，只好诺诺连声，连说：“家人该死。”王太史骂了他一顿还不出气，立刻把他撵了出去，方才完事。

王太史自从经了这两番笑柄，谁知他并不灰心，又在人家席上看中了陈文仙，一连叫了十几个局，吃了两三台酒。陈文仙虽然不比金寓和花彩云这一班辣手信人，却总有些红信人的习气，见了王太史这般年纪，须发皆苍，那里有什么真心相待？只是面子上淡淡的应酬他。王太史却看见陈文仙相貌甚好，身段玲珑，真是润脸呈花，圆姿替月；赵后回风之态，梁家七宝之妆。从前的花彩云和金寓两人的丰格，都觉得赶不上他。这位王太史就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，每每的在陈文仙院中一直坐到夜深还不肯走，微微的露出些仰慕的口风，要想陈文仙留他住夜。陈文仙那里睬他，只装着糊涂，不懂他的意思，就是这般一天一天的挨了过去。

王太史初做陈文仙的时候，章秋谷正在苏州，所以秋谷并不曾晓得。到得章秋谷回来之后，因为借着中秋的局帐，试出陈文仙的真心，未免又加了几分情爱，每天晚上竟不回去，十天之内，倒有六七天住在陈文仙的院中。这一天正逢礼拜，秋谷晓得堂子里头礼拜的生意总比别天好些，恐怕去得早了，有些碰和吃酒的客人还没有散局，一则陈文仙分不开身，二则呆呆的坐在那里也觉得没有什么趣味，有心去得迟些，直到十二点钟之后方到兆贵里。在章秋谷的心上，以为这个时候一定没有什么客人的了。岂知到了那里，房间挤得满满的，一些没有空儿，大房间内有一个客人正在摆着双台，另外还有两三场和碰得甚是热闹。秋谷去了，没有房间，只得在大房间背后一间小小的后房内权且坐下。

秋谷见了这般光景转身要走，陈文仙赶了进来，一把拉住死也不放。秋谷只得坐下，和陈文仙讲不多几句说话，忽又听得楼下相帮高叫客人上来。陈文仙立起身来往外便走，迎出房门。秋谷坐在房内，只听得陈文仙对那来的客人说道：“王大人，对勿住，今朝房间勿空，阿好等一歇？”又叫宝珠姐姐道：“耐到楼底下花丽卿搭去看看，阿有空房间？”宝珠姐答应自去，又听得那客人说道：“既是房间不空，也不必去另借房间，我去一回儿再来也好。”那说话的声音是常熟口音，并且觉得十分相熟。正是：

谢太傅中年丝竹，别有深情；
潘黄门两鬓霜华，犹多绮思。

不知来的客人究竟是谁，静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九回

兆贵里翰林出丑 春申浦名士吟秋

且说章秋谷坐在房内听那房外的客人声音，送入耳中十分相熟，但是一时之内急切辨不出他是谁，便走到后房门口，巴着门帘向外张望。仔仔细细的打量那来的客人时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就是那著名蜡烛、第一瘟生的王太史。论起世谊来，王太史还是章秋谷的父辈。平日之间，章秋谷见了王太史的面儿总是循规蹈矩，恭恭敬敬的按着后辈的礼数。这位王太史却是倚老卖老的，每逢见面的时候总要说两句凿四方眼的话儿，一个不高兴，还要教训几句。章秋谷虽然年少才高，天资疏放，目空一世，睥睨不群，不把王太史放在眼内，却因为他是个多年的父执，不好去得罪他，碰了他几次钉子，心上也觉得有些不快。

刚刚的事有凑巧，今天和王太史混在一堆。章秋谷见了王太史，暗想：“这个老头儿平日间满口道学，好像一个正派人儿，今天难得和他遇见，不如把他让进房来，大家坐在一起，塞了他的口儿，省得他一见了面就要罗罗苏苏的，说那些道学的扳谈。”想罢正要走出来招呼，忽见王太史转身要走，章秋谷连忙一手把门帘掀起，笑容满面的向王太史道：“原来果然是老世伯，久违了，怪道说话的声音十分相熟，一时几乎想不起来。今天他们这里的房间不空，老世伯何不就在这里坐一会

儿？”

王太史无意之间突然遇着了章秋谷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又不能一定要走，只好讪讪的进来坐下，满身的不得劲儿，和章秋谷讲了几句应酬话儿，脸上还有些红红的，好容易停了一回方得自在。抬起头来再看陈文仙时，只见文仙和秋谷并着香肩坐在一张榻上，纤腰斜弹，素手同携，和秋谷咬着耳朵不知说些什么。说了一回，又看着王太史回头匿笑，仿佛是在那里笑他，那一种要好的样儿，一时也说他不尽。更兼榻床对面恰恰的摆着一面小小的墙镜，正照着陈文仙和章秋谷两个的影儿，真个是一对璧人，两株玉树。一个是飘烟抱雨，丽华杨柳之腰；一个是敷粉涂朱，平叔莲花之面。琼枝照夜，宝靥回春；赵家掌上之身，汉殿春风之影。王太史不看犹可，一见章秋谷和陈文仙这般亲热，一股酸气直从脚底下冒了起来，涌到心头，按捺不住，不由得冷笑一声，对着秋谷说道：“老侄，我有一句话儿劝你，你可不要见怪。你们年纪轻轻的人，比不得我们年纪大了，自然只好借着到堂子里头走走，寻寻开心。老实说，我虽然老朽无能，却也挣了一名进士，点了一个翰林，读书一层总算交代过了。你现在年纪方交二十，又没有成就功名，这个当儿正是在窗下用功的时候，将来或者博得一个科名，不枉了你是个世代书香、宦家子弟，何苦尽着在堂子里头寻花问柳，弃掷了这些有用的光阴，我倒有些替你可惜。并不是我自己倚着多年的父辈，说这些倚老卖老的话儿，你可知去日苦多，书囊无底？我看你还是敛迹些儿的好。”

章秋谷本来不佩服王太史的学问，说他除了做八股策论、写白所摺试策之外，一样也不懂什么。现在听他居然教训起来，不觉满心发火，顾不得他是什么父执的了，当时便推开了陈文仙立起身来，鼻子管里笑了一声，向着王太史说道：“世伯的

话果然不错，小侄今天多多承教了，只是还有一句话儿不得明白，要求世伯指教。”王太史听了，一时也不得明白，便问秋谷道：“你有什么不懂的话儿要我指教？”章秋谷冷笑道：“据世伯这样说来，像我们这般年轻的人，是不该在堂子里头顽耍的了。请问世伯，我们这样的年纪不该顽耍，难道直要到年纪大了，腰驼背曲、鹤发鸡皮的时候才好，在堂子里头顽耍么？如今的这班大人先生，年轻时候读了几句死书，一概的世故人情全然不懂，那里还有工夫来考察这嫖界中间的学问？到得上了年纪，自以为是功成名遂的了，免不得倒过头去重新顽耍起来，却不想自家事事外行，那里有嫖界的资格？闹出许多笑话，惹了无数牢骚，把自家辛辛苦苦的银钱，大把儿撩在水中，讨不出信人一个‘好’字。更兼潘鬓将斑，何郎已老，勉勉强强的涎着脸儿去讨信人的欢喜，费了自家的精力，博得那无谓的风情，应了那‘一树梨花压海棠’的一句说话。如此的看来，到了这般年纪，何苦的还要自家卖弄风流，到头来落得一场没趣？不如还是趁着少年时节及时行乐，春花秋月尽是可怜，檀板金尊居然无赖，也未尝不是一个消遣的法儿。要晓得来日无多，春华易晚，若是到了你老世伯这般年纪方才要及时行乐起来，可是来不及了。”章秋谷还未说完，陈文仙听他说得好笑，忍不住“扑嗤”的笑了一声。

王太史听得章秋谷的话风，句句是说着自己，气得他双眉倒竖，两眼圆睁，嘴上的几根稀稀郎郎的胡子一根根都直立起来。又听章秋谷朗然说道：“至于学问一层，小侄虽然年幼，自问还不弱于人，不过时运不济，没有取得科名罢了。一个人的文章经济，都是在少年时节得来，若到了二十以外还要用什么功，读什么书，这个人也就是一钱不值的了。”

王太史自出娘胎，从没有受过别人这般教训，只见他的脸

上一会儿红，一会儿白，一会儿青黄不定，好似开了一个颜色铺子一般；直把他骂得气塞胸膛，火星直冒，眼睁睁的看着章秋谷。看了半晌方才说出一句话来道：“好，好，我是好心劝你，你倒教训起我来！我活了五十多岁年纪，没有受过这般糟蹋。你这个人真真的不知好歹！你想你在外面荒唐，与我什么相干？我不过念着你们尊大人和我的交情，所以这样的苦心相劝，想要保全你的名誉，不想你倒这样的把我顶撞，眼眶内看不起人。就算你是怎样的高才，我总算是你的父执，可该把我这样糟蹋的么？”说着气喘呼呼的，把一把象牙油纸扇儿不住的乱扇，头上的汗珠竟有黄豆一般大小，口内连说“岂有此理”。

章秋谷见了甚是好笑，又见他气得这般模样，好像心上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起来，便含笑说道：“老世伯言重了，小侄怎敢这般大胆，糟蹋起你老世伯来？但是小侄性情伉直，心上留不住一句话儿，所谓‘骨鲠在喉，吐之为快’，还求老世伯的大量海涵，不要和小侄一般见识才是。你老世伯是十年读书，十年养气，比不得我们这一班少年性急的人。”说着，便立起身来打了一躬。

王太史听了章秋谷的说话，虽然恨他切骨，却是无可奈何，只得顿住了口，默然不语。陈文仙此时走到前房，应酬客人去了。王太史坐了一会，觉得心中余怒未平，坐在此间无谓，便起身要走。秋谷也不相留，任他先走。陈文仙赶到后房相送，王太史临走的时候，似笑不笑的向着陈文仙道：“恭喜你，有这样的漂亮客人在你院中来往，怪不得你要做他的恩客，果然生得不差。像我们这样的老头儿，你面子上虽然一样应酬，那心上究竟是勉强的。”陈文仙听了，变了面皮，正要回答，不料王太史晓得自己说他不过，三步并做一步，急急的走下楼梯，

头也不回，竟自去了。陈文仙又气又笑，回转后房对着秋谷笑道：“耐听听看，格号闲话阿要气数？”章秋谷也不觉笑了。按下不提。

只说章秋谷在上海过了中秋，应办的事情差不多将次完结，秋谷打算过了重阳，束装回去。恰恰的金小宝过了秋节不做生意，另外租了几间房子和贡春树住在一起，只留下章秋谷一个人住在吉升栈中。花朝月夜，甚是无聊，除了和几个知己些的朋友谈谈，便往陈文仙院中走走，每每整天整夜的不到栈房。

这一天，秋谷正在栈内检点往来的信札，忽然见王小屏走了进来，秋谷大喜，让他坐下。谈了一回，王小屏随意把案上的书本翻看，只见一本《玉溪诗集》，内夹着两张写过的冷金笺，写的一笔赵松雪行楷，甚是秀挺。第一张上面写首“秋谷八章”的题目，下边写着“憔悴青衫客旅稿”。原来这憔悴青衫客，便是章秋谷的别名。王小屏看了，晓得是章秋谷的近作，便朗吟起来道：

十二阑干映画塘，水心亭子好招凉；
夜深独立无人问，一点流萤过曲廊。
画船载酒听湖歌，十里湖光压芰荷；
行到六桥烟外路，碧湖深处晚凉多。
珠帘不卷夜星低，独倚银屏望翠微；
坐久不知风露冷，满身香影湿罗衣。
一夜新凉透碧椽，谁家玉笛暗中听；
当时七夕真虚度，惆怅牵牛织女星。
三更凉露湿秋千，云母屏风隔半偏；
冰簟银床眠不得，碧天如水夜如烟。
锦帟半掩睡惺忪，昨夜轻寒力更慵；

八尺龙须人未起，月明庭院冷梧桐。
两岸溪光拥板桥，岸花开处泊兰桡；
可怜扶荔宫中柳，瘦尽当年一捻腰。
大堤残柳乱栖鸦，灯火帘栊月又斜；
一夜西风秋不管，隔滩闲煞白苹花。

王小屏念完，不觉击节叫好。秋谷道：“你不要谬选，还有几首《秋闺怨集唐》，好像集得好些，你一总看了再说。”王小屏听了，便又取过第二张来，高吟道：

倦倚东床白玉床，为谁销瘦减容光；
今宵始觉房栊冷，卧后清宵细细长。
露床风簟半欹斜，深掩妆窗卧碧纱；
二十五弦弹夜月，不知秋思在谁家？
象齿薰炉未觉秋，天河迢递笑牵牛；
相思一夜知多少，春入眉心两点愁。
深院沉沉独闭门，为君惆怅又黄昏；
一钩冷雾悬朱箔，金屋无人见泪痕。
月过花西尚未眠，月光如水水如天；
晚来怅望君知否，织女佳期又隔年。
已凉天气未寒时，桂魄初生秋露微；
直道相思了无益，残宵犹得梦依稀。

王小屏看完了，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拍案称赏，又把那两张诗翻来覆去的，看了几遍道：“你这《秋词八首》直是逼真的王渔洋，渔洋七绝全取丰神，不食人间烟火，真个是锦心绣口，我们那里做得出来？”秋谷笑道：“你这个人，无论什

么事情总有一番谦逊，其实我们这样的交情，何必定要拘着这些俗套。你的著作我是拜读过的，真如大海长江，波澜万里，若令当世竖儒见了，一定要翘舌不下者三日。像我这样风云月露的才子，那里赶得上你的大才。”王小屏不等秋谷说完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算了算了，你说我无论什么事情总有一番谦逊，你为什么也要这般的谦逊起来？”正是：

折倒迂儒之论，名士高谈；
狂吟子夜之歌，王郎绝唱。

不知王小屏还有什么说话，请看下回便知分解。

第七十回

好良宵诗征出阁词 留学生弹打章秋谷

且说王小屏向章秋谷说道：“你说我过于俗套，为什么你自己也要谦虚？我们大家只好算个扯直罢了。”秋谷不觉也笑起来。王小屏坐了一回便向秋谷道：“你可晓得辛修甫的令妹就要出阁么？”秋谷惊道：“我这几天没有见着修甫，不晓得这件事情，即是他家有喜事，我们还该备个公分才是。”王小屏道：“我正为要约公分，特为来和你商量，你看还是怎么的一个约法？”秋谷道：“据我看来，还是等他回门的那一天，送一班髦儿戏，大家热闹不好么？”王小屏即说道：“我也是这般的想，既是你也是这个主意，好极了！我们就立刻写好帖子，我们两人为头，去约那一班朋友，可好么？”秋谷点头道：“好。”当下就取过一付全帖，写好知单，交与王小屏带去代发。那单上的人差不多也有二三十位，一时不去提他。

只说不多几天，辛府吉期已到，秋谷等一班朋友一齐穿着衣冠，前去道喜。真个是车马盈门，十分热闹。隔了一天，新郎、新妇归宁，辛府中更加热闹。章秋谷和王小屏两人到得最早，不多一会客人陆陆续续的到来。琼筵坐花，羽觞醉月，哀丝豪竹，添酒回灯。春开孔雀之屏，褥隐芙蓉之绣。整整的闹了一夜，直到四更将尽，方才宾主尽欢而散。章秋谷即席挥毫，赋了八首《出阁词》。下笔如风，文不加点，一时传诵沪滨，脍

炙人口。那诗是八首五律，做得深情如水，宛转关生，旖旎风光，一时无两。在下倒还有些记得呢，免不得背诵出来给列位看官听听：

绮阁辞亲日，爬瓢问字年。
含情依阿母，掩泪整花钿。
临镜还惆怅，妆成亦自怜。
不知为底事，眉黛蹙湘烟。
自画檀蛾浅，梳妆拟大家。
风前停玉佩，天上驻云车。
宛转回鸾袖，逡巡换绣鞋。
娇羞扶不起，妒煞海棠花。
箫管送星蛾，天孙意若何。
轻风吹鹊驾，微雨渡银河。
红泪阑干湿，矜持宝靥。
欹斜偎画烛，未敢展双蛾。
灯火拥楼台，端详宝扇开。
双痕留晕脸，羞态压蛾眉。
嫁得乘龙婿，应怜倚凤才。
蓬山应早到，玉漏漫相催。
微觉口脂香，春风夜正长。
寻声轻唤婢，背影暗窥郎。
侧坐犹低首，迟徊未卸妆。
却嫌红烛下，夫婿太轻狂。
背人无语处，睡意已惺忪。
玉箸啼痕浅，鲛绡腻粉红。
牢钩金屈戌，稳放玉玲珑。

春梦迷何处，蓬山十二重。
妆台携手立，私语嘱殷勤。
未必檀郎信，还防侍婢嗔。
低鬟时敛笑，凝睇更含颦。
珍重罗帏里，还疑梦里人。
此夜最魂销，银屏倚素腰。
钗光和影颤，春色泥人娇。
惆怅温家镜，徘徊弄玉箫。
怜他孤馆客，坐听雨潇潇。

再说辛修甫自从办了这桩喜事，倒整整的忙了半月有余，好容易才得料理停当，仍旧和章秋谷、王小屏等一班朋友天天来往。这一天，到了午后三四点钟，大家到陈文仙院中去寻章秋谷。寻到了秋谷，彼此谈了一回，秋谷就同着辛修甫、王小屏二人到一品香去吃大菜。陈文仙听了也要同去，秋谷答应，叫他随后就来。

三人一同到了一品香，占了一间房间，恰好开出去就是洋台，甚是轩爽。秋谷和修甫随便坐下，谈了一回，听得隔壁房内的客人，高谈阔论的十分热闹，还夹着些馆人的燕语莺声。章秋谷留心听去，只听一个人的声音说道：“你们都说日本妇女的面貌甚好，然而我却不爱他。你想他们身上穿着一身和尚一般的衣服，脚下又踏着一双高低不平的木屐，走起路来踢踢跹跹的像个什么”所以我在东京的时候，我始终没有陪着你们到堂子里头去过一趟，就是这个缘故。”又有一个人接着说道：“我们中国妇女的打扮实在娇淫得狠，不要说是别的，你只看他们缠那一只小脚，走起路来，好似那出水荷花，随风杨柳，不由得令人魂魄俱销。中国的人，都是把些有用的精神消磨在

一班妇人身上，那里还做得出什么事业？你看他们这样的小脚，缠起来不知吃了许多痛苦，费了如许工夫，却只供得一班嫖客的玩具。”说着，忽听见馆人的声音嚷道：“勿要噉，啥实概介？”

章秋谷听了他们起先的一番说话，晓得定是一班出过洋的留学生，听到此处忍耐不住，便立起身来走到洋台上面，隔着玻璃窗看去。只见三个穿西人服式的少年，一式的都戴着金丝边眼镜，三个留学生倒叫了六个馆人。更有一个留学生把一个馆人抱着坐在身上，一手在他胸前乱摸，丑态百出。那馆人挣又挣不脱，跑又跑不开，只把他急得满面通红，口中“阿唷阿唷”的喊个不住。又有一个把个馆人的粉面双手捧住了，不住的在他脸上乱闻乱嗅，那馆人躲闪不过，急得几乎要哭将出来。其余的馆人见了，恐怕连累到自家身上，有的背过脸去暗笑，有的立起身来走开。秋谷见了他们这个样儿大不入眼，冷笑一声走了开去。辛修甫也在后面看见，跟了过来，一同倚在栏干上低头俯眺。辛修甫叹息道：“留学生是最高的人格，怎的现出这样的怪像来？这一班人真是那留学生中的败类。”

秋谷此时心上十分作恶，听了辛修甫的说话，由不得惹起他的议论来，大声说道：“你还没有晓得，我们中国的人，只有留学生的人格最高，亦惟有留学生的品途最杂；不论什么娼优皂隶，只要剪了头发，穿了一身洋装，就可以充得留学生的样子。你道这班留学生将来有什么用处么？他开口革命流血，闭口独立自由，平日之间专会吹牛皮说大话，不论你是个什么人儿，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好像为了同胞的国民，真肯把自家的身命当作牺牲，去供那野蛮政府的刀锯鼎镬；其实到了那要紧的时候，不要说是叫他流血，就是在公堂之上轻轻的打他几下手心，他也要吓得屁滚尿流，汗流浹背。”

章秋谷说到此处，听得隔壁的门窗一响，那三个留学生一齐走了出来，走得皮靴声响咯支咯支的，也到洋台上来。却是一个个怒容满面，似乎已经听见了章秋谷的说话一般。辛修甫回头一看，晓得他们已经听见，那班留学生的性情，无论什么事情别人做不出来的，他都做得出来，便把章秋谷的衣服拉了一把，叫他不要再说的意思。那知章秋谷本来脸向那边，没有理会，况且他向来胆大，那里顾得这些，接下去大声说道：“虽然他们里面也有一两个好人，看得清时势陆危，担得住支那全局，却是这样的人一千个里头恐怕还拣不出一个，倒有九百九十九个是这般的斯文败类，凉血畜生。”章秋谷正在说得高兴，还要说下去的时候，忽然那边的留学生内走过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，立在章秋谷面前。秋谷眼光一闪，早看见就是隔壁房间里的学生。只见他眼露凶光，眉横杀气，怒容满面的对着章秋谷道：“你也是国民中的一分子，为什么要这样的毁骂同胞？难道我们一班留学生都是像你口中说的这般败类么？”说着把手在衣袋里头一摸，竟摸出一管小小的手枪来，抢上一步对着章秋谷开机便打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。章秋谷初时看见他这般样子，怒气冲冲的，早料定他不怀好意，急忙把子腾开一步，却也还想不到他竟要拚起命来。当下见他在衣袋里头摸出手枪，擎在手中正要开放。这一下子，可把那旁边的辛修甫，里面的王小屏，吓得一身冷汗，手脚慌忙，不约而同的齐叫一声：“阿唷！”就这一声里，这个时候，章秋谷正是“会得不忙，忙家不会”，不等他手枪放出，早已把头一低，扑地一个箭步，穿到他的身旁，一手警住他的手腔，趁势飞起一脚，不竖不斜，正踢在那人的臂弯上面。不由得骨节酸麻，手内一松，那弹子还没有放出来，早被章秋谷轻轻的一把将手枪夺去，顺手把他的颌下一叉，那

人立脚不定，连退了几步，仰面朝天扑地一交。辛修甫和王小屏看了方才放下心来，暗暗的叫了一声“侥幸”。再看章秋谷时，虽然似乎也有些惊慌的样子，却是面上不红，口中不喘，好像没有这件事儿，手中拿着一管手枪，微微含笑。那跌了一交的人也自家扒起，立在一旁呆呆的不发一言，却也并没有惊惧的意思。

章秋谷并不动气，走过去笑咪咪的向他说道：“方才我的说话虽是过于激烈了些，但不过是这么一句话儿，算不得什么睚眦之怨，何至于要弄到这般的白刃相加，和我拚起命来呢？况且我说的是那一班无耻的学生，并不是指名说你，你只要不是这样的人也就是了，为什么要勉强把这些留学生的罪过，都揽在自己一人身上，又是个什么意思呢？”几句话把那个人说得哑口无言，十分惭愧。秋谷又道：“今天这件事，幸而遇见了我，没有受伤，若是换了别人，一时间定要闹出一场人命。你说我是国民的一分子，不应该毁骂同胞，难道你放枪打我，残害同胞又是应该的么？你可知租界上边，那里容得你这般胡闹？本该把你扭到捕房，解堂问罪，但是我也不是这样多事的人，只要自家没有受伤也就算了，免得你们又要说我借着警署的势力欺压同胞。不过你虽然和我为难，我倒还有一句良言相劝，下次须要自己小心，切不可这般冒失，若是落在别人的手内，恐怕你没有这样便宜。”说着，便哈哈冷笑，羞得那人面涨通红，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秋谷又把方才抢下的手枪替他放在衣袋之内，说声“少陪了”，便举步进房，不去管他。

辛修甫和王小屏接着秋谷道：“今天真是你的运气，没有受伤。”秋谷笑道：“我倒没有什么，恐怕你们的心上倒受了一个大大的惊吓。”正在说着，别处房间里的客人听得有这般奇事，一齐拥了出来，都要看看这姓章的是何等人物。顿时洋

台上拥了无数的人，连着一班侍者也挤在里边，七张八嘴的纷纷议论。再看那动手的学生时，早已不知去向，悄悄的溜回自己房中。

原来那两个同来的人，见同党无故行凶失利，也是出其不意，着实吃了一惊。拉既拉不住，走又走不开，都吓得回到房内，探头探脑的往外边张看消息。后来见章秋谷随随便便的还了他的手枪，并不鸣捕，方觉放心。恰恰的动手的学生溜了进来，连忙算了菜帐，打发了来的馆人，悄悄的鸦雀无声，抱头鼠窜而去。这且不表。

再说章秋谷坐在榻上，见拥了一大班人立在门口，咕咕啾啾的不知大家在那里说些什么。章秋谷正觉得有些厌烦，忽然门外走进一个人来，身体魁梧，丰仪高爽，一把拉了秋谷的手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听见他们说什么姓章的客人，就有些疑心到你。果然一点不差。”秋谷举眼看时，原来是他的同窗好友，是个常熟城内有名的富翁，差不多也有二三百万光景，年纪止有二十多岁，已捐了个浙江候补道，姓李，单名一个煜字，表字子霄。这李子霄虽是个富家子弟出身，却是精明得狠，差不多些的事情都瞒不过他，在上海开着几家钱庄，几处当铺，生平敬重的朋友止有秋谷一人。这一回到上海来盘查帐目，就住在后马路自己的钱庄里头。今天同着一个朋友姓沈的，也在一品香吃大菜，听得隔壁人声嘈杂，便叫了侍者进来，问他为什么这般吵闹。侍者把留学生放枪打人，反被一个姓章的客人夺了手枪的事情，一一的朝他说了。李子霄听了，也要去看看这姓章的是怎么一个样儿。所以也到门口窥探，不想一眼早看见了章秋谷，心中大喜，走进来招呼。秋谷见是李子霄，也觉欢喜，便邀他一同坐下谈谈。李子霄不肯道：“我那边还有客人，还是你倒我那边去坐一回儿的好。”说着不由分说，拉着便走。

又让辛修甫、王小屏两个先走。秋谷见李子霄甚是爽直，只得依着他一同过去。正是：

偶失睚眦之意，白刃自如；
重逢车笠之交，故人无恙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

李子霄他乡逢旧友 辛修甫谈笑讽良朋

且说李子霄不由分说，拉了三人就走，章秋谷因李子霄为人性直，便并不推辞，向着修甫、小屏招招手儿，一同跟了过去。李子霄先请辛修甫和王小屏二人坐下，他们素不相识，免不得彼此客套一番。章秋谷到了子宵那边，见还有一个客人，年约三旬，身材中等，倒也 and 霭近人，春风满面。秋谷便朝他拱一拱手，请教他的姓名，方知也是常熟富户，叫做沈仲思，因为他排行第六，大家都叫他沈六。秋谷应酬了他几句，正要坐下，忽见李子霄和沈仲思都是坐在两旁，主位上空着没有人坐，觉得有些诧异。正要问时，只听得莺声啾啾，从洋台上转进一个馆人：宝髻盘云，珠光照采；衣裳艳丽，态度妖娆；眉横远岫之烟，眼媚湘江之水。一步步的走到面前：好似那华月初升，春云乍展；仿佛惊鸿之影，依稀照月之妆。莲步移来，香风到处，倒把章秋谷的眼光提了一提。仔细看那馆人时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就是自家的相好，四大金刚里头的张书玉。暗想：这可糟了，我合他们闹到一起来了。

张书玉见了秋谷，也不觉呆了一呆，停了一刻方开口道：“倪当仔是啥人，想勿到就是耐。”说着向秋谷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，便向主位上坐了下去。秋谷见了觉得诧异，忙问：“为什么这般坐法，今天请客，可是你的主人么？”张书玉横波

一盼，启齿嫣然，还未开口，李子霄见张书玉和秋谷这般熟落，好似素来相识的一般，不觉疑惑起来，插口问书玉道：“你和这位章大少可是一向认得的么？”书玉听了李子霄这样口风，晓得他有了醋意，便连忙转口掩饰道：“格位章二少爷，来浪上海滩浪真真是多年格老牌子哉，稍微有点名气格倌人，陆里一个勿认得俚？勿要是倪，就是金刚里向格林黛玉搭仔金小宝，也才认得俚格呀。”一面说着，暗中伸一只小脚，把章秋谷钩了一下，又微微的递了一个眼风，似乎叫他不要说穿的意思。秋谷会意，乐得假作不知，轻轻的几句话儿就被他遮过去。

李子霄听了，心上不觉释然。张书玉方回头过来向秋谷道：“今朝是倪专诚请格位李大人搭仔沈大人，到该搭来吃大菜，难得碰着耐格二少，也肯赏倪格光，总算倪靠仔李大人格福气，今朝借花献佛，绷绷倪格场面。”秋谷听他说得文绉绉的十分客气，觉得好笑，便也调侃他道：“阿唷，今朝书玉先生请客，是百年难遇格事体，倪阿好勿领耐格情，只怕倪无拨格号福气，吃仔耐格大菜，转去生起病来未尴尬哉。”这几句话说得好笑，修甫等一齐大笑起来。张书玉也忍不住抿着嘴儿好笑，笑了一回，书玉方才向秋谷说道：“刚刚倪听见俚笃说，有两个外国人吃醉仔酒，拿仔洋枪打人，倪倒拨俚吓仔一跳，只怕外国人勿讲理性，瞎打一泡，打起倪来未，那哼弄法！勿壳张就是耐，耐啥格道理搭仔外国人两家头吵起来，阿好讲拨倪听听看？”秋谷听书玉说得夹七夹八的甚是可笑，不免约略和他说了一番。

正在还没有说完的时候，只见门帘起处，又走进一个倌人来。秋谷只道是陈文仙来了，正要叫他，却一眼看去似乎要比陈文仙长些，缩住了口没有叫出来，再聚起眼光仔细看他时：秋水丰神，远山眉黛；西子凌波之步，夜来红玉之香。好像有些认得，却又叫不出他的名字来。那倌人走到席间，先叫了沈

仲思一声，又招呼了李子霄，然后回过头来，向章秋谷等微微一笑，就在沈仲思身旁坐下。秋谷见了，晓得就是沈仲思做的馆人，见他年纪也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儿，风头却还甚好，两只眼睛水汪汪的，射来射去甚归妖媚。秋谷暗暗的问张书玉，方晓得那馆人是兆富里的洪月娥。

当下书玉便请各人点菜，秋谷和修甫等随意点了几样。秋谷向修甫道：“文仙为什么这个时候还不见来？”修甫道：“或者有什么客人，耽搁住了也未可知。”说着又等一会，陈文仙方走了进来。张书玉因是主人，立起来招呼了几句。陈文仙就坐在秋谷左边，张书玉先开口向陈文仙道：“刚刚耐阿晓得险格（口虐）！”陈文仙并不晓得这件事儿，没头没脑的被张书玉这般一说，不觉呆了一呆，微笑答道：“啥格事体，倪勿晓得呢。”张书玉便把方才的事和他说了一遍，倒把个陈文仙吓得来香汗淋漓，花容失色，半晌方透过一口气来。章秋谷见陈文仙这般关切，不觉触起心事来，低头默默，如有所思。陈文仙定一定神，急忙回头过来问秋谷可曾被打着，秋谷不觉哈哈笑道：“若是被他打着了，我还能好好的坐在这里么？你怎么说出痴话来了。”修甫等听了都觉好笑。陈文仙自己觉得岔了话头，面上一红，趁势拉着秋谷的手和他依道：“耐格种人直头少有出见格，倪搭耐说格闲话，总归一句也勿肯听。别人家勿好阿关得耐啥事？要耐去嚶嚶惶惶瞎说一泡，几乎弄出性命交关格事体。区得耐运气还好，勔拨俚笃打着，倘忙一格勿当心，拨俚笃打仔一枪，耐阿犯着豁脱仔自家格性命，去拼格排杀千刀格强盗坯。”文仙说着又道：“格个辰光，耐来浪新马路打啥格流氓，阿记得倪劝仔耐几几化化格闲话，勿壳张耐一句也勿听，总归原是格付脾气，格末也叫真真无说法。”文仙说罢不觉烦恼起来，背过脸去佯佯不睬，秋谷和他说话，

只是不理。秋谷没奈何，咬着陈文仙的耳朵说了几句，文仙故意嗔道：“晓得格哉，啥烦得来！”秋谷一笑，回过头来搭讪着和李子霄谈了一回，当下照例点菜叫局，自不必说。

吃到十点多钟方才散席，各人自到相好那边小坐，只有辛修甫不到西安坊，同着章秋谷到兆贵里去。到了院中，文仙先已回来，招呼坐下。文仙免不得又把章秋谷埋怨一回，秋谷只好笑而不辩。辛修甫向秋谷道：“今天这件事情，倒把我吓了一大跳，幸而文仙没有看见，不受虚惊。你没有见那当时的样儿，真正人也吓得坏的。”修甫说首，又向秋谷道：“我原晓得他们那班留学生，随便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没有一样做不出的，所以我暗中把你的衣裳拉了几回。你正是说得高兴，没有觉着，果然被他们听见，要和你拼起命来，你虽然没有被他打着，却也受了一个虚惊。究竟这样的人，正该把他送到捕房，问他一个凶器伤人的罪名，也好警戒警戒他的下次，怎么轻轻松松的竟是他放走，可不便宜了他！”秋谷道：“你不晓得这当中的道理，我说出一个缘故来你就明白了。他们开枪打我，自然情理难容。我们就把他送到当官，也不算什么罗织。但是他们和我没有什么冤家，不过听我骂他们的说话骂得刻毒了些，一时气极了，不顾利害做出这样的事情。究竟我和他们不是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恨，我既然没有受伤，放了他就是了，何必定要惊天动地的闹到当官，结这个无谓的冤家作甚？万一为了这事弄假成真，他们这一班留学生当真的结了团体和我做起对来，从来暗箭难防，明枪易躲，我虽然不怕他们，却也防备他不尽，不如还是放他去了的好。我想他人非草木，此后也不至于再来和我为难，你想我这话可是不是？”修甫听了恍然，不住的点头道是。

秋谷便对修甫说起打算就要回去的话，修甫也劝他不必久

在上海，还是回去的好。文仙听了，急问秋谷道：“阿是耐说要转去？”秋谷点头，文仙又道：“格末倪搭耐讲格闲话，到底那哼！”秋谷微笑，朝他摇一摇头，文仙发急道：“耐格人啥格总是实梗。归格辰光，倪搭耐说格闲话，耐阿记得？故歇又是实梗搭倪格浆，倪定规勿成功。”说着，便柳眉颦蹙，杏眼含珠，着实的横了秋谷一个白眼。修甫在旁看了这个样儿，已经猜着了八九分的光景，只听得秋谷向陈文仙笑道：“你不晓得我的家事也有多少为难。第一，太夫人性情严厉；第二，我家计不过中资。如今若是趁了一时高兴，做了这件事情，将来万一有什么说话出来，我怎的对你得起？到了那个时候，不是要好，反是害了你的终身，你也要自家想想。”章秋谷这几句说话原是真心的，不料陈文仙听了眼圈儿一红，反止不住掉下泪来。停了一回方说道：“故歇倪也无啥说头，耐到陆里倪跟到陆里，随便耐叫倪那哼，倪总无啥勿肯。”秋谷又笑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是我晓得自家福薄，消受不起你这样的人，所以不敢答应。”文仙听了他这样话风，生起气来道：“照样耐实梗说法，是拿倪当仔坏人，恐怕将来要出啥格毛病，耐倒自家想想看，倪阿曾有啥格地方待错仔耐，无拨真心拨耐看仔出来，耐倒说拨倪听听看。”秋谷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自从十七岁上出来，纵情花柳，歌场酒阵，整整的阅历了五年，做了无数的倌人，攀了许多的相好，没一个不是密意缠绵，深情宛转，赌神罚咒的定要从良，到得后来，一个也没有成功。所以你虽然一片真心，我却不敢相信。”

陈文仙听了气得粉面通红，蛾眉斜竖，逼着问道：“耐既然实梗格念头，为啥倪问耐格辰光一口答应，阿是拿倪来浪弄白相，寻倪格开心？嘴里向说出来格闲话赛过放屁，耐自家想想阿对得起人？故歇倪只有一句闲话，耐答应末也是实梗，耐

勿答应未也是实梗。阿有啥闲话说得明明白白，到仔故歇倒装起妈虎来哉，倪末白白里快活仔一泡，耐自家心浪阿有点意勿过？”秋谷听了自己回心一想，果然有些对不起他，但是要答应他却又有好些的为难之处，没奈何，只得附耳和陈文仙细细的说了一番，指望他回心转意。不料陈文仙听了，愈加动气起来道：“倪晓得自家格命苦，所以落到堂子里向做仔信人，勿想嫁啥格大人老爷，过啥格好日脚，勿壳张碰着格客人，又是实梗样式。”说到此处便咽住了，说不出来，眼中珠泪一行行向下直挂。秋谷见了心上觉得可怜，想要劝慰他几句，不想陈文仙倒动了真气，娇喘微微，泪流满面。

秋谷正在无可如何之际，辛修甫坐在旁边呆呆的听着他们讲话，因为插不下口去，不便开言，见陈文仙气到这般模样，忍不住向秋谷道：“这件事儿却是你的不该，为什么既然答应了他，如今又要变卦？其实你们成就了这样好事，总算是一段美满姻缘，为何你一定不肯答应？”秋谷道：“不瞒你说，并不是我不肯答应，实在有为难的事情，不好向你们细说的。况且他们堂子里头的人，总是吃惯用惯，我不过一个中人之产，那里供给得来？你想他们做着信人的时候，把多少客人的家财精力，通通用在一人身上，尚且横不愿意，竖不称心，讨不着他们的欢喜，不要说一个人的财力，那里填得满无底的深坑？你想这件事儿，我那敢冒冒失失的就答应他？”修甫道：“你的话虽然不错，我看陈文仙还不是这样的人，将来决不至于闹什么笑话，你只顾放心就是了。”秋谷听了正在踌躇，修甫忽然笑道：“我有一句话儿你可不要见怪，你这个人，在朋友面上极有义气，极有交情，若要讲到信人面上的交情，却实在有些说不过去，委实的没有良心。”秋谷听了诧异起来，忙问：“你这话儿怎生说法？”陈文仙正在气得昏头搭脑的时候，忽

听得修甫这样说法，也觉诧异，倒住了哭，呆呆的听他怎生说法。

只听得修甫笑道：“大凡一个客人做着个信人，虽然不要处处认真，上了信人的圈套，却也不好过于诈伪，学那王莽的谦恭。从来男女居室，人之大欲存焉，天下的事情，惟有这样地方最是看得出一生的品行。若是一个人到了这地方还是满口胡言，满身诈伪，没有一点真心，这个人的居心就不可问了。你想花丛柳阵的地方，粉黛笙歌的境界，最容易激发真心，你虽然是个中老手，却不能太上忘情，不过阅历既深，有些强制的工夫罢了。却不晓得资格渐深，天良渐泯，做了一个信人，无论那信人和他怎生要好，总是随随便便的没有真心。我说句不怕你生气的話儿，像你这样的一个风流人物，又天天混在那脂粉丛中，绮罗队里，居然毫不动心，没有一丝儿迷惑。不是那元奸巨恶，和曹孟德一样的行为；就是个木偶刍灵，和晋惠帝一般的人物。我劝你还要诚实些儿，宁可做一个明知故犯的瘟生，不要学那些奸巧刁钻的行径，你的意思以为何如？”这一席话，竟把一个能言善辩的章秋谷骂得顿口无言，眼睁睁的看着修甫。看了半晌，忽然哈哈大笑道：“骂得好，骂得好！我自从出世以来，没有个人把我骂得这般结实，你今天的几句说话却正搔着我的痒处，说到我心眼上来，真是佩服得狠。”修甫听了也笑起来道：“我不是有心骂你，不过是议论现在的嫖客罢了，你可不要多心。”秋谷笑道：“我也不是个怕骂的人，只要你骂得有理，就多骂几句何妨。”说着两人又笑了一会，陈文仙又向修甫诉说道：“辛大少，耐想想看，格号事体俚阿对倪得起？”修甫听了，又委曲劝解了陈文仙一番，却向秋谷说道：“我看文仙狠可娶得，你不妨答应了他，不要学那李益一般，做那负心男子。”正是：

水殿春风之影，镜里情郎；
摩登软幃之图，中爱宠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

章秋谷名花成眷属 张书玉陌上遇萧郎

且说陈文仙对着辛修甫说道：“俚耐说倪勿是真心，倪格心只有自家晓得，勿好挖仔出来拨俚看看。故歇倪只有两句说话，无啥别样花头：第一勿要俚格洋钱，第二随便俚那哼分付。闲话说到仔实梗样式，俚耐还要说倪勿是真心末，听凭俚自家格良心好哉。辛大少，倪格事体瞒勿过耐。要讨倪转去格客人勿止一格，倪要无拨真心待俚末，老早嫁仔人哉，陆里等得到故歇！”修甫听了点头叹息，便又开导了秋谷一会。

秋谷此时见陈文仙果是真心，心上已有八九分懊悔，不该这样的回他，现在又被辛修甫劝了几句，自然顺水推船，一口应允。文仙见秋谷已经答应，方才眉锁重开，梨涡浅晕，收拾了一天烦恼，打叠起无限娇矛，喜孜孜的提起精神，应酬他们两个。秋谷便向修甫道：“这件事情我虽是已经应允，却还要回去一趟，和家内说明了委曲的情形，方能成就，现在却不能就这般草草的娶他。”文仙瞅了秋谷一眼道：“耐格闲话，有点妈妈虎虎，勿好算数。倪倒勿相信耐格枪花。”秋谷道：“这一回不比前番，有修甫在中间介绍，不是我们两个的事情。我若再要反悔，非且对不住你，并且对不住朋友了。”当下彼此商量一会，说明秋谷过了月半回去一趟，至多耽搁一月，再回上海来办陈文仙的事情，三面讲得明白。文仙恐怕章秋谷还

要反悔，又问得着着实实在在的，估量着没有什么变动。好个陈文仙，当时叫了娘姨进来，和他说明嫁人，叫相帮去把牌子除下。娘姨呆了一回，虽不愿意，但陈文仙不欠他们的带挡，不好拦他，只得骨都着嘴，自去分付。

辛修甫见文仙做事这般剪绝，暗暗称赞。秋谷见他如此，自是欢喜。文仙又当场叫了本家上来，叫他把帐算清，房钱认他一节，因是节后不多几日，不过四十几台菜钱，算起来倒还不甚吃重，又叫秋谷和他去看房子，预备搬场，回报了一个娘姨，一个大姐，宝珠姐仍旧暂时服侍。文仙还有一个小大姐，也叫他一同过去。秋谷替他算了一算本家的帐，约着不到一千块钱，便打了一张一千块洋钱的票子，交与文仙，叫他开销一切，又另外赏了房间里一百块钱。文仙起初还不肯要，秋谷道：“你虽然不要我的身价，难道好倒反要你贴钱？况且我也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不必这般客气。”文仙方才收了，章秋谷一连看了几天房子，在新马路租了一所两楼两底的洋房，把陈文仙搬了过去，自己也把吉升栈内的行李搬到新马路来，和陈文仙住在一起。正是：

花枝并蒂，春融秦女之箫；蛱蝶同心，月满温家之境。双星无恙，碧落团圆；三千天女之场，一枕风流之梦。脂香满满，未销宝鼎之烟；人面田田，占尽柔乡之福。

章秋谷这边的事按下不提。如今且把李子霄、沈仲思的来历补叙一番。

看官且住，在下这部小说，原名叫做《九尾龟》，又叫作《四大金刚外传》，如今做到五集，差不多就要结束全书，不得不把他们的事实再细细的补叙一回。那四大金刚里头，陆兰芬已经

死了，金小宝暂时收场，不做生意，却和贡春树住在一处。林黛玉住在惠秀里内，算个住家，有向来相熟的客人，也可过去坐坐，他自己却竟是销声匿影的不大出来。只有张书玉仍旧住在新清和坊，艳帜高张，香名愈噪，真是枇杷花下，车马如云。每天牵算起来，总有五六场和，十余台酒，那生意比先前好了几倍。书玉得意扬扬，十分高兴。

有一天，书玉坐着轿子在一品香出局回来，轿子走到大新街口，忽然迎面撞过一个客人，正在四马路走过，轿子走得甚快，那客人也低着头直撞过来，恰恰的撞了一个照面，轿夫避让不及，彼此一碰，把那客人仰面朝天的跌了一交。那客人在地下扒了起来，心中大怒，一把扭住了轿夫的衣服，喝道：“你走路不带眼睛的么？乱撞你娘的什么？”轿夫见那客人衣服都丽，气概出众，却也不敢得罪他，况且委实把他撞了一交，只得陪着笑面，说声：“对不住，实在没有看见。”那客人那里肯放，要叫巡捕到来，把轿夫带到捕房里去。张书玉坐在轿中，一眼看见那客人的手上带着三个金刚钻戒指，晶宝夺目，光彩照人，身上穿着一身外国缎子的衣服，颜色配搭得甚是匀称，更兼仪表轩昂，身材俊伟，生得倒还不俗。看了他这般气派，晓得定是个有钱的阔客，便有心要笼络着他，对他嫣然一笑道：“大少对勿住，总是轿夫勿好，碰仔耐一交筋头，勿得知身浪向阿曾碰痛？”说罢星眸低漾，杏脸微红，含羞带笑的瞧了那客人一眼。这一个眼风，就把那客人的身体酥了半边。动弹不得，本来是一腔怒气不肯干休，被张书玉这样一来，不知不觉的把心上的焦躁，一霎时销化个干干净净，连忙放了轿夫，笑嘻嘻的答道：“不妨不妨，没有什么要紧。”那眼睛却紧紧的钉着张书玉看个不住。张书玉见了，晓得他已经入彀，又微微一笑道：“晏歇点阿到倪搭去坐歇？倪来浪新清和第三

家。”那客人听了大喜道：“狠好狠好，停回儿我一定过去。

”书玉笑道：“晏歇点要来格哩！”那客人连连答应，轿夫放开脚步径自前行。临走的时候，书玉还欠起身来回头一笑，略略的朝他点点头儿，一直回新清和去了。

那客人见张书玉径自去了，只觉得晃晃荡荡的好像神魂还没有归窍一般，虽然想起没有问他的名字，到清和坊那里去寻，便急急的那边一看，见张书玉的轿子，影影绰绰的还在前边，连忙三脚两步赶上前去，把轿后的龟奴一把扯住。轿夫倒吃了一惊，问他为什么这般样子。那客人便问他信人的姓名，轿夫见他气喘吁吁的甚觉好笑，便替他说了。书玉坐在轿中听见，把跟局的娘姨金珠叫了过来道：“倪先坐仔轿子转去，耐同仔格位大少慢慢交来。”金珠答应一声，那客人更是欢喜，同着金珠在马路上慢慢的走着，一头夹七夹八的扳谈。

大新街口到新清和坊本来不多几步路儿，不一刻已经到了。金珠在前引路，那客人跟在后边，上了扶梯，已见张书玉换了一身衣服，笑迷迷的立在楼门口道：“倪晓得耐就要过来，倪等仔耐一歇哉。”那客人到了此时，神魂飘荡，觉得身体虚飘飘的，好似在云雾中的一般。张书玉拉着他进了大房间，亲手替他宽了马褂，推他坐下，方才问他的姓名。你道这客人是谁？原来就是那李子霄。当下敬过瓜子，书玉着实的敷衍了他一番，当夜就摆了一个双台，闹到三更多天方才散席。

自此一连几天，李子霄夜夜碰和，朝朝摆酒，闹得烟雾冲天。在李子霄的意思，原想要转张书玉的念头，无奈张书玉虽是待他要好，晚间却总不留他，李子霄也不好意思开口。论起这李子霄的为人来，却也甚是精明，随便什么世故人情一概瞒他不过，就是在嫖界里头也着实的有些资格，不比那一班土头土脑的瘟生。但是有一桩毛病不好，见了信人，一个个都是好

的，并且一见了面，就想要转他的念头。虽然狠肯花几个钱，却自家打家主意，不肯落他们的圈套，所以有些信人都要嫁他，他却咬定了牙齿不肯答应。不料一见了张书玉的面，就由不得神魂颠倒起来。那四大金刚的手段名不虚传，他不想你的念头则已，想了你的念头，却总要比他人来得辣些。这几天，张书玉放出全身本事，把一个李子霄哄得一心一意都在张书玉的身上。张书玉却又拿定主意，不肯叫他轻易近身，故意打情骂俏的做出那一种亲热的样子，弄得李子霄这又不好，那又不好，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团团乱转。

有一天，李子霄在票号里头刚刚起身，还未梳洗。张书玉要笼络李子霄的心，起了一个大早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丰态娇娆，带了一个娘姨，坐了轿子竟到李子霄票号里来。其时刚敲十二点钟，由李子霄的家人引进房内，笑盈盈的叫了一声。李子霄见了喜出望外，连忙叫他坐下，只听得张书玉道：“李大人，耐啥格刚刚起来，阿是昨日仔辛苦哉？”李子霄听了一呆道：“我除了碰和吃酒，没有别的事情，我有什么辛苦？”张书玉掩口笑道：“勿是呀，作兴耐昨日仔到仔相好搭去住夜，辛苦仔点，所以今朝起来得晏哉，耐自家照镜子看哩！”说着又低声问道：“李大人阿对？”李子霄听了笑道：“你这说话甚是奇怪，我昨日若真个住在相好院中，现在这个时候怎么就得回来？况且我在上海除了你，那里还有什么相好？你倒说说我听。”书玉面上一红道：“倪末陆俚有格号福气？”说着就溜了李子霄一眼，李子霄见了满心欢喜，一面洗脸，一面和张书玉天南地北的扳谈。书玉又见李子霄的头发蓬了，便问他要出梳具来，要自己和他梳头。李子霄打着苏白答道：“阿唷，书玉先生实梗格红信人搭倪来打辫子，格是勿敢当格咯。”书玉听了，对着那个娘姨道：“耐听听看，说得阿要好听。”又

向李子霄道：“李大人耐勿要实梗客气，故歇倪搭耐打条辫子，耐就要搭倪客气，晏歇点……”张书玉说到此间，粉颊低垂，含羞微笑的说不下去。李子霄逼着问道：“你怎么说话只说半句？说下去。”张书玉又嫣然一笑，接下去道：“也客气勿尽碗。”李子霄听了这两句话儿，真是乐不可支，满心奇痒。当下张书玉和李子霄打了一条辫子，李子霄又留他在票号里头吃饭，书玉一口应允，并不推辞。

李子霄也是个老于此道的人，晓得信人有时看望客人，不肯在客人那边吃饭，一定要客人在那信人面上有了非常资格，方才做得到这般田地。张书玉看待李子霄虽然要好，却还只是那表面上的交情，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，今天居然破格赏光，肯在李子霄那里吃起饭来，也算得是李子霄特别的场面了。当时李子霄叫当差的去关照一声厨房，说有客人吃饭，叫他们另添几样菜来。当差的去不多时，已经开进饭来。本来是六碗饭菜，如今有了客人，添了四个热炒，四只荤盆，另外又是一壶绍酒。李子霄便让张书玉坐下，竟是两人对酌起来，那菜虽是不多几样，却做得甚是精致。张书玉竟不客气，吃了几杯酒，又吃了一碗饭。因李子霄酒量颇好，书玉亲自与他斟酒，直至完了一壶方才吃饭。当差的舀上一盆水来，娘姨拿出带来的镜匣放在桌上，书玉对着镜子略略的添些脂粉，又揩了一把面；回头过来，见李子霄恰好吃完了饭正要洗面，书玉便亲手绞了一把手巾，走过去和李子霄并肩一坐，一手搭着他的肩头，一手拿着手巾和他揩了一把。李子霄只闻得一阵剩粉残脂的香气在那手巾上直透出来。正是：

碧城十二，相思六曲之屏；
金粉三千，云雨前身之梦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

李子霄销魂春照夜 沈剥皮拼命死贪财

且说李子霄闻得一阵香气直钻入鼻孔里来，觉得今天张书玉陪他吃一顿饭竟是破格的事情，心上十分高兴。张书玉又向他笑道：“倪生意未做仔好几年，从来勰到客人搭吃歇过饭。今朝耐李大人说仔，倪勿好勿答应，晏歇点说起来，总说是倪坍仔耐李大人格台，换仔别人留倪吃饭，倪阿肯答应？”李子霄听了更是欢喜。张书玉和他说说笑笑，甚是投机。直到傍晚时分，张书玉竟是坐着不走。李子霄暗觉诧异，问他可有什么话说。书玉佯嗔道：“阿是无拨事体，倪勿好来格。”正在还要说下去的时候，早见书玉的相帮走了进来，手中拿着一搭局票递与娘姨，又说了一遍，无非是姓张的叫到聚丰园，姓李的叫到金谷春，要叫书玉早些回去。书玉故意皱着眉头道：“啥要紧呀，耐转去说。”转过来又回头向李子霄道：“格排客人未叫讨气，叫啥格断命堂差！”倪难得今朝一日天，搭耐讲讲闲话，心浪倒蛮快活，刚刚俚笃又来叫啥格堂差，勿得知啥格道理，看见仔俚笃格付架形，就觉着心浪勿舒齐。说来说去，倪格碗堂子饭直头勿要吃哉，赛过勿是自家格身体，真真作孽。”

李子霄倒解劝了书玉一番。停了一回，书玉并不想走，院中接连来了两个相帮，说叫局的催过了两回，又有两起客人坐

在房内等他回去。书玉听了把头一别道：“哈格希奇勿煞，要唔笃实梗发极，一转两转吵勿清爽，阿怕倪勿晓得。”相帮听了不敢开口，倒是李子霄看了不过意，便对书玉道：“你院中既有客人，又要出局，我看你还是回去应酬客人，不必在此间耽搁，不要回来脱了局，得罪了客人，要是闹些闲话出来，叫我心上怎么过意得去？”书玉听李子霄叫他回去，斜了他一个白眼，嗔道：“耐倒好格！阿是来浪讨厌倪，赶倪转去？倪好心来看看耐，耐倒是实梗样式，耐格人阿有良心？老实说，格号客人，倪本来勿高兴做，脱仔局也无啥希奇。比方耐李大人叫倪格局，倪阿好勿来？像俚笃格排客人，倪生来勿去应酬，高兴末多来来，勿高兴少来来，倪也勿见得靠仔格挡码子绷啥格场面，李大人，耐说阿是？”李子霄见张书玉这般要好，不好再说什么，口内虽是这般说法，叫他不要得罪客人，心上却自是欢喜。

张书玉直坐到上灯以后，约有九点多钟，院中的相帮一连来了几趟叫他回去。书玉装出无奈的样子，又向李子霄叮嘱了无数的话，叫他今晚一定要来，李子霄自然答应。张书玉方才一步一回头的坐了轿子走了。子霄又到别处去了一转回来，便直到书玉院中，当夜又摆了一个双台，请的客人，便是那沈仲思首座。

原来这沈仲思本来是杭州人氏，寄籍虞山，他父亲名叫沈近园，足足的二三百万产业，不要说是别的，就是常熟城内的田，竟被姓沈的占去十分之二，你想可利害不利害？这沈近园生了七个儿子，那五个都是少年夭折，只存了沈仲思兄弟二人。沈仲思还有一个兄弟，排行最小，名叫沈幼吾，因他排在第七人，都管着他叫沈老七。但是沈近园虽是个头等富家，生性却十分吝啬，真是一毛不拔，算尽锱铢。你要和他商议别件事儿，

他总没有什么不肯，若要和他商议到银钱上去，这却杀了他的头他也不肯拿出一个钱来。他又有一件毛病，不肯把银子放到庄上去生利钱，只说：“这些钱庄都靠不住，他要是把我的银子拐在家里，自己却一溜烟跑了，我可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去呢？”所以情愿把银子放在家里，再也不拿出来。在家里另外起造了一间房子，四边都是铁打的窗棂，只有一扇小门出入，这间房子专为存放银钱，除了他自己一个人，余外的任是什么人儿也不放进这间密室。他放钱的法儿却又与众不同，也不是用保险钱箱，也不是用太平银柜，你道他怎生的放法？说也奇怪，他把那历积蓄的洋钱一封一封的排在地下，又怕没有数目，自己年纪大了记不上来，他又想了一个法儿，把一万块钱堆作一排，整整的堆了数十余排，他却对人说道：“我若不是这般排法，万一有贼进来，偷了三百五百，一千八百，我那里查考得出？像这样的一万洋钱一排，那做贼的任是再有通天本事，也拿不动这一万洋钱。”人家听了都笑他是个痴子，他也不以为意。

沈近园虽然吝啬，家中倒有好几房的小老婆，头上插的，手上带的，都是金器，身上穿的，却又都是布草衣裙。有些好事的人问道：“你家里那几个如夫人，为什么插带的都是金器，穿的却又都是布衣？你既是舍不得钱给他们穿着，怎么又肯花钱打造首饰呢？”他却回答得好，说：“你们晓得什么？我的算盘真是精益求精，你们那里想得这步田地？你想金银首饰带在他们头上身上，就是隔了十年二十年，也还是这般轻重，没有什么吃亏。那绸缎衣服花了许多钱做来着在身上，着了一年半载，最多的也不过三年五年，着得稀碎破旧的，一个大钱也不值，岂不是白白的赔钱？”那问的人听他这般说法，不觉哈哈大笑，佩服他的算计真是精明，出来对别人说了。从此

就送了他一个外号叫做“沈剥皮”。

这沈剥皮虽然苛刻，他的那两个儿子却是著名的洋盘，在外边结识了一班篾片，一天到夜的各处乱闯乱跑，大把的银子捧出来，就像水一般的往外直淌。但是沈剥皮的家教极严，等闲不许他儿子走出大门一步。这两个宝贝只是背着沈剥皮，在外面打架闹事，无所不为，沈剥皮犹如醉在梦里一般，那里查察得着。但有一样，沈剥皮的银钱都是自家经手，这两个儿子摸不着他一个大钱。他们又想出一个主意，兄弟两个大伙儿商量，偷偷的叫了铜匠配了银房的钥匙，候着晚间，沈剥皮睡了，开了房门进去，偷了一个饱。又为偷得少了，恐怕被沈剥皮查了出来，索性一偷就是一排。偷了一万块钱出来，兄弟二人大家分用。这沈剥皮虽然算计精明，却只晓得要钱，别的事情都有些糊里糊涂的。他以为把历年积蓄的银钱放在这间密室里头，四边又是铁打的窗棂，就着生了翅膀，扁着身子，也不用打算进去，心上道是千妥万当的了，就是进去安放洋钱的时候，也不去查点数目，就是这样糊糊涂涂的过去。这兄弟二人偷了一万洋钱出来，用完了便再进去偷，一连偷了好几回，见沈剥皮并不查点，越发放大了胆，索性多偷几排，挥霍一个畅快。

又偷了几次，沈剥皮渐渐的有些疑心起来，对他两个儿子说道：“怎么我的洋钱，只有一排一排的堆上去，不见他一排一排的长出来，老是这个样儿，可是个什么缘故呢？”他儿子听了吃了一惊，连忙遮掩道：“你老人家不要多疑多虑，那里有这样的事情，难道我们这样的高房大屋还有什么贼人进来么？”沈剥皮听了，想想儿子的说话不错，也就罢了。

沈幼吾又嫌家里的住房不好，在自己对门买了一块大大的地基，造起一座洋房，又怕被沈剥皮晓得了是不得了的，便叫一个手下的篾片捏一个假名，径到沈剥皮家中拜会。见了沈剥

皮，只说是苏州人氏，为的常熟地方甚好，所以买块地基起些房屋，算他是别业一般，现在工程将要落成，特来拜拜邻舍。沈剥皮听了甚是相信，反恭恭敬敬的送了他出去。隔了几天，沈剥皮穿得衣冠齐楚的过来回拜，恰恰的沈幼吾坐在中堂，高谈阔论的和那一班清客讲话。抬起头来，看见沈剥皮穿靴戴帽的走进中堂，只把他吓得屁滚尿流，一溜烟从后门逃了出去，却叫一个家人出来挡驾。沈剥皮还心中有气，说他瞧不起人。

沈剥皮一天到晚只是呆呆的坐在家中，除了吃饭睡觉之外，便是盘算银钱，别的事情一件也不在他心上。早晨不到天亮就要起来，晚间刚刚天黑就叫关了大门大家睡觉。临睡的时候，还要自己到各处门口细细的查看一回，又亲手把一重重的门通通锁得结实，方才放心。到了晚上不许家人们点灯睡觉，他明说是小心火烛，其实却是节省灯油。大约沈剥皮的家里，从正月初一到十二月三十，也用不了一斤灯油。沈剥皮这样的小心防范，算得是顶真的了。谁知他那两位贤郎候他睡了，拿出身边预备的钥匙把一重重门上的锁一齐开了出去，直到三更四更方才回来，悄悄的仍旧把门锁好，一些也看不出来，沈剥皮那里晓得？

有一回，沈剥皮打发儿子沈仲思到上海的一只什么当店里头盘查帐目，顺便查查别处的什么钱庄、绸缎店的出入。沈剥皮以为他生出来的儿子一定也和他自己一般，所以竟是放心大胆的叫他去。不想这沈仲思在常熟的时候虽是荒唐，不免总有些儿忌惮，恐怕沈剥皮晓得风声不是顽的；现在到了上海，真是海阔从鱼跃，天空任鸟飞，那里还有什么顾忌？更兼上海这个地方是花天酒地的擅场，纸醉金迷的世界。沈仲思到了上海，便是拼命的狂嫖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嫖得昏天黑地，一塌糊涂，竟把好好的两处钱庄，一处绸缎号，一处洋货号，轻轻

易易的盘给别人，顿时手头有了四五十万银子，越发的不想回去，只在上海地方昏昏沉沉的度日。沈剥皮连连的写信到来催他回去，他也置之不理。

不知怎的这件事情漏了风声，竟被沈剥皮晓得，只气得怒发冲冠，浑身乱抖，气到极处圆睁两眼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一口气接不上，竟是一个鹞子翻身，跌在地下晕了过去。家人们慌了，连忙去寻了沈幼吾回来，请了两三个医生开方施救，直到半夜方才渐渐的醒转，吐出一口浊痰，慢慢的说出话来。还是气得咬牙切齿的，想要亲自赶到上海去和他儿子拼命。无奈刚刚晕了过去，人的元气未复，手脚瘫软，一动也动不来，无可奈何，只得罢了。却因儿子不肖，败了他的家财，恨入骨髓，预备了一条极粗的麻绳，要等沈仲思回来，用绳把他勒死，只恨的自己一时不能全愈，活动不来，发狠说：“养好了病，定要亲到上海找他，这样的儿子还不如死了的干净。”

照这样的说起来，沈仲思的一条性命，竟有些岌岌可危。幸而沈仲思的妻子在家，听了沈剥皮的说话，到底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，不由的心惊胆战起来，急急的写了一封信，寄到上海和沈仲思说知缘故，叫他千万不可回来。沈仲思得了这个信息，大吃一惊，晓得沈剥皮的脾气，别样事儿还好将就得过，惟有用了他的银钱，却是不共戴天的仇恨。他说得出来，却就做得出来，这件事儿竟没有个挽回的方法，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计较来，只急得咳声叹气，抓耳搔腮。就有一个箴片教他主意，叫他发信回家，装得自家病重，要叫家里一个人来。到得家人来了，竟用一口空棺装些砖头石块充作死人，停在公所，让那家里的来人把棺材搬回家去。自己却有了银钱在手，没有什么做不得的事情，尽顾租了房子，长长的住上海，一则免了家中拘束，二则躲了这场是非，岂不是绝妙的一个主意

？沈仲思听了这个主意，心中大喜，连赞：“好个妙计，他们那里想得出来？”当下果然就如法炮制的打了一个电报回去，假说自家病重，要叫他夫人赶紧前来，一面安排了一口空棺停在会馆里头，什么灵牌孝幔，一齐预备停当。这叫做“装龙像龙，装虎像虎”，免得别人看见样儿不像，要起疑心。

那边沈剥皮接着了病重的电报，非但并不吃惊，反说：“这样的不肖子孙留他何用，让他死了也罢。”沈仲思的夫人听了，倒大大的吃了一惊，连忙收拾收拾，要到上海去看仲思的病。正是：

瞒天造谎，犹留鸿爪之前；
同室操戈，岂有天伦之义。

欲知后事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 假病危瞒天造谎 打官司教士分家

且说沈仲思假装病重，打了一封电报回去，他夫人那里晓得这个信是假的，认真的着急起来，收拾些随身衣服，便要到上海去。本来要想邀沈幼吾一同前去，路上好有些招呼，谁知沈剥皮深恨仲思，不许幼吾同去，只得罢了。当下沈仲思的夫人雇了一只快船，一路凄凄惶惶的赶到上海，偏偏又遇着了顶头逆风，足足的走了三天方才到了。

船刚到岸，沈仲思夫人心急如箭，连忙打发了一个家人上去问信，自己随后上岸，也不坐轿子，只坐了一部东洋车赶上岸来。不料那家人赶到沈仲思的寓处一问，他们是预先计划好的，一见有人来问仲思的信，仲思便自己躲了起来，叫人回复道：“沈某人已经死了两天，灵柩都停到公所去了，你还来问的什么信儿？”原来沈仲思恐怕他兄弟同来，被他撞见，所以分付手下的人这般说法，想不到他兄弟不来，来的倒是他夫人一个。当下那来的家人听了不觉大惊，连忙拔起脚来，飞一般奔回原路。恰恰的在半路上遇见了少夫人的车子，只见他满头大汗，气喘喘吁吁的极声喊道：“少奶奶，不好了，少爷已经故世了两天，连棺材都停在浙江会馆去了。”仲思的夫人听了，好似那高楼失足，大海沉舟，一霎时万箭穿心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，只觉得哄的一声，三魂七魄一齐飞出顶门，飘飘荡荡的

不知散归何处，几乎跌下车来。幸而跟来的一个娘婿有些见识，便向家人说道：“既然事已如此，也不必再到寓所去了，还是一直径到浙江会馆停灵的地方去了再说。”家人听了点头称是，便叫车夫掉过车头，回去浙江会馆。此时沈仲思的夫人坐在车上就似木雕泥塑一般，那眼中的珠泪一片汪洋往下乱滚。在马路上又不好放声大哭，恨不一步就跨到浙江会馆来。

不一刻，到了门前停下，沈仲思的夫人三脚两步走了进去，问明了停灵柩的地方，扶着妨姨的肩头，一路哭着直抢进去。只见一间灵室，高高的挂着孝幔，供着灵牌，两枝白蜡辉煌，一段香烟缭绕。沈仲思的夫人见了这般光景，止不住一阵心酸，号淘大哭，直抢进灵帏里面，抱着灵柩哭得死去活来，泪干声尽。这里沈仲思的夫人正在呼天抢地，痛不欲生的时候，忽地灵的帏一起，走进一个人来。旁边的娘姨反起头来一看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直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一交跌在地上，色色的抖个不住，那喉咙口好像塞了一个棉团，要叫喊也叫喊不出。这来的人竟走到他夫人身畔，拍着他的肩头道：“不要哭了，这棺材是个假的，我好好的现在这里，一些也没有什么。你且住了哭，定一定神再和你说。”沈仲思的夫人正哭得发昏，忽听得有人和他说话，好像自己丈夫的声音，急忙勉强忍住了哭，抬头一看不觉吃了一惊。

你道来人是谁？原来就是沈仲思。他本来派了两个手下的人在停灵地方照看香烛，又晓得家内有人到来，恐怕露了破绽，连忙叫一个人到浙江会馆去打听消息。到得那里，听见他夫人在那里号啕痛哭，甚是伤心，晓得叉了话头，却又不好上前去劝，只得急急的回去报知。沈仲思听了连连顿足道：“坏了，坏了，都是我自己粗心，这里那里说起？”连忙的跳上马车赶到会馆，早听见他夫人在里面哭得伤心，打动了沈仲思的心肠，

也就落了几点眼泪，大踏步走进孝幔，也不及说什么别的，只好先劝住了他的哭再作计较。

他夫人抬头见了不免也是一惊，忽然一个念头赶上来，把沈仲思拦腰抱住，哭道：“我和你十余年的夫妇，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怕。我活在世上也没有什么味儿，你快些同了我去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哭，倒把个沈仲思牵动情肠，十分感激，由不得也吊下泪来，连忙安慰他道：“你不要这样的伤心，我实在并没有死。”就把自己有心装死，躲过这场是非的话和他夫人说了一遍。他夫人还不肯相信，沈仲思又重新把前事说了一番。他夫人又呆呆的想，想了多时，见沈仲思说话有声，行步有影，方才相信他真没有死。定了一定神，向沈仲思道：“我这身体觉得虚飘飘的一些也没有着落，到底今天的事情是真是假，不要是我在这里做梦么？”沈仲思笑道：“青天白日，好好的人，那里做什么梦？你放定了心，不要疑疑惑惑的。”他夫人听得这般说法，方得明白，却痛定思痛，喜极生悲，又觉又哭起来，沈仲思连忙劝住了，他夫人免不得要把沈仲思埋怨一番。沈仲思低头谢过，一同走出孝堂。娘姨在地上听了，方才扒起身来，跟着二人一同出去。见了沈仲思，还是做眉做眼的有些害怕。

那知走到中间，刚刚常熟来的两个家人也撞了进来，正和沈仲思撞了一个劈面。两个家人一见沈仲思在内走出，只认白日显魂，吓得个冷汗浑身，毫毛直竖。一个胆小的家人大叫一声，跌倒在地。一个胆大些的回过头去，撒腿便跑。沈仲思甚是好笑，正要叫他，恰好跟着沈仲思来的家人也走进来，拦住了他说明原委，方把他同了回来。又把地下的那一个也扶起来和他说了。那两个家人立在一旁，兀是有些心惊胆战。沈仲思便同了他的夫人回到寓处，住了一夜。大家商议停妥，沈仲思叫他的夫人假装穿孝，扶了灵柩回去，好瞒住那沈剥皮。他夫

人起初不肯，沈仲思再三央恳，只得勉勉强强的应允了。沈仲思又和他夫人说明，回去之后再想法子接他出来。他夫人当真搬了一具空柩，回到常熟。沈剥皮那里晓得，并不伤心，只说：“这样没出息的东西，死了还是家门之幸。”沈幼吾本来和沈仲思兄弟不合，也不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。沈仲思的夫人又分付了带去的家人仆妇不许乱说，果然一些破绽也看不出来。

谁知隔了多时，终久事机不密，被沈幼吾看了些儿毛病出来，便暗暗的盘问家人，被他问得个明明白白，便写一封信去给沈仲思，说他不应诈死骗人，干得好事。又吓唬他哥哥道：“这件事儿虽是父亲没有晓得，究竟不该瞒他，回来万一晓得了风声，连我也担当不起，若要我替你遮瞒这事，每年须要津贴一万洋钱，总算你自己买条活命。”这封信到了上海，沈仲思见于又惊又气。想了一会，竟没有什么法儿，只得忍气吞声，依了他兄弟的话，每年孝敬他一万洋钱，差不多就像纳贡一般，不敢推扳一点。

直至后来沈剥皮死了，沈仲思方敢回来，要和他兄弟分家，不想沈幼吾又起了个独吞家产的念头，竟是咬定牙齿一些不认，说：“我哥哥已经死了几年，如今葬都葬了，这是大家晓得的，那里又跑出一个哥哥来，要分什么家产，这不是有心图赖么？”沈仲思听了他兄弟这般说法，心中大怒，便请了许多的公亲族长，来商议这件分家的事儿。有几个无耻的亲簇，受了沈幼吾的贿赂，便帮着沈幼吾说话；有几个公正些的，只好两边劝解，无奈沈幼吾咬定牙齿坚不承认，只说他当初怎样的荒唐，沈剥皮要用绳子把他勒死，他着了急，方才想出这一个装死的法子来，如今却又要承受遗产，那里有这样的事儿？又向沈仲思道：“你开口闭口总说一样的儿子，为什么承受不得遗产。你可晓得父亲存日，早已不把你当作儿子，你如何还要想来顶

受家财？比如人家的儿子已经贴了革条，革出祠堂，难道也好承受产为么？”议论了一天，也议不出个道理。沈仲思气极，便往常熟县告了一状。那知批出来仍是亲族理处。兄弟两个一连争闹了几天，究竟田房产来都在沈幼吾的手中，沈仲思思竟闹他不过，没奈何回到上海和人计较。

又有一个人和他出主意，叫他拜在一个天主教士的名下，要请他出来帮忙，说明分家之后，把所有的家财产业，提出二成捐入教会。那教士听了大喜，果然同了沈仲思径到常熟，先到县里拜了县官，和他说了，要他秉公审断。那知县大老爷见是外国人的事情，那敢违拗，诺诺连声的答应，立时立刻的出了一张传票，传沈仲思兄弟二人到案，沈幼吾，听得有外国人帮着他哥哥出头打官司，登时就吓矬了一尺，要请几个亲族出来做个见证。那些亲族听见说有外国人在内，谁敢多事？一个个缩着头颈死也不肯去。沈幼吾没奈何，只得硬着胆子自己到案。县大老爷着实训斥了他几句，叫他听断具结，把父遗产兄弟均分。沈幼吾不敢不听，只得当堂具下结来，兄弟二人一齐退出。此时沈仲思得意扬扬，沈幼吾垂头丧气，到了家中，邀齐亲族，把所有的现钱产业分作两分，兄弟二人各得一分。

沈仲思得了这些财产，便在上海买了一处房子，把家眷接在一起，竟不想回到常熟去了。果然把那财产提出二成来，也有十多万银子，送与教士，一齐捐入教堂。算起来他们兄弟分家，只便宜了一个教士，轻轻松松的几句话儿，就卖了十数万银子，这叫做“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”。

看官试想，天下只有儿子死了，旁人瞒着他的父母不叫晓得。那有儿子现在好端端的活着，却瞒着父母说是死了的道理？这可是一件绝妙的新闻，更可笑的是沈仲思怕他兄弟在父亲面前漏了风声，每年孝敬他兄弟一万洋钱，买他个不开口。从

古以来，只有将钱买命，那有花了银钱自家装死的道理？这样的笑话不要说是自家眼见，就是听也不曾听过，可算得少见多怪。无偶独有的了。

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只说沈仲思叫了个兆富里的洪月娥，一到台上便咬着沈仲思的耳朵，唧唧啾啾的讲个不住。李子霄晓得洪月娥和沈仲思是有交情的，看见他们台面上这般要好，不觉心上有些热刺刺的起来。张书玉坐在背后把李子霄的衣服一扯，李子霄回头过来，书玉低声笑道：“耐看俚笃两家头恩得来！”李子霄微笑不语，一会儿看看洪月娥，一会儿又看看张书玉，书玉低问：“看啥？”李子霄不答，只是呆呆的看。书玉伸手过来拧了他一把，背过脸去，却慢慢的回转秋波，偷看李子霄的脸面。不防李子霄也在那里看他，恰恰的四目偷窥，两心相印，书玉不觉低鬟一笑，脉脉含情，李子霄趁此也咬着书玉的耳朵说了无数的话。书玉只是含笑摇头，李子霄恍然若失，又见洪月娥和沈仲思恩爱缠绵，一直坐着不走，等到将要散席，逼着他一同回去。沈仲思还有些迟迟疑疑的，月娥一定不肯，把自己的轿子让与沈仲思坐了，自己坐了东洋车回去。

李子霄见了甚是艳羨，忽然的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一连喝了几大杯酒，装作大醉的样儿，伏在桌上，连客人要走，他也装作不知，只是沉沉的打睡。只听得张书玉走近身畔叫了几声，李子霄不应，书玉低低的向姨娘们说道：“李大人吃醉哉，搀俚到大床浪去靠歇罢。”就有一个娘姨帮着书玉，把李子霄搀到床上，轻轻的放他睡下，又叫娘姨们小心伺候，自己到别处房间应酬客人去了。李子霄在大床上假装睡着，等得好不耐烦，直等到十二点钟，书玉方才进来。一进房门，便问：“李大人阿曾困醒？”娘姨答道：“一径甯醒歇。”书玉轻轻的移步床上来，把手摸一摸李子霄的额角，又附耳叫了他两声，李

子霄只是不应。书玉坐在床沿，低声向娘姨说道：“格个李大人勿知那起风来，阿要喊应仔俚，问声俚看？”说着，便软绵绵也睡到床上来，又叫了他几声，李子霄听得张书玉对着娘姨这般说法，心上甚是感激着他。张书玉叫了两声，便装作刚刚睡醒的样子，开眼问道：“有什么时候？”书玉道：“一点钟也敲过哉。啥格耐一困就困到仔故歇，阿是有啥勿舒齐？”一面说着，一面把一双儿罗绵的纤手在他背上轻轻的挺了几下，又对他说出一番话来。正是：

玉软香温之夜，此福难销；
金迷纸醉之天，深情如许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

撩云拨雨夜渡银河 辣手狠心朝施毒计

且说张书玉对李子霄说道：“耐刚刚啥格吃仔两杯酒，就吃醉哉。倪摸摸耐头浪，像煞有点发热，难下转勿要去瞎吃瞎吃，倘忙吃出仔点毛病，总是耐自家格身体吃亏。耐故歇一干仔来浪上海，夷无拨啥自家格亲人，有仔毛病，阿有啥人好来替耐，倪是白白里替耐发极，也无拨啥格用场。耐下转阿好当心点，勿要拿仔自家格身体弄白相，耐想倪格闲活阿对？”李子霄听了满心快活，一时说不出来，暗想：“我做的信人也不知多少了，恰都是虚情假意的一些儿没有真心，我却也从来没有上过他们的当。如今看这张书玉的样儿，实是和我真心要好，不是那虚情假意的人，但是我几次转他的念头，他终是糊里糊涂的含糊答应，不肯爽爽快快的应承，不晓得他是什么意见。今天且待我再结结实实的问他，看他怎生回来。若是他再有什么推三阻四，我也不必再在这里花这冤枉的银钱，决计撇下了他再寻别个。”想罢，便低声向张书玉道：“你的说话自然不差，但不瞒你说，我多吃几杯酒儿倒还没有什么，实是吃了你的空心汤团，所以心上觉得有些不快。”书玉听了“嗤”的一笑，道：“耐格人啥实梗呀，闲话勿说勿明，倪搭耐说明白仔，耐就晓得哉。倪人未做仔信人，本底子也是好人家格囡件。倪娘拿倪卖出来，吃仔格碗堂子饭，也叫无说法；再加仔倪格抚

蓄娘格末叫利害，勿知吃尽仔几化苦头。”书玉说到此间，顿时眼圈儿一红，声音就低了好些，一对秋波含着一眶眼泪。

李子霄见他说得好好的，忽然好像要哭出来，心上十分痛惜，连忙用手帕和他拭去泪痕，又款款轻轻的安慰一番。张书玉方才接下去说道：“故歇总算赎仔身体出来，自家做生意。耐想倪好好里格人家人，吃到仔格碗断命饭，阿要作孽？再有格排一厢情愿格客人，总说倪摆啥格架子，勿肯巴结客人，俚笃说起来，倒说倪既然挂仔招牌，做格行生意，勿管俚是啥人，只要有仔铜钱，大家才好进来，摆啥格时髦倌人格架子。轧实勿瞒耐说，倪十六岁出来做生意，故歇念三岁，做仔七八年格生意，有过歇相好格客人直头勿多几格。一节里向，一塌刮仔留仔两三格客人。老实说，格排客人才勿勒倪心浪。客人见仔千千万万，总规无拨对劲格人。故歇碰着仔耐，勿知啥格道理，心心念念，放耐勿落，耐一日天勿来，像煞倪心浪掉脱仔啥格物事，横来竖去总归一格勿舒齐，倪格辰光见仔别格客人，一向嚟有歇实梗样式，格当中啥格道理，连倪自家也解说勿出。想起来，要末是倪两家头前世有点缘分。”说着，就看着李子霄低头微笑，那眉稍眼角露出两朵红云，升起十分春色，星眸曼视，粉颈低垂，说不尽那许多的情态。

张书玉做作了一会，又道：“故歇耐翻转来倒说倪拨空心汤团耐吃。倪怕耐淘坏仔自家身体，所以勿肯……”张书玉说了半句，那半句却咽住了，没有说出来。李子霄故意问道：“不肯什么？为什么说了半句就不说了。”书玉掩口一笑，把李子霄打了一下，却口中低低的咕哝道：“耐自家一声勿响，倒说吃仔倪格空心汤团，叫倪那哼好……”书玉说了这半句，又不说了。李子霄明晓得张书玉的意思已经许了他的特别利权，心中大喜，便乘势两手合抱拢来，把书玉搂入怀内。书玉半推

半就的听他轻薄了一回，推开李子霄的手，坐起来向他说道：“耐刚刚吃醉仔酒，空心饿肚，身体陆里吃得消？倪搭耐炖好莲心桂圆来浪，阿要吃仔点勒困。”李子霄此时，正觉得肚皮有些咕噜噜的作响，正用得着，便点一点头。

书玉自己跨下床来，取了一只白磁盖碗，亲手把莲子壶里炖好的莲心盛了一碗，又取一个银匙，送到李子霄口边。不用李子霄动手，一匙一匙的和他送进口中，李子霄觉得这一碗莲子的滋味十分甜美，好像生平从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东西。李子霄直把这碗莲子吃完，果然觉得精神抖擞。张书玉问他可还要吃些，李子霄摇一摇头说：“不要了。”又劝书玉自己吃些。书玉也吃了几匙，娘姨送上手巾，李子霄抹了一把，原来是预先留着的开水。当下张书玉含羞带笑的，向李子霄说道：“难末勿要紧哉。”当夜张书玉就留李子霄住下。真是：

天上人间，花香月满。洞口桃花之浪，潭水情深；高唐神女之云，鸳攀梦稳。

李子霄住了一夜，自然是恩情美满，云雨迷离，给了四十块钱住夜下脚，这且不在话下。

且说张书玉自与李子霄落了相好，心上想要借着他恁一个浴，便向李子霄说生意做得怕了，想要嫁人，隐隐约约的露出些要嫁他的意思。怎奈李子霄虽然见色心迷，却毕竟是个花丛老手，有些见识，晓得上海的时髦倌人，不是可以娶得回去的人。拿定了主意，凭着张书玉怎生说法，他总不去兜揽。书玉竟弄得无可如何，暗想我这个金钟罩，随便什么一等利害的客人也跳不出我的圈套，怎么这姓李的竟是这般棘手？想了一会，被他想了个极恶毒的主意出来，你道是什么恶毒主意？下文

再表，如今且不必说明。

只说李子霄在张书玉院中一连住了几夜，忽然有一天早上起身，吃了一碗莲子，觉得腹内大大的不受用，翻肠搅肚的响了一阵，竟是狠狠的泄泻起来。一刻儿的工夫就泻了有五六次，泻得他头晕眼花，四肢无力，倒在床上只是喘气。把一个张书玉吓得手脚慌忙，泪流满面，蛾眉锁恨，杏脸凝愁的向李子霄说道：“倪实梗格劝耐，叫耐保重点自家格身体，耐总归勿肯，故歇真格有仔毛病哉，叫倪那哼弄法！耐到底身浪向啥格勿舒齐，阿要请格郎中先生来看看？”李子霄见书玉两眼红红的含着一包珠泪，心上暗暗的赞他，却有气无力的说道：“今天早上起来好好的，不知什么原故，一时间腹内绞痛起来，一连泻了几次，觉得头痛耳鸣，心头霍乱，睡了一会略略的好些，你且不要心慌，或者将息一天两天好了也未可知，医生且慢些去请。上海地方也找不出什么名医，药不对症，反要被吃坏。”书玉听了点头称是，却只是愁眉不展，坐在床沿目不转睛的看着李子霄，好像真是十分关切，就是自家夫妇也没有他这样的留心。停了一会，李子霄腹中又痛起来，皱着眉头连叫几声“阿呀”，想要挣起身来到床后去用便桶，不想泻了几次，浑身无力，再也挣不起身。书玉连忙用手相扶，一步一步的挨到床后，又是连泻了四五遍。李子霄有些来不得了，只见他冷汗直流，面皮雪白，两脚虚飘飘的好似在云雾中一般，勉强扶着书玉的肩头蹭到床上一头睡下。

李子霄睡了一回，定一定神，睁开双眼，自觉着这个病儿有些不妥，便对张书玉道：“我这个病来势不轻，恐怕一时不得就好，你还是叫相帮们打乘轿子把我送回寓处，好待我安心调理几天。”书玉听了那里肯放，道：“耐故歇病得实梗样式，阿好坐啥轿子，就是转去仔，耐又无拨家眷来浪上海，一塌刮

仔几个当差，啥人肯搭耐当心，好好里服侍耐？倪想起来，还是勿要转去格好，来浪倪搭住仔两日，养好好病再说。老实说，倪搭人手多点，包耐服侍得勿差。”李子霄听了，又想了一会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但是你们堂子里头比不得别处，我怎好占住了你们的房间？况且我是个病人，你又有别处的应酬，我住在这里，那里有回去的便当，再要累你这般服侍，我自家心上也觉得不安。”书玉见李子霄这样说法，便紧紧挨着他的手道：“耐故歇有毛病，勿要再去转啥格念头，倪搭仔耐两家头勿比别人，再有啥格客气？就是占仔倪一间房间，也勿算啥格事体。勿瞒耐说，倪看见仔耐生病，心浪几乎急杀快，再有啥格心想做格个断命生意！耐豪燥点自家养病，随便啥格事体勿要放勒心浪。耐想倪一生一世，总算做着仔耐实梗一个中意客人，正来浪要好头浪，夹忙头里耐咦生起病来哉，叫倪阿要发极勿要发极？”说着就背过脸去，用手帕拭那泪痕，又道：“再加仔耐勿肯住来倪搭，定规要想转去，叫倪陆里放心得落？”说罢又流下泪来。

李子霄见他这般关切，倒是十分感激着他。说话之间，李子霄又起来泻了两次，竟是支持不住起来，合着眼睛喘个不住。慢慢的定了一回，方才睁开两眼。见张书玉半扒半坐的坐在床上，正呆呆的看着他，眼中的珠泪一滴一滴的下来，直淌到李子霄面上。李子霄见了心中欢喜，就觉得精神好些，上气不接下气的和书玉说道：“你不必这般着急，我这会儿觉得略略的好些。”书玉和他脸对脸的含泪说道：“倪明朝吃仔净素，替耐到大马路虹庙里向去烧烧香，求服仙方转来，等耐吃仔试试看，保佑耐毛病好仔，倪再去替耐还愿。”又叫娘姨下去招呼相帮们一声，道：“耐下去关照俚笃一声，有局票来叫局末，说倪到仔苏州去哉，勿管啥格客人，勿要让俚进来，等李大人

毛病好仔再说。”娘姨答应自去。李子霄在床上听见，觉得有些过意不去，便道：“你何苦为我一个客人，得罪他们这一班熟客？我看你还是出去应酬，留个娘姨在这里招呼招呼就是了。”

书玉皱眉道：“耐勿晓得倪格心浪赛过来浪打结，看仔耐生病，替耐勿落，咦无拨啥格法子好想，格个心浪，格末叫难过，陆里再有实梗高兴去做啥格生意。”李子霄听了，格外的意服心输，死心塌地。

张书玉果然这一天不做生意，把浑身的手段都使出来，用在李子霄一人身上。一天到晚竟是坐在房中，动也不动，连饭也不肯吃，只随意吃了些儿稀饭，只是愁眉泪眼的坐在床上看着李子霄。到了晚间，更是衣不解带的殷勤服侍。李子霄着实的过意不去，叫他略睡片时，他那里肯睡？

一直坐到天明，便叫醒了娘姨，要早些梳洗到虹庙去烧香，当下梳好云鬓，只带一支押发，别的插带一些没有，穿了一身素服，觉得有些缟袂临风飘飘欲仙的丰态。此时李子霄睡了一夜，已经觉得好些，只腹中似乎还有些儿隐隐的绞痛，却比昨天好得多了。张书玉打扮好了，回身走到床前，携着李子霄的手道：“倪搭耐去烧香，求仔仙方来，保佑耐吃仔就仔，耐定心仔靠一歇，倪去仔就来。”说罢便飘然去了。

李子霄躺在床上，等人心焦，足足的等了两点多钟的时候，书玉方才回来，手内拿着一纸仙方给李子霄看。李子霄看了这个仙方，见是三钱薏米、三钱冰糖，开水煎送，明知是吃不好、吃不坏的药品，见张书玉郑重其事的设着香案，恭恭敬敬的煎起来，又指着自已的裙裤给李子霄看道：“耐看倪格衣裳浪，跪仔两格影子，倪刚刚来浪庙里向，足足里替耐跪仔一点钟辰光。”李子霄听了，留心看他的膝盖，只见两边中衣上，果然沾了两个碗口大的灰尘影。此时的李子霄心上，已经二十四分

服贴，没有一些疑心，看着张书玉把药煎好倒在碗内，凉了一凉，又亲自试了一试，方才送到李子霄口边。李子霄闻得一阵糯米香，觉得甚是开胃，便一口气吃了下去，甜津津的也没有什么别的味儿。说也奇怪，这一碗仙方吃下肚去十分受用，登时的头目清凉，连声音都响亮了许多，竟慢慢的走下床来，勉强扶着书玉走了几步，仍复回身坐下，书玉又炖好了燕窝粥给李子霄吃了一碗，精神更觉好些。这一天，到晚竟没有泻。张书玉欢喜非常，合着两手向空拜了几拜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谢天谢地，总算好哉，几乎拿倪急杀快。”

又一连过了几天，李子霄已经好了，张书玉又到虹庙去了一趟，算是和他还愿。正是：

相如善病，惊回倩女之魂；
小玉多情，疗得檀奴之渴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 假温柔瘟生中计 真涩浴名妓私奔

且说李子霄在张书玉院中一连病了几天，张书玉服侍得十分周到，真是要长便长，要短便短，千依百顺的奉承得李子霄好不欢喜。李子霄本来原没有什么毛病，不知怎样突出其来的泄泻起来，接连泻了十几遍，就也着实的有些支撑不住，却又不知怎的，吃了张书玉在虹庙求来的一服仙方，就是这样容容易易的好了。来也来得神速，去也去得稀奇，连李子霄自己也不晓得是什么道理，只当是偶然受了风寒，腹中作怪。见张书玉这样的殷勤服侍，着急非常，好像恨不得自己替他的样儿，更兼趁着夜深人静没有人在面前的时候，把李子霄灌了无数迷汤，说了许多好话。真是：

宛转枕屏之上，海誓山盟；
缠绵五夜之情，怜声倚影。

直把个李子霄骗得心花怒开，看着书玉就是天下第一个好人，再没有第二个人赶得上他的了。心上这般一想，便觉得李子霄般般多好，色色俱佳；乱头粗服随处增妍，浅笔轻颦无时不媚。再加张书玉到了晚间总是目不交睫，打起精神，彻夜伺候，凭着李子霄怎样的叫他安息，他只是不肯，反向李子霄说

道：“耐格病故歇总算好点，真真还是倪格运气，倪故歇来浪服侍耐，心浪倒蛮快活，辛苦点无啥希奇。耐一定要叫倪去困，丢仔耐一干仔来浪，倪倒有点勿放心。耐故歇自家格身体还勦复元，勿要来管倪格事体，养好仔身体再说。”这几句说话，就是那春蚕自缚的情丝，大海钓鳖的香饵，把李子霄的心钩得牢牢结实，那里还撒手得开，果然心中快活，病也好得快些。

李子霄病好之后，心中暗想张书玉待我这般要好，服侍得这般殷勤，自己家中正少这样一个贴身伏伺的人，决计打算要娶他回去。料想他这般相爱，将来不至于闹什么笑话出来。想定了主意，便和书玉说知，问他可肯嫁人，要多少身价，可有什么债项。张书玉见李子霄果然中了计策，甚是欢喜。暗想这个主意使得真是不差，凭你李子霄这般的主意坚牢，也跳不出我的圈子，还要乖乖的自己送上门来。

看官，你道张书玉使的什么计策，就把李子霄骗到这般？原来张书玉在上海滩上专爱姘那一班不要脸的马夫、戏子，情愿倒贴银钱，只要马夫、戏子姘上了他，向他开口，他就大把的洋钱钞票拿出来供给他们的挥霍，左右用的是那些曲辫子客人不心痛的银钱，那里放在心上？就是刚刚遇着他没有钱的时候，也要千方百计的敲了客人竹杠，拿来送给他们。近来张书玉姘了两个戏子，拿着整千整百的洋钱倒贴，贴到后来为数大了，客人们也渐渐的晓得风声，一个个绝脚不去。书玉的用度又大，收敛不来，一节下来竟欠了五千多些的债，张书玉不免也有些着急起来。不期事有凑巧，刚刚做着了李子霄，晓得他是个虞山富户，在馆人身上花费一万八千、三千五百银子不算什么，便有心要大大的敲他一下竹杠。

馆人们要敲客人的大注竹杠，除了说要嫁他，更无别法。那知李子霄虽然是个富翁，在堂子里头也着实的有些阅历，任

凭张书玉怎生打动，他却只是一口咬定，不放一点儿口风，张书玉急了，便想了一个极恶毒的主意出来。你想李子霄好好的可有什么毛病？他却忍心害理的买了些巴豆夹和在莲子里头，一同煎好，大着胆子给李子霄吃了。果然就一霎时大泻起来，书玉趁着李子霄生病，做出那一心关切、着急万分的样子。到得隔了一天，书玉到虹庙去烧香，求了仙方回来。他那里真去求什么仙方，只在虹庙里头问香火要了一张吃不坏的仙方回来，装了恭恭敬敬的样儿把仙方煎好，却暗暗把糯米饮搀在里头，这糯米饮是专解巴豆毒的，所以李子霄吃了，居然一天好似一天。他又不惜工本，殷殷勤勤的服侍了他几天，把李子霄骗得伏伏贴贴，那里想得到他做出这般恶毒的事情？看官，你想信人们的心思可刻毒不刻毒？

当下张书玉听得李子霄问他，心中暗喜，却又故意沉吟了一回，方才说道：“耐李大人格闲话，倪阿好勿答应？不过倪有一句闲话，故歇搭耐说明白仔，勿要等两日大家心浪勿高兴。”李子霄听了倒觉一呆，急问他有什么话说，书玉却正正经经的说道：“耐要讨倪转去，格是倪想也想勿到格事体，陆里再有啥格勿肯？不过唔笃格排男人才是无拨良心格多，倪人未做仔信人，倒是老老实实格脾气，比勿得格排时髦信人，今朝接仔姓张，明朝再接姓李，无啥希奇。再说起唔笃客人来，加二讨气，一个勿高兴，扳仔倪点差头，就要跳槽，说起来总是倪做信人格勿好。耐勿要故歇一时辰光高兴头上说得蛮好，拿倪讨好转去，歇格一年两年勿高兴哉，丢脱仔倪再要去讨别人，格是倪勿成功格（口虐），耐去想（口虐），唔笃男人讨仔一格再讨一格无啥要紧，像倪嫁仔人阿好再要出来？”

李子霄听了，越发觉得张书玉身比别人不同，更是一心一意的要娶他回去。便托了一个朋友出来做媒，一切讲得明明

白白。身价共是八千，先付一半，张书玉欢天喜地的一口允许。李子霄便在大马路赁了一处公馆，三楼三底的洋房，甚是齐整，拣了一个吉日，清音彩轿的把张书玉娶进门来。李子霄的一班朋友，也有送髦儿戏的，也有送酒席的，说不尽的筵开玳瑁，镜掩芙蓉，炉焚百和之香，春照双星之影。整整的闹了三天，方才安静。

张书玉自从嫁了过来，一心一意的装出人家人的样儿，没有一些不高兴的神气，在李子霄面上更是事事尽心，般般周到，李子霄冷眼看他，心中甚喜。有时倒是李子霄恐怕书玉在家气闷，要同他出去看看戏，或是坐坐马车，书玉反不肯天天出去，只对着李子霄道：“故歇倪嫁拨仔耐，总算是人家人，比勿得做馆人格辰光，总归还是少出去格好，”李子霄听了更是放心，但终久怕他不惯，勉强拉他出去散心。书玉嫁了李子霄半月有余，一共只出去了两次。

这一天李子霄没有应酬，便坐在家中和书玉说说笑笑，甚是开心，觉得另有一种趣味。李子霄和张书玉商量道：“我到了下月想要回去一趟，不知你可肯跟我回去？你若是心中不愿，就住在上海也好，我在常熟、上海两边走走却也无妨。”书玉含笑答道：“倪靠仔耐格福气，嫁拨仔耐，总算无啥，故歇耐要转去末，倪自然跟耐转去，倪既然嫁耐，就算是耐格人，嫁鸡跟鸡，嫁狗跟狗，阿有啥耐转去仔。倪一干仔住来浪上海，也无拨格号道理碗。”李子霄听了心中暗喜，又道：“不是这般说法，你若是跟我回去，我家内却现有正妻，况且我家老太太的规矩甚严，恐怕你回去了过不来这般拘束的日子，所以我要和你商量一声。”书玉笑道：“耐格闲话倒直头来得稀奇，勿知说到仔啥格地方去哉，倪既然嫁拨仔耐，早晏点总要转去，阿有啥一直勿转去格道理？就是唔笃老太太凶点，倪只要规规

矩矩，无拨啥格坏处，勿见得老太太有心来寻倪格事，倘忙有点啥格闲话出来，倪总归打定主意，骂仔勿开口，打仔勿动手，也才完结哉呢。”李子霄大喜道：“原来你竟有这般见识，真算是观德无双，但是要你回去，这般的陪着小心，我终久有些过意不去。”书玉笑着，把头一扭道：“倪搭耐两家头再有啥格客气？只要耐将来勿要有仔别人，忘记脱仔倪好哉。

自此李子霄和张书玉又加了几分爱情，心上十分相信书玉是天一下有一无二的好人，把自己的要紧物件、钞票、银洋、帐簿、珠宝，都交与张书玉收管。书玉起先还假意推辞不肯，李子霄再三的叫代收管，方才一一的收了下来，细细的查点了一番。李子霄因在客边，没有什么重大的物件，却还差不多有两万多的光景。张书玉心中暗喜。李子霄住在上海，打算一月满月，便同着书玉一同回去，不想平空的闹了一桩笑话来。

这一天晚上李子霄出去应酬，回来得迟了些儿，约有十二点钟的光景。走到房内，见书玉不在房中，并连书玉贴身伏侍、在堂子里带过来的两个娘姨大姐也都一个不见。李子霄见了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晓得事情不妙，中了张书玉的苦肉计儿。一时又惊又气，大声叫喊当差的上来，问他姨太太那里去了。当差的回说：“老爷刚刚出去不多时，姨太太说心中气闷，要到丹桂去看戏，套了马车，带了两个娘姨一同前去，叫家人等散戏场的时候套车去接。现在李升已经去了，家人因家内人少，所以没有同去，此刻差不多戏场已散，想来也好回来了。”李子霄听了，明知不妥，只得自宽自解，想书玉或者是真去看戏也未可知。又问家人：“为什么姨太太要一人出去，你们不来报我一声？”当差的回道：“平日间老爷尚且信他，家人们怎敢拦阻？”李子霄听了顿口无言。

等了一会，竟是石沉大海，那有什么人影儿回来？李子霄

暴跳如雷，急叫当差的再到戏园去看，自己一面开了铁箱查点物件。巧巧的不见了张书玉的一张婚书，三千多洋钱的钞票，还有些翡翠玉器珠子也不见了，约摸着也值六七千银子，连自己帽子上一个玻璃绿翎管也带了去。再开书玉的衣橱箱子看时，只有一只首饰匣被他带去，其余的衣服，整整齐齐一件不少。只把一个李子霄气得就如死人一般，坐在床上，两眼睁睁的看着保险灯一言不发。暗想：“我自从二十多岁在花柳场中混了十年，从没有上过倌人的这般恶当，不想如今上了张书玉的一场大当，把我好像三岁的孩子一般，由着他性儿撮弄。这本来是我自家不好，他们做倌人的那有什么良心，我却着了他的道儿，把他娶了回来。如今只叫作人财两空，还落了一肚皮的腌臢闷气。想起这堂子里头顽耍，真真的没有什么味儿！”

想了一会，忽然又想起当初的一场病来得甚是蹊跷，不要是张书玉在饮食里头和了什么泻药，所以一时间拼命的大泻起来。他却假做出那一付关切的样子，好叫我看了他这般要好，感激他的深情。那时吃了他的迷汤，真把一个张书玉轻怜痛惜，百种温存，感激他尚且来不及，那里想得到这步田地。想来想去，越想越是不差。又想：“那张书玉竟是下得这般辣手，幸而我自家本元还好，不至于弄出性命之忧。倘换了一个身体虚弱的人，那里禁得起他一服泻药？就是这般容容易易的一条性命送在他的手中，却向何处去伸冤理枉？”越想越恨，恨得他咬牙切齿，恨不得立刻把张书玉拿来打死。

正在无可奈何，只听得楼梯上一阵脚步声，当差的已经回来，和那先去的李升一同走了进来，神色张皇，满头流汗，失张落智的回到：“家人们到丹桂门口候了多时，又到厢楼各处去寻了一遍，不见姨太太的影儿，现在戏场已经散了多时，家人们只得回来，请老爷的示下。”李子霄呆呆的半晌，长叹

一声，又听家人还叫他是姨太太，不觉怒气直冲，一声喝住道：“还叫什么姨太太，都是你们这班混帐东西不肯留心，闹出这样的事，你们还有脸来见我么？”两个当差的不敢开口，诺诺连声的垂着手侍立一旁。李子霄又想了一会，方向当差的道：“我开一张失单出来，你们立刻去报捕房，叫他派个包打听来，明天我再去拜上海县，存一个案，再想追缉的法儿。”当差的答应了一声，李子霄就在保险灯下草草的开了一张失单出来，约莫已有一万开外，正要交给家人拿去，忽又转念想道：“这样的事情，就是报了捕房查缉出来，也没有什么好看；若是查缉不着，岂不是白白的坏了名声？”这样的一想，便有些踌躇不决起来，向当差的道：“今天已有两点多钟，捕房里头就明天去报也好。你们明天早上赶紧到沈仲思沈大人那里，说我有事和他商议，请他立刻过来。沈大人在上海住了多年，料想一定有个主意。”当差的又连连的应了几声是，见李子霄没有什么话说，便退了下去。李子霄见时候不早，只得走到大床上，和衣略睡片时。正是：

一夜高唐之梦，神女成虹；
十年杜牧之狂，青楼薄幸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 楼空燕子神女成虹 帘卷西风檀郎懊恼

且说李子霄因张书玉忽然不见，懊恼万分，要等明天请了沈仲思来，和他商议一个办法。看看表上已是指到三点钟，只得就在床上和衣少睡。那知睡到床上，翻来复去，眼睁睁的再也睡不着。往日间是好梦易醒，春宵苦短。金钗暗堕，香融被底之春；玉体横陈，软试怀中之玉。如今张书玉走了，只剩了李子霄一个人住在楼上，冷冷清清的，鸳鸯瓦冷，翡翠衾寒；宝鸭不温，银缸无焰。辜负高唐之梦，商妇归来；凄凉锦瑟之歌，玉人何处？这一种的孤凄情况，李子霄那里销受得来？心上边万转千回的，就如蜘蛛结网，膏火自煎，不知怎样的才好。张着两眼，看着那一盏孤灯摇摇不定，更觉得窗外远远的一阵一阵的风声，夹着些秋虫的声响，玻璃窗上好像有隐隐的一股凉气，直透到床上来。李子霄暗觉诧异道：“往日间书玉没有逃走的时候，只觉得睡到床上，一会儿天就明了，从来没有这样的孤凄，真是那俗语说的‘欢娱夜短，寂寞更长’了。”一直躺在床上，直到四点多钟还没有睡着。

渐渐的窗上透进微微的亮光来，好容易盼到天色大明，李子霄方有些朦朦胧胧有睡着。正在神魂颠倒的时候，猛然又听得晓鸟“呀”的一声，便霍然惊醒，开眼一看，窗上已经有了日光，便也懒懒的起来洗面。当差的上来伺候，李子霄问：“

沈大人可曾去请？”当差的回：“已经去了。”李子霄便眼巴巴的等着沈仲思来，好告诉他这件事儿。

那知李子霄这边张书玉夜间逃走，出了这件事情。沈仲思也在洪月娥那边受了他的骗局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李子霄的欢喜冤家，一个是沈仲思的风流孽障。你道沈仲思怎样受了洪月娥的骗局？在下做书的一枝笔儿提不得两家的事，只好撇了李子霄这边的事，先把沈仲思的事一一的演说出来。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

只说沈仲思做了洪月娥，彼此十分要好。洪月娥因为沈仲思是个狠肯花钱的人，面子上不能不巴结，其实还是把他当作瘟生，沈仲思那里晓得。恰恰的到了礼拜那一天，沈仲思要同洪月娥去坐马车，洪月娥虽然口中答应，却不肯和沈仲思坐在一车，便向沈仲思掉了一个枪花道：“倪今朝有点头里痛，坐仔皮篷马车只怕勿局，耐另外叫一部轿车阿好？”沈仲思听了，心上自然有些不快，便赌气说道：“你不去也没有什么，我就一个人去也好。”洪月娥见沈仲思动了气，便把口风翻了过来，连忙分辩道：“啥人说勿去呀？耐格闲话，倪阿曾勿听过歇？今朝耐勿要倪去，倪倒定规要跟牢仔耐一淘去，省得耐来浪瞎三话四，说倪勿肯。”沈仲思听了，回嗔作喜的道：“你不过怕和我坐在一车，有人说你做了我的恩客，这怕什么，你就是做了恩客，只要那客人不要你们倒贴，这也算不得什么。老实说，你若把我当作客人，我们便坐在一处同去；若要把我当作瘟生，你也不必客气，竟是我自己一个人去。”洪月娥听了着急起来，赶过去拉了他的手道：“耐格闲话倒来得调皮笃呢！倪几时当耐瘟生，耐倒说拨倪听听看。”沈仲思笑道：“你既然没有把我当作瘟生，为什么不肯和我坐在一起？”洪月娥被他驳住了，没有话说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，向沈仲思道：“勿

瞒耐说，倪勿肯同耐坐勒一淘，也有一格讲究，格辰光一排做倪格客人，才要倪同仔俚笃一淘坐马车，倪心浪勿高兴，回报仔俚两转，说倪从来勸搭仔客人一淘坐歇马车，格挡码子勿肯相信，搭倪反仔一泡，实梗格故歇有啥格客人叫倪坐马车，倪总归回报俚笃勿去。今朝耐沈大人搭倪说仔，倪勿好勿答应，不过倪想起来，勿要拨俚笃看见仔瞎三话四放倪格谣言，倪堂子里向名气要紧，耐沈大人是蛮明白格人，阿有啥勿晓得倪格苦。”说着就蹙着双眉，做出那一付幽怨可怜的样子。

沈仲思听了，想一想倒也不差，忽又问道：“你既然有这一层缘故，为什么不早些和我说明？却定要藏头露尾的说什么头痛，可见你们的说话，真真的有些儿不老成。”洪月娥听了，一时回答不出来，顿了一顿方转口说道：“勿是呀，倪说仔真话，怕耐沈大人要生气，耐高高高兴兴要倪一淘去坐马车，倘忙为仔倪勿去洛，光火起来，阿是无啥趣势，叫倪心浪也过意勿落呢。”好个洪月娥，一时间就捏出这许多说话，把沈仲思先前的盛气不知说到那里去了。当下沈仲思听他说得婉转可听，又十分的情义动人，反连连的点头称是。洪月娥见沈仲思已经被他说动，反撒娇撒痴的和他不依道：“倪倒是一片格真心，耐再要说倪无拨真闲话，耐自家去想想看，耐来浪倪搭做仔一节光景，阿曾有啥洛里一句闲话勿替耐说，耐末再要当倪坏人，说起来真真讨气。”说着便滚在沈仲思怀中，口内咕嘈道：“倪勿来格，耐下转阿要实梗？”沈仲思被他一阵胡闹，心上也有些浑淘淘起来，觉得自家好像真有些对他不起，倒安慰了洪月娥一番，月娥方才顺水推船的罢了。沈仲思听了洪月娥的说话，果然多雇了一部马车，沈仲思自己独坐一车，洪月娥带着一个大姐同坐一车。到了张园下车，进去泡了一碗茶，也有些认得沈仲思的朋友，彼此招呼。坐了一会，又到四马路去兜了

一转，便也回来了。这一夜沈仲思自然住在洪月娥院内，不消说起。

看官须要晓得这边的沈仲思，这几天夜拥名花，销尽温柔之福。那边的李子霄，便也是这几天春融金屋，新成鹣鹒之盟。沈仲思见了李子霄的请酒帖子，方才晓得这件事儿，又是羡慕，又是眼热，便鼓起兴来约了许多朋友，大家出个公分，足足的在李子霄的新公馆里头热闹了三天。沈仲思天天被他们灌得大醉，过了一天还觉得头目之中森然作晕。却为见了李子霄把张书玉娶到家中，玉暖香温，一双两好，更兼那一天晚上的情景，真是艳锦裁云，新绫织凤，画屏无睡，银烛摇红，把个沈仲思在旁看了，由不得自家心上也跃跃欲试起来。暗想他娶得张书玉，难道我就娶不得洪月娥？便把这个意思和洪月娥商量。

须知洪月娥的巴结沈仲思，全是巴结他的钱，并不是看中他的人品，那些面子上的应酬本来原是假的，在洪月娥心上原不把沈仲思放在眼中。无奈月娥虽是自家身体，房间里娘姨的带挡洋钱却欠到三千开外。娘姨有了带挡，自然倌人面上也作得来几分主意。从前沈仲思初做月娥的时候，月娥不肯留他，房间里娘姨为着生意起见，勉强着月娥把他留下。月娥又说不出一定要做恩客的这一句话，被娘姨们逼住了，只得委委屈屈的留下了他，娘姨们见沈仲思狠肯花钱，大家都二十四分的巴结。洪月娥面子上也只好敷衍着他，不敢得罪。其实月娥心上没有一点真心。现在见沈仲思自家开口说要娶他，月娥心上自然不愿，却心中暗想道：他既自这般说法，我不妨应许了他，叫他和我将这些娘姨的带挡一概还清，省得他们有了些儿带挡，便要碍手碍脚的混出主意。只要把带挡还了，以后的事便好想个法儿，再作脱身之计，料想姓沈的决计防不到这一层。想定主意，便一口应允，并向沈仲思道：“倪吃格碗把势饭，也叫

无说法，只要耐肯讨倪转去，是再好无拨格事体畹，阿有啥倪倒勿肯格道理？轧实搭耐说仔，倪刚刚做耐格辰光，就转格条念头，只怕倪末一心一意看中仔耐，耐倒看倪勿中，翻转面孔来说声勿要，倪阿有啥格趣势？唔笃做客人格要讨信人，信人勿肯倒无啥希奇；倪做仔信人挨拨客人，客人勿要，耐想倪阿坍得落格个台？”沈仲思听了更是欢喜，便叫了房间里人上来，细细的和他们说了。一班娘姨听得洪月娥竟肯嫁他，觉得诧异，都有些支支吾吾的不肯答应，一个个都看着月娥，听他怎样。月娥暗暗的和他们递了一个眼风，方才一口应许，并不作难。

沈仲思大喜，也不用别人打话，竟是和着洪月娥等三面言明。月娥口口声声不要沈仲思的身价，只要替他还清了债务，就好跟他回去。沈仲思问他一共有多少债？月娥说：“有六千洋钱。”其实月娥身上只有三千多债，衣裳首饰差不多也值四五千，沈仲思那里晓得？当下讲得明明白白，还债六千，开销二千，说明叫沈仲思先付六千，还有二千等轿子到门再付，沈仲思一一答应。洪月娥欢欢喜喜的叮嘱沈仲思道：“故歇倪两家头格事体总算说定格哉。依仔倪心浪，巴勿得明朝就跟耐转去，省得倪勿做仔生意住来浪该搭地方，拨别人家说起来好像无啥好听。耐豪燥点去看好仔房子，等倪早点过去，也算完结仔一桩事体。”沈仲思本来性急，又被洪月娥这般一说，便急如星火的先托人去看好了房子，瞒着家里的人悄悄的在外边布置。

不几天，已经布置得十分妥贴，又看了一个吉期，便先打了一张六千洋钱的即期庄票，亲手交与洪月娥。还算沈仲思有些见识，付了定洋，要问洪月娥取张婚据，洪月娥故作猛然省悟道：“勿错勿错，格样物事倒是要紧格。”说着，又想一道：“故歇倪搭无拨人来里，只好明朝写好仔再交拨耐，勿然

末，就是耐搭倪写仔一张也无啥。”沈仲思笑道：“别的东西我都可以代写，独有这个婚书，却一定要你们这边的人写的，我怎的好代你写起婚书来？”洪月娥笑道：“倪是才勿懂格，洛里晓得格当中有实梗格几花讲究。要末耐只好明朝来拿仔罢，勿得知耐阿放心勿放心末？刚刚格张票子耐原带仔转去。”沈仲思道：“你真是说笑话了，我自从做你以来，直到如今却差不多也有两个月的光景，何曾有什么不信你的地方？不要说这一张票子。”洪月娥听了，也便收了。沈仲思梦里也想不到洪月娥要骗他的六千银子，心上还在那里打算，到了那一天怎样的风光，如何的热闹。正是：准备着银屏金屋，销受他楚雨巫云；星娥七宝之妆，神女洛川之佩。这沈仲思的高兴，是不言可知的了。

那知隔了一天，沈仲思又到洪月娥院中，要问他取那一张婚据。走到洪月娥房内，见情形不好，先就吃了一惊。只见房内坐着一个少年男子，月娥的本家坐在旁边，正在那里不知说些什么，却不见洪月娥的影儿。房间里也撒得乱七八糟的不像了样儿，连台上摆的自鸣钟和台花都不见了。沈仲思看了这般模样，心上晓得不好，只得怀着鬼胎，举步进房。本家见沈仲思进来，立起身叫了一声：“沈大人来得刚好，格件事体勿关得倪啥事。倪开仔堂子，洛得担得起格号风火？”沈仲思听了本家的说话，真是夹七夹八的一句也不懂。便先问一声：“月娥到那里去了，为什么不见出来？”本家未及答应，早见那少年男子立起身来，睁开两只龟眼，一脸的怒气，迎着沈仲思说道：“你可就是姓沈的么？来得正好，我正要问你耍人。”沈仲思抬头一看，并不认得他是谁，听他这般说法，不觉怒气直冲，高声答道：“我和你并不认得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却来问我要人，真是诧异！”那少年男子听了，冷笑一声，说出一番

话来。正是：

万金买笑，空余宝枕之香；
七夕苍茫，望断银河之影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 洪月娥有心讹曲辨 沈仲思同病劝瘟生

且说沈仲思在洪月娥家见一个少年男子向他发话。沈仲思出身豪富，从来只有别人巴结着他，那里受过别人的糟蹋？这一气非同小可，便也回骂了几声。不料那少年男子反是冷笑一声，对他说道：“你自己干得好事，还要推说不知。老实对你说了罢，只我就是洪月娥的本夫。你鬼鬼祟祟的把月娥藏到那里去了？我好好的一个人，如今被你弄得踪迹全无，我不问你要人，却叫我再去问那一个？”沈仲思听了摸头不着，好似当头打了一个闷雷；又听那少年男子的说话，没一句不是诬赖着他，口口声声的叫他把人交出，万事全休，不然便要把他扭到捕房，告他拐骗。沈仲思此时真是一盆烈火直透顶门，须发皆张，双眉倒竖，大叫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你们做的好事，骗了我整整的六千洋钱，如今把他藏了起来，反来问我要人。难道我六千块钱就是这般轻易易被他骗去，世上没有王法的么？”此刻沈仲思方才心中明白，澈底澄清，晓得是洪月娥有心哄骗着他，骗得银钱到手，自家却躲在一边，串通了娘姨本家和他白赖，只恨得咬牙顿足，恨不得一时跳破了天。

只见那少年男子听了沈仲思的说话，不慌不忙，微微冷笑道：“据你口中的话，月娥骗了你六千洋钱，但是你和月娥也不过寻常的相好，并没有什么格外的交情，为什么无缘无故的

给他六千洋钱？这句话儿凭你说到随便什么地方，我也不来信你。你不说自家拐了他的身体，还要随口讹人，你未曾开口，也该打听打听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可是讹得动的么？”沈仲思听了，更加大怒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！不过是个乌龟罢了，也要来吓什么人？若要问我为什么无缘无故的给他六千洋钱，你那里晓得我们的道理。前两天月娥说明嫁我，讲定一共八千身价洋钱，六千还债，二千开销，要我先付六千给他还债，所以我昨天付了他一张庄票。当时原要叫他写个婚书，他却托故推辞，说什么无人会写，骗我今日来拿。我倒把月娥当作好人，并不疑心。谁知他骗了我的银子，自家背地私逃，还串出你们这一班人来通同图赖，难道他躲过了就好白白的胡赖不成？”那少年男子听他这般说法，那里肯听，只冷洋洋的问道：“你倒说得好一篇道理，吹得好一口牛皮，我且问你，你付了六千洋钱可有什么凭据，或当时有什么在旁看见的证人？”

沈仲思听了倒呆了一呆，这件事儿明明是自己过于托大了些，所以坏事。这六千洋钱的票子委实是自己亲手交在洪月娥手中，如今洪月娥躲了起来，给你个无人对证，既没有托人经手，又没有取得收条，这样的事就是到官司也是无凭无据的事情。明晓得有些尴尬，口中却不肯服输，高声嚷道：“这件事情，房间里的娘姨和本家们大家晓得。我当着月娥的面和他们三面言明，你只要问他们就是了。”那人听了回过头来正要问时，本家立在旁边听得明白，连忙抢先说道：“沈大人，勿是倪勿肯帮耐，就是月娥先生要嫁耐沈大人，倪本底子也勿晓得。原是耐沈大人叫倪上来讲啥格身价，难末倪刚刚晓得。勿瞞耐沈大人说，倪耐是自家身体，亦勿是倪个讨人。倪耐说要嫁人，倪也勿好说闲话。故歇耐沈大人说付过歇六千洋钱，倪轧实勸看见；再加仔故歇月娥格人勿知到仔陆里去哉，赛过死人无对

证格事体，倪也勳看见啥格六千洋钱，连搭仔月娥到仔啥场化去倪也勿晓得。倪开仔堂子，陆里耽得起实梗格风火？真真前世倒仔霉，碰着格号事体。”沈仲思见那本家的口风，明明的袒护着那少年男子和自己为难，心上虽然愤恨，却又驳不倒他，只得说道：“照你这般说法，倒是我没有付钱，有心图赖你们的了？”本家急忙分割道：“勿是呀，沈大人付俚洋钱格辰光，倪轧实勳看见，阿好瞎说瞎说。”

那本家正要下去，被那少年男子一声喝住道：“不要多讲，且待我来问他。”便从从容容向沈仲思说道：“你说你付过六千洋钱，又拿不出付钱的凭据。你想，六千洋钱的事情虽然说大不大，说小却也不小，比不得六百六十不算什么希奇，那有付了六千块钱没有一个凭据的道理？况且本家们既然晓得这件事情，你付钱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把他们听上楼来当面交代一个明白，却要鬼鬼祟祟的私相授受？你们大家听听，天下可爱这样的痴子么？老实和你说，月娥这里，这一个月里头除了你天天来往之外，没有什么别处的客人，现在无缘无故的月娥不知走到那里去了，不是你干的事儿还有那一个？若说这件事儿不干你事，为什么他别的时候不走，偏偏拣了这个时候逃走呢？你好好的还我人来便罢，如若不然，哼哼，恐怕你难逃公道！”

沈仲思听了这般无赖的说话，只气得面泛沈霜，满身乱抖，明知自己失于检点，被洪月娥骗去了六千洋钱，却怕的沈仲思不肯干休，又想了这个极毒的主意出来，反客为主的一口咬定问他要人。看那少年男子的样儿，挺胸凸肚，怒气冲冲，只想寻事，晓得没有理讲。那班本家娘姨们又都是帮他说话，最苦的自己手中没有证据，说不出来，只得想暂时避过锋头，再想翻本的计较，便忍着一口气立起身来道：“你们这一班人真真

的没有理讲，明明是你们通同一路，把月娥藏了起来，却还要这般说法。我今天也没有工夫和你讲理，明天再和你们说话就是了。”说着，匆匆的起身就走。不料那少年男子听他这样说，又见他立起来便走，不觉勃然大怒，跳起身来两手一横，把沈仲思去路拦住道：“你倒说得这般轻可，容容易易的就想要走么？今天你不好好的交出人来，我便和你同到巡捕房去，凭你是什么大人老爷我也不怕。从来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做官的人杀了人，就好不要抵命么？”一面说着，揎拳掬袖的竟想要扭沈仲思的衣裳。

沈仲思见他真要动手，不觉慌了，大叫：“岂……岂……岂有此理，这……这是那……那……那里说……说起，方……方才你……你说我……我……我付过六千块钱，没有什么凭据，难……难道我……我……我指使月娥逃走，又……又……又有什么凭据么？”那人冷笑道：“我那管你有凭据没有凭据，只要问他们本家就是了。你天天贼形怪状的不知来说些什么，偏偏的这几天里头就会不见了人，你还想要赖到那里去了？今天我们的官司是打定了。老实说，我是个无名小卒，就是官司输了，也算不得什么，你却是个场面上人，看你怎样的坍台得起？”一面说，一面眼睁睁的就有个动手的意思。沈仲思见了势头不妙，要走又不能，不走又不好，竟十分的着急起来。暗想：“他们的说话虽然可恨，情理却是不差，丢掉了六千块钱还在其次，倘然真个的拉拉扯扯动起手来，被他们扭到捕房，虽然真者自真，假者自假，自然有一个水落石出的收场，但受了这般的糟蹋，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再在上海见人？”这样一想，便心中只想脱身。无奈那个乌龟怒目横眉的迎头拦住，心上正在忐忑，幸而那班本家和娘姨做好做歹的上来解劝说：“沈大人不是这样的人物，你不要瞎疑心，月娥虽然不见，我们慢慢

的在外边访问，料想寻得出来。”那乌龟还是装腔做势的不肯。本家和哄着，又劝了一回，又把他拥出房去，那本家回头过来，向沈仲思飞了一个眼风，似乎叫他走的意思。沈仲思正在着急，巴不得立时就走，便三脚两步的走了出来，一路垂头丧气的回去。想了一夜，气得发昏。隔了一天，沈仲思还是昏昏闷闷的无精打采，只恨着洪月娥没有良心。

这一天沈仲思睡在床上还没有起来，忽地传进一个李子霄的名片，说要请他立刻过去。沈仲思不晓得是什么事情，想着这几天受了一肚子的闷气，正想要到子霄那里和他谈谈，便在床上起身，梳洗过了，吃过点心，直到李子霄新赁的公馆里来。李子霄听得沈仲思来了，叫请楼上去坐，沈仲思就觉得有些诧异，暗想：楼上是他和张书玉两个的卧房，怎么叫我楼上去坐？心上这般想着，就跟着家人走到楼上，径进卧房。

沈仲思留心一看，见对面一间房门关着，这边房内却不见张书玉的影儿，连娘姨、大姐都一个不见。沈仲思见了十分诧异。刚刚走进房门，李子霄起身迎着，彼此招呼了一声，沈仲思见他面上一付无精打采的样儿，正要动问，李子霄早一团盛气的，迎着仲思，把张书玉忽然逃走并拐去许多的东西的事说了一遍，并问沈仲思可有什么法儿，还是径去投报捕房，还是另想别法。沈仲思听了，方晓得书玉不见的缘故，原来也是落了他的圈套，和自家正是同病相怜，不觉哑然笑道：“原来你也上了书玉的当，怪不得要这个样儿。但是你还没有晓得我的事儿，我被洪月娥骗去了六千洋钱，如今躲得人影也不见一个，反串同了一个什么流氓，说得洪月娥的本夫，翻过来吃住了我，要我还他的人，我竟一时被他们逼住了，无言可答，幸得本家娘姨等大家相劝，才得脱身出来，你想想可是笑话不是？我为了这件事整整的气了一天，正要赶到你这里来和你商议，不想

事有凑巧，你这里也闹了这么一个乱儿。”

李子霄听了大怒，不待沈仲思说完，抢着说道：“你为什么这般无用，竟被他们吃住了，一句口也不开？洪月娥既然逃走，就该问兆富里的本家要人，你花了六千块钱，难道就这样的罢了么？你既是这般胆小，待我来和你出头，若不把这件事儿追一个澈底澄清，我这‘李’字也不姓了。”说着立起身来要邀着沈仲思同走，沈仲思连忙止住他道：“你不要这般性急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且等我说完了，我们再商议。”李子霄听了，方重新气愤愤的坐下，倒把自己张书玉逃走的事情放在一边，且听沈仲思的说话。只见沈仲思向他说道：“这件事儿实是我自家不好，过于大意了些，虽然付了他六千洋钱，却是我亲手交与月娥，此处交没一人知道。现在月娥的人不知那里去了，不见我的面儿，却串出本家娘姨等一班人来，咬定口风和我白赖，倒反问我要人。你想就是要打官司，也要有付钱的凭据，或者有什么证人，只是空口说白话，没有着实的收据婚书，这样的官司，凭你什么利害的人也想不出个万全之策。何必为了一个信人，惊天动地的坏了自家的名气？好在我们也并非吃不起的人，虽然花了几千洋钱，却也总算长了一番见识，自家认个晦气，叹口气儿，譬如自家病了一场也就罢了。”

李子霄听了细细想了一回，觉得沈仲思的话儿句句有理，便道：“你的事情总算就是这般罢了，我的事情你可有什么法儿替我想想？”沈仲思沉吟了一刻道：“这件事儿据我想来，倒也狠有些棘手。你的婚书已经被他带走，当初又没有什么保人，就算报了捕房，把他退了回来，堂上的官员也不见得肯将他十分严办。但是在你这边想来，你娶了他不到半月，便被他卷物私逃，别人晓得了，显见得你是个瘟生，上了他的圈套。况且他已经逃走，就算追寻得着，也是没有真心，那时还是听

凭他发堂择配，还是你自家仍旧收回？依我看来，这件事儿闹将起来，非但你没有什么好处，反是闹得通国皆知，还落了一个瘟生的名气，这又何苦呢？”李子霄听了，呆呆的瘫在椅子，长叹一声道：“罢了罢了，听你这般说法，果然闹将起来没有什么味儿，只得也和你一般认个晦气便了。”说着，还长吁短叹的十分不乐。沈仲思也想着了自家的心事，彼此默然，停一回方说道：“青楼妓女，本来十个倒有十一个没有良心。我们经过了这样的一番阅历，以后须要看破些儿，只好逢场作戏，随便应酬，断不可再上他们的当，那就明知故犯，一误再误了。”李子霄听了不住的点头称是，两人又彼此互相劝慰了一番。

从此李子霄、沈仲思两人看破了馆人的伎俩，把那寻花问柳的念头淡了许多，就是做个把馆人，也不过叫几个局。吃几台酒，应酬朋友，从不去转他的念头，倒成了败子回头，悬崖勒马。正是：

结束铅华之梦，禅榻西风；
屏除丝竹之情，电光石火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

论嫖界新小说收场 结全书九尾龟出现

且说沈仲思和李子霄自从受了张书玉、洪月娥的骗局，居然的甚破痴情，忤除绮业，这也总算难得的了。看官听着：从来泡影无常，昙花一瞬；兰因絮果，一切茫茫。金尊檀板，销磨儿女之情；秋月春花，短尽英雄之气。或有五陵豪客，裘马轻狂；湖海词人，风情旖旎。貂裘夜走，桃叶朝迎。十年歌舞之场，一万缠头之锦。送客留髡之夜，誓海盟山；酒阑香烬之宵，飘烟抱雨。这样的风流艳福，自然是见者侧目，闻者倾心。但是上海滩上的倌人，覆雨翻云，朝张暮李，心术既坏，伎俩更多。将就些儿的人，入了他的迷魂阵那里跳得出来？没有一个不是荡产倾家，身败名裂。

在下做这部书的本旨，原是要唤醒诸公，同登觉岸，并不是闲着工夫，形容嫖界。所以在下这部书中，把一班有名的倌人一个个形容尽致，怎样的把客人当作瘟生，如何敲客人的竹杠，各人有各人的面目，各人有各人的口风。总而言之，都是哄骗了嫖客的银钱来供给自家的挥霍，那些千奇百怪的情形一时也说他不尽。看准了那客人的脾气，便专用那一种手段去笼络他，定要把这个客人迷得他意乱神昏，敲得他倾囊倒篋，方才罢手。在下这部小说，把他们那牛鬼蛇神的形状，一样的曲笔描摹，要叫看官们看了在下的书，一个个回头猛省，打

破情关，也算是在下著书劝世的一番好意。在下书中的这些话，虽不免有些过分的地方，却这些事纪一大半都是真情，并不是在下自家杜撰。做书的做到此处，便算是一部《四大金刚外传》的收场，如今且把这些闲话一齐收起。就是那章秋谷也暂且不提。先要提起那《九尾龟》的正文来，免不得要把他的出身来历一一的补叙一番，好作个全书的结束。

且说无锡城内有一家暴发的乡绅，姓康，官名汝楫，表字己生。由附生出身捐了一个候补道，署了两任事，又放过一任关道，慢慢的升到了江西抚台。他老太爷倒是个进士出身，做过一任知府，在知府任上不知怎的就弄了十几万银子回来。这位康太守有了钱就不做官了，一直回到无锡，就着这几个钱收些利息，也运用不了，倒也无拘无束的，十分自在。康太守中年无子，直到五十岁上方才生了这康己生，因为他是己年生的，所以就叫他己生。

康太守得了这个儿子，欢天喜地，把这康己生好像明珠异宝一般的擎在手中，一口大气也不敢呵他。康己生长到五六岁上，便请了一个有名的孝廉公来做先生。无如这位康公子的心性，若明若昧的不甚明白，又不肯用心读书。先生见他不肯用功，晓得这个学生是东家溺爱的，便也不十分去做那空头冤家，首尾教了十二年，把这康己生也教了个半瓶醋的学问。己生自六岁上学读书，到了十八岁上，那先生辞了馆地，这位康太守也糊里糊涂的不去考查儿子的学问。己生见康太守这般，乐得说些大话，满口胡吹，自以为自家的学问数一数二的了，看的那些举人、进士就如在手心里一般。

这年适遇督学按临，己生也要打算去考。这督学公是十科前辈，现任刑部左侍郎，姓王号佩兰，名体仁。性情甚是古怪，每到考的那一天，他却一天到晚顶冠束带的坐在大堂暖阁里头，

把这些童生拘管得十分苦楚，背地里无不咒骂这位宗师。

且说康己生要去应考，府、县两试倒也不前不后的取在二圈里头。府、县考过了，便去钻头觅缝的打听了一位王大宗师的同年陆太史，放过一任福建学台，现在恰好丁忧在籍，平日间与王侍郎相与得十分稠密。原来王侍郎和陆太史都是现在余大军机的得意门生，所以他们两人的交情格外与众不同。不知怎样被康己生打听着了，花了五百两银子托人去求了陆太史一封书信。到了江阴，谁知去得迟了两天，童生正场已经考过，后来的人一概不准补考。康己生急得没法，在寓中咒天骂地的，把带来的一班家人、厨子一个个骂得垂头丧气，胆战心惊。

有一个得用家人，叫做石升，素来十分伶俐，最得这位少爷的喜欢，见己生甚是焦急，便悄悄的对己生道：“据家人看来，少爷且把陆大人的信送进去试他一试，看这位大人如何打发。虽说不准补考，从来打官话的都是这般说法，那里就一定的不准补考了吗？就是学台当真的不肯通融，我们这里有的是银子，再花上些银子，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”己生听了心上大喜，高兴得直跳起来，笑道：“我原说我带来的几个家人，就是你一个人靠得住，还能干些事儿，只是为什么不早替我说，害得我直急了半天。我们此刻马上送信进去，看他如何。”说着，就叫石升带了红缨大帽，穿了马褂，登上快靴，飞也似的赶到学院衙门投信。到了学院，直进号房，把陆太史的信交在号房手内，请他送进，自己便坐在号房候信。

且说号房投进书去，这位王侍郎拆书看了，心中狠有些儿委决不下，暗想道：这陆太史也狠糊涂。我向来规矩极严，从不受一些请托。况且正场已过，这康汝楫有意迟到几天，落得回覆他去。忽又转念想道：“若是叫他回去，却又碍着同年的脸面不好看相，就是余老师分上也有些不好意思。”想来想去

想了多时，究竟那皇上家的关防，抵不过同年的情分。正在踌躇未决之际，恰恰的事有凑巧，门上传了几个禀帖进来，原来是十几个外县童生，也为到迟了两天不能补考。这班童生慌了，联名具禀，要求王侍郎补考大收，禀帖上说得十分恳切。王侍郎看了，暗想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乐得听了陆太史的来信，做个顺水推船的人情。”想定主意，便吩咐出去，叫康汝楫在外候着，号房传出话去，那石升得了这一声，便飞跑出来，一路跑着，一路又打算主意，要想撒一个谎骗他主人的钱。

一口气跑至寓所，走进大门，看见这位少爷正在房内踱来踱去，低着头不住的搓手，约摸着是心中在那里打算念头。猛一抬头，见石升气急败坏的跑进来，急问事情怎样。石升方才在路上的时候已经打算得停停当当，此刻不慌不忙对着康己生指手划脚的说道：“家人到了学院衙门，送信进去，王大人把家人叫进去当面问了一回，便道：‘我这里的规矩，向来不准补考，你回去对你主人说，叫他下次来罢。’那时家人也不敢多说，只得退了出来。”石升还没有说完，康己生早急得瞪着眼睛，连说：“这怎么好，这怎么好！”石升又接下去说道：“家人退了下來，后来一想，要真是这样不是少爷白白的来了一趟了么？家人便去寻着了文巡捕吴大老爷，再三的求他想法，这位巡捕老爷答应是答应了，只是有一句话家人不敢说，要求少爷宽恕了家人，家人才敢说呢。”说罢把两手逼在背后，又请了一个安，直挺挺的站在一旁一声不响。康己生以前听得学院不准补考，已急得满头流汗，遍体生津，好容易听得巡捕肯替他想法，甚是欢喜，正在扯长了耳朵听他说下去，见他说了半就不说了，心上十分焦躁，连连的跺脚道：“糊涂东西，你不看见我在这里着急，怎么说了半就不说了？”石升见他急得头红面胀，心中暗暗好笑，便凑上一步，又说道：“那吴

大老爷开口定要五百银子，一些也不肯短少。家人好容易从一百两银子说起，一直添到三百银子，是再少不来的了。家人大胆，竟应允了他。现在他还在巡捕厅等家人的回信，不晓得少爷心上如何？”己生听了，呸的啐了石升一口，又骂道：“这点小事，你去办了不结了么？三百银子什么大事！还在我这里蝎蝎螫螫的，滚你妈的蛋罢。”骂得石升又羞又喜，口内连声应是。又立了一回，见己生不开口了，便侧着身子退出来，便走到同他主人来往的钱庄上，取了三百银子的洋钱，到待上各处去空走了一趟，便跑了回来。又把方才的银子藏得严严实实，方向己生说道：“银子三百两，家人已经当面交与吴大老爷的了，吴大老爷答应明后两天便有信息。”己生听了欢喜非常，便磨拳擦掌的在寓中等候。

到了明日绝早，果然学院衙门高高的挂出了一扇牌来，一共补出十七个童生，康汝楫自然也在其内。到了补考的这一天，己生收拾考具，坐了轿子，几个家人前呼后拥的到学院衙门等候。不多一刻，里头升炮开门，王侍郎升坐大堂，点名给卷，康己生领了卷子，归号作文。原来这一回补考一共止有十七个人，王侍郎叫承差在大堂旁边安设桌椅，叫他们坐在两旁，封门之后，承差掬出一扇高脚牌来。上写着题目，首题是“生生以利说秦楚之王”，二题是“其至尔力也”。这原是王侍郎调侃康己生的意思，头题是明知那陆太史的一封书信，是花了重价得来，二题是说这来到江阴，是你的力量，下文明明的含着其中非尔力也的两句意思。虽然如此，这康己生原是个富贵公子出身，那里晓得题目的命意，但是腹内空空的，要做这二文一诗甚是吃力，倒也亏他居然勉强做得出来。这正是破题儿第一次，当下勉强交卷去。

隔了几天贴出酌覆的案来。康汝楫居然补在里头。康己生

随众进覆，依然草草的敷衍完场。出场之后，随着出案，把康汝楫高高的取了第五名。己生喜欢得拍手打脚的笑个不了好像痴子一般，拜了教谕，见过宗师，便收拾行李回到常州。得了个秀才，便如天塌下来的一场富贵，那些亲戚朋友为他有钱，便一个个都去奉承他。奉承得这位新秀才十分欢喜，浑身骨节都觉得痒痒的，连自己也有些不相信起来，竟是自己的文章换来的一般，把自己的本来面目通通忘了。见了别人，把一个脸儿仰得高高的，一付得意的样儿，这可合着了一句骂人的俗语，叫做“龙门未折三秋桂，狗脸先飞六月霜”了。

闲话休提，只说康己生兴兴头头的，专等明年乡试，预备着乡会连科。却自从得了这领青衿，便把文章书籍一概丢去，不是寻花问柳，便是引类呼朋，却像这进士、举人毕竟会自己飞到家里来的一般。康太守以前虽把这儿子看如珍宝，有时还拘束拘束他，现在看见他儿子得了功名，虽然不过是个小小的秀才，常言秀才是宰相的根苗，便也自譬自解的不去管他，竟等封翁做了。

春来秋往，早已过了一年。到了秋间，又早是乡试的时候，康己生带了许多仆役，雇了一只大船，门枪旗灯，十分煊赫，就像是什么现任官员赴任的样儿。到了南京，寻了一所精致河房，他一人住下，那录科领卷的这些照例事儿，总不必去提他。只说录科已过，康己生专等人闹，却心上忐忑忐忑的，恐怕万一不中举人，如何是好，就打发家人四出寻访门路，自己却只在钓鱼巷堂子里头住宿，整天整夜的也不回寓。

就这般糊糊涂涂的过了两天，己生正住在钓鱼巷还未起来，石升同了一个长随打扮的人来找他，等了一会，已经午后，方见己生睡得铺眉蒙眼的，披着衣裳，趿着鞋子，口中不住的打着呵欠，走了出来，问道：“有什么事，这时候就来寻我？”

石升抢步上前，附耳说道：“家人寻着了一家门路，是最稳当不过的，请少爷回寓去说罢。”己生一听大喜，便连忙走进去，穿好衣服又走出来，那轿子是石升带来接的，便坐轿回寓。还未坐定，石升上来说道：“这同小的来的，是桃源县郑大老爷的签押房家人，名叫陈贵，郑大老爷是翰林散馆出来，就放了甘泉县，现在又调到桃源县来。”正是：

生公说法，欲点顽石之头；
阿堵无灵，销尽豪华之气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交代。

第八十回 通关节花钱遭巨骗 捐道员拜客出风头

且说石升低低的向康己生说道：“这郑大老爷今年点了第一房房官，又和副主考汪大人是同年，方才这个家人对小的说道，只要有银子，拿得定就是一个举人，并且还可以同着去见郑大老爷当面交代。家人想这条道路倒还稳当，所以同他来见少爷的。”己生听了，便说叫他进来。

当下石升便去同了那陈贵进来。向着己生也把腿略弯一弯，算是请安，便站在旁首。己生看陈贵时，面目清秀，举动伶俐，却像一个现任州县的亲随，当时问道：“你同我家人说的那件事儿，你要多少银子？倒底稳当不稳当呢？”陈贵走上一步，轻轻的说道：“这银子原不是家人要的，就是讲定了数目，交银子的时候也得你少爷自己交给敝上，省得要经别人的手儿，只是这数目敝上说一定要三千银子，如或短少是不必去说的。”己生道：“三千银子，我不好去捐个知县，不比买这个举人好的多么？”陈贵道：“这是你少爷自己的名气，中了举人，体面却好得多了，即如少爷今年中了举人，明年还要中进士，点翰林，将来一样也好放得学台主考，这是不能说的，你少年自己打主意就是了，我们当家人的还能勉强着办么？”己生听陈贵这一番说话讲得十分中听，便道：“只要一定靠得住，我就出三千银子也不算什么，但只能先付一半，放榜之后，再行

找足如何？”陈贵道：“这一半的说话，家人却不敢答应，请你少爷到我们公馆里头去当面说就是了。”己生道：“也可以，我立刻和你同去。”便换了衣冠，坐着轿子，因为恐怕招摇耳目，只带了石升一人，陈贵也跟在轿后。

轿子走到武定轿左首，说是到了，只见陈贵抢先一步赶进大门。石升便拿着治晚生的名帖，跟着陈贵走了进去，那轿子就在大门外暂时站住。己生在轿中看时，见这门楼高大，彩画辉煌，大门上贴着一张朱笺，上写着“特授淮安府桃源县正堂郑公馆”几个大字，又有两张朱笺贴在两旁，写着“回避”，那字写得铁画银钩，十分的端丽，却像个玉堂中人写的。正在观看，忽听得远远的喊了一声“请”，便有十来个人接接连连的喊出来，早听“吱”的一声，两扇中门分开左右，陈贵立在门内，手中举着名帖高声道“请”。己生的轿子便由中门进去，到了大门下轿，陈贵在前侧身引道，到了花厅便又退出去了。己生坐在花厅等了好一刻，才见陈贵又来把帘子高高打起。那位郑大老爷顶冠束带的走了进来，背后跟着四五个当差的，己生连忙恭恭敬敬的行下礼去，郑公却止还半礼，起来让坐，早送上茶来，彼此又打一恭，方才坐下。

郑公先开口道：“尊帖本不敢当，只因小价来说，吾兄有事来此商量，将来不免有个师生之谊，兄弟却有僭了些。”说轻呵呵的笑了。己生又着实谦逊了一番，方才抬头看时，只见郑公花白胡须，方面丰卧，眉目清朗，举止凝重，言语安详，称得起个官场的品格，便又把要买关节的意思说了一番。说到先付一半的话，郑公便截住道：“这件事儿，原是大家取信，不必勉强。况且兄弟的意思不过想要多收几个门生，并不是于中取利。既是我兄尊意不甚相信，竟请吾兄别寻道路，兄弟倒并不介怀的。”己生碰了这个钉子，便慌了道：“既是公祖这

般说法，治晚何敢有违？立刻就该项当面交割，省得另日叫人送来。不知公祖的心上怎样？”郑公听了道：“这个也悉凭尊便，兄弟不便撺掇的。”

当下己生主意已定，使叫石升进来，叫他到钱庄去开银票，石升飞一般的去了。不多时已经回来，把一张银票双手递上，己生看了不错，立起身来，双手又送与郑公。那郑公却不自己用手去接，只向着背后的家人把嘴努了一努，就有一个俊俏跟班上来接去。己生见话已说妥，便起身告辞。走出花厅，又说了两句叮嘱的话，大约是怕他落空的意思。不料这位郑大老爷却拂然不悦，冷笑一声道：“老兄看得人太不值钱了，难道我这桃源县知县，止值这三千银子么？”己生吃了一惊，连声“不敢”，打拱告辞。他送到滴水檐前，就不往外送，遂把身子躬了一躬，大摇大摆的踱进去了。己生上轿回寓，虽然花了三千银子，心上却说说不出的得意。

在寓中休息了几天，早已场期到了，石升便料理考篮、风炉、书本、茶食、油布、号帘，一一停当，初八日五更就叫了己生起来，五六个家人前后簇拥的出门而去。

到了贡院，领了卷子，石升是来过几次的，便当先引路，揹着书箱，依着卷面上刻的字号寻着了号子，替他解了考篮，钉好号帘，铺好号板，又把风炉拿出来烧了炭，炖好茶水，方才一齐出去。己生到了号内，只见通共只有一张方桌的地方，吃，喝、睡觉都在里头。己生是在家受用惯了的人，何曾受过这般苦楚？觉得坐立不是起来，焦躁了一回，也是没法，只得捺住了心，勉强睡下，却倒睡着了。直睡到午后方醒，已经听得明远楼上的号筒不住的呜呜价吹，吹手不住的吹打，远远的又听得炮声，想是已经封门了。腹内却觉得有些饿起来，便叫号军取开水来，将带的风米泡了两碗，又取出路菜火腿、薰鱼

等胡乱吃了一顿，便又呆呆的坐在号中。听得外面的一班考生呼朋唤友高谈阔论的十分热闹，己生也不去管他，到晚间又随便吃了些茶食，便自睡了。

约莫四更时分，己生正在睡熟，忽觉有人在他身上连连的推了几下。己生糊里糊涂的还认是在自己寓中，不知何人把他推醒，心中大怒，坐起身来方欲骂时，头上“鼙冬”的一声，早把自己的头撞了一下。这一下，直撞出一个疙瘩来，方才记得是在场内，自己不觉好笑。连忙看时，却是号军送了题纸来了，便手接题纸，点起火来看时，只见头题是“大哉圣人之道”，二题是“此之谓大丈夫”，三题是“西子蒙不洁，则人皆掩鼻而过之”；诗题是“诸君何以答升平，得平字五言八韵”。己生看了，却呆了一会，觉得这几个题目不知从何处做起，只得铺下草稿，定心做去。

早过了一天，已是初十日午后了，己生刚做了头次二题，第三题尚未做完，早见邻号的人纷纷交卷，外面已放二牌。己生惟恐来不及抄写，便急忙忙的把一文一诗凑完，连忙取出卷子誊真。好容易誊到第二篇，正在闷着头写，忽见几个人掀起号帘来，抬头一看，见这一班人都戴着红缨大帽，又有一个拿着一个大号筒照着他的面孔，呜呜的吹。己不知何故，倒着实的吃了一惊，急问时，方知是净场催缴卷的，心中越急，越写不上来，勉强潦潦草草的乱了一阵，抄完了去交卷时，场中早已静悄悄的不多几个人了。连忙收拾了考具，叫号军掮着到龙门口，自有人接出大门。大门之外，石升带着众人等得不耐烦，见主人出来，急抢上来接过考具。坐上轿子，回寓便睡了。

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，二三场一样的进场，草草完事。十六日出场，己生累得狠了，足足睡了两日，方才起来。又过了四五天，便收拾行李回到常州。到家之后，把那似通非通的文

摘，抄了几篇送给亲友观看，自以为花了三千银子，这个举人是稳稳的飞不到别处去了。那各亲友中也有有些见识的，见己生的文稿都暗暗的摇头，却当面不肯说出，只是一味的奉承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早已过了九月十五，差不多要放榜了。到了放榜的前一天，算计五更可以得信，康己生便约了各家亲友，治了酒肴，大家欢呼畅饮的在那里等榜。己生做了主人，高谈阔论的只在那里背他的场作，又摇头摆尾的道：“若说这样的文章试官不中，今年常州府内就没有可中的人了。”各亲友听了免不得附和一番。大家饮酒至三更光景，又叫了几个土娼来陪酒，弹起琵琶唱了几支京调小曲，说说笑笑的不知不觉已有五更。只见石升飞跑进来道：“外面报房已经开报，我们还没有报来，只怕少爷中在五名之内呢。”说犹未了，早听得远远的锣声自北而南，铿锵的敲过来，己生不觉直立起身，竟向门外迎去，各亲友也随后跟来，到了大门之内，眼睁睁的看着那一班敲锣的报子走了过去，竟是头也不回。己生便觉得心上有些把不稳起来，却还倚着走过门路，不至落空，或者竟中在前面也未可定，便又大胆起来，重新进去，再邀亲友们饮酒。

众人见报人不来，心上都道是没分的了，面上还不肯露出来，依旧在那里敷衍着他，乐得开怀畅饮。只有己生等了一会还没有信息，身子虽坐在席中，那心上就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一般——七上八落的，面色青黄不定，看他那个样儿，煞是难过。延挨了一会，早已天色大明，东方日出，众亲友见此光景，料难再留，各自起身告别。免不得说几句套话，安慰己生道：“功名迟早有定，下科一定高魁，那时再叨喜酒。”己生没精打采的送出大门，彼此一拱而别。己生回到书房，心上越想越气，便把石升叫来大骂了一顿，吓得石升诺诺连声，跪在地下自家认罪。原来这件事儿，却是南京的一班骗子做的圈套，石升并

不得知。康己生又是个寻常纨绔，那里看得出什么人情世故，所以刚刚的着了道儿。当下己生把石升骂了一顿，也无可奈何，只得罢了，闷闷的坐在家里。

坐了几天，就有一班朋友劝他不必应试，越着现在捐例大开的时候，不如竟去捐一个官，你又不是捐不起的人，就是捐个道台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己生听了如梦方醒，恍然大悟，便和他父亲康太守说了，想要捐个道台。这位康太守素来溺爱己生，那有不听？果然拿出钱来交给己生，托人上兑。己生要图体面，索性加了一个二品顶戴，差不多也花到一万三四千银子的样儿。从附生上一直报捐道员，却是从来没有的，也算得一件奇闻。更兼康己生自从捐官之后，自己想想不过花了一万多银子，居然就是惶惶的一个大员，十分得意，整天的带着珊瑚顶，拖着孔雀翎，大摇大摆的坐着轿子，在街上拜客。却想着自己现在是个道台，照例要坐绿呢轿子，方合大员的体制。无奈这绿呢轿子无锡城内竟是借不出来。己生的性儿又是今天等不到明天的，十分性急，只得到丧衣店里头，赁了一乘绿呢四轿，坐着拜客，别人看见他这般怪相，没有一个不是掩口葫芦。康己生那里晓得？还是扬扬自得，荣幸非常，一连拜了几天客，便要打算进京，去办引见到省的事情。

那时已经有了轮船，甚是快当，不多几日已到北京，暂住在一个同乡家内。这同乡也是一个京官，叫马申甫，少年点了探花，不多两年就用了军机章京，推升了达拉密，那一班军机处的王爷、中堂们多器重他。康己生住在他家，晓得他是中堂们的红人儿，竭力拉拢，又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他的亲侄儿，后来又不知怎的，康己生居然走着了章凤藻章中堂的门路，送了一分厚礼，把章中堂拜作老师。章中堂倒甚是器重这个门生，给他一个明保，康己生就顿时的显赫起来。不多几时，放了一

任天津道，章中堂又在里面照应着他，便又调了江苏上海道。十多年的光景，康己生熬炼资格，论俸推升，竟直做到江西巡抚，这真是“孤始愿不及此，今及此，岂非天乎”了。康己生在天津道任上的时候，还有许多帷薄不修的丑事，传播官场，没有一个不晓得这位康观察的笑话。料想列位看官也有些晓得，用不着做书的在下替他一一宣扬，这一回书却就是《九尾龟》的全书结局，诸公若一定还要打听这位中丞的历史，或者待在下费些笔墨，再续他一部出来，现在却是限于篇幅，只得就着这些事迹，作个《九尾龟》五集的收场。

本来在下这部小说虽然名叫《九尾龟》，不过是借着他作个楔子，究竟并不是嫖界醒世小说的正文。看官们不要认错了在下作书的宗旨，正是：

一把辛酸之泪，回首销魂；
十年风月之场，现身说法。

第八十一回

演前文重见九尾龟 醒迷途续成新小说

上回第五集书中，正说着那位康己生康观察乡试不中，便捐了个河南候补道到省候补，后来居然暑了一任开归陈许道，又调补丁直隶天津道，不到一年的工夫，升授了河南按察使，得了直隶总督陆制军一个密保，便升补了江西布政司。到任不及两个月，刚刚的江西抚台德中丞调了热河都统，这位康方伯便升授了江西巡抚。这也算得是一帆风顺，宦运亨通了。如今在下且把康中丞的一面按下不题，再把章秋谷的事实演说一番，诸公静听，待在下慢慢的说来。

只说章秋谷自从娶了陈文仙之后，两个人自然是似漆投胶，如鱼得水，频伽共命，鹣鹣同心。凌华十五之年，初逢韩寿；碧玉小家之女，来嫁王昌。地久天长，一双两好。秋谷也怕文仙散淡惯了，坐在家里头要气闷，便也时常同他出去跑跑马车，看看夜戏。在上海约有住了三个月，忽然接了家里头太夫人的一封来信，叫秋谷快些回去。依着秋谷的意思，要想把陈文仙留在上海，自己回去省亲，倒是文仙不肯道：“我既然嫁了你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你如今回去，我自然应该跟你回去，那有我一个人住在上海的道理？”秋谷忽地哈哈的笑道：“好呀，你索性把我比起畜生来了。”文仙听了一面笑着瞪了秋谷一个白眼道：“你这个人实在的难说话，一句无心的话儿，你

又要挑起眼来，难道我和你两个人还要这些过节儿不成？”秋谷笑道：“我们两个人自然用不着讲什么过节，我也不过是说说罢了。但是你既然要跟我回去，我现有老母在堂，家中又有正室，虽然没有什么别的，那礼数关节是不能错的。你是向来散淡惯了的人，那里受得起这般拘束？到了那个时候，万一有什么委屈你的地方，叫我心上怎样的对你得起？”文仙听了把头一别道：“怎么你这样的明白人，也会说出这样的糊涂话来？你家里有老太太，有正室少奶奶，我是向来知道的。如今既然嫁了你，不跟你回去和老太太、少奶奶住在一起，难道倒要另外一个人住在上海，叫你身心两地不成？再说起什么老太太、少奶奶面上的礼数关节来，那更是我分内的事情，算不得什么，你只顾放心同我回去，不要这般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。”

章秋谷听了陈文仙的一番说话，低着头沉吟了一回，方才说道：“你的说话自然不错，但是我心上好像总觉得有些不妥当，万一到了那个时候你受了什么委曲，或是闹了什么口舌，心上抱怨起来，那就懊悔嫌迟了。”文仙道：“这是我自己愿意跟你回去的，那有懊悔的道理？况且我们两个人住在上海，你的家眷又不在这里，不尴不尬的，究竟不是个长久的法儿，如今跟你回去是再好没有的了。”秋谷听了心中暗暗的欢喜，故意再逼他一遍道：“你果然情愿跟我回去么？不要是一时高兴头上讲的顽话罢。”文仙正色道：“顽是顽，笑是笑，这样的事儿那里好和你顽笑？”秋谷听了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是再好没有的了。”

当下便和陈文仙商议了一回，把那些家具动用的东西，本来有一半是租的，便都退还了店家，自己的家具拣好的带了回去，粗笨些的便都丢掉了不要。商议定了，文仙倒忙忙碌碌的收拾了两天。到了动身的隔晚，文仙把自己的东西和秋谷的行

李都收拾得妥妥贴贴。陈文仙本来身体娇弱，又是一双凌波三寸的金莲，忙了一回，只把她累得娇喘微微，浑身香汗。章秋谷在旁边看着只是微微的笑，也不开口，也不动手。文仙喘息了一回便对着章秋谷道：“你不来帮助我也还罢了，只顾看着我笑些什么？”秋谷一面嘻嘻哈哈的笑着，一面问道：“你这两天忙些什么，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忙到这般模样？”文仙听了诧异道：“原是你自己和我讲的，收拾了东西好同你回去，怎么你倒反过来问起我来？难道你贵人忘事，已经忘了不成？”秋谷又笑道：“看你这个样儿，真要收拾了东西同我一起回去么？”文仙听了摸不着一些头脑，只得说道：“不是真的倒是假的不成？你怎么平空又说出这样的话来？”秋谷听了抢步过去，走到文仙面前深深的打了一拱道：“多谢多谢。”陈文仙见了章秋谷这般张智，更觉摸头不着，只得说道：“你这个人不要是发了痴罢，怎么无缘无故又打恭作揖起来？”秋谷慨然说道：“我章秋谷半生落拓，百事殚遭，天壤茫茫，竟没有遇着一个知己。不料如今居然娶着你这样的一个人，既不贪我的钱，又不图我的势，却这样的和我一心一意，没有些儿势利的心肠，你叫我怎样的不感激，怎样的不欢喜？”说着不觉言下黯然，大有独立苍茫，四海无家之恨。

陈文仙本来是个情种，听了章秋谷这一番说话，不觉打动了他的情肠，流出两行珠泪，紧紧握了章秋谷的手，四目相视，脉脉含情，觉得心上千头万绪的不知有多少话儿要说，却一句也说不出。停了一回，陈文仙方才笑道：“我既然已经嫁你，我这个人就是你的，自然该应跟你回去，自己人还用得着这般么客气么？”秋谷在袖子里头取出一方丝巾来，和文仙拭干了面上的眼泪，口中说道：“你还没有看见上海地方，多少有钱有势的客人，娶了个馆人不肯回去，住在上海的多得狠在那里，

那里能一个个都像你这般贤德。”文仙道：“说起‘贤德’两个字来，我也不敢当。不过自己还保得定不至于闹什么笑话罢了。老实和你讲罢，那些嫁了人不肯回去、一定要住在上海的馆人，都是有心涩浴，不是真要嫁人。若果然真要嫁这个人，自然要和他想个安稳法儿，那有不肯住在一起的道理？”秋谷听了微微一笑，便搀着陈文仙在榻上并肩坐下，恳恳切切的对他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却有几句推心置腹的话儿和你讲个明白，你却不要生气。”

看官，你道章秋谷是当真要同着陈文仙一同回去么？原来秋谷的太夫人陈氏性情严厉，不许秋谷在外边娶妾，在下做书的在初集书中已经提过。如今秋谷在上海娶了陈文仙，原是瞒着他那位太夫人的，那里敢就是这般的同他回去？只因陈文仙自从嫁了章秋谷以来，虽然是倚影怜声，双心一袜；鸳鸯比翼，蛱蝶同心，但秋谷心上毕竟还有些儿疑惑。想着文仙虽是一心嫁我，没有什么别样的心肠，但是如今是把他放在上海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虽然不见得怎样的奢华豪侈，却也般般不缺，样样现成，既没有一些儿愁烦，又没有一些儿拘束，过着这样的日子，那里现得出什么真心？不如我假意和他说明，要把他留在上海，看他怎样的一个说法。章秋谷想定了主意，便常常的对着陈文仙说，家里头的太夫人家教怎样的方严，规矩又怎样的利害。陈文仙听了，只微笑着并不开口，秋谷一时也看不出他心上的意思来。刚刚这个时候，太夫人写信叫他回去，秋谷便趁着这个当儿，假意去和陈文仙商量，要把他留在上海。那知陈文仙自家不肯，一定要跟着章秋谷一同回去，秋谷听了心上自然欢喜，便细细的把自己家里头的事情和陈文仙说了一遍，又说明不能同他回去的缘故，叫文仙仍旧住在上海等他。

陈文仙听了不觉俊眼横睃，蛾眉微蹙，哨了秋谷一眼道：

“你这个人的心不知是怎么生的？凭着别人向你呕出了心肝，你依旧是指东画西的不肯说一句真话。幸而我的嫁你还是真心，你试不出什么马脚，万一我心上存了一丝一毫的假意，被你试了出来，那还了得么？我平日待你究竟怎么样，可得罪过你没有，你自己去想想！如今无缘无故的又要这般鬼鬼祟祟起来，你怎样的对人得起？”说着便别转头去，洒脱了秋谷的手，一言不发，不觉有些烦恼起来。眉锁湘烟，眸回秋水，那一付含怨含颦的丰态，直似那雨中菡萏，霜里幽兰。章秋谷少不得深深的抚慰一番，又对着文仙说道：“不是我这样的一番做作，也显不出你的一片真心，你又何必这样的动气呢？”文仙听了方才破涕为笑，当下走到窗下一张梳妆桌上，对着镜子重掠乌云。秋谷便站在陈文仙背后，细细的打量那镜子里头的陈文仙，只见他宝靥偎霞，蛾眉却月，西子捧心之态，太真倾国之姿。觉得真个是国色天香，一时无两，把一个章秋谷看得呆了。陈文仙在镜子里头，看着秋谷这般呆看，便在镜子里头对他笑道：“你看些什么，难道到了如今，你还没有看够么？”说着那两边颊上，不觉升起两朵红云，越显得十分媚妩。这一晚桥填乌鹊，水溢银河；雨滞阳台，云迷巫峡。檀奴归去，匆匆唱南浦之歌；凤女相思，缓缓结芳兰之佩。

过了一天，章秋谷安顿了陈文仙，把自己在上海经手首尾的事情料理了一番，又到辛修甫、王小屏、陈海秋等几个要好朋友那里去辞了一回行。大家都不知道他要回去，如今听得秋谷说立刻就要动身，辛修甫怪他为什么早些不讲。秋谷道：“我此番回去省亲，不多时就要出来的，你们不必挂念。”依着陈海秋，还要和他饯行，王小屏拦住道：“你不听见他说立刻就要动身么？那里还来得及饯什么行。”秋谷也向陈海秋拱一拱手道：“我们知己弟兄，相交在心，本来不必拘什么形迹，

我心领盛情就是了。”说着，便匆匆要走。辛修甫等都要到船上送他，秋谷拦阻不住，只得自己先回去，嘱付了陈文仙几句话儿。陈文仙也要送到船上，秋谷便同陈文仙同坐一辆马车，星飞电转的赶到常熟轮船码头上。秋谷是自己雇的一号快船，兼雇轮船拖带。当下秋谷同陈文仙上船坐下，刚刚讲得几句话儿，早见岸上远远的两辆马车，风一般的赶到秋谷船边焦下。正是：

将离赠别，佳人南国之思；
寸草春晖，游子天涯之感。

不知章秋谷此去何日再来，请看下回便知分晓。

第八十二回 送萧郎南浦赠将离 返故乡天涯留别恨

且说章秋谷刚刚同着陈文仙上得船去，早见岸上两辆马车飞也似的赶来，秋谷知道是辛修甫等赶来送行，便自己跨出船头拱手相迎。辛修甫和陈海秋、王小屏上得船来，秋谷便让他们进舱坐下。陈文仙见了，想要回避进去，秋御叫道：“我们都是知己朋友，你过来见见不妨。”陈文仙听了，便回过身来，慢款湘裙，轻移莲步，低着头向辛修甫等三人一连道了三个万福，辛修甫也作揖相还。陈文仙道过万福，便低头立在一旁。辛修甫等偷眼看时，只见他体态依然，丰姿如昔，只身上穿着一身玄色衣服，曳着一条玄色长裙，淡扫蛾眉，薄施脂粉，铅华不御，芳泽无加；头上只带着一支珍珠押发，一个珠骑心簪，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些儿珠翠，低眉敛袖的立在那里，不笑不言，竟没有一些儿荡逸轻扬，全是一派的大家丰范。辛修甫见了，暗暗地十分赞叹。陈文仙略略的站了一回，便也转身进去。王小屏料想章秋谷和陈文仙一定还要说几句体己的话儿，我们不要在这里讨他的厌，便和辛修甫、陈海秋使一个眼色，大家立起身来告辞，彼此打了一拱，辛修甫等三个人便自上岸去了。

这里章秋谷和陈文仙两个人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一言不发。陈文仙只觉得各种酸甜苦辣的滋味一古脑儿都并到心上来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猛然听得船上“呜呜”的两声汽笛，秋谷便道

：“轮船将要开行，你上岸回去罢。”陈文仙听了勉强点一点头。章秋谷便扶着陈文仙上了码头，说一声：“你自家保重。”踊身一跃，早已跳上船头。船家把缆绳带在拖船的后面“DD”的一声，轮船已经开动。章秋谷立在船头上，眼睁睁的看着陈文仙；陈文仙坐在马车里头，也眼睁睁的看着章秋谷，直看到烟波浩渺，人影模糊，陈文仙方才懒懒的回去。这且按下不题。

只说章秋谷立在船头上，直至望不见文仙的影儿，方才叹了一口气进舱坐下。真个是风情遐思，凄凉南浦之歌；别恨离愁，辜负高唐之梦。那上海到常熟本来水路不多，不到五更已经到了。

章秋谷离家已久，也觉得要紧回去看看家里头的情形，便把船上的行李都交给那两个家人，自己便跳上岸去，赶到家中，见了太夫人，又见了他夫人张氏。秋谷见太夫人身体十分康健，心中自然欢喜。太夫人见秋谷回来，心中也十分欢喜，问问这样，问问那样，又把自己家里头几个月里头的情况，夹七夹八的告诉了秋谷一遍。秋谷在家里头休息了两天，不免出去到各亲友那里去应酬一番，一班亲友也有上门来探望的，也有备酒和他接风的，倒把个章秋谷忙了好几天。秋谷自回之后，也没有什么事情，只陪着太夫人讲讲闲话，叙叙家常。他夫人张氏，秋谷本来原是因他才貌平常，所以和他不合。幸而他这位夫人性情极是平和，脾气也还柔顺，倒深得太夫人的欢心。章秋谷听了太夫人的解劝，便也渐渐的两下和睦起来，所以秋谷在家，倒也狠不寂寞。

一连过了十余日，太夫人对秋谷讲起佃户的抗租不完来，秋谷道：“这班种田的人，虽然种了几亩田，却往往穷得衣不遮身，食不充腹，想起来也狠可怜。若是欠得不多，不如听他

去罢。”太夫人道：“若是穷佃户欠租不完，自然不必去问他追讨。这个欠户，听说狠有钱的，靠着儿子的丈人是县里头的差役，作威作福的狠不安分。种了我们五十多亩田，三年的工夫一个大钱都不肯完，你想世上那有这般道理？要是一班佃户，大家都学着他的样儿不肯完租起来，叫田主人怎么样呢？”秋谷听了勃然大怒道：“原来就是黄阿润这个混帐东西，去年他没有还租，我就要把他送县押追，一向只道他是个贫户，那晓得他竟敢倚着一个差役的靠山，抗不完租，这还了得！明天待我自己去拜常熟县刘大令，托他立刻提了黄阿润，押追欠租就是了。”太夫人道：“只要他好好的把租还了出来，或者先还一半，也就罢了，不必一定要把他送官押追，他们乡里人究竟吃不起惊吓。”秋谷听了答应一声，便把收租的帐目查了一查，见欠租不完的，十个里头差不多倒有四五五个，不觉怒道：“这都是大家看了黄阿润的样儿不肯完租，要不好好的办他一下子，明年的租就不用收了。”想着，便把几个欠户的名儿都开了下来。

到了明天，章秋谷换了衣冠，坐着轿子去拜那位常熟县刘大老爷。投进帖子等不多时，只听得“吱喽喽”的一声中门大开，一个执帖家人手中举着帖子，说一声“请”。秋谷的轿子便直进二堂歇下。执帖家人斜着身子，把帖子举得高高的在前引道，把秋谷让到花厅坐下。等不多时，这位刘大老爷便在里面走了出来，秋谷和他行过了礼，叙了几句寒温，便提起佃户欠租的事来，要请他出票提人。刘大老爷听了，一口应允，并不作难。秋谷不免和他说了几句客气的话儿，便端起茶碗来喝了一口，起身告辞。刘大老爷送到轿旁，打过一拱，便走了进去。

章秋谷的轿子便一直抬出大堂来。刚刚抬出暖阁，早看见

对面飞也似的来了一乘青布小轿，一直抬到大堂上，便停下来。轿子里头走出一个少妇，不先不后，刚刚和章秋谷打了一个照面。章秋谷早吃了一惊，只见这个少妇风目凝波，蛾眉锁翠，衣裳缟素，举止端详，狠像个大家命妇的风范，却是眼中含着一泡珠泪，面上又显着一派怒容，低着了头直走出来。章秋谷看了心上不由的疑惑起来。暗想这样的一个人，狠像一个贵家命妇，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跑到这个地方来，难道和人家打什么官司不成？看他脸上的那付形容，明摆着一腔冤愤，也不知他究竟是什么事情，不如在这里略等一回，看看他的情形，若是可以相助的地方，我也不妨帮他一下子。想着，便叫轿夫略停一停。秋谷坐在轿内也不出来，只仔仔细细看那少妇的举动。

只见那少妇后面还跟着两个差役，慢慢的走过来。那少妇回过头来问那两个差役道：“县大老爷在那里，快些儿请他出来。”那两个差役听了微微冷笑道：“你说得好容易的话儿，县大老爷是一方之主，也是轻易见得么？你既然来了，且到官媒那里等候一回再说。”那少妇听了着急道：“既然县大老爷没有坐堂，为什么你们又把我撮弄到这个地方来呢？”一个差役又冷笑道：“大老爷既然提你，自然有坐堂的日子，你只好好的等着就是了。”那少妇听了更力着急道：“依着你们这般说法，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”一个差役又道：“那我们也不知道，大老爷高兴几时坐堂理事，就是几时坐堂理事，我们当差役的那一个敢去催他？你只到官媒那里去好好候着，自然有你一个快活。”那少妇听了差役的口风不对，不觉心中大怒，只见他抬起头来厉声说道：“你们两个嘴里头放的都是什么屁儿，我一个寡妇，你们无缘无故的平空把我叫到这个地方，如今县大老爷又不肯坐堂，倒反要把我押起官媒来。那官媒家里是好好的人可以住的么？你们瞎了眼睛，难道把我也当作那班

没骨气的人不成？”一面说着，虽然声色俱厉，却止不住两行珠泪直挂下来。连忙别转头去，自己拭干了眼泪，蛾眉倒竖，凤目圆睁，又高声对着那两个差役道：“到底怎么样，你们只请县大老爷出来就是了，若要把我押到官媒那里去，你们不要想昏了头，我是死也不去的。”两个差役听了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彼此做了一个眼色，一个差役便呵呵的笑道：“伙计，你听听，好大的口气。老实对你说了罢，大老爷的吩咐，去不去由不得你。你愿意去也是要去，你不愿意去也是要去。我劝你还是好好的走罢。”

章秋谷看了这样的一种情形，又听了那般的一番言语，虽然还没有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心上早瞧料了五六分，不由得怒从心起，便自己走出轿来，一直走到那少妇身旁站定，睁开两眼看着那两个差役。那两个差役抬起头来，见平空来了这样的一个人，心上虽然有些诧异，却也还不在心上，只恶狠狠的对着少妇说道：“怎么样，大老爷的话儿难道你竟敢不听么？怪不得祁乡绅对着大老爷说你是个泼妇呢。”那少妇听了不慌不忙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原来就是祁八这个畜生干出来的事情。好，好！”那两个差役道：“好也罢，歹也罢，只请你快快的走罢，在这里挨一会儿也当不了事，”那少妇听了忽然把眉头一皱，大声说道：“你们真要把我押到官媒那里去么？”那两个差役冷冷的说道：“岂敢，难道是和你取笑的不成？”那少妇忽地咬一咬牙齿，顿一顿金莲 D D 颦”的一声从衣袖里头掣出一把明晃晃的小刀，望着自己喉咙便刺。两个差役见了，只吓得灵魂出窍，毛骨皆酥，口中一个字儿都喊不出来，两个人四只脚儿就如钉在地下生了根的一般，一步也走不上去。大堂上一班家人、差役见了这般形景，一个个也都大吃一惊，连忙七手八脚的赶过来想要去夺，那里来得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

章秋谷这个时候已经立在那少妇身旁，见他一转眼的工夫掣出刀来望着自己颈中便刺。饶你章秋谷这般胆大，由不得也吓出一身冷汗来。到了这个间不容发的当儿，那里还顾得什么男女的嫌疑，疾忙抢进一步，轻舒猿臂，只一把把那小刀夺了过来，凭我章秋谷这样的眼明手快，那刀锋已经刺入喉咙约有一寸多深，血花飞溅，一个身体软瘫下来，坐在地上动弹不得。幸而还是章秋谷抢得快了些儿，那刀锋虽然刺进喉咙，没有割破食气两管，不至于有伤性命，却一时间怒气攻心，刀疮迸裂，鲜血直喷出来，晕了过去。正是：

邹衍下狱。天飞六月之霜；
齐妇含冤，泪进三年之血。

欲知这位少妇究竟是什么样人，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便知分解。

第八十三回

风凄總帐泣凤悲麟 月冷空房鸾孤鹄寡

上回书中正说着那位少妇在大堂上晕了过去，但是这位少妇究竟是个何等样人，为着什么事儿，要弄到一时短见，慷慨轻生？在下做书的都没有讲得明白，就是这样糊里糊涂，没头没脑的一来，看官们一时间那里弄得清楚，如今列位看官且休性急，待在下做书的一一说来。

只说那个时候，常熟县有一位致仕的乡绅，姓钱，叫做钱韬叔，是一个榜举人的大挑知县，做过几任州县，倒也狠有政声。无奈读书人出来做官，总带着那一点儿先天的书毒，一心想做好官，不肯巴结上司，上司因此和他不对，借着公事上的一些不合，便把他撤任察看，把这位钱大老爷只气得一个发昏章第十一，索性告了个假不做官了。回到常熟地方，自己修一个小小的花园，种竹养鱼，栽花莳药，一天到晚的只在自己的花园里头吟风啸月，饮酒赋诗。虽然地方不大，却也房廊曲折，花木萧疏，榆柳两行，梨桃百树，布置得狠有些儿丘壑。

钱大老爷夫人黄氏早年就死了，钱大老爷伉俪情深，不肯续娶。黄夫人生了一子一女，儿子名叫康寿，女儿名叫纫秋，都生得目秀眉清，唇红齿白，真是两株玉树，一对璧人。这钱纫秋长到十七岁上，更长得如花如玉，倾国倾城，冰雪为肌，琼瑶作骨；更兼性情和顺，资质聪明，对着钱大老爷真是千依

百顺的，从不肯叫钱大老爷生气。钱大老爷钟爱的这个女儿，真个也像是掌珠拱璧一般，自己教他读书识字，又请了一个绣娘教他女工刺绣。这位儿小姐一学就会，一会就精，不上五六年的工夫，钱小姐早已女工针刺无一般不会，诗词歌赋无一样不精。到了十七岁上，钱大老爷便和他对了一头亲事，是个本城贡生的儿子，名叫王芝宇，家况甚是贫寒。这王芝宇却生得白面长身，一表非俗，更兼天资卓越，学问渊深。钱小姐嫁了过去，自然意合情投，一双两好，闺房之乐，甚于画眉。这也不必去提他。那知钱小姐嫁了王芝宇不及一年，钱大老爷忽然生起病来，医治不好，呜呼哀哉死了。钱小姐姊弟两个的哀痛迫切，也不必去说他。

又过了几年，常熟县城内忽然倒了一家有名的钱庄，钱大老爷本来是个清官，一生所积的宦囊，一古脑儿都存放在这钱庄里头，如今被他倒得干干净净，那钱庄上的经理也逃得无影无踪，一个大钱也要不回来。钱康寿和钱小姐也无可如何，只好由他。从此之后，钱康寿便有些度日艰难起来，勉强敷衍了几年，越发支不住，只得把自己住的房屋和花园典给本城的祁彦文祁侍郎家，典了几千银子，钱康寿便捐了一个功名，到湖北去候补。王芝宇本来是个寒士，家无担石之储，囊无一钱之蓄的，以前钱家有钱的时候，还可以常常的通融借贷；如今钱家穷了，王芝宇不免也更加拮据起来。若单是穷苦些儿也还罢了，谁知道祸不单行，福无双至，大凡天心最妒忌的是男子一个“才”字，女子一个“色”字。所以古今来往才士坎坷，红颜薄命。如花美眷，消不得似水流年；绮思风情，辜负了良辰美景。十个里头倒有九个都是这个样儿。这还不必去说他，更有一件最犯忌的事情，便是那倾国名妹，嫁着了个风流才子；江南名士，娶着了个燕赵佳人。像这样的一班人物，上天却断

不肯轻易的放过了他，一定要千方百计的想着法儿把他折磨得九死一生，方才肯罢。

看官，你想王芝宇和钱小姐这样一对才貌相当的夫妇，一个具着这样的清才，一个生着那般的丰貌，那里能够就是这样安安稳稳的过去？平空的王芝宇又害起病来，急得钱小姐烧香拜佛，问卜求医，没有一件法儿没有想过，那里有什么用处？不上半个月，把一个王芝宇又送到阎王家去了。钱小姐呼天抢地，泣血捶心，几次三番的哭晕了去。家里头的人见了慌作一团，连忙七手八脚的把他救醒。

看官，可知道这一边王芝宇地下修文之日，正是那一边钱康寿玉楼赴召之时。原来钱康寿到了湖北候补了几年，没有得着一个差使，心中十分懊闷，得了病又没有好好的医生调治，不上几时，也跟着王芝宇一起儿往阎王家去了。钱小姐得了这个信息，更加痛不欲生，屡次的想要自尽，都被一班人看守得牢牢的，展不得手脚，也是无可如何。刚刚事有凑巧，正在这个当儿，又接得钱康寿夫人一封来信，说钱康寿的棺木现在还停在湖北省城一个古庙里头：要想扶柩回来，却一个大钱也没有。钱小姐看了这封来信，心上更加悲痛，不免又赶到王芝宇灵前去痛哭了一场。哭过之后，钱小姐定一定神，心中暗想：“兄弟的棺木现在停在湖北，路远迢迢的又没有盘费，一时那里搬得回来？虽然有几家族中叔伯可以托他们料理，但是如今世上的人都是势利不过的，听得钱康寿死在湖北，身后萧条，一个个早已躲得远远的，恐怕过了穷气，那里还肯来帮你们的忙？想想姓钱的一家，如今只剩了自己一个，自己不去料理他的灵柩回来，还有那一个肯来多管这般的闲事？”想着便把殉节的念头撇过一边。盘算了一回，想着钱康寿没有儿子，少不得要把族中的子侄承嗣，这是第一件大事，更兼搬取灵柩办理

丧葬，免不得大大的要一笔经费，这一笔钱，一时又从那里去打算呢？呆呆的想了一回，忽然想起自己家里头的房子现在典给祁彦文住着，这祁彦文祁侍郎向来为人狠好，不如我自己亲去见他一趟，问他借几百银子，一起并在典价上算，料想他没有什么不肯的。况且靠屋借钱，向来就有这个规矩，不是我一个人闹出来的新样儿。想着，定了主意，便换了一身素服，雇一乘轿子，竟到祁侍郎大门上来。这个时候，王芝宇已经死了三个多月，一切丧葬的事情已经办妥，所以钱小姐一心一意要办兄弟的事儿。

轿子到了门外，门上人问明来意，便放他进去，见了祁侍郎的夫人，含着眼泪把钱康寿死在湖北、棺木不得回来的情形细细的说了一遍，要问祁侍郎借五百银子。祁夫人见他神色凄凉，言词宛转，心上也不觉恻然，便请了祁侍郎进来见了钱小姐，和他说了。那知这位祁郎本来是个财迷，一个大钱在他手里头拿出来也要惦个分两，如今听得钱小姐一开口就是五百两银子，倒把他吓了一跳，口中支支吾吾的不肯答应。钱小姐便对他说道：“这所宅子连着后面的花园，当初有人估价原是一万银子，如今府上典价止有六千银子，再加上五百银子，也不过六千五百银子，有房屋在这里作低，料想没有什么不妥当，请只顾放心就是了。”祁侍郎听了沉吟一回道：“五百银子的事情似乎数目大了些儿，一时也不能决定，请隔几天再来问信罢。”钱小姐听了便起身告辞，先自回去。

祁侍郎见他走了，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头以心问口，以口问心的足足踌躇了大半天的工夫，方才打定了主意道：“他虽然向我借钱，这所房子却不止这个价钱，我只管借给他就是了。”想着便走出来，叫帐房先生先去打五百银子的银票。那位帐房先生答应一声，正要走出去，忽听得外面有人说道：“要五

百银子做什么？”祁侍郎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獐头鼠目的人在外面大摇大摆的走了进来。不是别人，原来就是祁侍郎的族侄，叫做祁祖元。做过一任福建道台，到任的时候，正碰着要和外国人划定地界，办起事来左右为难。要是帮着外国人和百姓为难罢，百姓大家不服，万一一个聚众闹事，闹了个什么乱子出来，不是顽的；要是帮着百姓和外国人过不去罢，如今的世界都是外国人的势力圈，不但外国人不答应，做官的人担当不起，就是上司也要不答应的。祁观察到任之后，看了这样的一个情形，好像个猴儿抓着一把屎的一般，那里摆布得来？更兼外国人天天的朝着他絮聒，只说着他不肯出力，纵容百姓们和他为难，意思里头十分嗔怪着他，只把个祁观察急得手足无措，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儿。就有一个他自己幕府里头的人和他出了一个主意道：“这件事情，横来竖去总是不讨好的。要帮了他们外国人办事，不但坏了功名，而且还要受那万人的唾骂，不如索性转过头来，一味的帮着百姓和外国人硬挺，外国人一定不肯答应的。上司见外国人和我们不对，自然要想个法子把我们调到别处去，那时既躲过了这一场棘手的事情，又可保全了自己的声誉。人家说起来，只说是为着硬帮百姓和外国人不合，方才调到别处去的，这样一来岂不是名利双收么？”

祁观察听了，觉得他这一番话儿倒也狠是不错，仔细想了一想，连连的自己点头。暗想这件事儿果然是办不好的，与其帮着外国人。弄到后来仍旧是一个丢官，不如还是咬着牙齿帮着百姓和外国人为难，丢掉了这个功名，也觉得荣耀些儿。想罢，心上究竟还有些舍不得这个功名，又问着那个幕府道：“我们这样的办法，可以保得不至于丢官么？”那幕府大声说道：“你要我保着你一定不丢官，那是我保不来的。不过依着我的意见想起来，做上司的碰着了这样的事情，要顾全外国人的

面子，无非是一个调省察看，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撤任罢了。只要等这件事情冷了些儿，那时仍旧可以出来的，虽然暂时蹉跌了一下子，却得了个天字第一号上好的名声，你道我这个主意可好不好？”祁观察听了心上十分欢喜，便依着他的主意，处处帮着百姓和外国人为难。果然外国人心中不对，一个电报打到福建省城去给闽浙总督周制军，要请周制军参他的官。周制军便上了一个摺子，把祁观察参了个实降两级，不准抵销，立时挂出牌来，把祁观察先行撤任，派员接印，赶算交代，倒忙碌了一番。这一来，只把这位祁观察气得个脑胀头昏，要死不活拍着桌子，把周制军大骂了一顿，又要找那位幕府和他拚命。正是：

孤鸾寡鹄，结幻梦于三生；
玉碎珠沉，子浮生于一瞬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四回 办交涉庸奴降秩 谄大官观察欺贫

且说祁观察得了周制军参他降级的信息，只把他气得一个发昏。在祁观察本来的意思，原是听着那位幕府的话儿，有心取巧，明晓得个这当儿事情十分难办，所以故意充个好汉，帮着百姓和外国人为难，外国人不答应起来，预备着上头把他调任别处，或者把他调省察看；就是再顶真些，也不过一个撤任罢了，只要等这件事儿的风头过了，上头一定要大大的把他调剂一番。那知人有千算，天有一算，偏偏碰着了这位周制军也不把他调任别处，也不把他调省察看，单单的把他降了两级，好好的一个道台，降了一个通判，你叫他如何的不气？

闲话休提，只说祁观察自从降官之后，便和那位幕府吵闹，说他出错了主意，那位幕府朝着他呵呵冷笑道：“你不要这般模样，幸而我教了你这样的一个小主意，方才落得这样的一个小收场。若凭着你的主意拼命的巴结外国人，做他的奴才，只怕百姓们大家不服，鼓噪起来闹了个大大的乱子，那时你又怎么样呢？如今你虽然降了官，却得了个绝好的声名，将来总可以找个出路，你不感激我教你的主意也还罢了，还要平空的和我吵闹起来，这不是笑话么？”祁观察听了这一番说话，哑口无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得收拾收拾回到常熟，做起绅士来。

这常熟县分本来是个小地方，没有什么大绅士，祁彦文虽

然是个侍郎，却向来不肯干预公事的。这位祁观察回到常熟，便干预起地方上的公事来。不但民间词讼争论的事情他要插进去帮个忙儿，就是地方上的公款，常平仓里头的积谷，他也要千方百计的想着法儿出来混闹。地方上有了这般一个无耻的绅士，就有许多卑鄙齷齪的刁生劣监，挺身出来做他的走狗，在外面招揽词讼，把持衙门，无事生风，招摇撞骗，把常熟一县的人弄得一个个叫苦连天，恨入骨髓。刚刚这个当儿，两江总督刘制军和两广总督寿制军连衔保奏祁祖云老成练达，才识兼优，便开复了原职。祁观察到了这个时候，当了几年绅士得着了滋味，觉得当这个绅士，比出去做官的进款还要多些，便立定主意不出去做官，也不进京引见，只拼命的在本地想着法儿搜括银钱。这个时候，正碰着各省举行新政，房屋田地都要加捐，祁观察借着这个名色，假公济私，行出许多新法，把这班百姓捐了又捐。捐出钱来，开办地方上的新政，又都是祁观察一个人经手，凭着他怎样中饱私囊，敛钱肥己，那一个敢道一个字儿？

这位常熟县刘大老爷又是一位不理民事的糊涂虫，他衙门里头有个通房的丫环，年纪止得十八岁，却生得山眉水眼，皓腕纤腰，刘大老爷收他做了通房，便想把他升做姨太太。不想刘大老爷在家乡带来一个侄儿，到了任上就叫他管理帐房。这位侄少爷年纪止有二十三四岁，翩翩年少，顾影自怜，不知怎样的一刮两刮，和这个丫环竟刮上了。偏偏的事情不巧，那一天两个人正掩在书房里面轻轻悄悄的说话，不料刘大老爷正在外面走过，听得书房里面有男女嬉笑的声音，便掩着身子从门缝里张了一张，不觉心中大怒，那把无明业火从脚心底下焰腾腾的直冲到顶门上来，按捺不住，当时就要发作。忽然转一个念头，想道家丑不可外扬，这件事情要是闹了出来，别人只

说我没有家教，所以闹出这样的事来，我的面上怎么下得去？想到这里便勉强忍住了。悄悄的走了进去，一个人坐在签押房里，想那处置的法儿。想着：“这个贱人我何等的抬举他！想是他嫌我年纪大了，不愿意跟我，所以做出这样的事来。这个小畜生尤甚可恶，他明晓得这个人是我收过房的，竟近起禁裔来。”心上这般想着，越想越气，立刻把那位侄少爷叫了进来。反转脸皮，叫他收拾行李立时回去。这位侄少爷见了这般声势，明知道是那件事儿发作，不敢多讲，只说帐房里头还有许多经手的事情，恐怕一时不能就走，要等料理明白了方才好交代别人。刘大老爷大声说道：“不用你这般小心，帐房里头不是你一个人，你只顾回去就是了，给我立刻动身，不许耽搁。”这位侄少爷听了无可如何，只得拜别了刘大老爷，垂头丧气的自家回去。

刘大老爷撵走了侄儿，把这个丫环叫到面前痛打了一顿，叫了一个家人、一个仆妇进来，叫他们带着这个丫环，到上海去卖给堂子里头。大家听了面面相觑，不晓得这位老爷是什么意思，这个仆妇便上前说道：“禀老爷的话，仆妇的儿子高福已经三十岁了，还没有成过家，可否求老爷的恩典，抬一抬手，不要卖他到堂子里去，赏给仆妇做了儿媳妇罢，老爷要卖多少钱，仆妇情愿照数缴上来。”刘大老爷听了，心中大怒，拍着桌子大声说道：“你晓得什么，我正为这个贱人没有良心，所以要把他卖到堂子里头去，有意叫他受些磨折，吃些苦头，你们不准多话！”这个丫环听得要卖他到堂子里去，只吓得芳魂飞散，珠泪纵横，跪在地上哭哭啼啼的苦苦哀求。刘大老爷铁青了脸，一言不发。这一闹，闹得里头那位夫人也走了出来，也劝着刘大老爷道：“你心上不喜欢这个人，好好打发他嫁人就是了，何必一定要把他卖到堂子里头去呢？这样的事情不是

我们做官人家做的，譬如做个好事，把他放了出去罢。”刘大老爷冷笑道：“你不要来多管闲事，这件事情我主意已经打定，凭你什么人来说也是不中用的。”这位刘夫人本来性情懦弱，衙门里头的事情做不得主，听了刘大老爷说得这样的斩钉截铁，便也不敢多口，凭着他去胡闹。当下刘大老爷立刻打发这一班男女动身出门，临出门的时候，还再三再四的吩咐他们一定要卖到野鸡堂子里去，卖了二百五十块钱，刘大老爷方才出了这一口恶气。

看官，你想这个卖良为娼、买良为娼，是照例禁止的，做地方官的人碰着了这般的案子，一定要把犯罪的人重重的惩办他一下，以儆后来。如今这位刘大老爷非但不能禁止，倒反自己把好好的良家女子卖到堂子里去为娼，你想如今做官的人还有什么交代？

闲话休提，只说刘大老爷到了常熟县任上，不到一年就闹了一起诬良为盗的案子。本地的绅士大家联名出了公呈，到江苏巡抚丞中丞那里去告他。朱中丞想要把他撤任，刘大老爷听得这个消息十分着急，便求了祁观察和他设法。刚刚祁侍郎的朱中丞是同年，祁观察便不顾死活的求了祁侍郎的一封信给朱中丞，着实和刘大老爷讲了几句好话，朱中丞接了祁侍郎的信，便把这件事情搁了下来，只当没有这件事儿，刘大老爷方才放下心来。白此以后，感激这位祁观察就如亲生父母一般，差不多常熟一县的公事，都要听着这位祁观察的指挥。以前祁观察在地方上把持公事，刘大老爷心上还有些不以为然，自从经过了这一番，祁观察做起事来越发顺手，没有一些儿阻碍的地方。祁侍郎见他在地方上作威作福，也着实劝过他几番，见他不听，也只得罢了。

这一天也是合当有事，祁侍郎正要叫帐房先生反打银票，

恰恰碰着了祁观察进来，问起为什么要打银票，祁侍郎把钱小姐的事情和他说了。只见他把眉头一皱道：“天下的事情那有这般容易！他家里头死了人，与我们什么相干？要是典房子的人大家都要找起价来，那里找得尽许多？”祁侍郎听了这一番说话，心上又舍不得那五百银子起来，便道：“你的话儿虽也不差，但是我叫他隔几天来听信的，倘若他一定要在房屋上靠借五百银子，却叫我怎样的回覆他呢？”祁观察听了拍着胸脯道：“不要紧，这件事情交给我就是了。就是靠屋借钱，也要两下情愿，难道好硬借不成？”祁侍郎听了，虽然觉得不甚妥当，但究竟心上蝎蝎螫螫的想要省这五百银子，便依着祁观察的话儿。

等钱小姐来了，祁侍郎也不请他进去，自己也不出来，只请他在厅上坐着，叫人请了祁观察来，见了钱小姐，一口回绝。钱小姐见了祁观察那般神气，大模大样的目中无人，心上早有了三分不快，便问道：“靠屋借钱是我们这里的常事，府上又不是拿不出钱人家，为什么不肯通融一二？”祁观察道：“靠屋借钱也要两家愿意，我们不愿意借，便怎么样呢？”钱小姐听了，怫然不悦道：“既然府上不愿意，这个房屋却是姓钱的产业，如今我要请府上外加五百银子的典价，那也算不得什么。”祁观察冷笑道：“当初典屋的时候说明六千银子典价，原是两下愿意的，如今为什么平空的又要加起价来？”钱小姐道：“我也不是无故加价，这里头也有一个不得已的苦衷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正还要说下去，不料祁观察早立起身来，脸上现出一付不耐烦的神色，口中说道：“不必多讲，我也没有工夫和你讲话。我只晓得出于钱典你们的房子，并没有一些儿亏负你们的地方，至于什么借钱不借钱，加价不加价，我一概不管。你还是快些回去罢，年纪轻轻的妇人，来去出头露面，也狠不

便的。”钱小姐听得祁观察这一番说话一味的不讲道理，只气得面罩浓霜，花容失色，不由得冷笑一声道：“怎么平空的说出这般不讲理的话来，可不是奇事么？”祁观察听了也怒道：“我好好的和你讲话，是赏你的脸，你倒连我都冲撞起来，你说我不讲理，我就不讲理，看你可有什么法儿？劝你趁此早些回去，还好保全面上的光辉，如若不然，那就莫怪得罪了。”钱小姐听了，这一气非同小可，一时怒发起来顾不得什么，立起身来大声说道：“天下的人讲天下的理，难道你们做官的人就好不讲理的么？枉了你们还算都是世家子弟，原来一个个都是些不成材料的草包！”祁观察听他骂得尖利，也不由得心中大怒，高声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还不给我快些滚出去，这个地方是容你放肆的么？”钱小姐听了，转觉得有些好笑。便又冷笑一声道：“这个地方是我们姓钱的产业，你既然住了我们的房子，我和你便是宾东，难道你这个地方是皇上的紫禁城，我们到不得的么？”正是：

盲风怪雨，摧残上苑之春；
叱燕嗔莺，惆怅金铃之使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 负奇冤烈女骂奸雄 溅热血公堂飞白刃

且说钱小姐在祁侍郎家厅上，把祁观察着实抢白了一番，祁观察只气得白瞪着两只眼睛，一句话都讲不出来，只一叠连声的叫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！”就这几声里头，早有五六个家人在外面走进来，垂着手站在一旁。祁观察把手指着钱小姐道：“快给我把这个泼妇撵出去！”众家人听了，面面相看，不敢动手。钱小姐听了直气得浑身发抖，心肺俱伤，对着那一班家人道：“你们既然住了我的房子，我就是你们的房东，你们那一个敢动手？”说着顺手取过一个茶碗来，咬牙切齿的，对着祁观察劈头就掼过去。祁观察不及防备，吃了一惊，疾忙把头一侧，只听得“飕”的一声，一个茶碗从耳朵旁边飞了过去；又是“豁唧唧”的一声，茶碗落在地上打得粉碎。祁观察头上身上，却淋漓漓漓的泼得一身的茶。钱小姐不等他开口，赶过去把天然几上的一个大磁瓶用力一推，推在地下，也打得粉碎。祁观察急得双脚乱跳，对着那班家人大骂道：“你们这班没用的奴才，叫你们撵一个人都撵不掉，倒反容他这般放肆起来，你们到底当的什么差使？”说着，便自己抢步上去，揎拳掬袖的想要动手。

那位祁侍郎本来是躲在里面听他们讲话的，如今见闹得不成体统，连连顿足道：“糟了，糟了！”急急的走出来对着祁

观察把手乱摇道：“不要动手，有话好好的讲。”这个时候，钱小姐气到无可如何，已经把天然几上的东西，一古脑儿推在地下。见了祁侍郎出来和他讲话，便道：“前天我们当面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今天又要变起卦来？”祁侍郎道：“如今事已如此，不必说他。你只顾先请回去，我自然有个安顿的法儿。”钱小姐听了，头也不回一直走了。这里祁观察见他走了，也气得目瞪口呆，拍着胸脯道：“好一个利害的泼妇，我有生以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。”祁侍郎见一个花瓶和两个帽架都跌在地下跌得粉碎，觉得十分心痛，口中却说不出来。大家呆了一回，方才商议这件事儿，依着祁侍郎的意思，就依着他借给五百银子，并在房价上头核算。祁观察那里肯依，道：“我们平空的被他这般糟塌，把厅上陈设的东西都打一个稀烂，难道罢了不成？若不好好的给他一个利害，我这个‘祁’字也不姓了。”祁侍郎起先还劝他不要多事，祁观察不肯，只说：“闹了什么事情出来，有我一个人承当，决不牵到二叔身上。二叔只顾放心就是了。”祁侍郎听了也只得由他，暗想：“凭着他去胡闹，我乐得省下五百银子。”想着便不去管他。

祁观察立刻坐了轿子去拜常熟县刘大老爷，只说这个王钱氏是个女光棍，要想平空讹诈银钱，要他出签捉人，提到了也不要坐堂审问，只把他押在官媒那里吓唬他一下子，叫他以后不敢再来讹诈。这位刘大老爷听了祁观察的话儿，糊里糊涂的不问情由，便派了两名差役去立提王钱氏到案审问。那两名差役便跑到钱小姐那里去，大呼小叫的逼着钱小姐要走。钱小姐不慌不忙，问他们究竟为的什么事情。两个差役又不肯和他说，只逼着钱小姐立刻就走。钱小姐虽然心上不怕什么，却明晓得祁观察不是个好惹的人，如今自己得罪了他，恐怕他串通了常熟县，有心和自己为难。便暗暗的取了一把小刀放在袖子里头，

预备见了刘大老爷，把自己的苦衷对他哭诉一番。那里晓得到了常熟县堂上，既见不着刘大老爷，又要把他押到官媒那里去，一时急气攻心，便拔出小刀想要寻个自尽。幸而遇着了章秋谷，把他手中的刀夺了下来。

当下章秋谷见钱小姐晕了过去，连忙指挥众人取过一方白布，先扎了他颈上的刀伤，又叫取过热水来灌了一回，渐渐的醒转来。一面又叫自己的家人赶回去取了刀伤药来，替他敷治；一面指着那两个差役冷笑道：“你们这两个奴才，几乎闹出人命交关的事来，好得狠，这才算会当差使呢！”那两个差役本来已经吓得昏了，如今被章秋谷骂了几句，看看章秋谷这般气派，料想是有些来历的，不敢开口。章秋谷回过头来，问着那大堂上的一班人役道：“这个人姓什么，为的什么事情，怎么无缘无故的要寻起自尽来？”那些人役还没有开口，早有秋谷自己的轿夫抢步过来，指手画脚的说道：“这件事儿，我都知道得明明白白，待我细细的讲给老爷听就是了。”说着，便把这件事儿的始末根由，一一的说了一遍。秋谷听了不觉大怒，一言不发，回过身来叫过号房，叫快去请刘大老爷出来，我有话说。号房答应一声，转身进去。不多时便走出来，把秋谷请到花厅。

只见那位刘大老爷慌慌张张的问道：“那王钱氏的刀伤怎么样，可要紧不要紧？”秋谷微笑道：“方才要不是治弟手快，赶紧把刀夺了过来，等到这个时候，再有一百个也死了。”刘大老爷连连向着秋谷打拱道：“有劳得狠，有劳得狠。”秋谷又微笑一笑，连忙回礼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但是这件事儿，老公祖打算怎样的一个办法呢？”刘大老爷呆了一呆道：“只有且先把他送回家去，随后再讲别的事儿。”秋谷冷笑道：“这件事儿，本来是祁绅不是，倚着乡绅的势力，在外面鱼肉乡

里，欺负平民。老公祖不该听了祁绅的一面之词，冒冒失失的出差提人，几乎闹了个大大的乱子，老公祖以后还要小心些儿才是。”几句话把一个常熟县刘大老爷说得面红过耳，只得答应一声：“老哥的高论不差。”秋谷又说：“那两个差役，作威作福的十分可恶，方才这件事情，就是他们两个威逼出来的，要请刘大老爷惩办他们一下子，也好叫后来的人不敢效尤。”刘大老爷听了一口应允，立刻坐出堂去，传了那两名差役上来，不问情由，每人打了一千板子。秋谷眼见这两个差役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，心上十分痛快，便也辞了出来。

这个时候钱小姐虽然已经醒转，还有些昏昏沉沉的讲不出话来，刘大老爷已经叫人把他送回家去。章秋谷一路回来，心上甚是不忿，想着要和钱小姐帮个忙儿。过了几天，秋谷派了一个家人出去打听钱小姐的事情，这个家人出去打听了一回，走回来便一一告诉了秋谷。

原来祁侍郎听得这个消息心上也慌了，便托了人出来和解。钱小姐的刀伤本来不重，这几天的工夫已经平复了五六分，便对着祁侍郎的来人说道：“我知道这件事儿不是他的主意，统通是祁八这个畜生一个人闹出来的事情，将来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，叫他只管放心。但是我的事情，是我的事情；我兄弟的事情，是我兄弟的事情。如今他死在他乡，没有搬柩回籍的盘费，我不给他料理，还有那一个给他料理呢？我以前开口就说要借五百银子，如今仍旧还止要五百银子，把我兄弟的丧葬事情办妥，就算我身上的责成完了，别的事情一概不必说起。”那来人听了，便一如一二的把这一番说话告诉了祁侍郎。祁侍郎倒有心要照数给他，无奈那祁观察手下的一班走狗要讨祁侍郎的好，便七张八嘴的纷纷议论。这个说五百银子是白花掉的，那个又说这房子是钱家的产业，钱小姐虽然是钱家的女儿，却

算不得钱家的人，不能听他的说话。祁侍郎本来有些色抖抖的心痛这五百银子，听了众人的说话心上也作不定主意起来。一连议了几天，还没有议决。

章秋谷听了这个信息，心中大怒，便亲自赶到祁侍郎那里打听情形。祁侍郎本来原是认得章秋谷的，如今见了章秋谷的面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口中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一句话儿。秋谷开口便问钱小姐的事情，祁侍郎还没有开口，早有个走狗叫做康长龄的抢着说道：“据晚生看来，这一笔钱老先生可以不必拿出来。就是老先生格外体恤他们，给些丧葬银两，也用不着许多，至多给他一百两银子罢了。”说着，又有一个走狗叫做经伯成的也插口说道：“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要都像他们家里死了人就来讹诈起来，那还了得！”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早见章秋谷霍地立起身来，剔起双眉，睁开两眼，大声说道：“你们两位这般巴结，替祁府上省了银子，这银子可送给你们两位么？人家家里死了人，没奈何，靠屋借些银子，原是不得已的事情，又不是无故借贷。你们不知道帮衬些儿也还罢了，为什么还要这个一句，那个一句，打他们的破坏？你们的良心何在，天理何在？”几句话说得这两个走狗满面通红，一言不发。

章秋谷又接着说道：“你们可知道祁府上多出几百银子不算什么事情，姓钱的得了这几百银子，却可以大大的办些事情，你们何苦一定要这般的无端拦阻，这是个什么缘故？”说罢，越发把这两个走狗说得无缝可钻，十分难过。祁侍郎见了他们两个这般模样，便插口说道：“他们两位也不过这般讲讲罢了，兄弟今天已经打好了五百银子的银票，正要叫人送过去，老哥请不必生气。”章秋谷道：“并不是晚生善于生气，这件事儿地方上的公论狠有些儿不平，想来老先生也该知道。”说着便

起身告辞。祁侍郎送出大门，便拱一拱手，自家进去。

章秋谷走出大门，正要举步，忽见祁观察远远的大踏步从对面走来，章秋谷一见了祁观察的面，就觉得怒从心起，恶向胆生，心上想要过去骂他几句。忽然转了一个念头，暗想不如如此如此，叫他小小的吃些苦头。想着便低着头，一直走将过去，看看至近，故意把身子一横，一个箭步抢过去，正和祁观察扑个满怀。章秋谷用力一撞，祁观察不曾防备，那里当得住？只听得祁观察口中“阿哟”一声，一个身体就如个皮球一般，直跌出去有七八步远近，仰面一交躺在地下，只把个祁观察跌得浑身酸痛，骨节酥麻，口中哼哼的哼一个不住。章秋谷见了，心上暗暗的好笑，急忙抢步过去，把祁观察在地上扶将起来，口中连连的说道：“得罪，得罪！对不起得狠。”祁观察被这一跌，只跌得头晕眼花，也看不清楚扶他的是什么人，直至定一定神，回过一口气来，睁开两眼，把章秋谷看了一眼。正是：

瑶琴照夜，何来变徵之声；
剑气凌云，谁是黄衫之客？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

归故里堂上奉慈亲 泛轻舟姑苏逢旧友

却说祁观察被章秋谷撞了一交，撞得昏头搭脑的，一时那里扒得起来？直至章秋谷抢步过去把他扶起，祁观察定了一定神，方才抬起头来看时，认得是章秋谷，知道自己方才跌这一交，是章秋谷把他撞倒的，不觉心中大怒。待要发作几句，却又觉得脊梁上的几根骨头一根根都像跌折了的一般，痛不可当，痛得他弯着个腰，嘴里头哼哼的哼成一片。更兼章秋谷陪着笑脸再三认错，只说：“方才实在没有留心，把尊驾撞了一交，不知跌痛了那里没有？”说着，又连连的自己说道：“实在荒唐得狠，实在荒唐得狠。”祁观察见了章秋谷这样的陪着小心，一时发作不出，更兼背上实在痛得利害，说不出什么话来，只恶狠狠的瞪了秋谷一个白眼。秋谷假意在祁观察背上抚摩几下，口中说道：“可是跌痛了背上么？这都是晚生不好，老先生千万不要生气。”祁观察被他灌了一大饱的米汤，有话也说不出来，只得熬着痛勉强说道：“多承老哥费心，幸而还没有跌伤致命的所在，大约还不要紧。”章秋谷听了，几乎要笑出来，连忙别转了脸，对着祁观察拱一拱手道：“得罪，得罪！晚生先走一步。”说着，便头也不回的一直走了回去。

祁观察吃了这个苦头，明知道章秋谷是有意撞倒他的，面子上却讲不出来。见章秋谷走得远了，方才一步一步挨了进来，

气喘吁吁的一屁股就在椅子上坐下，张开了口说不出话来。祁侍郎和经伯成、康长龄见了祁观察这般模样，大家都吃一惊，问他为什么事儿。祁观察坐着喘了一回，方才把章秋谷把他撞了一交的事情和祁侍郎等说了。又道：“这个小畜生十分可恶，无缘无故的平空把我撞这一交，究竟我和他虽然认得，向来又没有什么冤仇，也不知他为了什么事情。”两个走狗正在恨着章秋谷无故把他们骂了一顿，想要翻他的本，出口气儿，便也把方才的事情和祁观察说了一遍，道：“照这样的看起来，他竟是为着王钱氏的事儿出来打抱不平的。所以今天跑到这里来先把晚生们骂了一顿，又有意撞了八大人一交。像这样的混帐东西，不给他一个下马威，他也不知道八大人的利害！”祁观察听了连连点头。

自此以后，祁观察和经、康两个人把个章秋谷恨得咬牙切齿，好似那不共戴天的仇恨一般，便千方百计的想要借着别的事儿陷害章秋谷。无奈章秋谷素来安分，又是个有名的旧家，那里想得出陷害他的法儿？依着祁观察的意思，还要叫祁侍郎不要出这五百银子，幸而祁侍郎究竟做人明白，不肯听他的话儿。这是后话，按下不提。

只说章秋谷在家里头住了几时，又有些静极思动起来。刚刚这个时候，贡春树在苏州写了一封信来，要请他到苏州去，说有房屋的事情和他商议。章秋谷见了这封来信，心中大喜，便拿着这封信给太夫人看了一眼，说有个朋友请他到苏州去。太夫人看了觉得心上有些不愿意，便问着秋谷道：“如今已经差不多将要过年，大大小小的总有些儿事情要料理料理，难道你要在外面过年不成？”秋谷见太夫人的意思有些不以为然，便慌忙解说道：“就是到苏州去上一趟，也不过几天的工夫，自然要回家过年的。”太夫人听了也不说什么。秋谷又说

贡春树和自己的交情怎样怎样的要好，贡春树的看待自己，又怎样怎样的真诚；如今他特地写信相招，一定有什么正事，常熟到苏州又止八九十里路程，若一定不去，恐怕他心上见怪。几句话把太夫人心上说得活动起来，便点头应允，只叮嘱他早些回来。秋谷大喜，走到自己房中，便叫他夫人张氏和他收拾行李。他夫人听得秋谷又要出门，心上未免有些不高兴，却又不好怎样的拦他，只得把秋谷的衣服行李一古脑儿收拾得停停当当。秋谷叫家人押着行李先上轮船，自己高高兴兴的别了太夫人，坐着轿子出城上船。

常熟到苏州的轮船本来止消半日，差不多一点钟的时候已经到了阊门。秋谷见轮船已到码头，便自己先跳上岸去，寻着了贡春树，旧友相逢，大家自然都十分欢喜。秋谷和春树讲了一回闲话，便问他什么房屋的事情，贡春树和他说了。原来贡春树在苏州有几处房屋，都是租给别人的，有一所护龙街的房子租给一个候补人员做公馆，那知这位候补老爷穷得要死，住了三年工夫，只付了一个月租钱。贡春树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便自己上门去讨，讨得这位候补老爷急了，便假意对贡春树道：“你不要着急，今天和你算结就是了，你带了房租摺子来没有？”贡春树道：“房租摺子自然带来的。”说着，掏出摺子来，交给这位候补老爷拿了进去。贡春树在外面等不多时，只见这位候补老爷怒气冲冲的走了出来，大声说道：“我的房租都是按月给付的，不欠你们一个钱，怎么你无缘无故的来讨起三年的房租来，这不是个笑话么？”贡春树听了摸不着一些头脑，也大声说道：“怎么，怎么？我这所房屋自从租给你们府上以来，除了收过一个月房租之外，一个大钱也没有见你付过，怎么这会儿说出这样的话来？你不信，只看这房租摺就是了。”那位候补老爷听了，一声冷笑，把一个摺子一直送到贡春树的

面前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！摺子上写得明明白白的，怎么你还是这般说法？”贡春树听了心上十分诧异，便接过摺子来看时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只见这个摺子果然写得明明白白的，某时付房租若干，某时付房租若干，一个摺子上写得满满的，刚刚付到本年本月为止。照着这个摺子上看起来，果然一个大钱也不欠。贡春树见了，心上恍然大悟，知道自己大意，上了他的当了，却也料不到世界之上竟会有这样奇奇怪怪的事情。要想和他们争论几句，料想无凭无据的事也争不出什么来，倒不觉哈哈的笑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！我一时冒失，上了你们的当，如今也不必去说他，但是你们府上既然困乏到这般田地，只该和我好好的商量，我也不见得肯，为什么要做出这般的张智来。”说着也不再去和他们争论，一路哈哈的笑着出来。回到自己寓所，要想一个对付他的法儿，一时竟想不出来。忽然想着章秋谷现在常熟，何不写封信去请他到来，一则借此和他畅叙一番，二则也好叫他出个主意。

当下贡春树把这件事儿和章秋谷说了，要他想个法儿，秋谷呖了他一口道：“这样的小事情，也要来劳动起我来！”正说着，忽然春树的家人走进来回道：“护龙街的韩老爷现在已经委了浏河厘局总办，不日就要到差了。”秋谷听了，便对春树道：“恰好他委了厘差，你的房租可以去向他索取的了。”春树拍着手道：“你不要说得这般容易，收房租是要凭着房租摺子的，如今我的房租摺子被他这样的一来，那里还好去向他借钱？”秋谷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笨到这般田地，难道除了死法，没有活法的么？”春树笑道：“你不要张口就骂我，且请问你这个活法是怎么一个法儿？”秋谷道：“像这样的人也不是有心要赖你的钱，无非到那实在没有法儿的时候，只得老着脸皮和你混赖，究竟并不是他的本心，如今他既然得了差使，

料想不至于要赖这一笔钱。但是以前既然有了这样的一层情节，你若要彰明较著的问他追讨房租，恐怕他老羞成怒，脸上不好意思，你只要核计一下，三年的房租统计若干，写封信去问他借一笔钱，不必提起以前的事情，叫他心上自家明白，又彼此不伤和气，你道我这个主意何如？”贡春树想了一想，点头微笑道：“主意呢，果然不错，只是我为什么无缘无故的要落一个问他借钱的名气呢？”秋谷也笑道：“这件事儿只怪你自家不好，一时上了人家的圈套，到了如今还有什么法儿！你可晓得如今世界上的事情只要有钱，怕什么名气不名气？人家千方百计的想着法儿要借钱，借不到的还多得狠呢！”贡春树听了点头称是，便当时提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，加上一个封套，叫自己的家人送去。隔了一天，果然这位韩老爷叫个家人送了一封回信来，里头装着一张四百块钱的瑞昌庄票，并把贡春树的原信附回。贡春树核计起来，每月十块钱的房租，三年的房租合起来三百几十块钱，他却送了四百块钱过来，算起来还多几十块钱，春树便和秋谷商量，买了些官礼送他，又送了他一桌官席。这且不必提他。

只说章秋谷在苏州住了一天，便想到上海去看陈文仙，春树苦苦的留他再住一天，秋谷起先不肯，还是春树和他说道：“这里庙堂巷有一个私货，生得曼丽非常，名字叫做阿娟，年纪止得十九岁。那一双眼睛更生得十分秀媚，真个是回眸一笑，百媚横生，直是那勾魂摄魄的兵符，拨雨撩云的照会。你既然来此，不可不去赏鉴一番。”秋谷听了贡春树说得这般好法，心中未免有些不信，便一口答应下来，要看看这个阿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。

当下章秋谷在贡春树那里吃过了午膳，猛然想起那位东方小松来，便一个人走到小松家里头去，指望要和小松两个人畅

叙一番。那知半个月之前，两广总督李制军把他聘请去了，秋谷不觉惘然，只得回过身来，到抚台衙门里头去看那几位亲戚。

原来秋谷有两位亲戚都是太史公，一个姓曾，叫做曾祖述；一个姓邓，叫做邓振邦，现在都在江苏巡抚幕府里头管理摺奏事件。两个人见章秋谷来了，大家谈了一回，就把秋谷留住任在衙门里头吃了一顿夜膳。这一来有分教：

韦郎未老，香留白袷之衣；
倩女多情，春满流苏之帐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第八十七回

卖风情陌路遇萧郎 感华年高楼圆好梦

只说章秋谷被那两位太史公留着吃了晚饭，忽然想起贡春树约他在阿娟那边吃酒，便苦苦的辞了出来，两位太史公留他不住，只得由他。章秋谷大踏步走将出来，出了抚署头门，恨不得一步就跨到贡春树寓所。一路慌慌张张的走过来，到了道前街，想着抄小路走近些，便回过头来抄入南面一条巷内。

这个时候已经八点多钟，路上十分黑暗，章秋谷心中性急，便不顾好走不好走，低着头，放开脚步飞一般的向前直冲。猛然听得对面马蹄声响，耳边有个人吆喝一声，章秋谷抬起头来，不觉大吃一惊。只见对面一个人骑着一匹快马，也是飞一般的直冲过来，那马把头一昂，早已碰着章秋谷的肩项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章秋谷躲避不及，退让不来，这个骑马的人一时又收勒不住，这匹马正在放开四蹄，腾云驾雾的一般向前跑去，那里收得住。眼看着十分危险，两下都急出一身冷汗来。好个章秋谷，真是“忙者不会，会者不忙”，把身体往后一仰，伸出右手来霍地把马口内的嚼环揪住，轻轻的一个转身，早已转到马头的左道，把手内的嚼环用力一凝，那马便停住四蹄，屹然不动。秋谷睁开双眼看那马上的人时，只见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，穿着一身时式的衣服，面上显着一付油滑样儿。秋谷伸过左手，抓住他的衣服往下一拉，这个少年身体一歪，坐不

住鞍鞞，扑的跌下马来。秋谷正要骂他几句，忽听得对面一家人家的门内，发出一种轻清婉妙的声音，低低的一声“好”。

章秋谷听了这一声脆生娇生滴滴的声音，好似那乳燕呢喃，春莺宛转，不由得心中一动。闪过眼光往对面仔仔细细的看时，恰好这个地方有一个路灯闪烁闪烁的照着，只见门内立着一个二十余岁的女子，朱唇半启，香辅微开，眼波莹莹的正对着秋谷细看，却生得不长不短的身材，不瘦不肥的态度，云鬟宝髻，皓腕纤腰，润脸呈花，圆姿替月。比赵家之飞燕，宜喜宜嗔；方洛浦之灵妃，倾城倾国。掩着半个脸儿，立在门内，后面还立着一个十三四岁的丫鬟。

章秋谷不看犹可，一看了这个女子的样儿，觉得眼光一闪，好似一道电光射将过来，闪烁闪烁的耀得眼光都有些模糊起来。一时间章秋谷的眼睛里头，好像有千百千万个美人的影儿，前后左右的耀着他的视线，登时一个心上七上八下的在腔子里头乱跳，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从心窝里头发越出来，把那方才的一团烈火都不知化到那里去了。只得勉强定一定神，对着那骑马的人正色说道：“你跑马有跑马的地方，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？马项上又不带响铃，就是这样的横冲直撞，你难道不懂规矩的么？今天幸而遇见了我，没有受伤；要是撞着了别人，那里有这般急智？闹了人命出来，你又怎么样呢？”秋谷口中虽然在那里和人说话，一双眼睛却不住的望着门内溜过来。那女子见了，知道秋谷已经有意，对着章秋谷低鬟一笑，飞了秋谷一个眼风，却故意别转头去，举起一双纤手把头上这云鬟慢慢的整理一番。这个时候，章秋谷心中的快活，在下做书的也形容他不出来，只觉得心花怒开，心窝奇痒，浑身的四肢百体无一处不畅快，四万八千毛孔无一孔不熨贴。比那寒士登科，穷人暴富，觉得还要快活些儿，那里还顾得和那骑马的人说话。

那骑马的人在旁边看了这个情形，也觉得十分好笑，便对着章秋谷说道：“我的马上虽然没有响铃，你的走路却也太慌迫了些，我们两下都有不是，也不必再去提他。”依着这个骑马的人的意思，无故被章秋谷在马上揪了一交，心上好生不伏，还要想和他理论几句，但看着章秋谷这样的身材灵便，手脚玲珑，晓得他一定是个精通拳棒的惯家，便也不敢去惹他。说了这几句话儿，便不问情由，腾身上马，把缰绳一拎，这马放开四蹄向前便走，口中高声说道：“得罪，得罪！我要先走了。今天这一撞倒便宜了你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吊膀子罢！”

章秋谷心上糊里糊涂的也不知这个骑马的人和他说的有些什么话儿，只呆呆的看着那门内这女子，两下眉来眼去，卖弄风情。直至那骑马的人上马走了，说了几句取笑他的话儿，方才抬起头来看时，听得马蹄得得，只看见一个影儿早已走了一大段路。秋谷自己也觉得心中好笑，只见那门内的女子也用手帕掩着樱唇，对着他嫣然巧笑。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，知道大事将成，心上要想一个和他说话的法儿，却一时想不出来。只见那女子对着秋谷瓠犀微露，媚眼横斜，举起手来做了一个手势。章秋谷猛然心生一计，竟大踏步进门来，对着那女子笑道：“对不起，请问一声，刚才我不见了一点儿小东西，给那马平空的一冲，不知落到那里去了，可好容我在这里找一找么？”说着便抢步过去，深深的一拱到地。那女子也不回礼，只微微一笑背转脸去，红上桃腮，春生宝靥，口中说道：“这个不妨，只顾请便就是了。”那丫环在背后插口说道：“倒客气得狠。”那女子举起手来，轻轻的打了丫环一下道：“不话多说。”章秋谷见了这般模样，便故意蹲下身去，两手在地上乱摸，渐渐的一步一步直接过来，一直摸到那女子的脚下。章秋谷趁势撩起他的裙来，把一只左手在他脚上碰了一下，那女子格的

一笑，口中说道：“在这个地方规矩些儿，不要这般啰唆。”秋谷也笑道：“在这个地方要规矩些儿，在什么地方就可以不规矩呢？”那女子听了一言不发，瞪了秋谷一个白眼，回转身来往里便走。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色胆如天，竟是不分好歹，跟在女子的后面闯将进去。那女子虽然觉得章秋谷跟在他的后面，却头也不回，带着丫环一直的走进去。章秋谷跟进门内，仔细看时，原来不是大门，好像人家的后门的样儿。那女子放轻了脚步走过一层院子，转一个弯便是一个扶梯。那女子走上扶梯，秋谷大着胆子也跟上去。

到了楼上，章秋谷举目看时，见是一并三间的屋子，上首一间垂着门帘。那女子掀开门帘走了进去，章秋谷也走进来，又是深深一躬。那女子到了这个时候，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低着头还了个万福，背着保险灯远远的坐下。秋谷到了房内，先看屋内的样儿。只见一张楠木大床朝外摆着，不多的几张桌椅，疏疏落落的排着。梳妆台上却排着几部小书、笔砚瓶花，位置得十分济楚。上首一带略略的有几件箱笼陈设。当门排着一张小小的条桌，上面还摆两盆梅花，疏影横斜，暗香骀荡。衬着这个灯下的美人，名花倾国，相映生辉。

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，觉得一个身体有些虚飘飘的样儿，如入天台，如登仙府，便不分好歹，走过去拉了他的纤手，拉他立起身来，向灯下并肩立着。再从头至脚的看时，只见他头上低低的挽着一个髻儿，插着不多的几件簪饰，穿一件蜜色皮袄，衬一条玄缎长裙，一双尖尖瘦瘦的金莲，一捻凌波纤不容握，穿着一双宝蓝绣花的弓鞋，都丽非常，丰神绝世。真个是说不尽的千般婀娜，写不出这万种风流。章秋谷见他羞怯怯的低着头不肯开口，便先问他的名姓，方才知道他姓楚，小字叫做芳兰。秋谷自己也通了名姓，嘲他又打一拱道：“我章秋谷

的一双眼睛阅人多矣，从没有遇见你这样的一个人，真是天上神仙，人间珠玉。”芳兰听得秋谷这样的赞他，便回眸一笑，对着秋谷低低的说道：“你不要只管打拱作揖的做这许多怪相，人家要说你是痴子的。”秋谷紧紧的一把搀住了他的手，觉得兜罗一握，入手如绵，口中还对他说道：“别人叫我痴子，我一定的不答应，惟有你就是叫我痴子，我也狠高兴的，还恐怕我没有这般的福分呢！”

正说着，忽听得下面人声喧嚷起来，好像有三五人的脚步声望着楼下直走进来。章秋谷吃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只认着又是什么仙人跳，有意诱他进去的，便推开了芳兰的手，揎拳掬袖的，要想打下楼来。芳兰一把把他拉住道：“不要紧，你不用着急，这是我父亲在外面回来，他们都不到这间房里的，你只坐在这里，不要声张就是了。”秋谷听了他的话儿，便悄没声儿的坐在那里，不敢开口，心上却还狠有些儿疑惑，侧着耳朵往下面听时，果然听得下面的人喧嚷了一回，却没有一个人上来。只听得有人说道：“老爷回来了，给老爷预备点心。”听得有个人答应一声，又听得有个人叫“来，来”的声音，又有几个人答应“瞧瞧”的声音。闹了一回，渐渐的没有声息，章秋谷方才放下了心，暗想这个样儿，一定是个本省的候补官，所以有这般势派，但是他女儿为什么又是这样呢？想着便问着芳兰道：“方才回来的可是令尊么？”芳兰点一点头，秋谷道：“你们令尊是什么班次？想来是这里苏州的候补人员了。”不料章秋谷一句话儿刚刚出口，芳兰早急地变了脸儿烦恼起来，一霎时粉面生红，蛾眉紧蹙，对着秋谷把手摇了两摇，默然不语，眼波溶溶的好像要流下泪来。秋谷见了他这般模样，便也不好再去问他，两个人默然相对。

秋谷又放出眼力，细细的注视他的面庞，只见他虽然皓齿

明眸，雪肤花貌，却眉目之间明显着有一段牢骚，十分幽怨，好像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。暗想方才问他父亲是什么功名，便顿时心上这般不高兴起来，一定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，等会儿待我来把他好好的盘问一番，看他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。想到这个地方，觉得芳兰这般模样狠有些儿可怜，更兼见他含情带恨，脉脉无言，眼眶中擎着两行珠泪，好似那风吹杨柳，雨打芙蓉，便深深款款的安慰了一番。正是：

三生慧业，一见倾心；刘郎之丰度依然，凤女之深情如许。
琛钗暗堕，春融翡翠之衾；宝髻宵慵，香暖珊瑚之枕。

有分教：

巫云楚雨，十年小杜之狂；玉软香温，一枕高唐之梦。

要知后如何，请听下回，便知分解。

第八十八回 章秋谷意外得奇逢 贡春树开筵宴良友

且说章秋谷和楚芳兰邂逅相逢，良缘偶会，这一夜的恩情美满，鱼水和谐，海誓山盟，缠绵缱绻，也就可想而知的了。这些故事在下做书的也不必去提他，只讲章秋谷过了一宵，早是红日东升，鸡人报晓。秋谷恐怕迟了不能出去。便急急的起身，芳兰也不留他，只握着秋谷的手说一声：“后会有期，前途保重。”说到这里，那声音早有些哽咽起来，咽住了喉咙，说不下去。秋谷见了，不觉牵动了自家的万斛愁肠，半生心事，也陪着他凄楚起来，便安慰他道：“我们以后还可以想着法儿大家见面，你不必这个样儿。”芳兰也不开口，只对着秋谷摇一摇头。秋谷摸不着头脑，便在身上取出一张仁和的庄票，刚刚五十块钱，放在芳兰手内，口中说道：“这一点儿算不得什么，你留着赏人用罢。”芳兰一见了秋谷手内的一张银票，不知又是怎样的平空凄楚起来，眼圈儿红了一红，止不住泪珠滚滚，就如断线珍珠一般往下乱滴，呜呜咽咽的对着秋谷说道：“你若把我还当个人，请你不要把我这般糟蹋，我这般命苦，难道你还忍心糟蹋我么？”说着，几乎要放声哭将出来，这一下把个章秋谷也说得十分难过起来，想着：天壤茫茫，置身无地；青衫落拓，红粉飘零。扬意不逢，知音难得；才名画饼，忧患如山。就也不知不觉的洒了几点英雄眼泪。

停了一回，芳兰含着一汪珠泪，把那一庄票仍旧塞在章秋谷衣袋里头，对着秋谷说道：“你还是走罢，在这里挨一会儿也不中用，倒弄得两下心中难过。”秋谷听了，觉得还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儿，又恳恳切切的对着芳兰说道：“你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？为什么我昨夜这般问你，你咬定牙齿不肯露出一个字儿的风来？我们两个人一番相遇，也算是个意外的姻缘，你有什么心事什么话儿，何不讲出来？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，或者我有什么可以出力的地方也未可知。不是我自家夸口，我章秋谷一身侠骨，万斛奇才，无论你身上再有什么天大的事儿，也要和你想一个万全的方法。”芳兰听了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多谢你的盛情肯和我这般的出力，但是我的事儿是苦在我自己的心里，叫做哑子吃黄连，说不出的苦，就是和你说了，也没有什么法儿。我只恨着我自家命苦，两年以前没有遇着你这样一个人，到了如今也是无从说起的了。”说着只见他把牙关一咬，毅然决然的对着秋谷说道：“你去罢，我不留你了。”

秋谷听了芳兰的一番说话，觉得一字一句里头都含着无限的辛酸，迸着许多的血泪，心上已经明白了几分，知道他自家心上，一定有天大的冤苦说不出来。想着他不肯要钱，又不便勉强他，要想送他一个戒指罢，秋谷向来又是不带戒指的。想了一想，便从身旁取出一个金表来，表上还带着一条黄澄澄的金链，递在芳兰手内道：“你好好的收着，算个我们的纪念罢！”芳兰看也不看，口中说道：“你方才送我五十块钱我尚且不收，如今又送起金表来，你把我当作什么样的人？难道我也是那班堂子里头的信人，只晓得问你要钱不成？”这几句话倒把章秋谷说得闭口无言，只得转口说道：“这是我错了，这是我错了，如今依你的意思便怎么样呢？”芳兰听了，便把秋谷手内用的一方全白丝巾拿了过来，放在自家袖里，把自己日常用

的一方湖色丝巾换给了秋谷，又在自己手上脱下一个赤金嵌宝的戒指，也替秋谷带在左手小指上，叮嘱他不要送给别人。秋谷见了，只得在表链上解下一个全绿的翡翠猴儿来，放在芳兰手内，芳兰方才收了。又催着秋谷快走，秋谷看看表上已经将近八点钟，没奈何只得一步懒一步的要走。

芳兰握着秋谷的手送到扶梯旁道：“但愿上天保佑我们两个人后来再得相逢。我们两个人要好一场，我只有几句话儿相劝，你是个读书人，家里头只要有一碗粥吃，千万不要出去做官；就是连粥都没得吃，情愿在家里头饿死，也千万不要出去做官。你若是记得我这个人，务必把我这几句话儿到处劝人，叫人知道这个官是万万做不得的，我也不白白的糟蹋了……”说到这个地方，说了半句，再也说不下去，眼中又流下泪来。秋谷看了实在代他凄惨，却又找不出什么话儿劝他，见那丫鬟立在旁边，眼圈儿也揉得红红的，秋谷便从袋内取出十块钱给他，口中说道：“昨天辛苦了你，你拿去买些花戴罢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把手内的丝巾和芳兰揩拭泪痕，芳兰珠泪纵横，玉容惨淡，停了一回方才长叹一声道：“咳，苦呀！”这一声好似那巫峡哀猿，衡阳孤雁。章秋谷听得十分酸鼻，不由的又落下泪来。芳兰一言不发，放开了秋谷的手，把手指着扶梯叫他下去。章秋谷一步一回头的走下楼来，那丫鬟在前引路，喜得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儿，章秋谷悄悄的走出后门，那丫鬟便自掩门进去。

章秋谷走到街上，回过头来看时，楼阁依然，玉容深掩，倾城何处，梦境都非。心上觉得十分怅惘，低着头往前走，走了几步，又抬起头来看时，只见六扇黑漆大门和那昨夜的后门也隔得不多几步，大门上贴着一张朱笺，写着“楚公馆”的几个字儿，上面还写着许多官衔，秋谷见了把舌头一吐，心上

已经明白了五六分，便急急的走回贡春树寓所来。

贡春树刚刚起来，洗脸漱口，见了章秋谷便嚷道：“你昨天晚上往那里去了一夜？害得我在阿娟那里直等了大半夜，一班客人都空着肚子等你一个人，究竟是个什么缘故？”秋谷听了微微的一笑道：“这件事儿说起来话长得狠，你且不要乱嚷，等一回儿和你慢慢的说。”贡春树听了，走近身来把秋谷脸上仔仔细细的打量一回，笑道：“我看你的样儿，一脸的不尴尬，既带着一团高兴，却又有些牢骚郁勃的样儿，一定是昨天晚上到仓桥滨去寻你的老相好，吃了败仗回来了。”秋谷笑道：“你不要这般混说，难道我也像你常常的打汇票不成？”春树听了呆了一呆，不晓得秋谷讲的是那一路的话儿，一时顿住了口说不出什么来，只眼睁睁的看着章秋谷的脸儿。章秋谷见了他这个样儿，只笑得拍手打脚的，口中说道：“何如今天你也居然有给我难倒的时候？”贡春树实在不懂什么叫做“打汇票”，只得也笑道：“今天算我输了，你且把这‘打汇票’的三个字儿细细的给我讲一讲。”秋谷哈哈的笑道：“你也总算是个上海的老白相，怎么‘打汇票’的这句话儿都不懂是什么讲究？真是个不中用的饭桶，怪不得金小宝要说你中看不中吃呢。”春树听了不觉脸上红了一红，道：“这句话儿是从那里来的，难道是金小宝自己告诉你的不成？”秋谷把一个右手的大拇指在自己鼻子上一指，口中说道：“岂敢，不是小宝自己朝我说的，难道是我说谎的不成？”贡春树不听这句话儿犹可，一听了这句话，脸上越发的红起来，把秋谷吓了一口道：“你这个人真不是个好人。”秋谷见春树有些当真着急起来，不由哈哈大笑道：“算了算了，你不用这等疑心，虽然小宝对我实在有这句话儿，却是我和他两下取笑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儿。我和你这样的交情，决不剪你的边。方才你自己说我到老相好那里去

打了败仗，如今我不过回敬了几句，你就要急得这个样儿，难道只许你和我取笑，不许我和你取笑的不成？”贡春树听了，自己也不觉好笑起来，对着章秋谷说道：“算了，不用说了，就算我说你不过，怕了你如何？”秋谷道：“你本来说我不过，为什么要就算？”春树道：“你这个人，怎么一个字眼儿上都不肯将就些儿，吃一点亏，一定要自己占了便宜才罢？”秋谷道：“这是如今世界上优胜劣败的公理，没有，什么说的。”春树道：“优胜也罢，劣败也罢，你且把昨天晚上事情细细的和我说来。”

秋谷方才把昨天遇着芳兰的情节，一字不遗的和贡春树说了一遍。贡春树方才明白道：“原来你果然有了这般奇遇，今天罚你在阿娟那里吃一台酒，罚你的无故爽约，你道如何？”秋谷道：“罚我吃台把酒，算不得什么事情，但是我心上有一件不明白的事情。”说着，便把自己如何的心中疑惑，如何的盘问他，芳兰如何的死不肯说，临走的时候芳兰又是怎样的依依不舍，好像以后不能见面的一般，一一的和贡春树说了。又道：“看他的丰姿体态，绝没有一丝一毫的轻贱样儿，不知他心上究竟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，没奈何方才把他逼到这般田地。但是既然如此，要和我再图相会，也是很容易的事情，为什么听他的口气又像有什么阻碍的一般。难道第一次没有阻碍，第二次倒有了阻碍么？你和我想一想，这里头究竟是个什么缘故？”贡春树听了，心上也觉得狠是诧异，大家猜想了一回，终久猜想不出来，便也只得由他。章秋谷的心上究竟还觉得有些依恋，一时撒不下来，好像心上忘了一件最紧要的大事一般，狠有些儿闷闷不乐，连午饭都不高兴吃，只略略的吃了些儿便放下了。

到了晚上，依着秋谷的意思，还要到芳兰那里去候他，希

冀他和昨日一样的出来。贡春树因为已经约好了一班朋友，再三的不肯，硬拉着他望庙堂巷阿娟家里来。秋谷一面走着一面口中说道：“这个地方都是些候补人员的公馆，怎么会住着这样的人家？”春树道：“苏州地方，那些半开门的私窝子门口贴着个公馆条子，假充候补官公馆的多得狠呢。”说着，已经走到一家门首，看看大门上倒也贴着一张公馆条子，上面写着“余杭马公馆”的几个字儿。贡春树便当先走进，秋谷和着春树的几个朋友也跟在后面走进来，走过了小小的三间花厅，便是三间上房。春树不分好歹，领着众人直闯进，只见房间里头空空的不见一个人。春树高声叫道：“客人来了，怎么人都没有，快给我滚一个人出来。”一句话还没有说得完，早听得房后莺声啾啾转出一个丽人。正是：

春风无恙，可怜白贮之歌；
旧雨不来，辜负蓝桥之约。

不知出来的是什么人，下文交代。

第八十九回

闯房间流氓横索诈 恁无理名士怒挥拳

且说贡春树正在嚷着，叫滚出一个人来，早听得房后莺声啾啾，转出一个二十岁上下的丽人。未曾走到，早有一股香水的味儿，和着那一阵的脂香粉气芬芳馥郁的直透入众人鼻观中来。秋谷见了，知道一定就是阿娟。只见他轻移莲步，慢拢湘裙，直走到贡春树的面前，故意嗔道：“阿贡，耐勿要勒浪瞎三话四，啥格滚出来勿滚出来，倪倒一径（曾忽）滚过歇，勿晓得那哼格滚法，请耐滚拨倪看看。”说罢回过头来，把一双俊眼前后左右的四围的飞了一转，方才把手掠一掠头上的鬢发，对着众人笑道：“各位老爷请坐捏。”

章秋谷听了，便先叫一声“好”，阿娟又飞了章秋谷一眼道：“倪是勿好格，请唔笃各位包涵点。”章秋谷也打着苏州白讲道：“阿呀，耐勿要客气嘍，依仔倪看起来，是样样好式好，格末叫好得来嘅淘成。”阿娟听了把头一扭道：“好哉好哉，勿要勒浪钝哉，耐格位老爷啥实梗格介。”秋谷也不再说什么，只是上上下下的细细的看他，只见他穿一件铁青色摹本锻的皮袄，下面衬着一条品蓝绉纱的裤子，湖色缎子的弓鞋不盈四寸。蛾眉掠月，宝髻堆云；丰彩惊鸿，佩环回雪。那一双俊眼就如一泓秋水的一般，秋剪双瞳，横波欲活，一颦一笑，顾盼生姿，虽然算不得什么倾城倾国的丰神，却也态度鲜妍，容

光飞舞。暗想贡春树的眼力总算不差，但是和昨日的芳兰比较起来，却还觉得差了些儿，赶他不上。正想着，忽听得阿娟开口对他说道：“格位老爷尊姓，阿就是章老爷？”秋谷还没有开口，春树在旁边接下去说道：“不错，这位就是章老爷。”阿娟道：“阿呀，章老爷昨日仔啥勒勿来介，阿贡搭仔几化客人等得来大家格肚皮才要饿杀快，阿是倪间搭小场化，章老爷勿肯过来？”秋谷不等他说完，便指着他的脸道：“你这个人，真有些岂有此理！”阿娟听了不懂道：“啥格岂有此理，岂有此外介，倪才勿懂碗！”秋谷道：“姓贡的和我们一样的客人，为什么你见了他口口声声的叫他阿贡，难道我们就不是客人么？”阿娟听了，对着章秋谷把嘴一披道：“阿呀，章老爷，勿要扳倪格差头嘎。”

刚刚说到这里，忽听得外面许多脚步的声音直拥进来，不由分说竟一直闯进房内。贡春树和那几个人早吃了一惊，章秋谷不慌不忙，举目看时，只见七八个短衣窄袖的流氓从外面乱闯进来，都是身上单穿着一件皮马褂，敞着了怀，把一条腰带系在外面，一个个揎拳掬袖、怒目横眉，好像要寻人打架的样儿。为首的一个约有三十来岁，身材高大，面目凶横，对着章秋谷一班人点点头道：“对不起，你们已经来了多时，如今请你们到外面去坐一坐，这个地方让我们来开开心儿。你们要是懂事的，快快的给我出去，万事全休；如若不然，哼哼，那时却莫怪我们粗鲁。”有几个客人听了那班流氓的口风，明晓得他是有心寻事，一个个心上都怕起来，立起来站在地下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要想逃走出去。

早听得秋谷大声说道：“你们不要害怕，有我在这里一面承当。”说着，便向众人喝道：“你们这班奴才，平空闯进来做什么？还不给我快些滚出去！你们睁开狗眼认认我是个什么

样人，不要想昏了你们的头。”章秋谷这几句话儿方才出口，那个为首的流氓早勃然大怒，高声叫道：“你们看看他倒骂起人来，不给他一个利害他也不知道。”说着便俯身下去，在快靴统里头掣出一把冷森森明晃晃的尖刀拿在手内，大踏步走近章秋谷的身旁，睁开两眼，厉声说道：“老实和你说，这个地方是大家可以来的，你们通共出了一块钱来打个茶围，你们打算要坐到什么时候？老子们有的是钱，今天也要来打个茶围，你们好好的出去，是你们的便宜。”说罢把手内的小刀用力往桌子上一插，只听得“铮”的一声，那把小刀插进桌子约有一寸深。这一来，把那几个贡春树的朋友吓得魂飞魄散，骨软筋麻，觉得一股冷气从脚底下直透起来，一个个只吓得浑身乱抖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更兼那一班流氓耀武扬威七张八嘴的嚷道：“老大，还有这样的工夫去和他讲话？只拖了他们出去就是了。”

章秋谷坐在那里动也不动，只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微微的冷笑。那为首的流氓见了秋谷这般模样，心上焦躁起来，便刘着秋谷喝道：“出去不出去？”秋谷微微的冷笑道：“我正要看看你们这班奴才有什么本领。我不出去，看你们这些奴才可有什么法儿。”那为首的流氓听了章秋谷这般说法，由不得心头火发，鼻孔烟生，抢过来一把抓住了秋谷胸前的衣服，想要撵他出去。早被章秋谷伸出右手，接住了他的手臂轻轻的一拧，这班流氓本来都是些鸦片烟鬼，大风都吹得倒的，那里当得起秋谷的神力？被他轻轻的把手臂一拧，拧得他“阿呀”一声，身不由己的跪在地上。秋谷顺手一送，早把他跌了一个狗吃屎，倒在地下扒不起来。那同来的一班流氓见了，一齐怒道：“什么东西竟也这般可恶！我们大家上去打他一顿。”说着便七手八脚的拥上来。章秋谷见了，觉得实在好笑，慢慢的立起身来，

把两手一拦，当头的两个流氓立脚不住，跌倒在地，后面的人看了，就立住了不敢上来。秋谷哈哈的笑道：“像你们这般没用的东西也敢出来讹诈？你们胆大的只顾上来。”一班流氓听亏，面面相看不敢动手。那起先跌倒的三个也都扒起身来，呆呆的站在一旁，秋谷对他们说道：“你们怎么样？怎么七八个人，一个都不敢上来？你们这班没用的奴才，不要在这里现世，快些给我滚你妈的蛋罢！”那一班流氓听了，不敢开口，只得垂头丧气的出来，连那方才插在桌子上一把小刀都不敢拿，一哄的都走了。

秋谷见他们走了，回过头来看那几位贡春树的朋友时，一个个都吓得屁滚尿流，唇青面白。贡春树站在秋谷背后，虽然也有心上惊慌，却向来知道章秋谷的本事，料想这几个人不是章秋谷的对手，所以也还不至于十分胆怯。只有阿娟一个人见那班流氓拥进门来，早吓得他香汗淋漓，花容失色，不顾三七二十一、四七二十八，连忙趁着大家扰乱的当儿，躲进床背后小房里去，和两个小大姐紧紧的把房门关上，不敢出来。直至章秋谷打退了一班流氓，他在里面听得明白，心中大喜，便开了门出来，对着众人说道：“格排杀千万格强盗坯，也勿知啥格路道，倪拨俚吓得来人野吓杀快。”又对着秋谷说道：“谢谢耐帮仔倪格忙。今朝区得耐勒浪倪搭，赛过救仔倪格性命。”秋谷笑道：“不要说是这两个人，就是来得再多些儿，也不放在我的心上。”贡春树是见惯的，不以为奇，只有那几个人在旁边看着秋谷的样儿气宇安闲，丰神潇洒，好像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一般；如今见他三拳两脚的打退了一班流氓，觉得心上十分诧异，大家都对着秋谷说道：“今天幸而秋翁先生和我们同在一起，没有吃他们的亏。如若不然，今天就不可问了。”秋谷也随意谦逊了几句，趁便走过去拉着阿娟的手道：“你以

后不要叫我章老爷，只要叫我一声二少就是了，不信你问阿贡，我在上海，那些堂子里头的人都是叫我二少的。”阿娟听了，斜着眼把秋谷一看，只见他朱唇粉面，猿臂蜂腰，举止安详，丰神俊雅，眉宇之间觉得另有一种英气，奕奕照人。不觉面上一红，别转头去，口中说道：“晓得哉，格末就是二少。”秋谷又低声和他讲道：“我今天和你打退了这班流氓，你该应怎样的谢我？”阿娟听了也不开口，只慢转秋波，暗中飞了秋谷一眼，横波一转，脉脉含情。秋谷见了，倒把头低了一低，放开了阿娟的手。

回转身来刚刚同贡春树打了一个照面，春树对着他微微一笑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有些岂有此理，剪别人的边也还罢了，怎么剪起我的边来？”秋谷听了也笑道：“我和你两个人认得了多年，你几时见我剪过朋友的边？难道我章秋谷也和你姓贡的一般，不顾朋友的交情一味的混闹不成？”贡春树还没有开口，早被阿娟走过来拉着他的手不依道：“啥格剪边勿剪边，耐勿要勒浪瞎三话四，倪勿来格。”说着，便坐在春树身上，扯着他一个耳朵，口中咕噜道：“倪勿要，耐下转阿要实梗？”春树被他扯住了一个耳朵，扯得他口中叫道：“你有话好好的说，不要这般动手动脚。”秋谷对着阿娟笑道：“你好好的扯他一下，问他以后还瞎说不瞎说？”阿娟果然听了章秋谷的话儿，用着气力把他的耳朵扯了一下，扯得个贡春树抱着头直跳起来，口中乱叫道：“耳朵耳朵，扯掉了耳朵是没有价钱的。”阿娟一面格格的笑，一面口中说道：“啥人叫耐实梗呀，耐下转阿要实梗瞎三话四哉？”春树脱了阿娟的手，连忙走过一边道：“你吊膀子只管吊膀子，我又不来管你的闲帐，你何必就要这般着急。”阿娟听了不由的着起急来，红着脸赶过去要和春树不依。春树见了连忙抱着头逃过这一面来，对着阿娟把双手

乱摇道：“算了算了，总算我的不是，讲错了一句话儿，我还要留着耳朵摆个样儿呢。”一句话把大家都说得笑起来，阿娟也笑道：“耐自家勿好碗，耐下转阿敢哉？”春树朝着阿娟恭恭敬敬的打了一拱道：“千不是，万不是，总是小生不是。”说得秋谷哈哈大笑，对着阿娟道：“他既然这样的自家认错，你就饶了他罢。”阿娟听了方才一笑走开。春树见了又拍着手道：“到底章二少说的话儿比我灵应得多。”阿娟瞅了春树一眼道：“狗嘴里勿会出象牙，啥人来理耐呀。”春树正要开口，秋谷扯住他道：“时候已经不早，叫他们摆起台面来罢。”春树听了，便和阿娟说了几句，两个大姐走过来调开桌椅，摆上菜来。原来苏州的规矩，私窠子是没有什摆酒不摆酒的，有时候客人要摆酒请客，便自己去叫菜。今天这一席菜是贡春树在三雅园叫来的，肴馔十分精致。正是：

桃花春水，谁家有蛺蝶之图？
珠箔银屏，何处是天台之路？

要知后事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

银汉仙槎刘郎惆怅 秋风莼菜张翰归来

上回书中说着章秋谷和贡春树在阿娟那边晚膳，一时间觥筹交错，履舄纵横。那几个客人也每人叫了一个和阿娟一样的开门的私娼，只有秋谷不认得这些人，无从叫起。贡春树要和他代叫一个，秋谷执意不要，也就罢了。当下开筵坐花，飞觞醉月，直闹到三更左右方才散席。大家都辞了主人先走，只有秋谷和春树两个人已经微微的有些醉意，还坐在那里。只见阿娟走过来和春树咬了一回耳朵，春树沉吟一回道：“一时找不出地方，搬到那里去呢？”秋谷听了，不晓得他们说的什么，便问着春树道：“什么搬不搬的，你们那一个要想搬家？”春树听了，便把这里头的情形和秋谷讲了一遍。

原来苏州地方的规矩，一班堂子里头的信人开着一个门面，每每有许多地方的流氓跑到堂子里头去想他们的的好处。一班信人见了这一班流氓，一定要送他几块钱，还要对着他们说上许多好话，方才肯好好的出去。如若不然，这班流氓就要糟蹋他们的房间，得罪他们的客人。这班客人都是一班有身家的，见了这班流氓如何不怕？自然大家都吓得不敢再来。这些流氓一味的拼命混闹，闹得一个天翻地覆，一定要拿着了钱才罢。除了租界上的堂子，这班流氓吃巡捕官司不敢去闹，其余城里城外的那些开堂子的人家都是他们的衣食饭碗。这些信人见了那

班流氓，没有一个不是怕得心惊胆战，非但一毫不敢得罪，而且还要好好的敷衍他们。若是那一班半开门的私娼，本来没有多少客人走动，这班流氓要是不知道也就没有法儿，万一个给他们打听了出来，一定也要带着几个人进来啰唆，想要讹诈客人们的钱。阿娟住在这个地方还不到一年，所以起先他们还不知道阿娟是个私娼，如今被他们晓得了风声，便大家闯进来想些好处。不料刚刚碰着了章秋谷，非但想不着好处，倒反吃了一个大亏；但是一时间虽然有个章秋谷挺身而出把他们打退，慢慢的他们一定要来翻本。到了那个时候，章秋谷不能常常的在这里保护他们，只剩了阿娟一个人，那里受得他们的糟蹋，所以阿娟和春树计议要想搬到阊门马路上去，做个么二住家。春树想着，一时找不出这样的一处房子，有些踌躇起来。

当下春树和秋谷说了这个缘故，秋谷想了一想道：“也不必搬到城外去，你不是有几间房子在胥门里头么？现在正还空着没有人住，你何不就借给他住了，将来有起事来，你是个房主人，也可以出来讲话的。”春树想了一回，点一点头道：“这个主意倒也不差，只得暂时搬去，避过他们的耳目也就是了。但是这班流氓地痞是到处有的，万一搬了过去又有人去吵闹起来，这便怎么样呢？”秋谷道：“那倒不要紧，只要客人们出进的时候自己小心些儿就是了，那里顾得许多？就使再有流氓闹事，你如今是他的房东，也可以出来说几句话的。”春树听了。觉得秋谷的话不差，便打定了主意，又和阿娟说了些体己的话儿。秋谷要催着他回去，春树道：“时候已经不早，我们大家在这里借个干铺罢。”秋谷听了，拿出表来看时，果然已经三下多钟，便依着春树在阿娟那边借了一夜干铺。

到了明天，贡春树要请章秋谷到仓桥浜高桂林家吃酒，曾太史和邓太史两个人又写了一封信出来，约秋谷进城吃饭，秋

谷一概都回了不去，写了一封回信给那两位太史公，只说已经动身回去。秋谷自己一个人却走到道前街巷内楚公馆的大门外面，来来往往的走了数十余次，要想候着芳兰出来见他一面，再续前缘。那里知道呆呆的等了多时，只看见有几个家人出入，连芳兰的影儿也看不见，一直等到二更以后方才无精打彩的回来。

到了第二天又去那里候他，刚刚走到楚公馆的门口，心上吃了一惊，只见大门上挂着红绸，中间的屏门开着，大厅上点着灯烛辉煌的，却静悄悄的不见什么人。秋谷在门外踱了一回，想不出什么缘故，见门口没有人，便轻轻的蹑步走进，早听得有几个人的声音在门房里头谈论得十分热闹。秋谷侧耳听时，只听得一个人的声音说道：“我们老爷做起事来总有些鬼头鬼脑的，不知道是个什么缘故。你们想，今天小姐出嫁总算一件喜事，为什么要这般藏头露尾的不叫同寅们知道，好像把小姐送给人做姨太太的一般，你想可奇怪不奇怪？”秋谷听了这几句说话，心上好似触着了电气的一般。再仔细的听下去时，又听一个人说道：“我们老爷真是瞎了眼睛，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去配给这样一个姑爷，又黑又丑，还是一脸的大麻子，走起路来一只脚又有些拐的，老爷不知怎样的平空拣中了他，不知小姐看了这样的姑爷，心上怎样的烦恼呢。”说着，又听得一个人接下去大声说道：“你们讲的都是些隔壁帐的话儿，我们老爷拣中这个姑爷，难道是拣他的才貌么？我们老爷的性情本来是势利不过的，见了他有财有势，所以连忙把女儿嫁他。将来一则好问他借几个钱，二则还好靠着他的势力自己弄个差使。只可惜我们小姐这样的才貌，却嫁着了这样的人，真是好块肥羊肉掉到狗嘴里去了。”众人听了，哈哈的笑起来。

章秋谷听到这里，心上早明白了八分，觉得一股酸气从

丹田底下直冲到鼻子里来，一个心乱七八糟的也不知是什么味儿，也不再听下去，大踏步走了回来。真个是：

银汉仙槎，桃花人面；牵牛西北，孔雀东南。凄凉巫峡之云，懊恼高唐之梦。红楼隔雨，魂销婪尾之春；珠箔飘灯，肠断相思之字。

章秋谷当下一个人垂头丧气的回来。春树见了问他为什么这般模样，秋谷懒懒的也不开口，便上床睡了。这一夜的千般别恨，万种离愁，螺肠九回，珠丝百结，思佳人而不见，望秋水兮潏洄，这些情思也不必去提他。

只说章秋谷在家里头动身的时候，预先和太夫人说明，说到苏州去一两天就回来的，如今在苏州一连耽搁了五天，还要想到上海陈文仙那边去打个转身，算起日子来已经十分急促，便别了贡春树立刻上了轮船往上海去。轮船走了一夜，天还没有亮就到了上海。秋谷在大餐间里头直睡到八点钟方才起来，一直赶到文仙那里。文仙迎着笑道：“我只道你今年不来的了，你倒居然没有失信，你们府上太夫人和少奶奶怎么倒都肯放你出来？”秋谷把别后的事情，约略告诉了陈文仙一遍，只瞒了苏州的事情没有提起。

秋谷坐了一回，便问起陈文仙年底有多少开销，陈文仙屈着指头算了一算道：“这里倒没有什么开销，就是年底下要用几个钱也看得见的，倒是那些店家的店帐，以及你堂子里头的酒帐局帐，只怕通算起来，倒也不少呢。”秋谷故意假作吃惊的样儿，口中说道：“我这一次来一个大钱都没有带，这便怎么样呢？”陈文仙瞪了秋谷一眼道：“你看你看，又来了，这样的假话只好对着人说上一次两次，人家或者还有些相信你的

话儿。到了后来听得惯了，耳朵里头的老茧都听了出来，那里还有人相信？我劝你不要这样的装腔作势罢。”秋谷听了，自己也好笑起来，便在衣袋里头取出一张一千块钱的银票，交给陈文仙道：“我今天就要动身回去，一班朋友那里我也不去惊动他们，还有那些店帐和堂子里头的帐，我核算起来大约差不多也要七八百块钱，你等他们来了发票，便一一的和他们算清了，省得拖欠他们的钱。堂子里头这一节本来不多，只有公阳里的陆丽娟、西鼎丰的梁绿珠，有几台酒几个局，你叫车夫去抄了局帐来，就叫车夫送去。我今年自从娶你进门以后，堂子里头没有去住过夜，所以没有欠什么钱。”陈文仙看着秋谷微微一笑道：“只怕不见得这样的克己罢。”秋谷也笑道：“看你这个样儿，难道要我跪下来赌一个咒不成？”陈文仙道：“你们男人差不多大家都是这个样儿：见了家里头妻子的面，一味的甜蜜语，拼命哄骗；等到转过身来，便把方才的话儿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”秋谷道：“我向来不会骗人的，你看我平日之间可曾骗过什么人？况且你又不是一味吃醋不通道理的女人，我又何必骗你呢？”陈文仙听了笑了一笑，也不开口。

秋谷又问他新年里头要钱用不要钱用，陈文仙道：“我一个人住在上海，要用什么钱？自从你回去以后，我通共止出了一回门，是出去买洋货的，连马车都没有坐过一趟，你不信，只看那马车行的帐单就是了。”秋谷听了心上十分欢喜，却故意说道：“新年上没有什么事儿，虽然我不在上海，你一个人也好出去坐坐马车，吃吃大菜，或者戏园子里头去听听戏，借此消遣消遣开个心儿，不要呆呆的坐在家里，闷出病来倒不是顽的。”陈文仙道：“我本来不喜欢这些顽耍的事情，况且你不在这里，我一个人出去有什么兴趣。”

秋谷听了陈文仙这般说法，自然甚是放心，匆匆忙忙的叮

嘱了陈文仙几句，便上了原来的轮船，赶回苏州。又赶上常熟的轮船，回到家里已经是十二月二十五了。太夫人见秋谷回来，不免还要埋怨他几句，问他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来，秋谷随口掩饰了几句，便过去了。秋谷到了家里，少不得要料理些年事，到了新年上又要出去拜年，还有许多亲戚请秋谷去吃年酒，一连应酬了半个月，方才清静些儿。

光阴如驶，日月如飞。早又过了一个二月，这位章秋谷在家里住得腻烦起来，勉强过了一个三月，实在忍不住，便又告禀了太夫人要到上海去散散心，顺便算些帐目。太夫人心上本来不愿意章秋谷出去，但是眼见他恹恹悒悒的过了一春，提不起一些高兴，恐怕他闷出病来，便轻易的一口应允。秋谷大喜，便急急的赶到上海来。正是：

桓司马重来灞水，风景依然，
习凿齿再到襄阳，山河无恙。

不知章秋谷到了上海，又有什么事情，下文交代。

第九十一回

开花榜名妓占鳌头 掷金钱瘟生游北里

且说章秋谷得了太夫人的允许，再到申江。崔护重来，觉得殊有些人面桃花之感。章秋谷这边的事，权且按过一边。在下做书的再提起一个人来，把他的事情讲给看官们听听。

只说东方小松自从到了广东之后，两广总督李制军狠是器重他，请他办理摺奏。刚刚李制军衙门里头有一位总文案，却是个广东候补道，姓陶，单名一个继字，表字伯瑰，本来是浙江山阴人，和方小松是亲戚，这一回李制军下了一个札子，委他到上海去采办军装。这位陶观察也久慕上海是个有一无二的繁华世界，满心想要去见识见识，但是陶观察这个人也是个没有阅历的土老儿，上海地方从来没有到过；知道方小松是久住上海的人，便托他介绍几个本地的朋友。方小松便写了两封信给他：一封是给章秋谷的，一封是给辛修甫的。信里头的话儿，无非是说陶观察现在到上海采办军装，托他们两个推情照拂。陶观察收好了信，便禀辞了李制军，上了轮船。不一日，早到了上海，在三洋泾桥泰安栈占了一间官房，便带了小松的信来找辛修甫和章秋谷，刚刚章秋谷已经回去，只有辛修甫还在上海。

在下做书的做到这里，便忽然又有一位爱说话的朋友来反驳在下道：“你前集书中的东方小松，明明是复姓东方，为什

么你的书中，有时候叫他东方小松，有时候叫他方小松，难道一个人有两个姓不成？”在下哑然笑道：“你这位老先生光景没有吃过花酒到过堂子罢？”那位宝贝听了不懂道：“我和你讲的方小松，怎么牵到吃花酒上去了？堂子里头的花酒我虽然没有吃过，我还记得几年之前有人同着我去打过一个茶围的。”在下听了止不住哈哈的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就怪不得了，你不晓得上海堂子里头的规矩，譬如这一个客人姓方，那班信人自然是叫他方老爷，或者叫方大少；若是这个客人的姓有两个字儿，那班信人嫌着两个字儿的姓叫得不顺口，便和他截掉一个字儿。比如这个客人双姓东方，信人们有些事儿就叫他方大少；或者这个客人双姓欧阳，信人便叫他阳大少。这位东方小松在堂子里头的时候，一班信人大家都叫他方大少，所以在下做书的也就省一个字，把他写作方小松。古今来中国、外国都有省文的一条规例，并不是在下做书的自相矛盾、前后不同，算不得什么漏缝，你老先生不必费心。”那位朋友听了，方才闭口无言的去了。

如今闲话休提。只说这位陶观察到了上海，虽然没有什么熟人，却是大家都知道这位陶观察大人是从广东来采办军装的，就有一班洋行里头的滑头买办想要招揽生意，便大家都去拜他。又大家请他吃花酒，吃大菜，看戏游园，开口大人、闭口大人的拼命恭维，百般巴结。把这位陶大人巴结得十分欢喜，一个身体虚飘飘的好似在云雾里头一般。这班人又荐了两个信人给他，一个叫做姚红玉，住在东荟芳；一个叫做薛金莲，住在福致里。姚红玉听了别人的说话，说这位陶大人是广东来办军装的，只要巴结上了他，一定有些好处，姚红玉便尽心竭力的巴结这位陶大人，不上几天就落了相好。只有薛金莲虽然做着陶观察的生意，却只是冷冷淡淡的样儿，并不十分巴结。偏偏这

位陶观察又有些厌故喜新的脾气，虽然和姚红玉有了相好，却嫌他过于迁就了些，不上一个月，早已有些厌了，一心一意的要转薛金莲的念头。

说起这个薛金莲的出身来，本来是个大兴里的野鸡妓女出身，模样儿既不见得十分俊俏，身段儿也不见得怎样轻盈；既不会应客飞觞，又不会调丝度曲；却不知怎样的交了花运，做了几年野鸡妓女，却生意十分兴旺，慢慢的倒也积了些钱。这薛金莲既有了钱，便居移声，养移体，无缘无故的平空想升起长三来。好在薛金莲有的是钱，便在福致里租了一处三楼三底的房子，铺起房间，拣了一个日子烧路头进场，邀了那一班做野鸡时候的老客人来吃了几台酒，倒也十分热闹。无奈那一班老客人都是些上不得台盘的，也有机器厂里头的机匠，也有马车行的马夫，那里有什么钱常常的吃花酒？一时又找不着什么别的客人。只有一个恩客，是广东香山人，姓郑，叫做郑小麻子，薛金莲和这个郑小麻子虽然十分要好，无奈郑小麻子也是个穷光蛋，拿不出一个钱的。薛金莲见生意清淡，面子上实在过不去，便异想天开的想出一个主意来。

这个时候，正有一家小报馆里头要出花榜，薛金莲便去请了那一家报馆里头的主笔来，和他密密切切的商议了一回。那主笔点头应允，临走的时候，薛金莲又在首饰匣里头拣了几张钞票出来，往那主笔袖子里头一塞。那主笔接了，一张一张的看了一回，笑嘻嘻的对着薛金莲道：“请高升些，请高升些。”薛金莲听了，便又拣出几张来给了他。那主笔接了过来，满心欢喜，把那几张钞票翻来覆去的数了一遍，这才郑重其事的放在衣袋里头。立起身来辞了薛金莲往外便走，口中说道：“你只顾放心，这件事儿交给我，我给你格外说得好看些就是了。”薛金莲听了点一点头，连送也不送，由他自己去了。

隔了不多几天，果然这一家报馆里头出了一张花榜，把这个薛金莲高高的取了个一甲第一名状元，那几句评语里头说得十分热闹，什么说“藐姑仙子，无比清扬；越国西施，逊其都丽”。上海的一班人看见了这张报纸。觉得狠有些儿诧异。上海的事情，就是取一个花榜状元，也是论些资格的。如今这张报上平空把薛金莲取做状元，大家都不晓得这个人，便哄然一声，你也去叫，他也去叫。也是薛金莲的花运当阳，财星发达。这一班叫他的客人，大家都十分赏识他，不说他不会应酬，却说他狠有些儿大家风范；不说他不能唱曲，只赞他还带着些闺阁娇羞。这样的一来，就一传十，十传百的把一个薛金莲高高的抬到天上去了，连薛金莲自己的心上也有些不相信起来。

说也奇怪，讲起这薛金莲和郑小麻子两个人的历史来，真真不知道是怎么一个缘故。看着薛金莲这样的一个人，上海滩上不要说是长三书寓，就是野鸡么二，面貌比他好的也不知多少，却不知怎样的，一班客人都把他当作天仙化人一般。只要和他有过相好的，一个个都是魄荡魂迷，心输意伏，也不知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情。再说起这个郑小麻子来更加奇怪，大凡上海滩上的倌人，只要是风头十足有些积蓄的人，那一个不要做个把恩客，自己寻寻开心，但是倌人们不做恩客便罢，要是做起恩客来，自然总要拣个把少年貌美的客人，方才合着他们的意思。这个郑小麻子生得一个五短身材，两个眼睛抠了进去，一个鼻子高了起来，一脸漆黑的麻子。这样的一付尊容，却又不知怎样的偏偏对了薛金莲的胃口，把他当做天字第一号的恩客，并且还讲明以后嫁他。这个郑小麻子非但一个大钱没有，而且还要常管着薛金莲，不准他接客。偏偏的薛金莲看看这个不对，看看那个不对，单单的看中了这样的一个郑小麻子，无论什么事情，都肯听他的话儿。这个里头，也不晓得究竟是

怎么的一回事情。依着在下做书的摹拟起来，这两个人虽然外才不足，或者内才有余；一个就是那鸡皮三少的夏姬，一个就是那大阴专车的嫖毒，也未可知。

闲话休提，只说薛金莲的应酬功夫虽然不见得怎样的周到，却当了几年的野鸡妓女，阅历的客人多了。一见了陶观察的面，便料定了陶观察的性情：你越是待他冷淡，他越是转你的念头。更兼薛金莲这个时候已经狠有几个钱，虽然知道陶观察有钱，也不去想他什么念头。偏偏这个当儿，郑小麻子要想娶他回去，拼命的和一班客人吃醋，不许他留一个客人。所以陶观察死命的要想和薛金莲攀相好，薛金莲只是含含糊糊的，也不答应，也不回绝。弄得个陶观察好似鼻子上敷了糖的一般，枉是着急非常，不得到口。若是换了别个人呢，也就丢开了他，再去想别个的念头了。偏偏这位陶观察又是十分拙性，只说薛金莲的骨气不差，一定要想弄他到手，一连吃了十几台花酒，碰了七八场和，又送了他一个金刚钻戒指。薛金莲虽然受了他的戒指，谢也不谢一声，还只是这般冷冷的样儿。

陶观察没有法儿，只得来托辛修甫，请他在薛金莲那边做个说客。辛修甫那里肯答应？只对他说道：“我看你的相待薛金莲，也算得尽心竭力的了，怎么薛金莲的待你总是这样受理不理的样儿？看起来，一定是他心上不愿意和你要好。你有了钱，那里不好做个相好，何必一定要做他呢？”陶观察听了，呆了一回方才说道：“据我看来，他的待我也不见得怎样的冷淡，或者你的心上不欢喜这个人，所以觉得他有些不合，也未可知。”辛修甫听了暗暗的好笑，却当着面又不好十分的驳他，只得含含糊糊的说道：“照你这样说来，或者是我一时看错也是讲不定的。”陶观察又道：“今天我想在薛金莲那里吃个双台，再约几个人碰两场和，和他绷绷场面，但是我在这里不认

得什么人，要请你和我转请几个客人。”修甫听了道：“转请几个客人是很容易的事情，但是你要我去牵马拉皮条，那是我一生一世没有学过这个行业，这个生意还是请你照应了别人罢。”陶观察听了也觉得好笑，只得对他说道：“你不肯便罢，我也不敢勉强，但是等会儿晚上的局，你自己一定要到的，还有王小屏和陈海秋请他们一起过来。”修甫听了点头答应，陶观察便先去了。原来小屏、海秋都是辛修甫介绍和陶观察相见的，相见之后大家倒十分投合，所以陶观察在薛金莲那里吃酒，也把他们请在一起。正是：

桃花轻薄，才开半面之妆；
柳絮颠狂，又作漫天之舞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但听下回交代。